DS
708
.K84
1900
v.45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三

崑山顧炎武撰

猺獞

南蠻下要服一等島夷在唐虞猶與之要質故曰要服蠻則頑於夷矣以荒憬不可與論故置之荒服以遠之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於周時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至楚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復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水出辰州府黔縣故鐔成也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今謂之移溪又東至蒼梧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即今西江蠻越之衆自此踰嶺而居溪峒分猺獞二種猺乃蠻荆獞則舊越

人也

猺本盤瓠之種產於湖廣溪峒間卽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是也其後生息蕃衍南接二廣右引巴蜀絲亙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褐各勻遠近伍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俗喜讎殺猜忍輕死又能忍飢好鬬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上下山險若飛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嘯刀而手射人敵或冒刃逼之鎗無所施釋弩取口中刀奮擊以救撫險整其行列遁去必有伏弩主軍弓手輩與之角技藝爭地利往往不能決勝也兒始能行燒鐵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其頑獷幼已成性不啻如野獸然喪葬則作樂歌唱謂之煖喪其情乖戾可知矣

獞性質粗悍露項跣足花衣短裙烏言夷面自耕而食又謂之山人出湖南溪洞後稍入廣西古田等縣佃種荒田聚眾稍多因逼脅田主占據鄉村遂蔓延入廣東其初來尚以聽招名色佃田納租與鄉人種類不同時相讎殺有司及管田之家頗賴其力以捍猺人及後勢眾亦與猺人無異肇高廉三府與雷州之遂溪縣廣州之新會四會清遠暨連州在在容有之征之則罔功招之則致侮於今誠有可慮者矣

明朝洪武十二年瀧水縣猺人劉第三者自元末爲害已非一日是年復聚眾寇掠　朝廷命指揮劉備討平之十六年廣東猺亂命申國公鄧鎮討之語在事紀二十八年命將討平廣東譚源諸峒三十一年西山猺人盤寮賜爲暴官兵擣其巢穴設

立猺首統領猺鎮總甲每歲來朝賜之鈔幣自是回面向化潮州亦有稱畬長者　永樂四年春三月高州府信宜縣六亳峒下水三山猺首盤貴等朝貢方物上嘉其慕義賜齎遣還仍勑有司免其賦役自後猺首猺總來朝貢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慶二府猺首趙第二盤貴來朝先是化州吏馮原泰陳志寬信天黃曹連茶峒石粟諸山猺人素未歸順今有向化之心遂遣人賫勑同原泰等往撫諭之至是第二等籍其屬三千五百餘戶凡七千五百餘口來朝賜鈔幣襲衣命原泰爲瀧水縣丞志寬爲信宜主簿專撫諸猺　五年冬十一月畬蠻雷文用等來朝初潮州府衛卒謝輔言海陽縣鳳凰山諸處畬遁入山谷中不僅猺賊乞與耆老陳晚往招之於是畬長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戶俱願復業至是輔率文用等來朝命各賜鈔三千錠彩幣表裏紬絹衣一襲賜輔亦如之　六年夏四月甲申德慶州猺首盤永用來朝先是州民陳朵朵招撫永用等至是來朝貢方物賜鈔幣及紬絹衣　八年二月德慶州新落山猺首駱第二來朝初令瀧水縣丞馮原泰招諭向

化計戶百六十口五百餘至是來朝賜鈔幣襲衣十年春二月信宜縣根竹峒猺首陸仲八等來朝貢方物賜衣及鈔夏六月陞瀧水縣丞馮原泰爲德慶州判官以其善撫諸猺也十一年春二月庚午新興縣猺首梁福壽等來朝肇慶府學增廣生廖謙招撫新興縣山洞猺首梁福壽來朝貢方物凡招猺人五十餘戶以謙爲新興縣典史以撫之賜福壽衣鈔十三年秋八月丙辰德慶州猺首周八十來朝貢方物賜衣鈔十四年冬十一月癸巳高要縣猺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戶男女二百二十口願入版籍供賦役賜鈔遣還十五年夏四月信宜縣猺首盤龍福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冬十月化州猺首黃應廣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襲衣十七年五月電白縣儒子等山猺首黃蒲山等六十人來朝貢降香等物賜鈔幣遣還

宣德中賜諸猺勑諭數十年間稍得休息其作亂則自正統中鎮守內臣阮能因其朝貢多索方物知其所畏惟達

舍狼兵乃與兵部尚書陳汝言交通凡土官統領狼兵者百端剝削龔陰必須厚賂又奏將達官盡數取回既而科道諸臣議以煩擾不便乃止於是寇賊四起十一年瀧水猺賊趙音旺與德慶猺鳳廣山作亂鳳廣山聽撫趙音旺令諸山叛猺大肆殺掠都御史馬昂調廣西狼兵及種人直抵猺巢斬獲甚衆餘黨語見事紀廣東舊無總兵參直名目景泰初始設以分捕民猺寇賊　景泰三年左都御史鹽山王翱總督兩廣軍務威望素重猺賊聞其至大懼聽撫奏用招撫猺老獞老人等令其歸峒生理而整兵防之於是嶺海肅清○天順元年四月瀧水猺賊鳳弟吉作亂攻掠縣治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先是瀧水縣逍遥等山猺賊鳳廣山恃險爲惡官兵莫能制廣山死弟吉其子也襲父之惡爲稱鳳二將軍招集各山賊首猺蠻編爲旂手殺手刦掠鄉

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敵殺官軍燒燬房屋禾倉搶掠牛羊牲畜不可歷計陷殺指揮陳廣聚等官軍至是盛等會調兩廣大軍水陸並進進於連灘設爲總營節制號令督行都指揮胡英在陽春魚了水韓瑄在嶺溪思蘆斬樂徐昇在鷄骨苓韋俊在羅旁水口各進兵副總兵歐信左參將范信各親督兵斬箐伐山開通道路齊力夾攻直擣巢穴各賊累次迎敵官軍奮勇搶斬首徒賊徒鳳弟吉等三百四十五名口稜黨名各餓死招撫脅從四山位種又於附近營堡添兵固守而以弟吉等十五名縣俘於京師地方始平○秋七月河源縣猺首梁志山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及彩帛表裏襲衣有差九月清遠等縣撫猺把總袁璽等來朝貢方物賜鈔二千四月陞肇慶衛指揮使田積爲署都指揮僉事分督屯田從副總兵翁信奏也五月陽江縣南河都官司等山猺首彭震等來朝貢方物賜綵幣鈔絹有差五月昌化縣故土官縣丞符應乾第元春來朝貢方物賜綵帛鈔絹六月太傅安遠侯柳溥奏即今巨寇侵掠邊境調軍征剿而涼州莊浪二處倉儲甚少宜召商市鹽納糧以備戶部議宜

允其請納涼州廣儲倉糧者廣東鹽一斛五升納莊涼倉儲者廣東鹽二斗五升秋七月龍川縣猺首陳萬通等陽江縣猺首黃勝富等高要縣猺首鄧鉞等俱來朝貢方物賜鈔及彩幣表裏有差三年夏四月瀧水縣逍遙山猺賊鳳弟佶糾合廣西流賊刼擄人民敵殺官軍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已而雜籠嶺獞賊合廣西流賊攻破開建縣殺知縣等官刼庫而去命副總兵歐信等剿賊六月瀧水縣猺賊鳳光山等七人僞稱總管焚燬衙門刼掠鄉村殺擄人財被擒械送至京法司坐凌遲處死從之秋七月英德縣猺首夏永安來朝貢方物賜鈔及彩帛段表裏等物有差秋七月乙巳翁源縣撫猺總全善清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幣有差四年秋九月壬寅翁源縣撫猺頭盧成振來朝貢方物賜鈔帛有差成化初猺賊犯雷州官軍

不能禦會僉都御史韓雍至恩威並至猺人畏服郡縣賴之以安後立秋調法用狼兵鷓剿肇慶自羅旁綠水至懷集高州自西山茂名石城至鬱林欽廉等州以及廣西山賊皆預先哨探其巢穴及出劫道路而又移檄嚴督守巡及參將把總守備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即時鷓剿或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策至良也雍去法弛迄宏治以後賊亦猖獗至正德初則狼兵亦不聽調矣　督府與鎮守總兵後多貪賄狼兵每遇調輒以賂免田州土官岑猛每忿且笑之曰三堂正如三隻狗以片肉投之即去矣吾何憚焉今之狼兵非復王韓之時矣有警即用打手禦之又支給不時屯豪另賃亦爲盜

正德七年分巡嶺西道僉事汪鋐督兵進討以石綠獞子爲向導獞潛與猺謀引入深險被傷甚衆始知爲其所賣自是不敢言用兵矣十年白飯坑瑤坂嶺等猺截路殺人劫財知縣黃寬率鄉夫討滅之始通人行十六年封川開建賀縣猺亂提督都御史蕭翀總鎮太監王堂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討平之　先是封川縣石硯太和雞肩山猺龐石子盤古義糾合開建縣大玉小[illegible]大臺賀縣崗金上崗下崗山猺大肆流劫殺擄人畜敵傷官軍至是翀等調集漢達官軍土兵一萬三百一十員名分三大哨中哨總兵官張佑副使張祐左哨左參將趙丞序左參政章拯僉事陳綱右哨都指揮卞玉許英僉事楊必進分道討之俘斬六百一十九名顆地方始平

嘉靖三年四月參政羅僑楊示禍福招出猺目梁鳥皮等三百餘家復業七年分巡僉事李香臨縣招出投猺二千餘人還新興陽江新會各處復業邑賴以安八年封山石硯等山猺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先是石硯都羅雞崗勒根廖峒都混歸源山賊首盤古子侯地晚等恃險負固荼毒生靈地方受害至是富等議遣副總兵張祐督調漢達等官軍官兵執古子等誅之

九年后硯斷藤峽七都板塘古雍古風蠻遞叛總督兵部侍郎兼都御史林富討平之　廣西桂林之七都板塘邊山平樂之府江樊家屯梧州之東安長行潯州之斷藤峽龍山柳慶之

古羅古風荔枝三都廣東肇慶之西山羅肴緣水石硏廣州之會盧白水長塘等處俱係稔惡賊巢先是有事思田未暇加兵以致前賊猖獗肆行剽掠哨捕官司報警不絕至是富會同總兵太監張賜總兵官咸寧侯仇鸞行委副總兵張祜剿石硏參將張經剿斷藤峽副總兵李璋剿七都板塘參將沈希儀剿古羅古風共俘賊首虜千餘級餘黨俱畏威聽撫寇患暫息疏聞賜金帛有差

十年賊首趙林花黎廣雄等千七百餘徒攻陷高州提督都御史陶諧同總兵仇鸞請兵七萬分部督進誓師於正月十五日奏凱於四月十五日巢穴迅掃種類無遺而又實以貟民一千餘家田賦一百三十九頃九十一畝零　徭田雲廉山田稅米

一十石一斗五升參嶺山田稅米二十石七斗北河崗田稅米一十石二斗五升黎寿崗田稅米九石二斗五升通根山田稅米三石四斗霖倒山田稅米五石三斗三升增城瓦砦田稅米二十七石八斗那力雙崗高嶺南塘等田稅米一十六石四斗三升那位那到那林雙敢田稅米一十七石大龍崗田稅米十三石七斗下雙田稅米六石七斗八升弔澗東水山田稅米七石三斗八升石牛田稅米一十七石中寮山田稅米八石湖崗田稅米二十六石三斗七升相思崗田稅米五石一斗鐵崗山田稅米一十三石五斗小龍崗田稅米二石蒙村峒田稅米一十五石合水峒田稅米十石木攔山謝腮峒田稅米一十一石五斗唐遥崗田稅米五石謝存崗

田稅米二石八斗四升雙峯崗田稅米十石五斗千歲崗田稅米二十六石三斗七升許客崗田稅米九石五斗丹崗田稅米二十三石五斗一升蹇腳崗田稅米八石七斗九升旱崗田稅米十石崗尾崗田稅米六石那銅腰蒙崗田稅米五石八斗那蠶崗田稅米五石一斗山仔龐崗田稅米八石黃稿大小私茶場崗田稅米六石四斗五升西岸崗田稅米八石三斗上瀧田稅米二十四石六斗小水大萌東村崗田稅米八石四斗四升天湴崗田稅米三石石橋崗田稅米四石二斗

二十四年封川猺民亂提督右都御史張岳總兵平江伯陳圭討平之

封川縣歸仁大德二鄉大補腦洪秋南吉大貨黑石

麒麟白馬蓮花等巢山徑多岐崖崗延袤深林疊嶂窮險莫測自古爲猺獞所居至是賊首蘇公樂張公蓝李公清陳公黨左公珠聚衆爲亂時出鄉村攻劫岳等調集漢達官軍土兵四萬八千六百餘名分爲左右二大哨剿之俘斬二千五百餘名顆

二十七年提督軍務都御史歐陽必進嚴山禁　照得　國家通山之禁法制甚嚴今查各處報到賊情皆係鄉村奸民爲之倡率嚮導又各賊盜甲器械俱各齊備窺其所自皆由營堡官軍爲地方人等縱容奸民與之往來通同分利如上年肇慶府蘇祥之事是也又有招主相信隱匿官票透引奸商爲之影射又有守土掌印巡捕守備等官假以饋送上司名

色取討貨物又以修理衙門爲由濫派竹木如此則山禁安得不疏猺人安得不肆若使守土巡捕官知嚴禁地方哨守巡司官知嚴禁軍兵無一奸民敢與相通魚鹽市貨之利非聽撫者不得相濟則導率無人兇器無備文足以制其生命又安有猖獗患耶

三十年提督都御史周延撫定嶺南等道　先是歐陽必進討平海南黎那等賊民有調運之困至是嶺南海南嶺西郡縣凶荒糴貴民之疾苦流離者甚衆時延適入鎮悉心撫處賑卹有方猺獞屏息明年海豐平海寇亂又討平之時賊首河亞八等聚徒數萬乘大艦刼掠於平海海豐之間聲勢猖獗濱海諸城門閉不敢開村郭騷擾生民奔竄或脅從者遠近

嚮應有司告急令作戰艦乃簡指揮王沛面受方略率募兵
利於水戰者數百人一鼓俘斬一百名顆餘黨多溺死於水
而亞八僅以身免嶺東洋海既靖時强寇糾合猺賊流刼香
山　閒風宵遁嶺表黎庶咸賴更生地方始寧
三十八年提督都御史鄭紹巡按御史潘季馴用擊處府通判
劉用章議稅德慶猺山楠漆等物以補虛糧民以爲便　德慶
州南山田地多被猺人侵占糧累民贍用章掌州專問民疾
苦查得猺山產有楠漆每年納數萬石官不抽稅俱屬奸民
妄冒經紀每担抽銀五分每價銀一兩又稅銀三分今擬每
漆一石稅銀五分以禪羅州虛糧之額出示曉諭不許奸民
仍冒經紀名色重複索騙晉康鄉田土向被猺占失業除已

奏請糴糧并准納輕賫外尚有猺占失業荒糧四百三十二石三斗零未經申准折納輕賫歲派小民賠補不能完納已行查勘明白隨據廂鄉呈稱猺山出產不止楠漆此外尚有砂仁黃蠟蜂糖皮張黃藤竹木等項花利呈乞申請并抽以補荒糧嶺西道行府核實於瀧水江口聽物貨自至帶同商人到州投單委官盤驗照例批納其數登記循環按季繳道稽查及令委州印給票號商人執照使上下水巡司收驗如無號票即係私通按問如律撫按詳允施行

然種類既多每乘時竊發攻城邑擄吏民縛男女以需取贖或旬月屯聚不復畏憚其久爲患敢恣肆者乃本境交通之流賊也既行僉事李香之法鹽貨市嚴禁交通之人仿成化中故

事命參將駐札石城往來巡督高肇雷廉地方則有以扼各府之咽喉而有以絶猺獞必經之道路於新興及胥江巡司如邱文莊公所論立營駐札以捍蔽廣城之要害與石城鼎立分界而守三十九年用肇慶同知吕天恩議移廣肇參將府於新興塘宅堡　先是三十六年平扶羅大賊後肇慶通判吕天恩議以塘宅堡地方乃新會新寧新興恩平各縣適中之地四面崇山峭壁盜賊淵藪先年大征曾建衙門駐札便於區處墻圍公廨尚存規模宜令官往守估計砌磚城一圍建置參將衙門專坐分守高肇韶廣參將官在彼駐札遇有警報會宣新恩等縣守土官兵并地方千百長排年鄉夫人等悉聽本官調遣殺截毋分嶺西嶺南彼此牽制推調其日逐合用廩

給口糧俱於獨崔驛支征賞功花紅等項查得塘宅堡山有牛附近捕斤角銀兩就於此項支應至於隨捕官兵行糧周年共米一千六百石就彼建立倉廒遞年專委新興縣常豐倉倉官一員督征帶管將新會恩平新興三縣派定存留倉米分撥附近長居靜德照會雙橋登明古博等都圖貢成征運前該倉收貯存目就近隨宜支放按季造册繳查則官不必備事無掣肘得就近制馭之宜而盜賊或可消弭也具呈分守參政王國禎會議查得先因韶高廣肇四府地方多盜議設參將一員令其週警往來截殺且建立衙門於肇慶府城駐札但查清遠大羅德慶瀧水等處 羣醜出沒無常然二道兵備駐札各該地方已足控制參將衙門復設該府

似未適中今通判吕天恩奉委軍前親歷其地方相度事勢謂宜於該堡改建參將衙門控扼要害兵馬糧餉假以事權以便調遣不惟四邑殘寇可以坐弭而本參將往來各府提調亦得利便況責任不分事機不失緩急俱益委爲扼吭拊背保障長策呈奉提督府會同總兵官具奏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令該府縣查支官銀拂建城垣衙門公館行令分守高肇韶廣地方左參將專一在彼駐札　上令兵部復議看得所議新興縣塘宅堡地方爲廣肇二府喉舌之衝猺賊出沒之地先年調募軍兵二百名委武職一員在彼防守緣賊衆兵希不能控制遂致滋蔓禍延四境近雖動兵勦平然久安長治之策尤當預備乞要將塘宅堡舊址修築城垣拂建

衙門行令分守高肇韶參將鍾坤秀屯兵一千餘名有警督調該堡官兵并該地方千百長鄉夫人等并力截殺其官軍糜糧賞功花紅等項悉加議處未盡事宜務要從長區畫以爲地方經久之規毋得虛飾目前致遺後議奉　旨准擬時天恩以功已升同知至是始營建築城而嶺東將鎮亦方建據云

廣州府清遠縣猺山一百有六自東南至從化縣白水坑界猺山三十三

瓢湖新巢　三坑巢　觔竹平巢　低經巢　雞公坎巢　西坑巢　鳳門巢　香廬坪巢　楊梅坑巢　大茅坪巢　田稱田巢　小水巢　滴水茗巢　車頭逕巢　忠岡巢　走馬峽

巢　黃華岡巢　狗大坑巢　逕口巢　乾坑巢　老人松巢
黃坭坎巢　大塘艮村新占扛板嶺巢　水逕巢　青龍岡巢
大塘尾巢　梅坑巢　三畉田巢　艮崗二巢　朱溪巢　太
下巢　蕉坑巢

自北至連州界猺山七十

硐沙奸巢　飛橋坑巢　上坑巢　打鼓坑巢　下逕巢　黎
頭嶺巢　石峽巢　長流水巢　龍潭巢　西坑巢　蔡坑巢
樟峒山巢　文峒山巢　黃藤峽巢　黃坑巢　雙坑巢　白
樓巢　蒲溪巢　羊橋坑巢　蘇椰巢　黃皮四巢　斗樹橦
巢　黃岐塘巢　苛坭塘巢　隴下巢　新峒巢　西坑巢
羅地坪巢　鐵坑山巢　橫水山巢　新村獞巢　黃田巢

石磡坑巢　張坑巢　坎頭嶺巢　響水巢　楊裏巢　若襖巢　仙羊溪巢　東桃仙巢　東峒巢　永安尚巢　北坑巢　咄溪巢　苦竹腳巢　廉石坑巢　斗潭巢　膳溪巢　朱砂坑巢　玉溪巢　黃竹田巢　風竹榔巢　聖堂前巢　相公峒巢　磴碓坑巢　鶴門巢　沙羅窩巢　大姨巢　小姨巢　東圍巢　惡源水巢　蘇峒巢　車頭巢　車頭巢　白沙田巢　大國巢　開口石巢　官塘歷巢　大小邊巢　鐘崗巢

新會縣猺山一

阜幕山多向化猺人居之

連州并四會縣界猺山十二

馬鷄塘巢　川石村巢　河田村巢　黃峒巢　連山獞巢
下浦坑巢　上浦坑巢　南坑巢　魚潭巢　丹竹園巢　白
花蘭巢　白花椰巢
韶州府曲江縣獠山四
幽溪　烈溪　葵溪　西溪
英德縣獠山二
杉木角流獠　黃茶山獠盤姓者三十餘家別姓者百餘人永
樂中獠首陳朝亮以殺流賊功除獠官世襲
惠州府龍山縣山獠　獠人俱別境來者居深山中聽征調納
貢獻有官長爲之撫領
潮州府番獠　其有山峯曰經獞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奇鬃其

姓有三曰盤曰盆曰當依山而居采獵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爲婚有病沒則弁焚其室廬而徙居焉俗有類於夷狄籍隸縣治歲納皮張舊志無所考迨明朝設官以制之御白葦官所領又肩葦葦當作番實錄謂之番蠻

肇慶府高要縣猺山九

林田山 近都騎都西至德慶州悅城巡檢司界

花頂山 西至白泥牛嶺山俱近都騎都

大山 近思辨都

陸湖山 近楊柳都

石狗山 大臺山 悅城巡司界俱近楊柳都以上俱西至德慶州百里

攬坑 近懷順都縣百二十里

羅坑 經界

老香山 近黃崗都南至新縣高明界

四會縣自北至清遠縣界猺山一十有五

深坑山 黃竹塘山 冷水山 黃岡山 黃峒山 蒙坑山

黃峒山　三連山　小逕山　銀坑山　大　山　石羊山
白磉山　東漏山　茶峒山近大路營

自西北至懷集縣界猺山一十有二

峽頭山　三宿山　清水山　桂木山　茶寮山　高望山
水源山　源坑山　大朝山　白花山　黃牛嶺山　大貝山

自東至石康縣界猺山三十有一

蘆荻坑山　那禾村　平坡村　水壹村　木荻村　張公村
白沙村　蒲村　新荻村　到勾村　橫塘村　雲巢村
水頭村　統平村　早崗村　奈何村　竹蒙村　石頭圖村
西林村　蘇村　廟村　楓木村　李村　六才村　大難村
賈村　大果村　那園村　土地塘村　夾口村　木村

新興縣自西路達德慶州界猺山二十有八

雲齊山　關村　舊村　石碧山　雲無山　歐崗山　思雲
獞村　葫蘆山　鐵場上圍　鐵場山　鐵場中圍　鐵嶺山
鐵場下圍　黃三坑　下攬山　叮嚀山　大洞山　馬頭崗
黃沙山　小那山　攬桶山　小洞山　雲无山　馬頭山
沙木塘山　石人背山　到桂平山　下攬山　西坑山

自西北連德慶州界猺山七

下洞岐山　降屈山　馬烏岡山　冷水猺山　上洞岐山
烏蛇山　竹逕路

自西至橫茶橋界猺山三

龍骨山　三洒山　白石燈挂山

自東至倉步水界猺山四

大山　大帝山　高頭山　雲簡山

自東南至獨鶴驛界猺山七

東坑山　西坑山　賢嶺山氏曾田山　門門山　肇慶田山

蔡坑山

自南至陽春縣界猺山四

筆架大山　侶洞山　雲敏山　雲魁山

自西南至水瓜嶺猺山一

下禮山

陽春縣自西北方界連瀧水猺山九

黎勞村　北河村　雙王白鶴峒　通根山　木槎嶺路　雲

廉雞六崗　十二雞頭嶺　黎峒山　那性山

自正西方連瀧水賀山界猺山六十有二

粟子山　橫石山　豺村山　林列山　北合山　車田山
漆水山　大田山　瓦寨村　那力村　雙崗村　高峒山
都面村　雙敢山　那到山　那位村　那驢村　淡蕩村
吉峒山　高嶺山　湖洞山　雲霧山　坐雲山　相思山
錢鑿嶺　大河山　麻矣山　南埇山　橫嶺　百踏坑　雙
牌嶺　縮砂山　大埇山　古弼埇　文埇　塘埇山　坐邏
山　硤石山　山龐峒　合水山　窟水山　蒙山　廟廊山
鐵崗山石川山　那陳山　國埇山　黃沙山　東支山
決頭山　雙牌嶺　上下壟　下雙山　古牛山　十二峒

中寮山　那弔洞山　高田村　大龍山
自西南方界連電白縣猺山二十有三
陳村　石坡山　饅頭逕村　崗嶺峒　那象　角塘尾大萌
等三村　茶場西岸山　上雙婆峒　小水　雲洞大逕
那窟山　白坭山　石忠　青湖黎坑謝腮山　塘逕山　許
容舟峒　旱田寨腳　千歲山　榕木山　黃廩山
陽江縣猺山十有三
隨峒山　冀峒山　馬嘲山　合溝山　秀石山　合門山
那湖山　香鑪山　蘇峒山　南坑山　三龍山接恩平界猺人約六七十
徒　杏崗山亦接恩平界猺人約八九十徒　濕逕山近陽春樂安驛界猺人約五六十徒
恩平縣猺山七

君子山 去縣西北三十里山甲盤一通猺總莫朝圭　茶山 同上山甲黃朝清猺總莫朝圭　大人山 去縣西三十里山甲方宗貴猺總莫朝圭　貝車田 去縣南三十里山甲唐仙猺總架汝安　白鶴水 去縣東北三十里山甲雍靜山猺總謝文茶　天路山 去縣北七十里山甲盤觀山猺總吳明通　鳳凰山 山甲唐仙

德慶州金林鄉猺山三十有七

大雅山　師始山　白沙山　跂嶺山　和埇山　薄竹山
天堂山　牛通山　金斗山　西演山　青容山　雲浪山
平地山　岡底山　大或山　大柱山　梯馬山　周埇山
大降山　埇袍山　飯題山　斗子山　龍敎山　大塘山
蘭金山　高嶺山　石腳山　雙埇山　埇坎山　三禮山
藍弔山　平埇山　黎嶺山　茶嶺山　芙蓉山　界頭山

石羊山

悅城鄉猺山十有二

梹猺山　岡腦山　大水山　柑石山　雲峒車峒山　清水
車牛山　金坑山　蘆荻山　高山　小峒山　顯惟山　梹
翁山

都城鄉猺山二十有八

埇黨山　鳥蓉山　羊欄山　金叢山　何祿山　村背山
栳椰山　都椰山　埇箭山　野鴨山　高坐山　都合山
古樓山　雙埇山　石埇山　何埇山　竹埇山　黃埇山
踏嶺山　何獨山　壘村山　大力山　薄竹山　埇聽山
埇祿山　埇分山　文政山　黎籬山

晉康鄉猺山七十有五

牛嶺山　南蛇山　大嶺山　風門山　清水山　火燒山
古樸山　柴坑山　大臺山　北埔山　黑尖山　三江山
小山　打鼓山　峒村山　木衣山　山柏山　岡袍山　丹
竹山　石狗山　逍遙山　談路山　筋竹山　楂埔山　不
漏山　太平雙埔山　平臺山　道州山　婆黎會對山　深
灣山　白石山　崩塘山　黎籬山　水源山　木梗米糞山
埔黃山　下袍山　金星山　烟底塘埔山　山塘佛子山
金布山　山塘佛仔山　石村美草山　冷水山　蓮塘山
下峒黃沙山　藍清山　馬頭尚山　譚公山　蔡嶺山　鄧
四山　桑尚山　伏埔黃山　甘塘山　周埔色埔山　埔兒

粵振山　溪水退峒山　大林蘆荻山　羅夷古螺山　雲梢
大地山　大散破腳山　黃九黃埇山　黃嶺沈返山　南埇
上霍山　雲龍埇譚山　黃五白土山　黃弟埇虎山　大舡
雲秀山　雙櫓筒簍山　譚崁上狄山　竹塘梅岡山　柴背
平埇山　大塘趙嶺山

封川縣猺山二

石砑山　猺人盤古種類　歸仁鄉獞人陳公集種類

瀧水縣自東南至高要縣新興縣界猺山十

平嶺山　思賀山　十一界頭山　雪羅山　參肩山　雲濂
山　埇岑獞砦　陳逢嶺　界分山　水絧山

自南至電白縣界猺山七

乾坡山　排步山　抱崗山　下風山　平豆山　葵峒山
乾崗山　自西南至信宜縣界猺山一十有二
清水山　雲濟山　金龍山　竹崗山　北永山　黃連山
分界山　温湯山　羅磨山　石碑山　羅蛇山　深底山
自西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界猺山二十有三
上賴山　天子馬頭嶺　龍屈山　金斗山　下賴山　茶湯
山　新蓉山　緩水山　運糧山　黃嶺山　菌墨山　雲致
山　都門山　山心山　上河山　埠合山　排步山　石埔
山　平地山　譚卿山　天荒山　天井山　黃茅山
自西北至連城岑溪縣界猺山六
思盧山　雙豆山　車田山　白玉山　竹塘山　梅岡山

自北至本州大灣封界猺山三十有三

六合山　百片山　陳化山　天平山　龍腦山　埔便山
大傷種砦　白梅山　新樂山　北黎山　陳觀埔山　黃五
山　雞暴山　譚天山　趙龍山　譚眉山　金青山　路盡
山　石牟履山　高樓山　陳賊山　康猺山　黃九山　雲
梢山　佛子嶺　羅夷山　井崗山　西月山　揭羅山　下
霍山　觀田山　獨竹山　茅尖山

自東北至本州新興縣界猺山一十有六

崗山　揭種山　上霍山　大傘山　上抱下抱山　容艸
山　埔黃山　永信山　黃沙山　歷崗山　黃麋山　下圍
獞寨　沙田獞砦　奄羅獞砦

自東至陽春縣界猺山一十有一

紅豆山　鐵場山　葵崗山　雲靖山　魚子砦　陂心砦
大灣砦　里陂砦　大崗砦　獨行砦　譚蒙寨

開建縣一都猺山八

似龍山　招埔山　員珠山　小王山　大王山　大王歸源
山　蓮塘山　員塘山

二都猺山一十有三

九源山　園塘山　梅塘山　黎水山　大王黃坭山　黃坭
山　大王山　勒塘山　廟水山　廟塘山　人步山　觀衙
山　私木山

三都猺山四

野埔山　大水山　箕水山　羊梯山

四都猺山十

聖埔山　譚白蓮山　象源山　羅山　烏祿山　南令山
大埔山　金石山　羅西山　員塘山

高州府所屬州縣山猺住栖山箐有聽招有背招有險惡每山有總有甲領其兵目聽招者有相信撫猺領之聽招者調之攻守納糧當差與民爲一謂之良猺背招者勢窮則降稍利則攫險惡者賊不可與化

化州聽調猺其五十一山撫猺三名領兵約五百二十四名

門村山　兵九名　北埔村山　兵十三名　水車山　兵十五名　牛埠山　兵六名
高標山　兵十一名　排村山　麻子山　俱兵十名　山崀山　兵十二名　南頭山　兵十三名　白石山　含牛山　俱兵十五名　水口山　揖良山　羅

霧山俱兵九名　金塘山兵十三名　謝凌山兵二十一名　北峒山兵十五名

平陽山　風村山俱兵十三名　靖水山　閘塘山俱兵八名　謝半山兵十三名　水腳山兵十名　山扶山兵十六名　閘塘山兵十八名　山田山兵九名　謝護山　六龍山俱兵二十名　黎山兵十三名　香山兵十六名

塘逢山兵八名　平斜山　多荔山俱兵七名　大雞山塘落村兵六名

黃那山　那僕山　文黎山呆數住　天井大嶺　大嶺那僕俱兵五名　六王山兵六名　羅霧山　竹子山俱兵四名　文美璋塘山

那平緣村　南塘山俱兵五名　北南山兵三名　六王山　運塘村俱兵九名　清水山　洙岡村　大地村　甘村俱兵十名

茂名聽招猺共二十一山撫猺七名領兵五百三十五名

端黎山兵七名　雲盧山兵四十四名　南清山兵三十六名　賜坑山兵二

十九名以上撫猺一名　涼峒山兵九名　譚坑山　藤水山俱兵八名　陶井山兵十一名　黃坑山　迴逕山俱兵六名　張坑山兵十名以上撫猺一名　東埔山兵二十四名　單張山兵三十三名　焦木山兵二十三名以上撫猺一名　木梨山兵十一名　白飯山兵六名　平山兵七名　火烟山兵八名　郭埔山兵十三名　高嶺山兵十一名　潕岸山兵二十七名　車田山　彭崗山大崗山俱兵六名　石牌山兵七名　椀窯大峒兵七名以上撫猺二名　北昊山兵七十名　黑道山　調馬山俱兵二十名　蒙山村兵二十六名以上撫猺一名　雙觀山兵二十名撫猺一名

背招猺共十三山撫猺三名亦兼領之約共一百四十一名

蜜坑山兵七名　蘇坑山　張村山俱兵十一名　石腳山兵六名　石

粟山兵四名　那蓬山兵八名　曹蓮山兵十五名以上撫猺一名　龍灣山
烏圓山俱兵十二名　馬㑦山兵五名　大名凌山兵七名　周坑滋崗
山兵二十名以上撫猺一名　亥石峒三角灣地界山兵十五名撫猺一名

信宜廳招猺十五山撫猺二名領兵二百三十名

大㙮山　六蒙西村山俱兵十七名　監田山兵十名　高坡山　黎
沙山　石平山　沙灣山　徑峒山俱兵二十名　觀山　六坑山
俱兵十二名　六猶蓬篭山兵三十名　盛崗山兵十七名　沙底山兵十名
竹瓦山兵五名

背招猺共十二山撫猺二名領兵三百五十二名

十三峒山兵五名　木格山　白石山　大塘山　桄榔山　石
峒山　枝峒山俱兵二十名　北崗山兵二十二名　錢牌山兵一百名　掘

崗山兵七十名　雲黎山兵十名　甘依山兵十五名

險惡猺其五十八山約兵一千三百八十五名

校杯山　拔挾山　亟口山　鹽田山　林水山　金水山

坡腳山　貴子山　甘坑山　南坑山　東坑山俱兵十名　雲雷山兵七名　莆合山　陰坑山俱兵五名　脾埠山兵三百名　容崗山兵三百名　莆坑山兵十五名　勃峒山　雲卓山俱兵一百名　蛇灘山兵二十名　牛峒山　大謝山　大子山　常川山俱兵三十名　羅林山兵九名

佛水山兵五名　在頭山　竹崗山　羅湖山　龍化山　青翠山俱兵十名　兜句山兵五十名　雲誓山兵十八名　灘山　背嶺山俱兵二十名　羊頭山兵十四名　六回山　石根山　艮龜山　洪官山　小健山俱兵十五名　古同山兵十三名　雞卵山　黃沙山　攬頭山

扶龍山　六義山　坡頭山　平田山　付曹山　燕古山
俱兵
辰崗山十名　黃峒山　古了山　東埇山俱兵九名　小心山兵二
十名　番橋山兵六名　風峒山兵六十名
電白聽招猺共二十一　舊志附近猺山四曰河峒山曰高簡山一曰無猺山曰青水山曰石狗山茂名縣界猺水底山撫猺三名領兵九百四十二名
望天山　蛟潭山　甘坑山俱兵十名　大小山兵五名　花山兵四十六
名　黃溪山兵五十六名　河村山　石灘山　水頭山　花山俱兵
三十八名　石窟山兵二十八名　大石山　浮山俱兵四十九名　埇源山俱兵
十七名　大雞山兵一百三十名　浮山兵七十五名　蕨菜山　茶山兵
六十八名　大水山兵五十七名　高簡兵四十八名　東隨山兵四十五名
信宜縣猺山四十一　自北至岑溪縣接鬱林州界

浦頭山　石弗山　古角山　那林山　木欄山　黃橋山
掘崗山　相思山　勾頭山　掘水山　玉掌山　志紹山
玉雞山　青山　竹崗山　南思山　千歲山　錢排山　六
朴山　石邏山　東界山　王狗山　雞卵山　石鉤山　藤
黎山　甘草山　枝林山　林伍山　大帽山　那零山　天
堂山　下木山　斷竭山　馬櫃山　大凌山　白石山　六
卜山　佛水山　羊屎山　公雞山　石羊山

廉州府東北路抵鬱林州猺人二種

白花猺　離本府約四百餘里此處向化夷人團結住山路險峻人烟稀少僅可結隊相通　大隆猺

靈山縣猺村二十六俱往東連石康縣界

盧莊村　那和水村　平波村　水表村　水磨村　張家村

白沙村　櫟蒲村　黑坭村　新莊村　到向村　橫塘村
黃巢村　茶山村　繞平村　旱塘村　奈子村　六財村
六難村　價村　大果村　那園村　地塘　白石村　大員
田　櫟落村俱係向化猺獞
見今爲患山巢德慶州西山羅旁等處地方石圭等山巢約
四十餘處
石圭　埇榮　埇涷　埇塞　玉埇　埇豆　百片　垌尾
思律　護木　神塘　所底　雲好　蓉草　鎮峒　崩塘
下袍　水源　金嶺　大朗　都局　金叢　都木　瞿水
白石　埇虎　三圍源　踏嶺　只邏　馬鞍　埇豩　箭埇
風樓　車敎　埇琴　河埇　破白　埇強　沙頭　埇逋

冷水等山巢約五十餘處

冷水　塘埔　雙坡　欄凳　龍掘　龍馬　雙境　藍埔
埔境　掘埔　埔旁　境口　野護　小源　黃埔　泊竹
護埔　石　大力　古樓峰　半嶺　水瓜　馮一源　塘表
桃枝　倒峒　深灣　地陳　古逢　小信　逍遙　都鵝
黃埔　大葵　駱窩　楊梅　筋竹　改路　木衣　牛欄
塞峒　藍清　崩塘　下抱　水深　金嶺　力峒　李吟
黃埔　雞埔

水縣古種山巢九

松柏　上橋　蓮塘　所底　石頭　莫沙　三楞　白坭
大塘

永信山巢十二

官田　洞尾　甘塘　泱菜　木京　望天　蘆荻　大埔
沙泠　上雙　大水　石才

雲梢山巢穴

分界　大地　黃九　山心　大散　南埔

新樂山巢十六

白梅　天平　譚羅　大埔　復荔　水尾　平地　埔便
六合　木護　雲就　黃伍　蒲村　雞暴　疏底　天賊

思慮山巢二十一

長桑　沙上　雙墳　河乂　譚槽　雙檜　趙就　黃沙
果壘　木舌　蘆荻　馬寮　譚祿　譚崩　土瓜　白竹

司背　高樓　竹塘　田了　梅峒
金青山巢四
譚漆　譚梅　路盡　石垌
坎底山巢七
上河　都門　南山　鎮南　排步　雲陽　洞看
新峇山巢七
雙利　橋頭　坎崩　譚稀　林河　龍屈　車籬
雲致山巢六
雲致　黃嶺　援水　陂頭　埠合　山心
亞口山巢六
羅磨　金斗　茶塘　上頼　下頼　六都

紅豆山巢六

雲青　勒巨四　大村　沙瀝　馮埔　深埔

鐵場山巢二

鐵場　沙蒲

德慶州東山南鄉新興縣黃三坑地方東山巢三十三

葵嶺　譚翁　東埔　石牛　大崩　清水　石狗　弼參

道州　思藥　上下臺　赤上　歐塘　柴枇　太平　古模

火燒山　下峒　雲洋　南蛇　蓮塘村　丹行　大嶺　大水

封門　牛嶺　茅坑　大埔頭　楊樹　桐村　伏芋　塘邊

竹根

交埔　山豬　木衣　半嶂　枕榔　桶角　大竹根　北埔

黃沙　大凹　冷水　白雲　大降　上下二江　大臺　水尾

崩塘　大水　石背　大黃底

三坑山巢二十一

石壁　黃沙　大郭坑　熏雲　攬埔　龍骨　石凹峽　杪木塘

降底　三灑　燈挂　西坑　長烏岡　馬頭岡　竹峒　山諫

大乍坑　牛湖　崖流　木乍坑　崩塘坊

信宜縣甘崗等山巢約一百三十餘處

甘埔　沙底　陰峒　坡陝　古了　付曹　小健峒　紅官

燕古　烏罐　頂坑　蒲駝　鹽田　平田　廉峒　木嶺

牛峒　勃峒　大洞口　那富　雲誓　埠合　風峒　容崗

甘衣　坡頭　喉崗雲犂　坡頭　大義　帥逹　李吾

番橋　南埇　羅譚　雲卓　錢牌　大破　欖崗　六雞

六龍　木格　六貓　木梳　犂沙　桄榔　白石　大塘

石垌　六卜　竹崗　蛇灘　沙底　嶺脚　盛埇　西村

六毫　垌尾　大花　鹽田　高卑　上掘垌　下掘垌

誑峒　黎垌　觀山　里民　沙灣　上下北垌　石平

白雞　嶺脚　扶龍　雲羅　十里　廟背　蝦塘　茅田

六城　平欄　六蒙　六梢　佛水　雙垌　仙　埠頭

黃藤　龍代　雙底　大聖垌　石求　雲壟　漏村　大謝

古伴　燕水　背嶺　右垌　棠梨　萬料　茶山　雲特

歐坑　雞卵山　石根山　流湖山　横崗凹　龍化山

常川　龜門　開白　羅林山　載頭山　交杯　亞口
合水　雲雷　冷水　河口　欖頭朱砂　第六埔　蚊子
根竹大雙山　鳥村　光山　兜勾　青翠　六回　大水
表山　六舌　浹頭山
狼獞者高州府所屬州縣先年節議招取廣西耕守狼兵共一
百三十一村寨兵一千七百六十三名獞九名兵二百二十名
化州狼共二十村招主二名領兵一百九十四名
文弄村兵十三名　上雙下雙村　譚落村俱兵八名　平鄧村　平曲
村俱兵九名　三則村　平未村俱兵七名　蒼坡村兵十一名　羅婆村兵七
名　羅貧村兵六名　張平村　西屯大砦村俱兵十名　那晉村兵十
二名　大橾村兵十八名　那良村兵十名　那德村　雷嶺村　木格

村　謝路村　排界村俱兵九名

茂名狼二十七砦招主三名領兵八百三十九名

石壁砦　甘竹砦　馬子砦　牛皮砦俱兵三十名　李觀二寨兵八十二名　白鶴砦　平圃砦　黎峒砦　井埇砦俱兵二十名　大雙砦兵五十一名　東岸砦兵二十名　大朝砦兵五名以上招主一名　潘龍砦兵三十二名　平眠寨兵十一名　高嶺砦兵二十一名　黃嶺砦兵十名　金坑砦兵十四名以上招主一名　雙花三砦兵一百三名　黃塘砦　周峒寨俱兵三十一名　清湖砦兵五十名以上招主一名　大畫寨兵二十一名　大屯砦兵四十一名　洗坑砦　竹潮砦俱兵十名　水坑砦兵五十二名

橦七寨招主二名領兵約八十五名

桐油砦兵十三名　永安砦兵十一名以上招主一名　博馬寨兵十六名　張村砦

東瓜砦俱兵十一名　馮村砦兵十二名　觀珠砦兵十名以上招主一名

信宜狼四十七砦招主六名領兵約千三百十七名

銅鼓砦兵五十六名　西村砦兵四十四名　南塘砦兵三十五名　登邏砦兵十八名　六哨六嬰陳村砦兵三十五名　部參岩兵三十九名　何峒砦兵三十三名以上招主一名　甘雪砦　七里塘俱兵三十九名　雙崗砦兵三十一名　都黎砦兵七十一名　譚村砦　那貢砦俱兵三十八名　譚坡砦兵十九名　石樓砦兵七十一名　六觀砦兵六十二名　歐坑砦兵五十三名　古樓砦兵二十五名　高城砦兵十九名　佛崗石聖砦兵二十五名　龍山安寧砦兵四十名以上招主一名　水定砦兵十四名招主一名　積基砦兵十一名　平山砦兵十三名　萬崗砦兵二十三名　長樂砦　羅臥二砦俱兵三十二名　六蒙砦　莊崗砦俱兵二十五名　黎峒砦兵二十八名　部崗

以上招主一名

寨兵三十二名以上招主一名　石馬砦兵三十二名招主一名　金峒砦兵四十三名

聖積砦兵十一名　坡腰砦兵二十三名　南屯寨兵二十五名以上招主一名　六坑寨兵十六名　石鬱泄洞砦兵二十三名　軍田砦兵八名　六糞砦兵九名　六挹砦兵十一名　石鳳砦兵二十四名　高邵砦　思漏砦俱兵十四名　白花砦兵十九名　石槽砦兵十二名

電白獞二砦獞目三名領兵約一百三十五名

羅霍屯兵一百十四名獞目二名　博馬屯兵二十一名獞目一名

信宜流猺其一百二十五名

龍山大悍山兵十一名　那馬良村山兵十三名以上撫猺一名領之　嶺底砦　九十五名聽調防本猺總一名領之

峒獠

峒獠者嶺表溪峒之民古稱山越唐宋以來開拓寖廣自邕州以東廣州以西皆推其雄長者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其餘不可羈縻者則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亦無年甲姓名以射生物凡洎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之謂之山獠廣衡志所謂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其首張有版籍者頗知婚姻每以奴婢各一人爲聘無則以銅鏡當之攻勦山獠及博買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終田便耕教以武役世世隸屬謂之家丁以漸役於馬前總謂之峒丁溷化中馮拯知端州奏允盡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於是嶺西之獠多爲良民而廣州以西皆時生亂有司加意招徠雖暫向化但終亦荒忽無常云　周命楚子熊惲鎮定夷越其後吳辟越越辟楚其子孫皆逐蠻獠而居至於南武城遂

爲揚粵之都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故粵人遂辟中縣華風西與巴渝南與駱越相合漢置交趾郡吳分廣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縣漢書所云浮牂牁下瀕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也公孫述時牂牁大姓龍傅君薑氏與郡功曹謝運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晉刺史鄧　築壩以杜牂牁之水今溪岡東南近海有沙灣紫泥蠻獠恃富稱岡主每睚眥皆忿起輒鳴衆執人烹之謂之湯投其骨於海蓋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邊累歷世患之故有二水其一水南入者鬱州分派逕四會入海其一卽川東別逕番馬城爲古壩所遏隋末南平橋猶通番禺爲患節度使或封南平王以鎮之宋元時或合西山爲寇明

朝永樂中置鎮守內臣正統末武職亦多侵欺諸峒盜發景泰初副總兵董興參將武毅多受賊賕而獠益猖獗都御史王翱討平之正德中紫泥港黎野航等爲峒首總領殺人作亂官軍擒之雖有衣冠雜處不能化也村墟與蠻獠相雜有士夫之家亦不能制東北山谿絡繇互介乎增城清遠之間其上山諸峒

赤蓍洞　嘯溪　料安峒　沙羅窮東峒　大小茅平水尾洞　寶鴨潭　鶴門　稿木　平鰲鰲坑苦竹腳　亞姨砦　黃龍　醋峒　箭竹　聖堂前　楊梅坑　相公洞　槽碓坑　楓木望　黃竹　日陳峒　茶嶺　仙羊溪　長基菜平　上一溪　牛屎分　烏塔　平地　茅田　下寮　上下禾峒　土肚灣三條橋　辣菜坑　斗潭　石碓坎　馬口砦　其下

山諸崗　松子　冬瓜田　柿樹下　苦菜塘　南海縣溪崗
西南有十三村有　綠柳浦矢角遠等名餘俱不能悉記爲蠻
獠出入行劫則有蘆包水爲捷徑遇春夏則三江水巴由水皆
汎入其中漲溢可行舟至清遠減一日之程冬則乾涸難渡村
民連結橫潭諸洞　宏治初蠻首譚觀福作亂既討平後立從
化縣治於上游始在橫潭後徙馬楊田近下山諸崗正德初胥江附近居民猶被
盜侵掠乃置指揮一員以都指揮行事領兵二千守把蘆包水
十四年我師剿平之後餘黨悉就招撫其所居巢穴在上下山
者悉皆革面於是蘆包水草去官軍哨等唯令百戶一員兼同
胥江巡司駐札巡邏
嘉靖中布政使徐乾檄所屬州縣舉行所定保甲之法使鄉村

相爲聲援亦防禦之一端也而諸山新民則督撫徭里長令其
旬朔一至縣庭稟受法令并其自相約束毋得侵犯其願就民
居者亦聽其移徙則狙獷之習可以少變而地方亦奠枕矣
東莞縣大奚山在縣南大海中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舊志
云居民不事農桑不隸征徭以漁鹽爲生宋紹興中招降其八
來祐等選少壯者爲水軍老弱者放歸立砦砦水軍使臣一員
彈壓官一員無供億寬魚鹽之禁謂之酾造鹽慶元三年鹽司
峻禁遂哨聚爲亂遣兵討捕徐紹夔等就擒遂據其地經略錢
之望與諸司請於朝歲季撥摧鋒水軍三百以戍季一更之然
兵勢孤遠久亦生亂慶元六年復請減戍卒之半屯於官富場
後悉罷之今有姓萬者爲酋長因名爲老萬山過其境者悉與

魚題云蒼梧軍門志

新會縣潮居都白水諸岡自正統七年春正月盜起摽掠鄉村時巡按三司官遣指揮朱端知縣陶啟招撫不能息復遣指揮王英領軍勦捕賊首周義長溫觀彩等繫官後竟以賄賂詭計獲釋由是諸賊益熾水陸攻刼無所忌憚十四年春正二月文章都大嶺村賊首黃汝通起兵應之五日之間衆至三千餘剽掠船頭石水上衝等十二村　是時人心洶懼計無所出率乘舟逃竄日則海洋中夜則泊岸既而羣盜益盛岑子華起鐵爐坑譚保起陂頭黃三起南坑大白鑾起郭西各統兵二三千竟往陽江諸縣剽掠岑地稍息停舡者漸次還家四月十二日鎮守安鄉伯長守安遣僉事官安知府聶好謙把總指

揮席斌領官民兵合三千餘水陸剿捕僉事官安屯舟斗崗
害指揮席斌進兵紫霞海時賊首黃三等據大紫型等山險
阻立砦席斌等　兵分三哨直抵賊巢賊人依險飛木滾石
軍士不能敵左右三哨千戶李霖楊盛畏縮不前軍遂敗斌
與旂甲那揣九人俱被殺檄聞僉事官安等皆大懼乃進兵
上塘督令各民兵悉力擒捕肅後約獲八百餘人卽杖殺之
黃三等依險爲固衆軍懲前敗終莫敢進是年八月十八日
還赦各官遂引還席斌之冤竟不能雪因此賊益猖獗師還
不數日悉下山剽掠時黃蕭養僞稱東陽王黃三周義長黃
阜近等俱受僞命封爲侯伯總督都元帥等官各據山立寨
煽惑諸村愚民罔不搖動思欲爲亂秋冬間下山剽掠村落

屋宇燒燬殆盡雞犬爲之一空

自後盜賊猖獗景泰元年春正月參政黎璉等往守新會招撫而還二年春各賊復起縣民劉顯等奏請剿捕三年春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稽及巡按三司奉　命往新會討剿官以窗靖報竟坐奏者以罪民大失望夏五月僉事蔣敬出兵捕之至松柏山賊乃遁去　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周義良季兩統賊三百餘復圍衝異村擄張凱强寅妻子盡殺之寅妻蘇氏有美色周義良欲留妻之蘇氏不從竟罵賊投水而死聞者哀之閏正月初八日賊首區蛮家黃三温觀彩駕船五百餘艘泊曹婆渡從獅子山刼掠黎崗村居民俱徙辟公巖時總甲曹桂林等設策密令各家置菊酒俟賊人飲之纔行統

衆進之賊人葯發山路險阻不能進死者二百餘人皆參政
黎璉都指揮張玉已於正月間統軍一千守新會城候大軍
未發城外居室先爲區蜑家燒燬人民奔竄入城鄉村逃難
主城者俱無止踵流離不可言多叛沒賊受僞官攻城劫村
大肆猖獗二月初四日黃蕭養既攻廣城殺死指揮王清敗
沒安鄉伯官軍遂乘勝連本縣賊首王三等舡一千餘艘衆
至三萬餘急攻新會城欲取之黎張二公勢迫乃開城門引
兵出引水岡與賊大戰數合互有傷敗官軍死者六十餘人
賊鋒大衄死傷者不計由是稍退四月十一日都督董興統
在京江西兩廣等處都指揮武毅姚林等官軍三萬餘適至
廣城速率諸軍乘舡五百餘艘由波羅廟台觀窖至州前海

面與賊交鋒賊既爲黎張所挫銳氣頓阻至是乃大敗斬馘溺水者不計舍人董宗千戶譚賢軍入黃建德生擒黃蕭養回至五羊驛而死斬首解　京餘賊遁散五月二十九日指揮馮英等統官兵往新會仍屬參政黎璉總督時既殺黃蕭養各官意急諸賊縱詭計行間緩急兵至者遂蹈其策乃以招撫爲名遷延不進至六月十二日諸軍徐至獠崗斗崗等處仍行招撫至十九日始進兵百鋒山下塘田等處官民兵其六百五十餘名分札十二營其時諸賊黃三等各潛入大紫型等山立砦連日抵巢招撫七月十九日惟黃三受招下山其餘諸賊劉積溫觀彩等竟不服招八月十三日各官皆引還民間相傳以爲黎璉納其賄遺故不加兵云景泰二年

春各賊復發晝夜剽掠居民不勝荼毒劉顯伍崇長等百六十名赴京具奏十二月准行剿捕景泰三年二月鎮守廣東戶部左侍郎揭稽幷巡撫御史三司等官親臨新會時衆議以山溪險阻難以用兵草間寇竊勝之不武失反傷威由是遂與官吏林烜等虛作盜詐保結抵罪奏入而返民人含冤諸盜縱橫日甚時有童謠云歷倒生民人於見我人死不顧虛鎮廣東是年夏前賊復作往阻江縣剽掠時巡按御史王瑾見其猖獗日甚不得已乃遣僉事蔣敬都指揮胡英領兵合諸縣民兵四千餘剿捕五月二十九日進兵直抵松柏山那等處攻圍上下二冚悉力擒捕賊徒盡數剿戮捉獲人畜無算由是各處盜賊聞風遁散時蔣敬意在翦除間因都督

廣雅書局栞

董輿原遣人追回議事遂各引還是時諸村少平聽招諸賊復出剽掠景泰五年冬十二月總督軍務都御史馬昂命將大征七年春始破黃泥型等山寨遂圍白水洋衝二崗奏捷而還縣丞陶魯立鄉老以約束之於是新會乃平　景泰五年春前賊仍作都御史馬昂復遣都指揮徐泰參政朱英副使顧侃等親臨擒捕各官猶踵前失惟往新會城遣人招撫間眾賊復剽掠鄉村殺害葉宥奴等人口六十餘本縣亦欲息兵竟匿不聞各官不知又親抵巢招撫由是諸賊狎玩略無畏忌受招未幾旋復剽掠自春至冬十月之間官兵往返縣鄉旋招旋叛者五人民荼毒官府疲於奔走勢無及已方大圖征剿十二月初二日都督翁信率三司等官統廣東軍

駐新會縣僉事成功等統廣西等處軍駐蜆岡都指揮張通
等駐松崗參議朱英等駐天湖朗刻期進兵分據各賊要害
塘田曲溫步等處大小三十餘營官軍土兵計十餘萬戰舡
及運糧舡隻其四千餘艘景泰七年正月初四日遣都指揮
于羽胡英等統領各軍進山先破黃坭型等山砦生擒劉三
仔父母妻子及各賊妻子又破曲水圍鰲塘等處山砦是時
賊勢大挫雖有木石排柵險固之設先驚軍威各自潰散東
首就擒斬獲賊首劉三仔等首級盡收其妻子資財器械十
六日都指揮胡英圍白水洋衝二崗斬獲賊首張陳保曾四
石等首級一百餘盡獲其資財無筭都指揮馬圍蔣崗等村
斬獲賊首溫三廣溫康二濕祖奴等首級二十餘及泥水淨

死生擒八口不計渠魁既盡各官乃解軍引還尚遺殘寇留指揮王黃新會縣丞陶曾相機剿獲及安撫諸村良民是年七月曾遍歷諸村設立鄉老置木牌開寫各戶人口逐月開報諸村動息每五十家仍立總甲一名管束出入互相勸戒自是盜賊斂迹居民始獲安堵云

天順九年三月賞新會縣斗崗等處官軍民壯人等一千四百七人彩幣表裏布絹鈔錠以本地殺賊有功也　宏治十三年設新寧縣後猶出峒爲盜正德十五年春兵備副使王大用討之斬獲羊公逕上下平山諸賊各賊復圍城嘉靖二年夏撫按調集狼達官軍四出勦之破堂連石鼓等砦擒斬無算振凱而還餘黨復聚

宏治十二年設縣以後溫邊白石諸村小民猶習故爲盜正德中寇劫浸甚知縣張文造設鄉村長以約之朔望開報其村之動靜有爲非輒覺察擒獲時頗畏服踰年張卒盜如故是後益橫正德十五年正月兵備副使王大用統兵剿捕以盜攻盜諭以功贖罪由是先殄其甚者羊公逕上下平山盜賊授首餘皆喪膽捕人至即自投歸官無敢仄命前後捕獲凡六十餘人大用見其威易行欲盡圖溫邊白石不克十二月初五日遂至圍城數日既而招撫散兵典東鄭朝獨守孤城自後賊首許車保起於白石陸四起於大朗聲勢大肆剽掠鄉村歲無寧日居民逸竄流離猶甚景泰中貧而不能自存亦并起爲盜猖獗日甚時知縣胡綸初任勢力不能支曲

兢招撫嘉靖元年六月知府簡沛等生員張茂才劉慶祖沿村招撫藤峝狗逕諸砦人迹所不能到者皆親至其地備歷險阻悉心撫諭終不能服剽掠如故撫按官具奏以　聞嘉靖二年閏四月乃調集土兵合官民兵一萬餘名布政使章極駐新會參政葛皓參將李璋駐新寧團使王大用駐恩平知府簡沛駐海晏遣兵四出剿捕先是累年征剿只用民兵諸賊玩習無忌及是狼兵已至賊猶未知先抵連塘八帶羊公逕石鼓山諸砦各賊妻子戲笑自若咸相呼出寨曰今日看殺這民壯仔以故狼兵突至得盡戮諸賊妻子遂乘勝追殺溫邊白石等處羣盜望風喪膽竄逃百鋒山諸處藏匿時章在新會凡獲盜令於路中識別同類隨賊所指即執而戮

之浦在海宴亦多殺戮渠魁陸四兵敗亡命浦輒指平民藏匿因緣爲利凡客居海宴者咸受其辜惟葛皓用兵有紀律暨詳明民多賴之時有諺云遇葛李則生逢章簡必死後陸四竟不獲旋師之後知縣胡綸始用盜羅九之計以老人岑亦人砦爲質誘出殺之當是之時各砦渠魁授首餘黨幾盡所與者惟陸四等數人而已使能少止期月則禍端可絕惜其旋師太驟不旋踵餘孽陸策等復作招集各鄉逃叛矣通西山賊入境圍村捉擄人口殺人報仇尤慘於前五年兵備副使徐度遣縣丞林應總統民兵拒捕不能平猖獗猶故七年冬兵備副使徐乾復臨寨招撫亦不能息十年兵備僉事莫相乃復調徭兵入境剿戮時西方大隆等處已平而東方

黃堀型猶不能克上下亦厭苦於兵遂散師招撫令各診管里長領帶隨鄉安插分給牛種其已經征剿空絕都里乃招貧民耕種其田立爲民屯之法自是漸次寧息

賊首許文盛竊發有司捕獲有獲者指使等攀陷良民由此賊益得志　嘉靖十五年新會賊首許文盛廖稅敬等替逃張邊糾合背招賊徒都田等並起東瓜衝冷水坑等處剽掠劫殺歲無寧日十七年夏五月兵備副使李文鳳發兵剿捕遂平張邊而東瓜衝冷水防等砦許廖諸賊俱逃竄始從千戶劉晃計撫安秋七月許廖背招復亂知縣劉曉詳獲賊首許廖殺之羣黨屏息數歲盜復竊發二十五年正月恩平鄭文遠橋頭黃谷尚口黃聖在鐵衝吳孔清良念伍良佐五百餘家

捉擄人口上錐木項令難諸山爲質財而取典史洪鎰千戶劉晃率領軍兵及嶺西哨士兵屢攻不克曲就招下竹源村安插實肆刼如故假令控禦有方猶可苟安知縣王臣去任署印增城主簿何伋典史洪鎰奇盜害民每捕一盜到官指使攀陷良民數十貪緣媒利竹源諸賊日入城市捉局取財下村尤甚莫爲鈐制自是王懷陳孔榮陳孔宜筋衝區文嶺輩聞風効尤聚黨響應那西方鼓等寨隍行交通大肆剽掠二十六年春兵備僉事褚敬之調指揮余德千戶江祖洪領打手五百來縣哨守夏四月諸賊刼朗尾都斛等村洪鎰領民壯鄉夫江餘領打手劉冕領軍余起集招撫新民遇敵奔北劉冕隨焉爲賊所執勒銀三百兩釋歸後新民各斂銀倍

萬數以償劉二十七年署印順德縣丞李明顧貪黷與洪鎰無異復踵前弊戶皆怨曰捕盜而反爲盜云時顧以招撫平寧申報以故盜益無忌二十八年春知縣張國器知指扳延禍不小盡行痛革但禍胎已成不可支吾兵備僉事王德設鄉團保甲之法鄉閭善惡混雜竟不能遵行夏四月吳孔清區文嶺及恩平伍雲鳳新會何老猫鄧四等蜂起二千餘徒流劫規尚驛官吏財物巡撫張經兵備陳梧嚴飭各哨官員住俸戴罪平賊通判王輅出令云但執渠魁餘脅從罔治知縣張國器置牌數面書令其中遣民壯執牌沿砦曉諭自是竹源砦殺賊首區文嶺石鼓砦殺賊首許松林生縛黃谷數人解官二十九年秋新會縣知縣尹照督同典史吳甲一鶚總

甲鍾莫秀計誘吳孔清伍良佐等出砦殺獲四十餘級知縣
張國器乘機督同典史洪鎰千戶劉冕百戶王永爵龐人傑
等統兵夜抵竹源寨生擒曾子潦等一十二名斬獲黃應在
等十餘級俘獲賊屬四十八名并其牛馬稍殺入於官自是
竹源砦獲平焉當此時石鼓那正苔村諸砦正可清剿惜因
循不舉以致諸砦又起招納亡叛及因扳陷破家者亦并起
爲盜嘉靖三十一年春二月首賊陳赦招集三百餘眾屯據
上崗雞頭飯蘿崗立砦陳孔榮陳孔宜招集四百餘眾屯據
苔村懷寧立砦鄭文遠陳陽國招集五百餘眾屯盈崗大塘
立砦新會首賊李朝興投石鼓砦自稱兵備上橘聞元亮自
稱西山侯魯黃九自稱都堂石鼓鄧汝安自稱知府澹水曉

茶尾自稱把海指揮筋竹坑李以祥張邊朱子清楊逞白子富各立名號互相應援聲勢聯絡聚衆四千有餘立砦八十有七晝夜流劫甚至掘塚挖棺質贖以致各有喪之家停棺不葬或聚居城市或流移異縣貧富俱不得其所三十一年提督軍務都御史應損巡按御史郭文周議行征剿兵備僉事杜聰日睹賊勢猖獗恐難成功計誘李朝興何老猫數賊解報厥議遽寢民失所望嗣後盜賊得志黨類益滋遠近無賴之徒日見烏合上至東莞增城下至新興陽江陽春揚旂肆劫白日橫行官兵束手莫展一籌危城破堞獨寄蠻隅賊寨之中邑治陸沈城門晝鎖已而里排蔡基等具呈當道委官緝弭卒未能靜

嘉靖六年新會新寧民賊亂都御史姚鎮總鎮太監鄭潤總兵撫寧侯朱麟討平之　先是新寧新會蓼塘大塘長塘等處民雷骨子林子祥湯孛等聚眾流劫地方蒙禍嘉靖癸未會經大征徧誅復出流劫斗崗大港潮透等鄉村至是鎮等行委嶺南道守巡副使徐褒左參議周震督備都指揮王蘭督領打手一千三百餘名分道夾攻俘斬三百七十名顆餘黨始平

九年會寧民賊復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先是金寧各巢劇賊據險有年流毒無極正德之末猖獗尤甚嘉靖二年征兵大舉斬獲首級雖以萬計而那朝墩寨康抱藤崗九逕雷坑大

隆山賊首曾友富兵區長廖惰奴林仲貴長塘平田相崗賊首宗英方長皆未遭兵復聚眾流劫鄉村爲亂歲久至是富等調集漢達土官軍兵三萬一千九百餘員名分爲二大哨分道進剿俘斬一千八百九十名顆餘黨招安復業

三十五年夏六月提督都御史談愷始討平之　是年二月八十七寨賊起劫掠鄉村逼近城市勢不可遏知縣江汝珪乃激切上懇巡撫鮑象賢巡按郭文周會同三司具奏准議調兵征剿時以江浙倭寇有警方募兵北援二廣兵食不繼未即舉事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巡按御史郭文周題據嶺南分巡道僉事杜聰查勘得廣州府所屬會寧二縣除賊累小者未計其大者如石鼓茅舍省村石人型崗橫嶺速塘

羊公逕倉下郡西冬瓜衝飯蘿崗上崗雞頭壞窟等砦賊首李朝興陳孔榮陳赦林紹統計若祿白子富林蝦等所統賊衆約四千有餘其與嶺西之恩平新興陽江陽春等縣巢穴相聯盤據流刼節年爲害不時突起擾掠東莞順德等縣地方殺人市廛掠人取贖羣徒肆志節年爲害霸據山池分列頭目僭稱僚將霸王督軍指揮破陣將軍總督大將兵備等號擅竊服飾置造兵器畜買硝磺火葯開張鎮牌放掠銃礮攻掠鄉村禍延肆志流毒一方殘毀民居奸毒婦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誠神人之所共怨天討所當必加者也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即時攻治必至潰肺腸其勢有不得不亟爲之圖者痛思民患深求病源蓋如昔人所謂盜賊之日熾

由於招撫之太濫近禍未艾往鑒可徵故職不敢爲再撫之說以恢地方卽今會寧之民莫不願大舉征剿以快一朝之忿跧上奉　旨准擬行合勘議征剿已而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談愷會同總兵官調取漠達土官狼目軍兵打手人等分定哨道行委兩廣三司等官監督總領刻期抵巢進剿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首賊曹廣狗陳赦陳尚錦葉尾朱仕清等各率其黨八百餘徒流劫海曼殺死鹽場署印經歷秦卿劫掠日肆警報夜傳遠近騷動皆不自保提督府乃密檄知縣江汝珪召　土陳善道排年秦基赴軍門咨訪時機善道等各陳當剿之狀於是議定以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下令誓師啟行分爲嶺南嶺西二哨西哨出型平新

與南路出新會新寧越十九日兵備副使畢竟容實總會寧之兵駐節境上以便宜行事參將鍾坤秀統兵一萬自南海直抵新會壁山砦都指揮王麟統兵一萬自石門直抵芳草逕又分左右翼一略百鋒十二砦一略石鼓十五砦肴年移兵攻黃沙泥磨下砦殺獲五十餘級夜進茅舍梅樹崗等砦殺獲一百餘級獲財畜甚多賊大敗突圍走牛角型乘勝追殺又獲三百餘級俘獲賊屬一千餘口越數日屯營督哨搜山擣巢甫一月計八百餘級惟時土民利賊貲貨子女乘機密藏竟容偕汝珪出令許其殺獲解官准罪自是窩家懼罪各生縛賊首曾黃狗鄧汝安劉維宗解報官兵又追殺賊首余五雷世雄等一百餘級間有隱蔽殺死者不可勝計二月

初三日王麟進剿盈尚大塘諸砦鍾坤秀進剿那西土橋諸砦又分兵自牛眠沙進剿苔村懷窟諸砦所向無阻羣賊授首惟土橋數砦賊乘夜潰圍奔入那西諸山於時山溪險絕草蔓藪塞追曉追捕無獲次日王麟移兵羊公逕三合水鍾坤秀移兵那西山坂談身先士卒載緝載殫各有所獲已而軍門分委通判任廣奎下縣發奸摘伏緝獲到官治之如法其有為人所誣者亦盡開釋六月十二日班師諸將奏凱而還大慰民望乃設立更鼓那西三令金雞頭諸營各署千百戶一員幷留報效目兵分方防守至十一月間乃有賊首陳叛朱仕清風擺柳村不憂等一百餘民竊據大隆百鋒諸山出沒為患劫擄新會遠近復震知縣潘相乃令相時緝捕生

擒賊首朱仕清又用誘計生擒陳赦解赴軍門前後獲賊黨
一百餘人渠魁相繼就縛脅從亦已撫綏於是新寧乃平
新會縣西南近海有古兜大山水陸四達渦田環遶蠻獠聚焉
順德東莞羣盜附之西與香山新寧爲隣南則聯接瀧水鄉諸
村民多與之交通出入爲盜民有羣不逞者將投賊謂之入山
指古兜石鼓諸崗也嘉靖三十一年春嶺西新寧賊首譚進等
初擒得行登名古將石碑等都據白石型之險官軍討之無功
而還乃招撫進等各安插於古勞宅村碌子坑聽招之後仍復
爲盜不時出沒皆屯紮五坑逕城或石壁光背等山　兵備僉
事王德至縣議在古博都水口山擇地立中軍營設一總制
官使之西控蜆岡長沙塘東坑良村等營又於五撫逕避魚

廣雅書局栞

山鬼子富金釵牛仔闌等處立爲小營復欲擇崑崙常德二鄉界中立一大營總扼平康登名二都之衝以爲山南諸村保障得我督官軍民兵戰於白石型無功遂還廣城所立中軍營既無定說而小營得兵畏勢孤難守遂圖別調五坑逕等營鞠爲賊巢自是賊每一駐其地動經旬月數都民居總無寧宇被害不可勝言

嶺西賊劫掠平康等都僉事杜璁遣兵戰於比嶺山破之三十二年賊首李朝卿等伏誅是時歲飢益起猾賊李朝卿假以招撫爲名調用於官潛通古兜山寨反爲賊耳目璁至縣誘朝卿而誅之并戮其黨四十餘人邑民稱快於是賊乃屯於壁山府通判汪應奎署縣事調集兵食出千戶周紹武於獄授以方略

帥官軍民兵二千七百人以往三十三年元旦兵抵壁山下賊方燕飲不虞兵至放佛郎機銃擊中穿紅賊首一人其夜賊遁先是外海村民陳文伯等假以報效爲名自備工食充打手總甲有司信之每戰繫白帶爲先鋒謂之白帶義勇謝邊村有奸民謝大用爲賊首作亂文伯協同五坑逕鬼子寔等營兵破之於金雞頭大山斬大用已而石康之樓岡民何二與恩平鄭清等爲盜據長潭文伯帥兵又破之斬何二累以功自矜癸丑大亂文伯煽動飢民爲亂擁眾海上肆行劫掠官兵捕之反爲所殺應奎令人覺楊往諭不聽乃選精卒千六百有奇令與吏馮卿造神機銃螺螄箭合諸邑兵五千有奇帥舟師往討之戰方合文伯中銃死餘黨皆降賊勢益孤三十五年正月提督都御

廣雅書局栞

史談愷乃舉大征出師南由新會趨新寧越新興而北復轉而南會於恩平界又西由恩平望陽江壓新寧而南復轉而北會於新會界賊賊於石鼓又敗之於關村以至牛角型懷寧古餘人於巢窮追於山凡破寨二十有奇斬獲萬級有奇餘悉面縛以降復命撫之

增城縣甘泉都與東莞縣二十都爲隣洪武中猺萊洞猺蘇友輕反攻劫增城官軍乃爲所敗久乃克之正統中增城峒猺多稱苗兵作逆經赦乃散大抵增城龍門與清遠皆連接賊巢云

連州北連荆湖西通臨賀多峒落蠻猺陽山猶甚洪武中南雄侯趙庸討平潭峒諸砦天順四年十二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吕益奏廣西流賊四十餘徒越境攻破山縣戕殺官軍已而復

劫殺陽山縣及連州諸村砦兵部請令兩廣總兵官武進伯朱
瑛都督同知歐信等調兵剿捕從之五年連山縣被賊占據都
御史韓雍既平大藤峽遣偏師會湖南兵討之知縣孔鏞撫輯
流移修復縣治民以安業六年冬賊破清遠縣城擄去守備等
官右布政使張瑄督軍自潮會還聞之遥往四會邀賊歸路奪
回所擄移守三水明年春　朝廷聞賊勢猖獗慮官軍弗用命
特遣錦衣千戶金璋往督戰瑄偕都督歐信往四會擊敗賊衆
還守三水八月賊攻破新會外郭瑄往援賊退督修其郭濬池
隍周圍數十里城守益固先是賊據陽江之黃江屯者七八年
雷廉高羣路阻往來由海道遭溺益衆巡撫等官奏會廣西官
軍土兵剿之瑄復往從事甲申正月自肇慶發哨言雨雪兼程

而進寒食衆多凍餒死者而士兵恣橫總戎事不能戢瑄力諭利害稍知警懼追殺橫江屯賊斬首千餘瑄單騎行陣數犯危險所過掩骼埋胔門民疾苦人人感悅值淫雨上淋下浸如是者五十餘日由肇慶至陽江神電高州化州石城石康廉州靈山道出廣西橫州諸郡縣皆被賊殘破供餽缺乏飢飽勞逸感而致疾三月始回司八月西賊復出瑄乃趨肇慶德慶一帶督兵守禦十一月偕總戎梧州會兵還至四會聞賊破梧州復還守肇慶成化乙酉賊越過始興瑄急趨韶州截其歸路賊退還司正德五年連山賊首李公旺以獠兵攻州城知縣張思鯉禦之乃退十二年秋八月峒賊龔福全等流劫連州連山樂昌及郴桂諸處據險負固殺官劫縣巡撫都御史陳金與巡按三司

會奏命兩廣漢達官軍進剿斬獲四千餘級餘黨遁歸諸峝十三年連州峒猺羅富喜作亂參將蔣署等奉命討平之十六年夏六月連山賊首吳萬山鈔掠鄉村兵備副使王大周調剿大捷賊黨遁歸於峒嘉靖三年春三月連山賊首蘇政蘇晚等寇掠三省知州徐相撫剿乃散十四年春三月莫廷舉等聚衆作亂提督都御史陶諧與巡按三司會奏奉　命集漢達狼兵遣參將守巡等官攻破六砦平之冬十月連州賊文興隆等作亂提督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陶諧討平之　先是江西客人在於連州楊旂自頭揚柳大帽東坪岩塘等砦放債逼利興隆與馮隆林宗福林晚仔陳昂等聚衆殺之拒官追捕因合流徒僭稱名號圍結二十六營哨聚三千餘衆捕入青梅

二水占據村峒爲亂凡五六年屢撫屢捕不能平至是諧調漢達官兵土兵二萬八百餘員名討之俘獲二千餘名顆餘黨悉平

二十六年連山賊首李金等作亂提督都御史張岳命分守嶺東參議朱憲章都指揮梁希孔帥師討之遁去議者謂陽山連山二縣峒獠多交通桂陽上猶柳州等盜人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人激變良民甘於從盜禁諸未發之先庶可弭也

韶州府從化縣洪武末賊首鍾均道糾合諸峒蠻作亂韶湘多被剽掠既降復叛官軍莫能獲翁源縣僻居東南多惠潮流賊有六關隘將軍逕縣竹洞猿藤逕馬蹄隘佛子隘麻沙隘皆獠區也永樂二年四月甲午勑諭廣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曰

往年都督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卽不復究理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剿捕事之未明不足深究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爲多事以擾害之夫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爲患且人孰不願爲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務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若此人果在不能爲非卽聽其安生樂業不必究問今九夷八蠻自昔未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若鍾鈞道果不死能幡然悔過來朝朕亦欽遵　太祖高皇帝待杜回子之道處之豈忍使其終身栖栖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育之內哉鍾均道建文中嘗作亂尋遁去及是有言其未死者然終無實驗云

南雄府境縣一省常爲贛賊所擾始與與龍南相邇關隘若東

則花腰石猪子峽沙口西則楊子坑墩斥不嚴則龍南寇至矣洪武末崗猺李仲可嘯聚郡民多流徙避之當時有副千戶某榮提兵擒之府知事歐文通於龍南等縣招回二邑流民六百餘戶往事可預防也今之守禦千戶所固在官軍老羸其可用乎

惠州府惟長樂近南贛多立關隘始自宏治時峒賊黃恭長等相聚爲盜立羊角山連塘包溪塘坑等四砦主簿楊文典史危楚帥兵擊破之遂設整飭嶺南道兵備兼分巡僉事於長樂十六年猺寇起興寧大帽山調大兵剿平之正德三年賊復發七年春正月提督都御史周南集各道兵夾攻大帽山諸巢賊平之　時江西閩廣三省交界山谷賊首張番壘李四仔鍾聰劉

鏞黃隆等聚徒數千流刼鄉村攻陷建寧寧化石城萬安諸縣支解平民捉擒官吏僭號稱王福建鎮巡等官請征之於是以都御史周南巡撫四省諸郡南至密調集兵糧尅期於是月甲子江西兵從安遠縣入攻破巢穴七日丹竹樓曰淡地曰雙橋曰黃竹湖曰頂山曰寒地曰甑背控縛賊首何積欽羅得清黃璠并其從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廣東兵從程鄉縣入攻破巢穴九曰大帽山曰大障曰貪瀆曰五子石曰十二曰　香爐障曰鸕鷀鷰角曰軍山筆曰員子岩擒斬賊首李四仔張番壇劉鏞張玉瓚黃遷保并其從二千七百一十九名福建兵從武平縣入破巢穴八曰巖泉曰上赤曰中赤曰下赤曰懸絕峰曰桂坑障曰黃沙曰大劉畬擒斬賊首謝得

珠等二千四百一十九名總計擒斬賊首從七千有奇俘獲
賊屬千八百有奇奪回良善一百四十有奇賊仗一千一百
有奇捷聞頒賞有差

秋七月大帽山殘寇犯龍川等縣參政方良節往捕大捷　大
帽山殘寇侵景秀藍廷福等竄入南雄及惠州龍川河源等
縣方良等督官兵捕之盡獲其衆三百四十五名

十年冬復寇海豐等縣官兵剿平之　十月癸亥大帽山之寇
雖平然逋黨猶時出寇鈔至是又與他寇聚劫海豐揭陽官
署民家散歸其穴命民壯分捕之生擒斬殺共四十餘口渠
魁三四口林滿山者有妖術嘗僞稱御史衣命服馳文書事
敗露而近人猶稱爲假御史久在逋籍至是斬獲之幷得僞

製司府縣印三

十二年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行十家牌法立鄉約　語在錦凡十三年春正月都御史王守仁執浰頭峒獠池仲容遂發兵剿滅之乃立和平縣　龍南龍川接壤之所曰浰頭水其窩皆崇山絕壑諸不逞者盤據其中正德以來有酋池仲容者俗呼大鬚凶惡尤甚其次者四十餘人皆有徒數百四出鈔掠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近獠受毒最慘丁丑王守仁至征漳寇詹仰富等威名大著龍南衞盜黃金果等各處恐怖投招仲容聞之亦遣弟仲安赴焉十月埔岡之役仲容遣仲安以其徒二百人助師功成還至上猶縣適龍川民盧珂狀仲容夙惡守仁作忿珂械係贛獄仲容大喜乃紿

之曰汝隨征有功彼乃汝嫉耳宜急持冠帶以去呼汝兄及此爲珂誣者偕來當爲汝白之仲容信焉率其衆四十餘人以閏十二月二十一日至皆珂所訟渠魁首也守仁乃密檄諸省以期會兵乃諭贛賊平宜大張樂戲爲樂使人管伴仲容等觀之以遲其歸明年正月三日乃入仲容等於庭會以序受犒後先出處至路折處反其目而鎖之亂以金鼓俾不相聞須臾賊盡戮焉七日率兵詣浰而諸省兵已集遂擣其巢滅之

嘉靖元年僉事施儒始居守於長樂夷險阻遏亂略儒之功居多二年夏四月儒討平惠潮流賊　賊首梁八尺聚衆四百餘人潮之海陽惠之歸善龍川並受其害至是提督都御史張

衛檄儒等追攻誅之嶺東始寧

三年割海豐地立惠來縣是年儒與分守參議徐慶討平歸善尚賊李文積　文積歸善桃子園居民招集奸宄習武藝市戰馬僞作關防擅用儀仗流劫鄉村奪佔民田官兵捕之久弗克至是都御史張眞等調漢達官軍鄉夫七千餘委嶺東參議徐慶僉事施儒等往剿之俘斬千餘始平

四年流賊江文生等作亂提督都御史姚謨討平之惠潮二府與福建江潭江西南贛延袤數千餘里自昔流逋爲患文生等與烏合之衆白晝流劫饒平潮陽長樂諸縣並受其害乃檄僉事施儒參議江恩督兵討之獲文生餘黨遁去

歸善撫盜賴貴叛伏誅　貴本李文積之黨文積誅貴率其黨

降至是復叛都御史姚謨乃督指揮高英等擒貴斬之賊始平

六年和平撫盜平　先是池大鬢等猖亂淛頭都御史王守仁討平之奏立和平縣至是賊黨曾蛇子盧源鬼吹角黃尚犄等背招猖亂流刼河源翁源讀鄉村都御史姚謨乃檄嶺東嶺南守巡及惠潮省贛守備督兵會南贛官軍夾斬之俘斬六百三十有九巢穴悉平

七年歸善民王基等作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事御史林富討平之　先是基與王春王昺皆歸善縣民始以賭淫蕩產竊盜其兄王三戒之爲所殺自是日肆獷悍聚徒奪業占據一方旣而私造兵器張旂爲號流刼上寮沙瀝黃思習沙步

鷓鴣塘景屋澠撫平湖等村二縣地受其荼毒至是富等督
行嶺東道兵備守巡僉事劉喬右參議江恩守備都指揮程
鑒嶺南守備巡僉事徐乾吳廷翰左參議　宗明等集兵討
之俘斬二百二十四名顆餘黨盡散
潮州府饒平縣多山峒惟繼歌都復有蠻獠宏治十四年鳳凰
村　民平蘇孟凱自稱年老聚眾千餘作亂縣丞倪祿緝捕被
殺孟凱亦死其子隆尤善戰兵備副使秦昇督兵往討隆以計
送賂昇納之班師而歸十五年分守參議馮貢輔繼至遣兵破
其巢穴隆敗走歸峒猶時出肆掠三年義民余文重獲隆誅之
大埔之隘凡二十有奇皆山海要區扼吭撫背之防未可一日
緩者惟黃崗巡司隸饒平通道福建詔安平和山谷邃險兩地

肘掣營堡固濟議者欲於潮增設捕盜通判挈家駐之環以墩戍兼鎮南北而裁饒丞及諸宂員以易之一舉固三得矣若小靖山寮今大靖隘永樂六年百家畲恃險奔突騷擾屬邑命監察御史謝孚與都指揮趙德剿捕孚乘傳至潮先行招諭復征惠潮官軍剿捕畲盜遂平成化中曾秉寛等爲亂知府謝光捕獲之　初秉寛從鄭金龍鄭金牛皆小靖土民搆衆百十八據岩崗嘗出沒流刼饒平黃崗等村知府謝光見賊勢猖獗乃檄巡檢魏志率總甲蘆士雍鄉約正饒永九統引鄉兵擒獲渠魁九十餘名解送總督府誅之地方稍寧

正德二年上漳溪盜朱秉瑛作亂官兵討平之　初秉瑛與林李傳其爲盜賊得志遂聚黨與刼掠鄉村燒毀神泉市舍驅

擄婦女入山中殺傷鄉夫三年督府檄僉事胡恩率兵征討悉滅其黨

六年清遠山獠張白眉等作亂官軍討平之　初白眉及其黨富震賴英蔡茂溫大燒等數百人起自本都平迴進灘復與連境漳浦流賊合延蔓作亂依山谷結營壘分隊流劫漳泉等州潮揭等縣各郡乃上其事於監司正德十二年參議張簡等約兵征剿生擒張白眉等首惡五人凌遲於三河市其黨悉平

十一年山寇曾鉌頭作亂潮陽知縣宋元翰平之　山寇曾鉌頭擁眾千餘流劫州縣出沒無常江西閩廣三省撫捕不獲正德十一年劫掠潮陽縣鄉都札營北山驛時驛路阻絕官

民皇怖軍民莫敢抗敵潮陽知縣宋元翰雇募土兵分截要害四面夾攻斬酋長及諸賊徒數百賊遂駭散多被各處捕獲知府張景陽上其嘗道牒呈有云會鈀頭之平雖收功於程鄉實破巢於潮陽民至今思之

嘉靖四年流賊擄致仕知州饒金至三河驛而還

金居大背潮村壓筆竹寨及程贛流賊數百人饒出大背潮山遂圍遶金宅獲金擄至三河復令東門捕村大肆刼掠廬舍　殺數人新寨社總思急集鄉人追至方江峽中賊示欲殺金以挾鄉人不敢擊與守至夜分賊乃釋饒金而走次日大麻村擄掠尤甚後過長樂鎮潭地方遇官兵殺之

二十一年小靖獠賊謝相傳大滿作亂二十三年知縣魯廣翰

捕送軍門斬之　初謝相以驍悍知書爲鄉人所推遂與傅大滿聚衆劫掠屢令其黨四出流劫是年自率衆潛寇福建地方冬十二月走歸小靖巢永定縣典史莫佳進至箭竹凹被鎗死謝相傅大滿等遂遁二十二年春總督府移檄本縣捕擒其署縣事教諭劉萬春奉札捉獲賊黨二十餘人械送置法謝相猶未成擒及知縣曾廣翰到任毅然以除元惡爲已責設法稽謀緝捕愈急於是謝相就縛傅大滿及餘黨數十亦隨捕獲俱械繫解送軍門斬之其地悉平廣翰乃爲設社學教訓其鄉子弟復立隘於神泉市點鄉約輪直守拒以塞筆竹寨賊路縣境無虞都御史虞守愚嘉其功高屢行奬異及手書勞勉焉

二十三年秋九月産坑看牛坪盜劉全等率其黨來降先是上坑縣三圖筆竹砦民世習爲寇拒捕産坑看牛坪二處延袤與隣亦多其人雜居漸染作亂勢相犄角至是三圖賊首楊世聰等被擒其黨又聚衆臨程鄉縣境刼取事聞督府欲興兵剿之知縣曾廣翰慮其引誘二處宿盜成其羽翼先整飭武備僉點鄉夫以爲預防之計乃遣人詣其巢諭以禍福利害宣布威信於是劉全等率其衆數百人來伏庭下稱不敢復叛尤願竭力以禦三圖南侵有事則用命曾公復慰諭迎勞遣還其黨與使改過自新又立保甲法使相糾勸其衆感激悅服地方少安

肇慶府龐峒等獠大率與猺賊同徒惟楊春爲很賊所害益依

山險阻出沒不測轉掠靡常吾民歲苦侵暴天順二年獠賊出沒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奏守備德慶州都指揮同知馬震數肆貪冒以致獠寇命巡按廣東御史白侃執震問之　成化五年値廣西流賊攻破邑城兵備僉事陶魯率兵來援殺傷甚衆餘黨逃遁　宏治四年瀧水後山賊亂總督右都御史秦紘總鎭太監王敬總兵官伏羌伯毛銳討平之　先是後山諸賊爲患有年乍服輒叛監司議謂彼速天誅罪不可宥銳等調取漢達官軍土兵義勇民壯行委湖廣按察使陶魯統領時魯帶管嶺西道用事軍門魯誓於衆衆曰先平瀧水而後後山可破也卽行參將陳皐都指揮白玉馬義都督各官兵進攻瀧水舍舟登陸深入石狗紅豆雲陽白梅火燒風門鐵場

諸山分守要害擒斬首從賊徒五百三十九名顆奪回被擄男婦三十一名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名賊徒器仗三百六十七件瀧水悉平自是順流而東駐札太平營會行廣州府知府林洋勘畫地圖給領旂牓會遣都指揮馬義李敬何清率領指揮孫壁李寅謝濂楊玉官軍並土官目兵分爲四項攻破埜鳥山員魚坑藍棊山青芒黃崗鐵崗白雲禾溪下坪小長江金坑黃竹長坪擒賊首斬從賊人首級一千八百七十四名顆俘獲賊屬百五十七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二百零七名口脅從盡釋地方始平

五年猺賊八十餘竊入城中燒燬縣治刼掠庫項總旂徐洪奮身出戰死之其後賊勢益猖獗鄉村被害尤甚正德十四年恩

平賊蘇萬里等亂總督都御史楊旦總旂太監王堂總兵官撫
寧侯朱麟討平之　先是萬里與陽江縣賊馬文廣等合夥數
百流劫恩平陽江陽春新寧諸縣地方屯聚蓮塘樂安之間
道梗不通守巡該道右參政章拯僉事陳綱議調肇慶陽春
新興恩平府縣民壯打手鄉獞兵委知府黃家都指揮卜玉
通判毛鴻　余龍推官金號指揮黑明費銘知縣黃寬等督
領分道剿之擒斬七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二百八十四名
口地方始平
嘉靖二年陽江賊首嚴阮聚眾侵掠本境十一月兵備副使王
大用追於龐峒擒之十二月監督參政羅僑率兵繼之斬獲甚
眾嗣後屢犯屢遭夷無寧歲十二月陽春新興德慶賊亂提督

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陶諧鎮守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先是陽春縣西山云廉參崗潮崗生羅下雙茶場縣酋趙林花唐觀政唐朝用盤勝富郭安富何總管　文安黎廣雄德慶州東山南鄉葵嶺賊首鳳一全帥安盤僧堂新興黃三坑石壁等巢賊首盤晚太鄧大第盤世寬皆燒山險聚眾剽掠鄉村殺擄男婦常攻高州城庫敵殺官軍居民被其騷擾已數十年至是諸等調兵六萬三千分為三大哨分道並進攻破巢砦一百二十五處擒斬三千七百九十九名顆俘獲賊屬三千二百七十名口他物稱是

三十三年狼賊麥長裙攻劫陽春縣知縣謝復生討平之　先

是長裙及黎汝誠顧本通等越劫思良等村知縣謝復生郎自督捕奪回被擄男婦　餘人復立賞約計令招主嚴羣出密崗猺人　眼等抵巢擒獲長裙送軍門誅之當道各加功獎三十四年顧本通復仇仍從黃三坑越劫順陽思陽等村復生仍督　南韶兵追捕復請兵備道發遣指揮舒煥帥狼達官兵勦散

三十五年春新恩賊爲亂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談愷總兵安遠伯王瑾討平之　先是新恩黎源沙崗諸猺賊糾結狼賊剽劫高要高明新興恩平地方勢極猖獗巡按御史郭文周疏其罪以聞　命討之至是愷至決策調集漢土官兵萬計以兵備僉事林應奎爲監軍分守參政王國禎

督理糧餉既而應奎聽調去國禎兼領之諸將分布哨道咸有成畫正月克黎源沙崗等巢餘賊走雙石頂據險以拒巖石壁立兵不敢入忽嵐霧四塞我師扳崖援磴直抵巢穴二月克塘茶四月攻艮塘拔之凡斬獲以數千計兵威大震我師乘勝欲盡剿背招之賊勒兵以請乃檄通判呂天恩知縣陸湯臣諸營議剿撫方畧天恩湯臣誘解青藍布平十四村賊首僭號清江侯朱尖遊天王鄭任名鐵蛇將軍馮貴等以城降六月振旅還而新興平

三十六年都御史談愷發兵討扶溪大羅山諸賊大敗其衆夏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王鈁等至繼平之　四會縣扶漢顧水等山砦與清遠縣大羅山相連接巖洞深峻草木翳阻延

袤數百里西北通湖廣東南達廣西崗落縣互星分棊布人不敢入窅然一幽曠寰宇也成化宏治中眾未盈千歲一流劫謂之借鹽布民久苦之嘉靖中生齒日繁歸附漸盛盜肆出沒爲患撫之則陽從而陰畔剿之則東突而西奔王子冬賊首馮天恩李汝端詐稱天書降遂移檄自號羅扶二山應天承命左右都元帥指斥乘輿諭民作亂以陳汝高李子厚羅國相陳日進副以陳仕魁蘇朝奉爲破陣先鋒大羅山酋長則莫天亮鄧祖勝龍國有歐勝清等皆稱爲公侯將軍先有渠魁陳世魁者居龍潭大巢嘗僭號中山王後陽就招撫自比撫猺官長縱性實棊點陰則招集徒眾督府諭令自新負固不服擁眾萬餘虔劉人民焚蕩廬舍迴岐巡慶楊慶駐

丞戴以文被劫而擄殺其家屬佃耕民田八千餘石屠掠之慘無月無之於是致仕知州李道全及里耆士民朱正色蕭世用蘇伯簡數百人具狀聞於守巡申請軍門興師征討提督都御史談愷會同總兵靖遠伯王瑾奏　聞報可乃調廣西鎮安思恩泗城何武各府州土官目兵幷選調兩廣漢達官軍嶺西嶺南各分左右二大哨由四路以進嶺西則左參將鍾坤秀右參將朱昇分領兵三萬六千有奇僉事鄭東白監之分十小哨以攻扶溪磨刀鄧坑螺殼羅崗梅崗大水坑黃茅坪禾倉坪茶坑嶺嶺南則遊擊將軍鄒繼芳都指揮王麟分統兵四萬六百有奇僉事賀鏤監之分十小哨以攻大羅山龍潭何崗石坎蕉坑黎崗陳崗興仁鄉池水尾歌堂村

豫行蒼梧道及湖廣該道防遏維謹適巡按御史徐仲揖至復委分守嶺西參政黃國禎嶺南參政張英督餉按察副使林檄舉紀功肇慶府通判吕天恩協理軍務兼把截儹運凡經畫運籌皆其謀猷地方賴之三月甲子四哨並發期以丙寅兵抵賊巢卯時奉行開刀之令嶺西左哨朱昇督指揮何懋及中軍指揮姚允恭二哨直抵上下　硐賊迎敵敗之追至馬倉坪斬獲頗多指揮馬懷信連破數巢追入扶溪至鄧坑斬獲百七十級賊敗走奔聚螺殼蓮花　心等山會都指揮宋俊攻陂頭磨刀汶水賊亦敗遁已而千戶楊式督田州目兵至并力攻之時值風雨賊巢三山鼎峙自固兵阻溪漲作筏以渡奪據高崗賊奔入排柵五重我兵次第破之已而

廣雅書局栞

宋俊攻破蓮花　心式兵亦至共斬獲百餘級懷信哨復攻破螺殼中巢斬馮天恩賊失大酋恇惶失措何懋哨合俘馘益多宋俊哨亦斬賊酋鄧財銀馮天祿盧宗富於是賊遁聚螺殼山頂周回峻壁惟有石門中通一隙我兵連日挑戰置辨竹笆潛探路逕傳諭各官兵有能透頂破巢定以計功論賞鎮安府土官男岑緣計令族目岑佳岱等選積兵由後壁菁崖攀藤潛奪頂砦以銃爲號四面伏兵齊攻各賊滾放標石各兵力戰數合賊陣敗亂諸哨合擊之斬二百餘級墜崖死者不可勝算右哨鍾坤秀兵方發由中途峽徑遇賊即擊走之丙寅都指揮楊煒攻葵崗斬獲頗多指揮盧金攻梅崗遇大雨賊據高山兵由溪徑山水漲溢奮前急擊之思恩官

目黃遂斬其執旂者賊皆退走斬獲千餘級指揮孫廷槐攻大水坑黃茅坪賊擁衆出戰千戶慕宏奮前衝之被賊標死軍士郭振往救亦死中軍指揮武尚文麾兵應援適指揮舒煥督領東蘭州目兵由石仁徑進協同楊華諸哨入葵崗大破之斬其大酋李汝端及先鋒陳仕魁蘇朝泰等乘勝連破大丁茶坪嶺所向皆捷煥遂進剿梅崗諸巢皆殲之會鄭東白以考察調任改委僉事經彥寀監督申明軍令十小哨益多斬獲嶺南左哨鄒維芳前進剿何崗石坎賊先據險立寨累石聚衆迎敵所部指揮馬鎮先破何崗遂至白石坑泗州城土官岑嵩先登陷陣斬獲頗多指揮鄭程金從龍破石坎次之麟石哨方進而賊奔迸大巢所部指揮陶金督統向武

土官知州黃仲金探得其處取路直上絕嶺擊之賊卽縋下斬獲十餘人直兩將霽追至扶溪飛橋又斬獲十餘人來擊分戰目兵有陣亾者李守破黎崗尹紹德破陳崗斬獲皆數人而已達官楊寬破蕉坑斬獲首從一百五十有奇賊氣稍奪且戰且走馬鎮岑嵩追至黃崗口斬獲又十餘人鄭金等小哨皆乘之賊衆奔入天堂黃崗諸阻鎮嵩急攻之斬獲首從四百有奇鄭金擒斬副酋李子厚餘哨陶金等陸續斬獲凡一千五百有奇四月愷報罷詔以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劻代之卽申嚴號令督責成功於是經彥宗報二哨近日斬獲二百餘級合前凡二千二百有奇賀鏤躬督二哨分兵窮追斬獲凡一千六百有奇五月乙丑前都督起行給賞諸有功

者官軍感奮勇氣益倍嶺西左哨斬獲一百八十餘級右哨一百五十餘級肇慶府通判呂天恩等各督把截官兵共擒斬賊人賊級并窩主共二百九十九名顯大羅山陳世豪陽稱願招鏤知其詐亦陽聽之賊乃立柵四重屯聚十餘里鏤與繼芳諭知縣何應箎誘世豪擒之其黨未知也乃密示刻期分遣馬鎮哨衝其前陶金等哨遏其後鄭金哨翼其左楊寬哨擊其右丁丑入大羅山己卯攻龍潭賊聞銃聲乃覺出戰皆敗於是連破芊菱塘仙姑朗石櫃花等柵獲賊酋歐勝清龍國育斬之鏤與繼芳誘陳汝高至又斬之官兵歷克二百七十餘巢并清遠撫金湯紀等生擒賊首何南楊及各把截擒斬凡一千四百有奇凡嶺西俘獲三千有奇嶺南俘馘

四千有奇奪回被擄人口及獲牛馬器械無算所至巢穴擒縛賊屬餘黨悉平提聞兵部奏行陞賞詔王瑾廕一子爲錦衣衛百戶王鈁廕一子送監讀書談愷升右都御史致仕賀縷升二級經彥宗鍾坤秀陞俸二級呂天恩陞本府同知照舊捕盜

三十七年春提督都御史王鈁巡按御史徐仲楫用肇慶知府盧璘議令同知呂天恩往勘四會縣分設縣治於潭圃　璘言前代南鏤州今在橄欖都古澗村領縣四化蒙縣在於太平都東鄉村新招縣在於橄欖都新招村化注縣在今橄欖都緣水村化穆縣在天員都康穀村厥後并爲四會縣九十二里緣山多地廣號令不及遂爲猺所據今僅存四十二里以

此觀之必增立縣治方爲久安之計於是巡撫行藩臬會議既定乃令呂天恩徧歷諸巢以縣南一百三十里地名璋圖地勢平衍山水環抱居民稠聚四方道路又適其中請於附近太平檄攬大圖三都分割太平一圖三圖四圖五圖十圖十三圖十四圖　三圖其十圖戶口田糧俱據黃册扣算其百五十五里有龍口水最爲要害立屯田千戶所移四會後千戶所爲守禦專令居中策應保障以護耕種擎慶衞前所中所原有屯田細糧五百餘石各將屯軍二百名盡撥依屯畊守免其差調其有空餘屯田聽從民往開耕居住以助其兵威此一舉而軍民兩便也東八十里有雙車圍界連清遠切近梅葵諸崗移金溪巡檢司居之擊青草天逕大坑三營

兵二百六十六名協同守禦其南綏一營在龍口水東五里雙平西五十里乃盜賊出入之衝宜仍其舊擊黃沙右竈二營兵二百九十一名湊入成守使西應龍口東接雙車聲勢既張雖南綏有急亦有所恃而自固矣龍口西三十里有扶落口乃白芷鵝叫扶黎顧水諸巢咽喉也移扶溪巡檢司居之鷺鷥坪在扶落口三十里接近蓮花殢口螺殼山及廣西懷集諸惡尚若欲扶溪安枕先於此立營招回原被逼出慣戰鄉兵二百名墾田居住月給行糧四斗五升以資耕守俟田畝成熟乃止移出黃崗峽巡崔瓜三營兵壯以十五名合營并勢以壯兵威而扶落一帶兵守可以無虞凡此乃形依脣齒勢成犄角以後公署建而道路可開墟市立而商賈自

聚開鑿成而流移自復惟在上者加意而已矣於是守巡定議分割十一圖大小人戶一千一百有奇官民米共四千六百三十八石九斗九升五合五勺屬其統轄後有清出賊田開荒餘土混附入井管官屬照裁減衙門事例縣設知縣典史學設教諭訓導各一員仍請肇慶府統轄布按掌印信官詢謀僉同適總兵官豐潤伯曹松巡按御史潘季馴繼至乃題奏以聞奉　旨該部知道

秋八月遣官軍及那地等州狼兵往勦德慶高要等州縣賊首盤永賢劉世正梁德業等至雲扶大山平之　新興縣鴉鬐山四會縣扶溪山諸賊已平所遺者尚有德慶龍水陽春高要高明新興恩平等州縣連界黃三坑鐵場石人坑山寨坪等

巢盤據萬山之中巖谷險峻林箐叢密賊首盤永賢劉世正梁德業等皆首惡渠魁招集狼徒流毒無已嘉靖癸未及壬辰兩次大征官兵失利故久不征勦是年調廣西那地等州狼兵往潮州協勦倭寇同知呂天恩多方踪迹得其各賊所在及取有鄉導見在因言狼兵自高要入惟百餘里自德慶入亦不滿二百里啣枚疾走一夕可到出其不意賊可成擒軍門行嶺西道會同總督參將鍾坤秀分定所部為三哨令監統右哨都指揮蔡禎由瀧水江沙田登陸進勦山棗坪五巢中哨都指揮胡有谷由肇慶之南岸登陸進勦鐵場六巢左哨指揮張機由肇慶西岸登陸勦石人坑巢仍集起鄉夫打手民壯猺兵獞夫及行陽春瀧水高明等縣多集鄉夫於

賊行私路裝伏以防奔走分布周而督率三哨官兵剋期以
八月初三日抵巢開刀撲巢時賊壘石插箔據險迎敵官兵
攻破之擒斬七十七名夥賊奔集雲扶大山監柵自衛又督
兵并勢攻之斬獲賊首盤永賢劉世正等一百二十八名顆
裝伏兵夫其擒斬二百六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及奪回被擄
男婦數多奏凱而還

三十八年秋九月　詔於潭圃立廣寧縣　戶部覆議所奏將
四會縣分割十一圖於潭圃立爲縣治官員印信銓選鑄給
仍將守禦四會後千戶所官軍并肇慶衛中前二所屯軍移
駐龍水口依屯耕守立爲屯田千戶所免其差調鑄換印信
及移金谿巡檢司於扶溝口無非先事預防杜殘猺萌芽之

漸議勘相同必相度得宜詢謀已定地方有賴民心樂從者也所據縣名及設官鑄印領賞掌管行事奉　聖旨是縣名與改廣盜欽此改調茂名知縣韋弁知縣事知府徐綱方經嘗之

高州山峒接近廣西景泰二年廣西强賊越境流劫化州嘗奏嘗守　高州府知府楊仰譽奏照得景泰二年十二月日期不等節據化州并梁　巡檢司及茂名吳川二縣申該民里老李永中等告稱節被廣西强賊越境前來打劫州縣被羅銘信等鄉地名馮唐登教等村燒燬房屋殺擄人口即刻通報都指揮僉事孫旺指揮同知黑爽李福操守指揮僉事劉靖等速調官軍及委檢校蘇芳部領民土丁獞協同官軍勦捕

近今景泰三年正月十三日據檢校蘇芳呈稱與賊交鋒對敵殺獲賊級九顆餘賊散入大山去訖呈送功級通行梟掛賊路續據化州幷茂名等縣申景泰二年十一月日期不等節被廣西北流陸川等縣羅卞等里民賊汲河等猺賊糾引德州等府大藤峽炭山等處强賊各從北流等縣地方竹聽猺白米文黎扶來等山村越過梁家沙白梅竹山等營堡地方入境分宗流劫州縣鄉村累報各該守哨官軍不能設策截敵强徒徑勢凶暴猖獗殺人放火捉擄男婦有銀者贖脫無銀者擄回去訖見今駐屯原居山崗不散人民驚疑遠避久無復業等因到府除節次備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布按二司等處及仰州縣存恤被賊人民令其復業安居量免差

役外臣等切思廣西陸路接通本府地方俱有軍堡巡司截把又有哨捕官軍縱容强徒連年越過通合北流等縣交通民猺顯是前賊在於該管衙門扶同捏稱生理別故招通構集爲盜及本府原設梁家沙白梅竹山等堡俱奉議調神電并高州等衛所軍三百二百不等各有指揮千百戶等官卻等督備守把廣西賊行要路今卻往往縣避任賊越入境內照得被劫大并等村俱各附近自宜電白高州化州寧州神電等衛所各處又有委官指揮黑爽等官在彼守備俱屬都指揮僉事孫旺總督各官職專其事知府累報强賊不肯親自領兵止使承調官軍往捕遇敵無謀罷陣退走殺害軍民强賊得肆民遭荼毒存者驚散難以安生若不設法勦除固

守恐後搆集遂成大患貽累邊方城池殘害生靈實難保備
如蒙准奏乞　勑廣東西總兵鎮守撫按三司官計議合無
趁今强賊未散唯候秋晴多調精銳官軍剋期抵巢盡數勦
賊絶其根蘖兩廣交界原設營堡照舊存留仍請添撥官軍
守把今將原由具本專差典史曾祿親賫具奏時化州知州
鄧敏茂名縣丞廖清亦各有奏通政司具奏奉　聖旨兵部
知道

景泰三年按察副使項忠按部高州諜報賊攜男婦數百流劫
村落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攜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
民被掠者盡釋之成化元年九月流賊及峒獠寇高肇雷廉等
府都御史韓雍遣副將范信布政使張瑄合漢達三廣官軍勦

之
時高肇雷廉爲流賊所劫掠百里無人烟督府調湖廣茅岡土兵號鈎刀手與廣西田州四城土兵不律尤甚往往殺擄平人報功希重賞收匿被擄人口不發督府遣瑄偕信將之瑄痛加裁抑間諭以善言爽信雖生物亦皆愧伏其弊盡革賊衆狡黠東西出沒不常瑄隨同官軍往來奔走陽江新興獨鶴神電高州諸處不啻數千里率以三鼓行營晡時而上新興常居靜德等三村民鄧李保等作亂劫殺人凡二十年瑄與信欲乘此兵力勦除議者二三其說瑄言去惡不力是爲貽患後往潯州督運紀功丁亥四月回司九月復往梧州戊子二月回司轉左布政巳丑十一月滿九載未滿前數月巡撫巡按總兵鎮守合疏保留自是始專任司事又三年

始以遷秩去而賊終不能平服知府孔鏞始平之

成化三年廣西流賊殘破高州以連山知縣孔鏞爲試知府討平化州叛賊招諭峒獠相率來歸特陞按察司副使仍守其地賜璽書褒奬之士民立生祠祀鏞紀其功爲六事其一招茅岡賊　茅峒去高州城十里許四山環合中有隙地平衍可以藏兵昇平時有居民之廬舍焉當山缺處一逕逶迤通神電以西諸路成化二年春有賊首鄧公長者率衆萬餘來札山間公長於羣盜中最稱煩劇賊嘗跳梁新會陽江諸處墮城殺將其來也氣燄甚熾時公新到郡城中軍民不滿千百又皆喪敗之餘無可禦敵者上下惶惶無人色公從容無異平日又其測其所爲既而不謀諸寮友不告諸妻子呼四疲卒昇

肩輿直抵賊營前此守倅以境內多賊之故雖平時擁衆于百不敢出近郊忽報太守來賊衆大驚且喜迎之入營公坐定乃爲陳禍福傾營共聽公長時其長勝之威有驕蹇不服之意公知其不可爲乃巡歷營中遍訪賊倅之豪者而諭之人人感悟下泣以爲遇公之晚遂與約降護公出營既歸是夜漏下四鼓忽見賊營中火起火焰燭天光明照城軍民戒嚴武將擐甲嬰城公笑曰無庸可待旦開門納降止須費府庫財賞勞耳平明果釋甲納鎗刀求降者近萬人開門迎之公長大眾已散勢難孤立亦降系以詩云成化天開第二春鐙方猶未冶堯仁忽驚五馬宣威德十萬豺狼頃刻馴又詩云郡守賢勞何處尋忠誠開布賊傾心祇今茅崗山邊過已

有雞鳴桑柘陰

其二平梁定賊　梁定者化州降賊胡公威黨也復叛聚徒五百餘西向剽掠參將王英以大軍於雷州敗失所部將及麾下不勝計未幾賊復入化州西北界勢甚猖獗參政黃公檄公部領所招降白化會丁協同都指揮滕漢討賊屯兵倉禾嶺與賊相值賊憑高據險公與滕公計曰賊先得地勢且前一面以拒我其鋒不可當宜分其勢乃可取勝乃分爲兩翼而進賊亦分哨來敵公領會丁衝其中賊衆大敗時梁定先已走他所爲官軍所殺餘衆悉散系以詩云遺孽偷生已半年更將殘命送　皇天黃堂建策功無異白羽揮兵勝獨全又云假息遊魚自納生笑持銅虎發州兵提聲奏報倉禾嶺

奏凱歸來平定營

其三賊馮撓賊　馮撓者亦降賊黨也既而殺胡公威叛入廣西山中聚黨近千餘時出化州西北界爲寇此賊乃遁地復叛州人多爲之耳目公得報祕不發但召兵詭言備他盜至夜勒兵潛進星行四十里去賊營半里許止遣部下蒙浩率敢死二百潛行遠出賊後期炮響前後夾攻時漏下四鼓賊睡不覺蒙浩等於山後舉火前軍應之賊衆大驚失措棄妻子衣甲器械而遁俘擒無數幾獲馮撓而州人之爲耳目者脫之乃繫其妻子以歸系以詩云千山殺氣夜淒淒猛地唧枚馬不嘶驀地一聲山下炮賊投湯火命如雞又云奇兵勒進五更初醜類酣眠尚自如徒覺捧頭皆鼠竊那能回首顧

妻孥

其四攻游魚寨　游魚寨在北流山中土人避賊之處爲賊鄧辛酉所據時出侵擾高州屬邑公領何化會於隨同僉事陶公追之由信宜進抵其巢自兵興以來廣東軍民兵未有逾廣西界殺賊以故賊不虞全火在寨中忽聞官兵至彼皆劇賊又知死地人人必死戰官軍林立環視無敢犯砦門者時日過午稍延入夜則有衝突之患勝負未可知矣陶公急募先登陷陣及能焚營砦者重賞卒無一應高州會總林雄首應先登陶公卽卸身甲授之公亦自脫頭盔與之雄奮勇盡戰而前勢若崩山殲其渠魁七人雄亦身被數十鎗賊氣少斂三軍乘之遂克砦陽以　神機火於是營中起烟焰障天

廣雅書局栞

賊人皆焚死雄亦死於陣是捷也人以高州兵為首功都憲
韓公有親製祭林雄文今見第六奏系以詩云連營烈火焰
騰騰戰鼓如雷士氣增全勝歸來功賞遍我民誰念最先登
又云桓桓漢達萬官軍狼顧狐疑倚砦門獨有我兵先陷陣
官兵隨踵策奇勳

其五招馮撓賊　馮撓既失妻子之後為無賴賊遇人卽殺化
州西北一帶甚苦之失耕業者二年先總戎者以窮寇不與
較勝負以圖全勝而未得其機便被其欺者數焉公知其不
可卒滅乃存恤其妻子以招徠之成化四年夏撓復寇石城
公與分巡僉事陳公議持都憲韓公榜文躬親詣營撫諭賊
皆羅拜因詢其妻子無恙乃曰公恩德不可負遂降得衆五

百人系以詩云金印當年挂總戎書生談笑卻收功化城西北皆安枕民棄干戈只務農又云宣布台臣招撫誠頑凶解甲頓輸情勛勞次第無人識只羨軍門賞賚榮

其六卻侯六賊　侯大六者博白叛賊其宗最强盛成化四年冬擁衆千餘屯信宜界聲言來攻高州公率所部禦之時兵少見賊衆不敢進公呼部下議之會總符瓊云大六始叛即來高州意在輕我必不爲備宜因其始至而挫其鋒彼則氣脫不然相持日久使彼得以觀我之虛實爲患大矣公恐瓊恃勇輕進急趣後兵來瓊於是夜　戒所領百人嘯枚潛抵賊營時夜五鼓賊方酣眠瓊率百人突入營中就枕殺八十人被傷者甚衆賊衆驚潰符瓊亦爲亂兵所殺始有賊首十

人是夜殺死五人賊懲挪遂遁去系以詩云半夜曾提一旅
兵直探虎穴擣連營只今賊遁深山去鶴唳風聲也自驚又
云五更老醜睡知羊首頸刀前葉殞霜近向蠻中訪消息每
論兵勢說高涼　鏞錄以傳鏞累遷至工部侍郎
成化四年神電衛指揮馬貴奏遷電白縣治附衛城中　詔從
之自是猺賊出入之路官兵不能控制嘉靖十二年西山賊首
趙林花遂劫府庫大兵旣平巡按御史戴璟奏言舊電白縣北
已立爲堡宜復置高梁縣幷割神電縣一所以附之　詔議不
果行　高郡之地東西北三面遠屬猺山而獅子陂舊電白及
信宜中道丞口等處實爲要害自漢設高梁縣梁置電白郡
明初仍宋元之舊建電白縣以控制猺入出入之路彼時兵

威尚振以故馬斌唐文清等賊勢雖强終不敢長驅逕入府城者懼此縣之踰其後也孔鏞既去神電衞指揮馬貴奏將縣治遷附衞城中以寬目前之憂於是百姓謂官兵遠避我何敢居乃各逃竄自此山野不闢人民不聚至是趙林花直劫府庫如履無人之境矣東北一帶雖有獅子電白二堡而兵力單弱不能之返反大征西山諸賊雖已頗定而數十里人烟斷絕遺黎一二在途織草爲居而已信宜雖有驍勇守城而西通博白北及陽春萬山聯絡賊黨日蕃矧舊電白雖立爲堡地廣人稀猺賊出入如沸若非開强兵擁重鎮以遏之他日蝗蟲鼓翼斬關而入如趙林花者不能保其別無也巡按御史戴璟至郡策問諸生吳守貞等皆謂舊電白亟宜

添設縣治以控西山三路咽喉鎮以將府并擒信宜近境巢穴爲地方至要於是會守巡兵備等官僉謀皆協乃奏請宜分割茂名電白二縣地共八里增立縣治仍於神電衛四所官軍內割一所遷附以守之如漢高梁縣屬高州府管轄後不果行

廉州府自漢元鼎六年置合浦郡與交阯郡爲隣境建武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合浦蠻應之安帝元初以後合浦蠻反遂合交阯烏滸爲逆及交阯反又與合浦相讎殺晉武帝時合兵合浦以擊交阯自是兵集則民受擾害而諸峒亦多爲寇劉宋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合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

期南伐並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語在事紀

隋末南平獠西接南州有寗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嶺越太守陳亾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寗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眞部越兵攻兵和於交阯者也武德初以嶺越蠻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眞欽州都督寗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眞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譜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

州首領馮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羙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眞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等討擊瑄等走之明年道明爲州人所殺未幾長眞死子璩襲刺史馮瑄談殿阻兵相略羣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瑄等與溪尚首領皆降南方遂定德宗貞元十年黃峒首領黃少卿反陷欽州語在事紀德宗遣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中又有黃承慶黃少慶黃昌灌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韓愈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繼入爲祭酒上黃家賊事宜一以三事爲請　略謂見往來道路并請知嶺外事人所說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尚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

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都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
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
攻劫州縣侵暴平民或復私仇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
能爲事近者征討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
謀意在邀功行賞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倘皆非
虛賊已盡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百姓怨咎如出一口陽
旻行立相繼身亡人神共疾以致殃咎今所用嚴公素者亦
非撫馭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
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也一事者其以井邕容兩管爲一
道深合事宜其二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
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今所存者四分纔一若令於

當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軍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成攻則有利其三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若因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歡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宋太平興國中討交阯兵出廉州而欽廉二州迭爲所阻南渡以後頗爲寧靜淳熙元年交阯入貢由欽州路以歸迄元至正

十二年兩江峒賊黃聖許反寇欽州　欽州路總管府記賊攻略州城及靈川安遠二縣時羅貼浪等七峒人民亾散殆盡大兵征討則竄入深峒

明洪武中廣州衛指揮僉事楊景討賊至欽州討在事紀安南由廣東入貢卻之自是貢路由廣西憑祥縣永樂二十年伐交阯轉運欽廉二州糧餉宣德二年棄交阯布政使欽州澌凜峒黃金等以四峒民丁叛附安南　宋欽宗嘗羅貼如昔都七峒接連左右兩江溪峒并投交阯累宋元以來設立峒長專一管束峒丁保守疆界元世祖嘗因峒主黃世華殺賊有功始授以金牌印信充七峒長官職事子孫頂襲及至高祖洪武元年平章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統領取廣東雷廉等處大小衙門

俱送印信赴朱參政軍門投款給新印信彼時以七岡地方人民不多不復給與新印革去長官職事仍復只稱岡長以故岡長內懷觖望至宣德二年復封安南國黃金廣等以漸凜羅浮古森萬源等四岡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邀求官職黎氏封黃金廣爲經略使經略同知僉事等官世襲仍令把守本峒地方屬彼國萬寧州黃金廣死子黃進襲職進死子無害襲無害死子白銀襲奮略將軍經略僉事

正統五年九月巡按御史朱鑑奉　璽書率都布按三司至欽州揭榜招叛民黃金廣黃寬黃子姣黃建等不至乃還　時鑑因三司官至時羅都登灘凌山建黃旂揭榜招黃金廣等俱不至復命於　朝亦未有處分景泰四年思牙岡長黃應朝

等又以其事奏　聞行戶部未能議處

天順二年二月陞雷廉等處都督僉事歐信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鎮守廣東時巡撫兩廣右僉都御史葉盛極言信廉勇民獠率服故有是命尋坐與侍郎揭稽交惡罷之召還四年廣西流賊充斥高肇雷廉南韶間而瓊賊邵宣因採珠之擾乘機作亂督府分營軍次第討平之五年蠻賊流劫廉州府知府饒秉鑑禦之大敗其衆是府居兩廣交界之中軍民久受廣西流賊之害秉鑑因令所屬州縣人民編立火夫委官督領以待賊至是賊一千五百餘徒分投劫掠百勞大埇等村鑑督率所編前後斬獲七百餘級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以其事聞於　朝旌奬之成化三年流賊寇石康八年并石康八合浦十五年安南

廣雅書局栞

與老撾讎殺國王黎灝將兵七萬自在滿剌加邀擊殺其衆三萬有敗卒奔至欽州者十六年征勦八砦諸賊至宏治中猶出沒爲亂正德三年八寨賊首黃師苟稱寇僉事鄧棨討平之自天順三年負固奏勦後餘黨猶未平至是稍戢七年賊首廖公廣寇靈山合浦僉事李志剛誘而擒之八年秋安南入寇備委官軍禦之敗於潑水灣十一年冬安南賊復登岸劫掠廉州衛指揮范鎧率兵敗之嘉靖十六年安西莫登庸作亂黎太陽黃父命父羣三人來奔十九年登庸來降歸欽州四峒侵地二十一年月收復四峒民丁歸籍貼浪貼浪峒在貼浪都思耳村宋命長官司黃令鑑爲峒主元世祖時兩江峒賊黃聖許及孫黃世華討賊有功授以金牌印信明朝收印罷官仍爲峒長時羅

峒在時羅都宋黃令岳爲峒主今收印罷官仍爲崗長如昔崗
在如昔都思勒村宋時黃令德爲崗主仍收印罷官仍爲崗長
宣德中爲交阯所幷置金勒千戶所移住那蘇隘嘉靖二十一
年復歸欽州博是崗在如昔都了葛村宋時黃令欽爲崗主今
收印罷官仍爲崗長宣德中其孫黃建叛降安南授以經略使
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音率民復歸版籍澌凜崗在貼浪都澌
凜村宋黃令謝爲崗主今收印罷官仍爲崗長宣德中其孫黃
金廣叛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三年其孫黃伯仁率民復歸
版籍鑑山崗在如昔都羅浮村宋時黃令宣爲崗主今收印罷
官仍爲崗長宣德中其孫黃子嬌叛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
二十一年其孫黃資率民復歸版籍古森崗在貼浪都宋時黃

虞雅書局珠

令祚爲峒主今收印罷官仍爲峒長宣德中其孫黃寬叛降安南授以經略使嘉靖二十一年其孫黃福添率民復歸版籍時休峒在管界巡檢司地世傳有禤繩旺者從馬援征交阯有功賊平畱守邕欽二界然歷年既遠意亦如宋時時羅七峒耳永樂時羅峒長以事單其孫禤貴成始移世守時羅峒按欽州七峒叛附安南者四其一爲安南所侵今僅存貼浪時羅二峒而已然以中國故地沒入於夷者百二十餘年矣玆者莫登庸納款割四峒以還我　朝則文明之化敷冠裳復舊生民其大幸矣

雷州府乃五嶺極地秦漢以來夷越雜居三面距海或罹黎賊颶風之災惟北連高州峒獠時至頃復寧息宋始築城鎮以澄

海兵元設廉訪使以統海北海南六路三軍一州爲一道而宣慰司都元帥亦分道以治海南至元時同知元帥東安張温以兵草偃息乃令軍士浚渠築堤以備寇盜迨延祐中廣西猺賊寇掠都元帥賈閭相機制馭雷民賴之時有平河門軍校王成者以奮勇戰死軍民塑像祠之　成素驍勇號帽兒廣西猺賊侵境成常戴皮帽破賊衝擊當其鋒者必潰人或有戴其帽臨陣者賊亦驚駭挫銳至正壬辰猺賊侵境元帥張不兒罕孝温領兵出境邀擊而賊乃間道徑至城下攻擊燒犯西門甚爲猖獗城已危矣官軍還追追城十餘里前賊出敵成持刀先馳連斬數賊賊知爲成即時大潰城賴以安成恃勝卸甲不意餘賊藏伏發毒矢中成而死軍士塑其像立祠於黑

神堂之側後黑神堂廢其祠亦隨廢矣

至正末盜賊幷起海北海南宣慰司府僉都元帥張成山西方縣人發兵捕其酋賊徒皆潰　時賊若有稱掃地總兵者寇掠郡境屯於西山坡成夜伏兵四湖橋下比曉出與賊戰佯敗引賊渡橋伏兵齊發擒賊酋烏馬沙等三十名眾賊皆潰去後海寇麥復來寇城成修葺城池於東南城外樹立排柵選精銳守之民賴無恐然大勢垂亾一人不爲力矣

明朝洪武元年雷州衞指揮同知張秉彝湖廣石首人招徠撫諭歸附日蕃間有餘寇竊發復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四年收捕高州叛賊羅子然由是海北安集無事　間築城池建立衞所分列屯營刱砌濠橋皆秉彝功也八年升水軍衞指揮使

遮留載道其後指揮僉事采石楊豫右所鎮撫鳳陽陶鼎俱
備倭有功
成化元年博白猺賊胡公威流刼至雷文爐大柱山賊繼至于
戶王燧率軍日戰夜守以功陞指揮僉事賊聚日久城中疫作
死亾者十之七正德十一年賊刼遂溪縣并虜官民嘉靖三十
一年五月番賊海寇哨會瓊雷水陸阻塞官軍討平之
瓊州府自漢元封初爲朱厓郡初元二年棄之語在事紀馬援
南征交阯漢開郡縣吳晉因之隋開皇六年平王萬昌之亂唐
高宗乾封初爲山賊所陷德宗貞元五年節度使李復討平之
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其城憲宗元和初嶺南節
度使趙昌進瓊管州峒歸降圖益至是始復爲良民也十四年

廣雅書局栞

安南賊楊清攻陷都護府以清爲瓊州刺史曹師由爲瓊州刺史當在清之先其後張鵬平定賊寇始建治績宋慶歷中廣西賊區希範攻破瓊州轉運使杜杞討敗之因大兵擒賊徒六百餘人孥獲區希範醢之瓊州遂平紹興中瓊山民許益爲亂黎人王曰存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僉民王高叛臨高尉陳適徑造賊壘諭以禍福賊遂乞降嘉泰四年瓊州西溪峒逃軍作亂寇掠文昌縣瓊管遣兵討平之元至順二年九月丙子海南賊王周糾等率十九峒黎蠻一萬餘人作亂命調廣東福建兵隸湖廣行省左丞移剌四奴統率討捕之黎峒自是不靖至元三年萬安軍賊胡與期等聚眾三千作亂海南道宣慰司同知王英孚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射用

雙刀人號雙刀王按部至賊皆就擒至正十一年臨高土人吳寶國等搆亂焚掠沿海諸村鄉人討平十三年文昌土酋陳子瑚搆亂寇乾盌州縣皆爲所有子瑚死弟有慶踵其勢與逆黨僞萬戶袁元貴鎭撫潘塍經歷吳紹先千戶洪義等屯據瓊城二十四年萬州土酋符奴達陳俊甥等竊掠居民峒首王麗珠既平陳子瑚兄弟等又自備鞍馬兵器抵巢追勦奴達俊甥悉平二十六年三月五原都人張賢其弟德等倡舉義兵斬袁元貴等恢復郡城及萬州崗酋王麗珠率民兵平復萬州明朝洪武二年元南建州知州王官子廷金結萬州王賢保作亂攻萬州安定等處海南分各司統兵征討萬安崗首王麗珠定安莫眞成隨領義兵勦平之天順四年十一月邵瑄竊發據城瑄後

所千戶所邵偉男兒王襲故瑄欲借職掌印指揮石鑑不允瑄赴軍門報劾鑑又阻之且令竊盜戴手許清周鄺拱攀瑄積恨乘本衛官軍外調李翊領軍鎮化州石政領軍欲往石城周元領軍採石城池空虛同毛等夜半越城謀殺鑑不獲殺其子奪衛印遂據郡城稱僞號封黨羽州縣皆震動馳報守備高廉都指揮安福統指揮李翊等往討閏十一月初二日戰於大西門賊衆走散隨追往鋪前賓宰驛至水泡黎峒剿平之十二月班師遣千戶張政解首級獻俘

按吾廣十郡惟雷瓊距海餘皆多山猺獞峒獠叢焉陽春之西山德慶之下城羅旁緣水尤其要害也連灘巡司介以三營西營連灘營石狗營北按四部疊村埠小力埠大力埠羅

宥埠然賊視之如無人焉西山賊前數年劫高州破城而入有司素無防守之備遂至於此後雖剿平而賊巢險賾若調肇慶廣州達官達舍人處其中或令廣西目兵報效者居之或立屯田屯兵以鎮之名則招復業新民編爲保約聯爲鄉落亦無不可者四策審擇其一焉則賊之生聚豈能復其舊哉羅定緣水肆害將百年矣遣誅爲寇可緩討乎誠使蒼梧軍門練兵以振上流之勢然後調兵分駐鬱林欽廉信宜陽春各一二千人以遏其走路乃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兵從瀧水入又號召鄉夫使自備斧斤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木皆聽斬伐旬日間可反掌平也矧高要南岸至高涼列營十數　羅奇巡司左有白泥經營白馬堡前有大石嶺營又

前左有洚水營又南有步雲營近東山西山則有龍角營雲
清營至東營則水容縣之界也與西營相望以扼恩賀之稍
東則新興龍滑等二十四山西則蒼梧岑溪諸猺有可招也
使之從征夷自攻夷殘黨可盡殲矣茂名石城連接鬱林欽
廉上通廣西等州山賊亦時出劫參將駐於新興者與蒼梧
把總訓練兵快相爲犄角防守要害相時鷹勦或擣其巢穴
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亦其大略也韶州六縣
雖時有寇竊不爲大害惟嚴察巡捕官贓濫不法者亟黜去
之易以智勇之吏俾督捕時加防禦而已廣州屬縣若連山
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郴州諸盜又多江右商賈放債害人
激使從亂此當以計銷之不許久寓若清遠扶羅二山殘寇

乃廣肇參將之賊宜與兵備道協力殄蕩行馮拯括閒丁之法以漸役屬歸於廣盜毋令奸民投入致生禍變其連從犯番禺增城龍門巢穴者近多勦平亦宜備其出沒隨宜翦之東莞順德沿海之民肆行劫掠者多混編農守巡加意防禦良有司時常誘諭保伍鄉約可弗舉行乎新興新會之連恩平陽江瀧水者多立防堡法亦如之化以詩書當漸爲樂土矣順德香山防海民兵不宜數易有司截其工食利其拜見則流寇可勝言哉此守巡所宜察也近來打手總甲羅世舉既叛復招還足爲殷鑒惠潮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埔之盜多通汀漳凡鄉夫禦海寇有功者使之互引勇士立爲寨堡各建社學統以鄉約教以禮義而又訓練斥堠以備山

海之虞工食以時給之近日傅羅令舒恩倏爲山賊所戕然則養兵由食可無信歟大抵寇由海入者扼港以制之而又設法斷其樵汲則入寇無路矣惟山賊荒忽往來多有奸民與之內交潛入邑治則器械衣服米肉酒食應時而備故巡按御史戴璟議欲擇招主　舊時江陽江春等縣俱有撫猺主簿巡檢俱用土人今陽春縣有招主伍經綸長樂縣有撫猺巡檢陳廷爵俱有功但此輩固不可全托心膂要在控馭有方故平時則用之以撫猺勦捕則用之爲嚮導譬之大黃之荄不可常服若欲通利亦非此不可也議者以既載通山魚鹽莫入今雖寧靜難保終不爲患一經調勦動費鉅萬莫若責令招主每月定貢魚鹽若干又許伊將漆蜜出山貿

易仍諭招主以身家禍福免致挑弄作孽此兪事李香會以
魚鹽之賞得靖二三年司兵備者其審裁可否行之
禁通猺訪得各處有等奸徒不務本等營生專務收買魚鹽
指以通山爲名往來猺山交結接濟收買楠漆黃蠟皮張等
物甚至私買違禁軍器盔甲入山貨賣或誘引猺人越出藏
伏各處河埠窺伺客商船隻到來撐駕桐槽船隻攔江勾劫
財物殺傷人命或探聽人財富庶則又與之作眼卻坐地分
贓啟釁招尤無所紀極巳將德慶等州縣通山賊腳龔貴張
馬兒等問擊外但此弊在在有之通令禁革今後軍民人等
不許指以通山爲名私藏軍器違禁等物交結猺人私通接
濟引惹釁端爲患地方如違許諸人首先擒拿從重問擬典

刑　其言果可採也嗟乎民無信不立若博羅令者可勇墾哉

論曰書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雖唐虞能勿儆哉然命皐陶惟明刑以流宅咨十有二牧惟首言食哉惟時信之所孚翕然率服而民自不犯内治固而外患銷矣此所以爲帝世也今之粤寇不在海則在山兵食以信不能戰守而良畝代之就僇方肆其制奚彼異哉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北邊聲息越在沙漠猶可禦也南蠻荒忽寇在門庭不可馭也來則應敵無策去則掣兵無律兵亦終於寇而已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夫山深海鉅出沒往來胡可測也被束縛而索贖者往往因窮流徙爲隸比及里耆言死核實既就獄矣終

以無賴伏而甘言詭脫豈可勝道哉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之誣指逮狂者多矣審讞莫辨死且弗恤而奸宄通山談笑取富未嘗犯於有司也是以嶺表寇賊日滋詩曰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殞之然其機宜亦難圖哉撫察旬宣之臣淑問如皐陶而時諮察焉漸括峒丁而時使薄斂以嘉惠之佩犢之民將日見其歸耕也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三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崑山顧炎武撰

古昔伊尹正南方獻令有所謂里焉里者蠻之別落後漢時謂之俚人南裔異物志謂俚在廣州之南俗呼俚爲黎義取山嶺則生黎自古居瓊崖之中者是也質性朴悍善弓矢據險好殺然而愼許可重契約麤鹿豕趨棧居蓬處其猶有太古涪龐之遺質乎但錯處郡邑恃出入以虔劉我民人熟黎從而齮焉其孳滋甚固有鳴劍抵掌而欲殄滅之無遺育者矣君子曰王者一視同心然則黎亦我中國髮膚者昔人有合胡越爲兄弟者由余子臧是也況吾廣爲仁邦而欲傾無量之費役無幸之兵以快豺狼之憤可乎孟子曰至誠未有

不動者又曰仁者無敵吾取以爲法焉是故勞之來之柔之誨之懽惠彌深覩德彌厚縱有野性難馴而畏威者讀慕德者至矣其或不悛然後整旅殲魁拔本通道就其中建爲師府以時撫綏焉則仁明義立文不匱而武不弛雖羅施鬼國之爲黃州亦可引翼也是在擇於二者而已矣雜蠻類附其後

俚戶

漢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師古曰著時從頭而貫之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有

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山多麈麝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麝似鹿而小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漢地理志

珠崖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吳猛綜傳

黎峒唐故壙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舊名俚婺黎人居焉內爲生黎外爲熟黎

范成大虞衡志曰黎海南四郡隩土蠻也隩直雷州出徐聞渡半日至隩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其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廓時或見翠光浮半空下猶洪濛也山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已阻且深生黎之巢外人不復有辨黎母之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扳但覺水泉秀美絕異爾蠻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

賦役者名熟黎方輿志生黎各有峒性嗇頑無知不識姓名
貝布爲衣兩幅前後爲裙長闊不過一尺掩不至膝兩腿俱
露惟髻堆額前鳥言獸面結茅爲屋如覆盆狀上居人下居
畜射獵爲常事男文臂腿女文面目用貝錦紡線以色緣綱
成若錦縫成圍套從頭穿下至與結住爲裙名曰黎桶足迹
不履民地而自相雜處居民入其地仗熟黎以鹽魚貿易唯
儋崖乃有之在瓊則少熟黎相傳其先本南思藤棺高化人
多王符二姓言語皆近彼處鄉音因從征留居長子孫焉峒
各有主父沒子繼夫亡婦代性習凶橫仇殺無親若制服得
宜則不爲變否則聚兵爲變其男子著短衫花幔纏頭圍腰
戴藤六角帽或兩耳垂環懸雙帶如刀狀垂裙兩幅婦人戴

花箬蓑文領露胸老幼坐無尊卑病則椎牛祀鬼喪葬則斬
牛待客春則鞦韆會鄰峒男女裝束來遊攜手並肩互歌相
荅名曰作劇有乘時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婚姻不避同
姓
各以所遜分隸瓊儋萬崖四郡皆椎髻跣足弓刀木常去手豪
富兼幷役屬貧弱時出與郡人互市
虞衡志常插銀銅錫釵腰繚花布執長靶刀長鞘多以竹爲
弦荷長鎗跣步不捨去熟黎多漢識變服入州縣墟市日晚
鳴角結隊以歸
夷人繡面器總緝績木皮木布陶土爲釜器用瓠瓢人飲后汁
又有榴酒以安石榴花著瓮中卽成酒

婦人高髻叙上皆銅環耳墜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數重製四圍合縫以足穿而繫之羣浴於川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漸升其裙至頂以身串入水浴已則裙復自頂而下身亦出水繡面乃其吉禮女年將及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涅爲極細蟲蛾花卉而以淡粟紋編其餘地謂之繡面女婢獲則否女工紡織得中國絲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謂黎錦黎單及鞍搭之類精粗有差　海槎餘錄黎俗男女周歲卽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爲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足頭戴漆帽肩簪尺許雉毛兩莖披肩頷間可耻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墜蓋口大銀圈十數爲富侈此所以爲彫題離耳之國云寰宇記有嚴皮

檳花酒

居有闌房定婚折箭卜筮以印藏物以殷

虞衡志居處架木兩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爲定聚會亦椎鼓歌舞親死不哭不粥飲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舁櫬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即爲吉地

海槎餘錄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拾木各數闢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其下則虛焉登涉必用梯其俗呼曰闌房遇晚村中幼男女盡駐其上聽其自相諧偶若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自婺嶺以北有一種遷黎習俗又與黎大異居常以椰瓢蔽體更嫻習弓矢父母年過五十烹食之尤人不忍聞者若壽常黎俗藏

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不於其家必擇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周以樹略加繚繞迴護輩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少混開有盜之者每犯輒獲法曰跙痕即足迹也其初不信因彼自服而後然之

善射好鬬性喜報仇

虞衡志客來未相識主人先於隙中窺之客嚴然矜莊始遣奴布席於地客即坐又移時主人乃出對坐不交一談少爲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即喜繼設酒中遂相親否則遣客不復與交會飲未常捨刀三杯後各請弛備雖解器械猶置身旁也一語不相能輒起相戕性喜仇殺謂之捉拘所親爲人所殺後見仇家人及其洞中種類皆擒取以荔

枝木械之要牛酒銀瓶乃釋謂之贖命　海槎餘錄黎人善
射好鬬積世之仇必報每會衆親朋各席地而坐飲酣顧梁
上弓矢遂奮報仇之志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
次鬬敗之耻則刻箭幾次射於梁上以記之故云飲醉鼓衆
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輒二三夜自云本係狗種欲使祖
先知而庇之也以次則宰羊羔肉俵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
接受尅日起兵仇家聞之亦如此法募兵應敵臨陣遇府縣
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
女爭出嘗認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仇則結於男子面上
若及婦女則其父母家更深仇怨矣其勝敗追奔亦各有程
度不少踰之數中罹鋒鏑死者密瘞之父母妻子諱不悲泣

恐敵人知其不武也

借貸責償人不敢欺貿易射獵以制為喜

虔衡志土產沈水蓬萊清香滿山悉檳榔椰子木亦產小馬翠羽黃蠟之屬與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紿商人有信則相與如至親借貸所有不吝歲望其一來不來則數數念之或負約不至自一錢以上雖數十年後其同郡人擒之以為質柳其項鬬以橫木俟前負者來償乃釋負者或遠或死無辜被繫累數歲且至死乃已復俟其同郡人來亦如繫之被繫家人往負償之家痛訴責償或鄉黨率斂為償始解凡負一緡次年倍責兩緡倍至十年乃止本負一緡十年為千緡以故人不敢負其一錢客或誤殺其一雞則鳴鼓告

衆責償曰某客殺我一雞當償一鬬一鬬者雌雄各一也一雄爲錢三十一雌五十一鬬每生十子五爲雄五爲雌一歲四產十雞幷種嘗爲六鬬六鬬當生六十雞以此倍計展轉十年乃已誤殺其一雞雖富商亦償不足答其家無敢損動其一毫閩商徇風水蕩去其資多入黎地耕種不歸官吏及省民經由村峒必舍其家恃以安　海槎餘錄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貨物四境婦女担負接踵於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家畜女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好婦異待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峒首會遣一二人赴官

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留壯兵一二十輩守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得入入者謂之犯禁用大木枷頸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愚也獺時土舍尙首爲主聚會千餘兵攜網百數畨帶犬幾百隻遇一高大山顚隨遣人周遭伐木開道遇野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密置弓箭熟嫺之人與犬其守之擺列既成人犬齊奮叫鬧山谷應聲獸驚怖向深岑藏伏候其定時持鐵砲一嶺有犬幾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著網中箭肉則歸於衆皮則歸於土官上者爲麖皮次者爲鹿皮再次爲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又豹則間得之也

熟黎之地始自州縣大抵四郡各占島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

得亦無路通朱崖在鵭南陲既不可取徑則復桴海循鵭而南所謂再涉鯨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湖廣福建之奸民亡命雜焉侵軼省界常爲四郡患云文獻通攷下同

珠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德宗朝嶺南節度使杜佑討平之

咸通五年命辛傅李趙四將部兵擒黎峒蔣璘省於瓊山南境今定安西南鎮峒中置忠州

宋李崇知太平興國中爲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時黎賊擾洞崇矩悉抵洞穴撫慰以己財遺酋長衆皆懷附

至和中黎人符護者邊吏常獲其奴婢十人還之護亦常犯邊

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道病死詔軍士至者貸罪
政和中筦帥郭曖乞置澄邁西峰寨臨高定南寨以隘阻黎人
由是道路無梗
乾道二年從廣西經略轉運使議詔海南諸郡守倅慰撫黎人
示以朝廷恩信俾歸我省地與之更始其在乾道元年以前稅
賦之逋負者盡赦免之能來歸者復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
人及收復省地者視功大小爲賞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罰
史蠻夷傳○文獻通攷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欲下
瓊管及三軍守倅措置說諭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
自新退復省地能說諭收復者量功立賞任內有侵犯省地
或逃失省民亦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誘

復鄉籍其逋稅詔從之

六年黎人王用休爲亂權萬安軍事向主管本路巡檢孫滋等招降之

九年八月樂會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爲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

文獻通攷云六年樂會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瓊管安撫請於朝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等招降復砦有功借補官資彈壓邊面議兵統制黃文廣屢戰有功並欲推賞以澄邁縣巡檢權移駐紮樂會縣控制黎人其省民久陷歸業蠲賦已責從之

淳熙元年詔承節郎王日存等許子孫承襲以瓊州言其祖父

居蔭元係入貢又自宣和以來能撫諭諸黎彈壓有勞也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旁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歸化仲期與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管司受之例應詣顯應廟所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鈔掠犒使遣歸瓊守圖其形狀衣製上經略使

八年六月瓊管司言承襲宜人二十六崗統領王氏稱其祖本化外州皇祐熙盛中歸順彈壓三十六崗捍禦隘口正係瓊管咽喉之地三世受朝廷誥命至母黃氏承襲彈壓邊界崇寧紹興中又諭說黎人化外各安生業莫肯從亂乾道七年受誥封宜人今年老無男止一女欲依例承襲詔王氏襲其後又以王氏之姪黃閒補官守砦彈壓黎峒嘉定九年詔復封宜人王氏

吳氏承襲

慶衡志王二娘者瓊州熟黎之酋有夫而名不聞家饒財善用眾能制服羣黎朝廷封宜人瓊管有號令必下王宜人無不怡然二娘死女能繼之其餘三郡崗名小壘實不及江浙開一村落縣邑或爲黎人據其廳事治所遣人就謝始得還前後邊吏惴不敢言

九年管師韓璧出入阡陌勞來不倦期年咸化黎人咸慕願供田稅

十二年正月樂會縣白沙洞黎人王邦佐等率賊眾五百爲寇殺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眾俘獲林智福等瓊司上其功

淸熙末崖守周〇遣孰黎人諭　撫得五十餘峒每遇寅酉日出城市貿易

慶元初通判劉漢修宴都學講明要道激勸生徒捌建社學延師訓導捐帑廩給黎獠獷悍亦知遣子就學衣裳其介鱗踵至者十餘人

端平初劉椿知萬安軍買扶諸洞黎以椿紹定中會平黎寇間風相率至瓊納款願隨土貢獻

咸淳三年二兒盜陳公發陳明甫竊據崖州臨川鎭潮惠廣欽廉雷化歲被劫掠瓊黎乘亂出尚爲盜六年犯邊迫近城堞憲司薦欽州守馬成旺征之成旺偕子撫機來閒關數十載恢詔省地八年秋詔以成旺顓筦寄乃命撫機諸將戍邊諜黎情僞

截其出沒諸崗惕息不敢肆

元設黎兵萬戶府統十三翼兼管民兵黎崗萬千百戶俱以土人爲之致黎亂終元之世

至元十六年朱國寶爲海南四州宣慰使更弊政訓兵息民黎人降者三千戶蠻崗降者三十所十八年招降居亥番亶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崗

二十八年本路安撫使陳仲達詣闕陳平黎策五月戊戌授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命同廉希恕等將蒙古漢軍順化軍七千 史誤作二千 二百人

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五月戊戌以黎知政事廉希恕爲湖廣等處行省右丞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瓊州安撫

使陳仲達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伯顏于思別十八里副元帥王信並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司事副元帥並佩虎符將二千二百人以征黎蠻僚屬皆從仲達辟置

十月丁丑渡海益民兵一萬四千收諸黎所未附兵將集而卒十一月壬子行湖廣行省平章闊里吉思以分省督師至命仲達子謙亨領萬戶統諸兵副元帥王信伯顏于思萬戶教化孫韓旺楊顯祖副使林應瑞副萬戶秦彪千戶蔡有閻鎮撫高祐廣西宣慰楊廷璧分兵統剿自本月庚午發師至又明年癸巳七月辛酉被　召還朝乃以餘賊付都元帥朱貴統兵深入人迹不到之處黎巢盡空明年甲午春刻石五指黎婺而還是役

凡三歷年剿平各州縣清水等崗符十九符察陳萃梁六積王郎王嗣陳子淵黎福平等渠魁降附者不可勝數得崗六百戶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戶口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從省募烏古孫澤議立寨學訓諭諸崗奏置屯田府立安定會同二縣萬全一寨

唐貴論曰是役也自開郡以來所未有然計兵僅二萬一千二百人計時雖二十六月然實用兵纔十三閱月專擣蠻醜已無遺穴人言瓊黎黨渙易制信然使繼制之以良材則瓊今日尚有黎乎奈何以統制付之鴞毒土人僅數年開餘黨王文河王應加復起釀成至順之禍先沿亂以俟元亡痛哉史世祖紀載命廉希恕刖十八里符兵同征而舊志及碑文

皆不及豈非以他故不果來將陳仲達在道之請而速督之以閭里吉思歟

大順初瓊山黎多招引亡命爲鄉導時行出劫主簿譚汝楫請於大府歛鄉民得五千人討之軍次居野崗有賊二千突出欲戰以方樹柵令士卒皆解鞍縱馬卧賊疑不敢進乃引去遣兵五百乘之賊伏發遮其後復遣千人救之弗能前乃自以兵擊走賊拔出其中射中其酋腹賊遂退復征近地兵萬五千人賊有九崗而居野居中爲最大周回百二十里草木蒙密不可入汝楫先令萬人除道周其山幕復以萬二千人啣枚圍之夜樹柵三重爲壁壁外布竹針以防奔突內五步編竹爲屛伏卒以辟流矢明日出萬人豬其山布陳以待漸移柵近之十日圍逼

居野止三十里八洞之蠻盡入據之復益柵數十重以守賊窮蹙不知爲計乃縱兵夷之得其首六十一人以歸

天厤二年海島生黎叛服不常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案撫威望素著夷人帖服生黎王高等二十餘洞皆願輸貢

至順元年黎獠既陷官軍王三福等復寇乾盆界總兵都鎮撫譚汝楫沿江自南建至番誕渡置堠障與司帥及萬戶劉琪分守之明年賊數萬寇石山新村梁陳渡汝楫與子康力戰康遇害三年賊寇乾盆西山界都元帥闊闊軍水尾失利汝楫與別將拜住擊賊之後賊衆汝楫復敗闊闊不援遂敗澄邁王六具亦臨高寇逼南盆界軍判羅伯龍結村授兵禦賊敗　明年春六具遣其徒王吾數千人掠北闕伯龍義兵誅之乘勝追逐死

傷者不可勝紀夏官福賊五萬復由東入寇汝楫渡江出救守將阿蘭護世之圍大敗賊斬首四十一級獲軍器輜重不可勝紀

元統元年南寇軍達魯花赤時穆實招降江花落基諸峒守符富等一百九十名向化

是年秋七月詔行參知政事完澤會諸道兵進討瓊黎初至順元年黎賊王馬同反陷會同樂會萬州文昌王六具寇臨高澄邁王福觀據定安東西諸黎皆應僅存瓊州民王用九亦帥十九崗作亂二年秋七月乃命湖廣行省右丞劉百剌領江西湖廣二省兵九月復調廣東福建兵共討之以百剌武功未集而卒至是始命澤督諸道兵及廣西獞兵討之譚汝楫請先死戰

以絶其根株澤因下受賊金以開竟納降而歸

二年十月湖廣行省咨海南僻在極邊南接占城西隣交阯環海四千餘里中盤百峒黎獠雜居宜立萬戶府以鎮之中書省奏准依廣西屯田萬戶府例置黎兵萬戶府

明朝洪武元年大將南征師駐廣東遣使開諭海南諸部南寧軍士酋陳薦官等望風降附先元至元十八年土豪吉天章逼昌化縣黃牛山奪其印自尹其縣二十二年薦官稱元帥始追出縣印令其下曾洪山據之至是乃降

二年永嘉侯朱亮祖師擣雷州威聲所至民夷首目絡繹奔走聽諭惟樂會小踢峒酋長王官泰頓兵不散亮祖統指揮耿天璧等將大軍抵其地敗走其衆招諭諸賊迎降自歸附後各峒

熟黎屢效順出官附籍認供程稅惟深峝生黎倚恃險阻未歸繼而萬州卑紐黎了等峝熟黎王賢保王賢俊王琪王觀保王觀祿等復梗化儋之大村峩低七方新埸等峝黎首符均滕符鳳符方鈔等崖之抱懷多簡干家等村羅豈羅跑等瓊山之符進福王觀磨文昌之王伯琪澄邁之王四官王鶴平臨高之番緩居芋等村符陳符九等黎賊又復不時竊發廣東都司及海南衛官旂節次領官收捕之

洪武初盡革元人之弊土酋主郡者元帥陳乾富以降免罪徙爲廣西平樂通判州縣各另除官不用土人兵屯子孫盡革爲民以管峝黎

六年指揮張仁收平儋州黎寇初洪武二年已酉諸黎歸附之

後文昌抵萬州黎崗常梗化累征討不服至是儋州亦陷仁始領軍削平大村七方等崗

又方輿志洪武初指揮張信收捕儋之黎首符扶那欽及平戎抵落梅新洋等崗

十年會同等縣及感恩抱來等崗十七年崖州多簡等村二十五年會同麻白等處僞千戶蔡斌古州鎮等黎迭亂官軍隨即討平二十七年澄邁多簡等村儋州新洋等崗復亂指揮牛銘曹源等討平之

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充螺樵木文昌白延等處黎亂廣東都指揮花茂同本衞指揮后堅牛銘千戶崇實等討平之

二十九年昌化浮鵝崗黎賊符公魂等亂指揮后堅率儋州千

戶徐眞統軍討平之時萬州鵝鴨嘴王得隆亦寇亂隨收捕之

庚辰三月壬辰三東公差大理寺丞彭與民等奏言瓊州府所屬周圍俱大海內包黎峒黎少民多其熟黎雖是順化上納秋糧各項差役俱係民當其生黎時常出沒劫掠連年出鎮征剿爲害不息今詢訪各處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役徵納秋糧有司俱憑峒首催辦官軍征捕亦憑峒首指引今所屬各有防黎及備倭巡檢司如將各處峒首選其素能撫服黎人者授以巡檢司職事其弓兵就於黎人內僉點應當令其鎮撫熟黎當差招撫生黎向化如此則黎民帖服軍民安息矣詔如所請明年五月十一月瓊州府瀍遠縣藤縣巡檢司添設副巡檢黃旗通遠巡檢司添設副巡檢黎讓十月十一日萬瀍縣蓮塘

巡檢司添設副巡檢王錢陵水縣苗山巡檢司添設副巡檢符森其後永樂中雖復洪武官制獨兩廣及荆南土人爲副巡檢者仍權留云

永樂二年冬十月太學生崖州人潘隆本建言招黎請行十二月授隆本以知縣職各賫勑招撫瓊州撫黎崗生黎

三年春三月隆本引本土人邢萬勝等赴京復同領勑招撫勑諭黎崗民人朕奉　天明命嗣守　太祖皇帝四夷萬國悉來朝貢尚念爾等以蕞爾之地遠處海南州郡之中仰慕聲教益亦有年第因有司不能招撫無由自達今特遣知縣潘隆本土人邢萬勝陳允符添成蒲幹符添慶黃歪頭賫勑往諭爾等體朕廣愛之心共相義讓數人同使臣來朝朕面頒

給賞賜俾回田里以安丽眾使丽子子孫孫共享太平之福

故諭

夏四月辛亥廣東都司奏瓊州府屬縣七方等八峒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宥等十八村一千餘戶俱已向化惟羅活諸峒生黎尚未歸附　上命禮部已歸附者令有司善撫綏未歸附者仍遣人招諭禮部奏遣梧州府通判劉銘賫勑往諭之秋七月巡案廣東監察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九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間有逃入黎峒甚至誘引黎人侵擾居民今　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很招諭之人非其同類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宣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

舊常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追還使命仍召賢袛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尚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尚首則量其所招民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四年三月瓊州屬縣生峒黎首羅顯許志廣陳忠等二十人來朝初以生黎多未向化遣通判劉銘賫勑招撫至是向化者萬餘戶顯等從銘來朝且乞銘撫其眾　上從之授銘瓊州府知府專職撫黎仍授顯等知縣縣丞巡檢等官賜銘冠帶鈔幣遣還自是諸黎感悅相繼來歸仍勑陳忠等歸諭村峒人民免其供應差發　勑諭瓊山縣南岐村首黎陳忠等俾每都是好百

姓比先只爲軍衞有司官吏不才苦差怎上頭俺每害怕了不肯出來如今聽得朝廷差人來招諭便都一心向化出來朝見都賞賜了回去今後俺村尚人民都不要支應差發從後安心樂業享太平的福但是軍衞有司官吏軍民人等非法生事擾害怎的便將著遮剌諭直到京城來說我將大法處治他故諭

夏四月戊子瓊山臨高諸縣生黎峒首王罰鍾異王琳等來朝命罰等爲主簿巡檢賜冠帶鈔幣

六年春二月瓊州府撫黎知府劉銘率生黎峒首王賢祐王惠王存禮等來朝貢馬命賢祐爲儋州同知惠存禮爲萬寧縣主簿賜冠帶幣鈔俾專撫黎人　先是封川歐可城以吏員選授

縣丞隨梧州通判劉銘差委撫黎尋升爲知府可城爲推官銘卒以刑部郎中黃重代之

七年秋八月庚寅萬州萬盜縣土官主簿王惠等率其峒首來朝　招諭生黎四百二十四戶賜鈔幣

十一年春正月庚子瓊山縣言東洋都民周孔珠招諭包黎等村黎人王觀巧等二百三十餘戶願附籍爲民從之秋七月甲申黎首王聚符喜等來朝　臨高縣民黃茂奉命招諭黎峒郎呆等二十四峒生黎至是率黎首王聚符喜等來朝貢馬黎人來歸者計戶四百有奇蓋自初至今招撫諸黎來歸者千六百七十處戶三萬有奇

十三年二月瓊州府生黎峒首羅廣書等來朝　籍其屬歸附

廣雅書局栞

凡三百二十戶七百五十九口賜賚錢幣有差

十四年夏六月乙亥儋州土官同知王賢帥率生黎酋首王撒黎佛金等來朝貢馬賜幣錢遣還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黎人遠處海南素不沾王化今慕義來朝而朝貢頻繁殆將困乏非常撫之意自今生黎土官酋首三年一朝著爲令

十五年秋八月乙未感恩縣土官知縣樓吉福等率生黎酋首來朝貢馬及方物賜之鈔幣

十九年春正月瓊達縣土官縣丞邢京帥生黎酋首羅林等來朝貢方物賜鈔及文綺有差

二十一年春瓊州府土官縣丞符添慶率諸酋黎首來朝貢方物賜幣帛有差　唐書論曰撫黎土官其百餘年之禍根乎永

樂初勑諭不給於招者而給於所招之黎職名之加則威以專一撫綏不得與州縣事此皆防微杜漸之深意及來歸後果詔奪其勑以威已列于衙座以敵縣皆踰　制命矣此程鎣奏革所以爲便也然土官雖革而土舍隨後養成惡逆犯法數多不可以不裁抑明矣然唐之首領宋之崗首統領皆以黎人主黎故其侵郡也乘其衰而後發今之土官則以郡之好人爲之故其掠郡也皆在盛時而不憚土舍縱肆於已革土官之後張威如其祖考苟爲不問終於天討則宗祀且不能保況餉口之小利乎此兵憲之責也

洪熙元年定安黎賊王觀苟等攻燒燬縣治都指揮程永率指揮黃瑀等督軍討平之繼移兵征樂會等縣土酋王莫等

寇隨平

宣德四年以尚黎侵邊不利革去撫黎流官

正統五年瓊州府知府程瑩奏革撫黎土官黎人自是總歸於府民黎稱便

十年知府程瑩指揮陳英諭撫崖州黎首扶危向化招回逃民羅討等四十八名

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叛都指揮王遂討平之初那南等與土舍王賊搆亂二年春都御史韓雍以平大藤峽蠻賊俱剝皮抽腸凌遲處死曉諭令改過自新各安生業俱免其死挂榜通衢恬不爲意後賊欲侵那南等地遂出同伊弟弼居住諸黎蓄恨乘賊往臨高祭掃逃回刻箭截殺賊敗走於地名河洛

鋪駐紮郁南因散擄劫自號南王十一月都指揮王瑽統軍征剿賊憑險阻屢敗我軍相持月餘後乘兩夜夾擊十二月乙亥始破上下多邦山口砦郁南敗走明年正月丁酉追至落貨崗平之因　餘黨姜花等崗符英等三月壬午擒之戊申班師

八年署都指揮王瑽委指揮李泰督萬州樂會統軍招撫鵝鴿啼太平等六十七村峒生黎巴旺巴鳥等五百八十七名向化

十一年儋州落窖崗黎符郁作亂兵備副使涂棐都指揮李祐統漢達官軍及黎兵機快進討軍法嚴整　土舍趙瀧領兵來遲斬於軍門風聞王道乾漏機亦推出將斬賴州衛爲辦抹而釋

十二月壬戌攻破巢穴明年二月平之

十二年副使涂葉都指揮李祐招撫千家村古鎮州黎賊符那王等向化

二十二年瓊州府通判邱瑞同指揮李泰招撫加陵等村黎那元等一百四十四村向化

宏治三年陵水縣黎亭等峒黎陳邦洋等作亂冬十月兵備副使陳英參將姚英統漢達官軍進討甲辰抵加棺山十一月丙辰至大播山與賊對敵平之己亥班師

十五年冬十二月癸亥儋賊符南蛇平南蛇者七方峒黎也先成化初土舍王符欲幷七方致符那南之亂官軍平後其賊符那月者率南蛇父族定欽等謂黎皆告出州供徭役吞幷諸裔惡其異已且懼所部或效之十四年七月丁未以官役頻繁事

唆南蛇等讎殺那月不獲賊因劫殺作耗刻箭傳遞諸州縣黎峒聞風響應閏七月丙申擁衆萬餘圍儋指揮周逵嬰城固守八月丙辰圍昌化千戶王韶大開門受敵敗懼不敢攻鄉落逃難者得入依附九月丙戌分兵攻臨高指揮張翊孤守危甚丁亥都指揮湛鉞聞急赴援賊大敗而退諸黨喪氣未幾賊復肆出十二月庚子省軍抵儋州都指揮何清駐紮於州之保吉孤營無備甲辰爲賊所劫兵不得列戰參議劉信遇害死者不可勝計自是賊威益熾郡城爲之驚動至是伏羌伯毛銳以兩廣總兵統漢達官軍狼土兵十萬至儋甲子嚴令誓師參將馬澄等用命分軍進擊破其中堅丙寅南蛇獨擁精銳出敵指揮周逵奮戰督家人周賀周紀斬賊將先鋒二人氣奪稍卻南蛇中

簡赴水死餘黨以次削平州縣大安

正德二年崖州千家村尚黎恣橫爲害三月甲子副使王倬親領儋昌岸軍士兵討之賊倉皇奔竄無敢禦之者遂焚巢穴而歸勅爲峒無得逆逋次日纍送軍門者無數倬憫其衆盡釋之州境大安民爲立祠報祀之

七年春兵備副使詹璽征萬州黎賊初儋賊符南蛇叛萬州諸黎皆嚮應後儋既平萬未經過師故鷓鴣啼龍吟等尚黎鄭眯忠巴休等復出至宏治甲子殺督備指揮谷泰後愈搆樂會縱橫斬對陵水黎亭嶺腳等黎會應勢日昌熾督府因被害民王昕等奏　聞至是始委璽統官軍快黎等兵約五千征剿三月癸未遣指揮王琥等四路分進期癸亥會哨於中地草唱爲土

舍泄機賊多屯匿於樂會縱橫峒壜口村大連山麓乃故導西
哨指揮趙槃由曲改難兵地眩賊懇之金哨因曳兵走出熟黎
長沙村逗遛不進東南二哨指揮高煥周世英千戶王詔等是
日亦止遠營於地名太平村隨征指揮陳振入覓空村見數賊
先馳歸倩隨旂軍王佐吳朝京等眾遇害既夕賊乘劫民兵等
營殺傷數多煥等遂掣往南山路出惟北哨指揮王琥如期抵
會所見賊空巢焚之時壘駐紮於此地名張牙市聞太平營爲
賊所劫遂散師而歸　唐胄論曰嗚呼黎賊連年肆寇然時或
少懼者以大軍之未臨也今而此舉命不能用之於將帥反
驚散於賊黠驢技露而猛虎愈無所忌矣孰若不征之爲愈
也今言黎患多歸罪於宏治末年之備兵者由此觀之則所

以積大而釀長之者此皆彼之罪哉

嘉靖元年督府鵰剿羅活峒羣黎皆望風屏竄有司官欲專功者緝賊所在躬督部下窮搜賊憤怒截殺我軍數千人甲冑器械滿野爲賊所得自是賊知軍弱始無忌憚自是鵰勦遂不足恃

二年己誅賊符南蛇從子崇仁文龍爭立起兵讎殺因而煽動諸黎陰助作逆兵備副使胡訓執二人繫獄命儋州同知顧玠撫之事竣玠善事督府掩爲己功奏聞玠陞二級得擢南安府通判　海槎餘錄嘉靖初符南蛇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讎殺因而煽動諸黎向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皆憂危歷額道其故余荅曰可待撫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

繼率所屬來見勞遣之余知二酋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眾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荅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眾欣然曰謝郡土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即魚肉我民矣余不荅既而閱獄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度彼黎眾見之盡罔首祝天曰我輩寬業當敗矣余隨查該崗糧俱無追納示諭黎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眾爭相告乞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以保其主何如眾曰諾而得請從黎俱縱同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崗黎糧畱搭見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

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其有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於自專不顧其主矣日久寖向有司余密察其主之情卻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潛消石落窟尚黎間風向化亦告編版籍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徵糧斛准作本州官軍俸糧敷散地方平安余後復從事西廣竟有加俸二級　恩命檄未下而轉官南安矣

十三年三月瓊山縣沙灣居林等峒渠酋黎福二作亂夜劫守兵營殺死典史千百戶各一員幷殺擄兵士甚眾知府蕭晚聞於督府都御史陶諧總兵咸寧侯仇鸞會巡案御史戴璟協同諸司勘處於是晚集諸兵備副使游璉設揀虜繫誅渠魁威羣

醜二策乃令經歷顏吉縣丞高明督土舍許承宣招降窮酋出
虜者皆至晚厚賞授以方略俾誘渠酋設伏擒之璉遂督指揮
王守臣集兵七月分哨抵巢羣醜皆遁乃焚其聚落奪其穀畜
屯兵搜捕適淫潦汎溢軍亦疾疫乃下撫令羣醜原月朔赴道
聽令九月旋師磔福二於羣市餘黨悉平

瓊州續志

十八年萬州鷓鴣啼峒大抵村黎首那紅那黃叔姪爭田叔不
勝乃投陵水軍堡村莊千戶萬人傑爲報怨人傑率兵以捕獵
爲名襲大抵村盡奪其妻孥資產而有之黎酋積憤糾合黎停
嶺腳二峒陳任等攻劫陵水縣九十六村掠奪殆盡惟存附郭
港浦一村賊屢合攻知州黎弼屢敗之人傑頗有謀勇用計讒

與罹罪去士論大沸與訴冤人傑亦被　仰藥而死於是賊益猖獗

二十年崖陵郎溫黎酋陳琳任郡紅等糾結萬崖諸黎搆亂村邑擄掠村民寇陵水縣時督府適有事安南未遑也官軍半月以前虛聲攻討比哨至既招又剿既降又誅誅又復招威信不立賊不復聽招惟肆攻劫海南衛指揮僉事張世延帥兵禦之戰於多崩河兵敗被殺都御史蔡經奏請征討　命下會師十萬與安遠侯柳珣駐雷陽分參政周懌運餉九月分兵爲三哨參將程鑒所部四萬五千人爲中哨參政張岳監之參將萇程王所部三萬一千人爲左哨副使陳茂義監之都指揮武鑾所部二萬六千人爲右哨僉事商大節監之參將　經提餘兵設

伏將冀中左二哨先進賊僞遁設伏戰頗不利大節持重武鑒引兵合程鑒躡左哨後已而分界俟其矢石少息乃超距爭先登岳大敗之賊潰所破峒二百七十有奇斬五千五百餘級登黎婆山巔而還十二月凱旋官軍頗亦傷折右哨頗完捷聞進經爲兵部尚書加太保

二十八年崖州止張石訟等村黎酋那燕那幸符門欽等作亂判官黃本靜科索無厭燕等遂逼崖州圖感恩先是崖陵那紅諸黎甫平而知州葉應時都御史歐陽必進總兵平江伯陳圭奏請討之受命調兩廣狼獞漢達官軍十萬餘令副總兵沈希儀督守巡兵備等官分三大哨直抵巢穴俘斬首從五千三百有奇悉剿平之

廣雅書局

三十七年分巡海南道憚涉鯨波駐於雷州峒黎始無忌憚三十九年分巡復至黎乃復盛

瓊山村峒凡一百二十六

後磉村 居林村 居磉南廩村 半皮三家村 加品村 新芋村 加丽村 新塏村 加西抵灰下村 死蛇村 南吉平兆村 南蛇村 籬竹村 南記村 黃緣村 林雷村 燒鹿周敦村 灣頭村 三家村 岑芋村 水尾村 加地村 加莫典村 平兵村 嶺倍村 上下沿江村 南細村 加林村 黃昏村 三家村 孫唱村 始社大社村 番陀村 包沒村 代灰村 長秀村 多雷村 黎東村 勘寨村 沒鸞村 鹿壯村 南盈村 南犀村 南岐峒

盤苔村　南壚居敦村　下水坡村　大苓村　南般村　廬
迪田頭村　黎瓊村　藤砦村　南坤村　南陀村　白頭陀
遠村　塘心村　居完村　頭平峒　嶺平峒　荔枝村　陶
艮村　黃埕村　莫村　茅坡村　白嶺村　村縣根村　番
錯村　尋村　大塘村　木械根村　埔嶺村　羅村　山田
村　猫舌村　北岸村　苦藤村　沙件村　溢鐵村　荔枝
扶南村　鴨塘村　馬牛村　瓦屋村　石幷村　藤村
沙坡村　檻埔村　龍教村　獨田村　曹村　東衡村
蔗村　蔓葛村　南鄉村　尖領村　張村　龍村　石化村
塘后村　鴨塘田村　嶺上村　水泡日后村　山口村
張村　大木根村　加凱村　宋砦村　湖換村　墨芋村

江邊加般村　深梵村　番欠村　居癸村　田邊新村　山口村　山深村　坡尾村　黃竹村　岑村　六寓村　馮家丁砦村　周村　多剿村　李瓜村　南敲多加村　黃家大峒村

澄邁村峒凡一百三十七

探都村　滿吕村　新村　陶弄村　大小石村　居透村　瓊瑣村　上田村　居坎村　田尾村　山坡村　求地裏村　黑險村　相思根村　白水母村　東西嶺村　甘滔村　加忽村　村　舊村　滿凍村　大嶺村　落峒村　窮詣村　石稻村　居曰村　落咀村　秦魯石嶺村　大田村　檀木村　滿羅村　居闊村　求執村　泉眼村　居眼村

下水村　坡養村　牛窩村　內綾村　茅坡村　崖村
落血村　潘經村　居鳳村　居鶴村　求地村　觀遠村
八溫村　南絞村　大塘村　腳猫村　五寨一村　浦初村
毛巴村　透龍村　浦坑村　宋氹村　宋氹新村　大江
村　竹根裏村　北乖村　居岸村　窮蘭村　北綾中廩村
大小居疊村　黎獻村　下水村　居洪村　浦堀村　南
茂村　淺石村　嶺下村　大小嶺村　判貪村　大小居蔽
村　荔枝眼村　莊宇村　山吕村　山尾村　花嶺岸村
玭村　石嶺上村　南濫上水村　細嶺村　耀瓦村　黎
村　道眼村　上貫村　南藝村　加俸村　嶺邊村　南突
村　溪口村　擎酒小村　大鵲坡村　及崖村　和旬村

提滴村　充遙村　麻戀其村　栖存村　那郎村　沖潮村
桄罰村　番大村　催村　番仁村　番那村　番奴村
雅崖村　番多羅村　雅包村　雅乂村　譚漢村　雅近村
譚滴上下村　又縣舊村　屯後村　反陣村　波路村
黎祭村　番喆村　番縵仁田村　番佛村　從記村　番定
村　大那永村　續縵江村　居滴村　甘痛村　居潤祚村
高嶺村

臨高村峒凡二百三十九

南逢大村　南逢小村　姑堤村　南逢村　墳敗大村　婆
員村　墳敗小村　石若村　譚章村　羅便江頭村　堤把
村　南順村　堤南村　番任村　番奠村　從遶村　捕役

村　重從加村　傑和村　番縵村　麻蠻其村　番奴村
慢提村　羅隨村　番凱村　亏眼村　亏眼上村　亏眼下
村　羅驀軒村　僕盛村　居啼村　叫梗村　多坦村　頓
也村　長隨村　居軟村　譚攢村　羅隣上村　羅隣下村
瓦潤村　略高村　武黃村　公姑村　武順村　羅軒村
滴莊村　帶馬村　買湊村　隣村　武滴村　武寵村
頭全村　羅全下村　東田村　甘黎村　居樽村　郎歙村
武籠村　林蛇村　滴濁村　滴徑村　皮白村　羅檐担
村　羅遶村　郎墨村　番縵羅村　南瀑大村　南瀑小村
姑提奴村　居啓大村　番郎麻床大村　番郎麻床小村
番郎床上村　番郎床下村　番佳村　僕頭東村　僕頭

西村　那軒龍古村　荷腰村　白石村　南暴小村　羅次村　檀白村　番蓋村　滔茶大村　番抹村　僕頭緩村　虫窑村　李弱村　那活村　墳臺村　襬賴村　那崔上村　那崔下村　那崔大村　那崔中村　那崔小村　番奧村　滴雜村　番亂村　那附律村　江高村　買愁村　婆傑村　滴又村　略閉村　遷榜村　番濁村　那去村　番又南村　悉忍村　番吾村　番油亞村　那均村　荷劾村　羅勇村　白膽村　南甫村　推峰村　茶談大村　茶談小村　推方大村　推方小村　潛藏村　低流村　高地村　羅眺村　墳峒村　郎秋村　南暴村　郎忌村　郎墨村　道貪墳郎遊村　番京村　武丁村　敲木村　郎來村　坎

首村　初呼村　武戴村　郎武頓村　武小武左村　郎藍
村　多舍村　羅屯村　許夾遠史村　周白村　武丁村
打治村　郎巖村　郎憐村　墳誕村　重羅村　提桑村
羅便村　南恨村　張又村　苻其村　重白村　羅編墳台
村　那打苻圖村　那打重而村　那打田衣村　武陳村
武還村　那打道羅村　我然縵村　墳會縵村　那吾村
曹縵小村　番衙小村　縵那賴村　墳曹門小村　茶藍村
番佛村　武曹村　插胡村　滴軍村　番蒲村　那邑村
那鋪村　那又村　番縵紅謀村　南謀村　白華村　郎
管村　神白村　番縵村　買傑村　屯建村　番縵打蛇村
略屯村　道探村　低樓村　道圖村　墳曹村　道壽村

羅也村　亥迦頓墨村　番縵王周小村　大安村　南善村
居蓄村　神白小村　武頑小村　郎管小村　羅盆村
武銀村　郎貫村　具沙村　道搜村　大江坎村　居民嶺
低村　恆南村　郎岩番閉村　番佐橋員環村　居投番在
村　番打崇村　陳受村　從賀路奏村　波沒村　夾具村
番速村　番軸村　那客村　白麻村　白牛村　栖簪村
夏淡村　番移鎖昔村　番抱陳村　夏江爐村　番去大村
番去小村　居芋村

定安村閭凡一百二十

胡換村　茅夾村　山村　沙灣村　山廖村　麻根村　南
墩村　大水村　南峰村　新埽村　對峰村　居匪村　窮

欄村　金救村　居倫村　新廖村　下泥村　驚介村　外
匪村　沙舊村　高台村　沙坡村　坡村　嶺堀村　筒奏
村　石嶺村　閒浪村　榕木村　下水村　下榕木村　萬
廷村　掷湊村　坎村　婆村　奴計村　坡村　蘇量村
李砦村　居谷村　竹根村　居啟村　居列村　李雞村
容木村　居廖村　離竹村　長塘村　居堦村　山村　林
遍村　居墮村　麻根村　嶺村　烈口村　石麻村　紛雲
村　玉奴村　蛇砦村　今抱村　郎戊村　黃茅村　黃口
村　蓼頭村　墨葵村　水表村　羅旦村　南號村　山村
嶺腳村　居章村　丹蠟村　大火村　透洽村　南迪村
居鄧村　樵木村　斬彩村　高嶺村　番透村　山心村

上塘村　郎戊村　長灣村　黃祿村　黃泥村　嶺背村
大郎村　北藤村　叫隆村　飲萬村　黑后村　中心村
南吞村　坤骨村　黎秋村　曹掘村　夢細村　保加村
崔蛇村　南汶村　南洲村　長安村　居坐村　馬透村
大坡村　大什村　大水村　黎討村　平山村　水平村
山村　居馬村

文昌村峒凡三十五

陂底村　雷珠村　白檀村　荔枝村　黃州除玖村　麻陂村　爽寨村　斬腳村　拐根爽村　山烏村　斬腳尾村
沙埇曹家爽村　多昌村　多容戶村　多餘村　楊村　敲村　苦竹村　白沙村　大埇村　陂長田村　買車村

水西大陂村　杵村　何巖村　黃家埇村　偷狗村　唐來村　大砦村　李村　荔枝莫寨村　馬嶺砦腳村　墳亭村　買陂村　下砦苦藤村

樂會村尚凡二十三

橫上村　羅雲前村　羅雲後村　葵根上村　葵根下村　石橋村　上坡村　下坡村　加略上村　加略下村　三令村　賀賴南村　賀賴北村　小郎村　坡尾村　坡頭村　黎新村　石盤東村　石盤南村　秤溪村　油梅村　新寨東村　新寨西村　露杯村　南杯村　官梅村　竹根小村　大郎村　縱橫大村　黑石村　竹根大村　皮沙村　清安村　皮英村　羅環村　嶺坻村　羅梅村　上搖村　下搖

村　新寨大村　新寨小村　上后朴村　南茅村　大水村
小水村　如歷村　蒼呆村　斬對東村　斬對西村　加后
上村　加后下村　黎磨村　小口村

儋州村崗凡二百九

烟峩崗　途何崗　峩郎崗　過甘崗　過吟崗　大羅村
牛頭村　水尾村　峩好村　過洋村　那江村　坤雄村
和橋村　甘根根村　兒栲村　落禍村　苗村　那尾村
峩郎村　峩娘村　峩郎村　過芒村　差洋村　包村
羅不村　放碓村　打金村　可卜村　係抱村　婆媒村
峩邦村　峩南村　峩加村　峩參村　可妙村　可邦村
上過譚崗　下過譚崗　途邦崗　蓬萊崗　同橫崗　山口

崗　過邦崗　夫底崗　新洋崗　過譚大剌崗　火落崗雕
富盈崗　差番洞　落隸村　徒板村　落村　勿落閉村
英豪村　桃花村　徒雜村　大小落曼村　墟坊村　逢邦
村　富雙村　落臺村　南村　那羅村　和奉村　遇陀村
徒邦村　徒欽村　南丹村　浮戞村　落苗村　落深村
大落賀村　小落窖村　差橫村　甘將村　墳碍村　南華
崗　那板崗　潺白崗　那橫崗　雲渠崗　那擔崗　難皮
那邊崗　那喃村　番眞村　羅條村　那橫窖村　那順村
墳橫村　那父爹村　南新村　小墳旦村　陀橫大村　陀
橫小村　懷巢村　催誌村　副濯村　擇催村　曹奴那續
村　催風上村　催風下村　曹縵上村　曹縵中村　曹縵

下村　那勞大村　那勞村　南絹州村　催勿村　富濁上
村　富濁中村　富濁下村　富賀大村　富賀小村　富盆
村　甘弓村　那茶村　富孛村　波孛村　從加重伯那針
村　從加重伯那六村　從加重伯那　村　從加重伯那輪
村　從加重伯那臼吾村　從加重伯那機村　從加重伯那
賞村　禽讚村　富居村　路忍村　白吾大村　白吾小村
番登大村　番登小村　儥該村　銀村　抱嵩村　落條村
條貧村　那忻村　那崩村　南統村　南勞村　茅密村
喉白村　峩勾村　峩律村　小頭小尾村　婆屬村　磨凌
村　過仰村　峩那夏村　峩雅村　車同村　過那村　峩
橫村　浮榮村　峩王村　堅沽村　浩不吼村　那富村

蓬峩村　保平崗　富催村　橫村　布曹村　那訥白沙村
投蓬打村　多坤村　白姑村　番輕村　貪瑤村　那吉村
那酒村　歹西村　歹番村　歹歷村　晚吉村　石村　惟
圖村　白勿佛村　歹域村　白平村　坎陶村　白風村
滴鹿村　逢沱村　絕滴村　第茶村　歹秋村　歹麻村
墳不勿村　通三村　婆骨村　南勞村　正顏落乍村　番
羊村　落橫村　妻抱婆催查村　落便村　落閑村　烏雅
村　妻玉村　墳臻村　痴歇村　那便村
昌化村崗凡三十三
峩高村　峩掠村　居炭村　陀外村　磨葬村　居律奪村
那邊村　陀蠻村　峩淡村　居喝村　包泊村　盤嫌村

那恰村　包橋村　嵗吟村　嵗娘村　陀茶村　哥炭村
徒蕊村　無飄村　南保村　嵗義村　初血村　羣白村
嵗表村　餘雍村　嵗俺村　廣查村　嵗旺村　嵗哥村
上下嵗村　嵗爹村　嵗玉村

萬州村峒凡九十三

龍灣村　居勞村　黃籬村　仙家村　坡頭村　四馬村
番根村　芭芒村　催臻村　爹砦村　妻蠻村　白包上村
白包下村　孛陀村　孛陀小村　墳旦村　歹密村　歹巴
村　墳盡村　潘郎白村　那根村　白包村　番花村　那
打調機村　那堅村　浮徒村　白包村　符花村　番墳村
干敲村　那爹村　番奴村　番陳村　富孝村　歹南村

甫貪番閏村　那甫白村　麻江懷村　墳餘村　小曹縵村
落乍村　那班村　番仞村　那班白村　從化村　麻思印
村　貪貝村　番容村　戔沙村　番文村　番論村　豆殺
村　閏儂村　防村　那隨村　遐貪閒村　剛華村　干斬
村　那甫村　富郡村　小富郡村　符番村　那喃村　卑
孕村　平石村　窮頭村　居引村　南頭村　加村　卑休
村　那村　陳婆亨村　青塘村　民狄村　加村　橋頭村
北大水村　菩提村　高石砦村　此嶺腳村　番鳳村　加
扶村　南對村　排補村　水尾村　雨大水村　買猛村
大翁村　新村　石水村　西嶺村　晉禮村
陵水村尚凡三十

多龍村　港婁村　多艾村　港莫村　羅渺村　滴矣村
艾村　多旺村　加錢村　多賢村　滴油村　正站村　多
麗村　艸字村　低富村　多莫村　加除村　加阜村　多
味村　七帶村　到奏村　五捐村　保坎村　保白村　羅
信村　鈔鍋村　北羅村　低岐村　滴鼎村

崖州村岡凡九十二

羅活岡　龍灣村　鵰鴣喃村　大婁村　長沙村　南邱村
黎看村　唐村　木縣皮村　大平村　提底村　大蟲村
羅村　胡南村　水表村　良薑村　鹽服村　羅圍村　加
拜村　正站村　多累村　羅宇村　黑梅村　多梅村　加
閒村　加訓村　提提村　案信村　頂帶對村　抱班村

石松村　抱勸村　抱好村　多幷村　金契村　多瀰村
南淫村　抱井村　抱覇村　抱懷村　枕橫村　抱毫村
盈僯村　抱也村　抱貧村　大擁康村　黃侯村　節落刀
村　抱耶村　小擁康村　多爹村　抱柞村　佛栖村　侯
到村　返欵村　抱到村　大抱侯村　小龍村　多傑村
多于村　多鑿村　抱改村　抱繼村　多港一村　遷家一
村　滴略布打村　龍村　浮村　嶺村　月村　透村　躭
村　頓村　講紺村　翁俸村　布那二村　稅村　多頭村
講學村　而盈村　布那下村　琵體村　羅縵村　蕞禎村
猪母村　多近村　那打村　足親村　多來村　嶺頭村
碍吾村

感恩村崗凡四十一

戞茶村　拂顯村　戞顯村　那邊村　戞陸村　陀皓村
雅也村　陀窟村　抱道村　也皓村　皓首村　抱白村
大定村　抱透村　陀牙村　羅橫村　戞詐村　戞勤村
抱莫村　陀橫村　抱陀村　北鮓村　北言村　也逆村
陀累村　北道村　抱萬村　抱匪村　大道解村　陀賴村
苻若村　陀達村　浦張村　陀淺村　曹咬村　陀烈村
也道村　小抱村　鮮村　淺一村　戞傾村　抱道村

瓊州府萬州夷獠名曰岐人卽隋志所謂俚也有二種遠控黎崗不服王化者曰生岐近傍黎圖稍知羈縻者爲熟岐　舊志

熟岐本南恩藤梧高化音語皆同昔從征至此追掠土黎占

立其地種落寖蕃自立尚首頭目分掌村尚役之生岐性習無異濯穢兒狼鳥言夷面無姓名但以村爲號生方成童教以弓矢以所擄人口赤剝而繫之樹令其子老弱射之謂之習射中父老大悅每食以大鉢貯飯男女圍聚用匙瓢食之男子著短衫名爲黎桶腰前後兩幅掩不至膝兩腿俱露支其臂綴耳以銀環髻堆額前用牛骨爲簪拴之飾以雞毛婦女亦著黎桶下圍花幔髻垂後刺涅口腮爲紋茅屋簷垂地開門屋山頭內爲木棧居之離地二三尺下養羊豕之類男女未配者隨意所通交唱黎歌即爲婚姻刻箭結藤爲信斬牛歃血爲盟木弓竹箭鐵鏃無羽刀柩長尺餘弓箭不釋手雖父子動輒持刃相加每出劫謂之討草討不避風日草行

露宿猶登高履險躍步遠跨其疾如風生習麤惡類如此說者謂比之禽獸而能言比之虎狼而有翼者是也

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後革宏治中始爲寇正德七年按察副使詹璽討之敗績嘉靖以來肆行殺掠至今不靖　漢唐宋元至國初岐獠皆自耕與民在市閒或潛盜馬疋而已永樂三年設土官統之後革土官而土舍寖以生弊宏治十三年詹蛇賊亂始效尤羣起爲寇十七年賊殺督捕指揮谷泰正德初督捕指揮王琥禦之勢稍阻七年副使詹璽進官軍剿之以土舍洩機敗績由是賊勢愈熾戰殺百戶李延傑總小旗軍潘偉沈宗善等二十四人所過村落西自已頃香報加小橫嶺北自嶺腳五鄉南呈黎與類十餘村人亡財盡掠無所

得卻乃長驅東南陸連土丁橫山亦土隴等村橫行無忌黎民有王是岐王策王祐王邢弄王邢遇王印極附居衝路前此賊止斬牛與之借路授爲鄉導里是岐等潛透消息候賊出入餉以酒食謂之晚存自號百戶名色人口被掠者代爲贖之每日取牛若干隻銀若干圻鍋鐵刀鋤布幔之類多寡不等皆與賊分贓而還其人間有軍民奴囚逃入黨與通行賊勢益大嘉靖六年劫殺良民楊文啟等一千餘家七年殺鄉老林鳳鳴焚其戶擄妻子幷劫殺細民二十餘家八年殺生員蔡卿卿戶不獲葬擄民王普良簫司員等男女數十人邇者超出高橋窩村荔枝山頭坡長水等村離城僅七八里劫殺無算自黎禍以來人口被掠者近千餘人田園荒蕪者

近千餘畝牛馬屠戮者約萬餘隻錢糧消耗者約萬餘緡而所得富家子女以爲奇貨嬰兒老叟輒手刃之禾倉廬舍付之烈焰生靈之災此其極矣

案俚訛爲黎聲之轉也久矣自生黎聽招歸附以入版籍則熟黎與土官之所爲也其後土官益多生黎不時竊俚戶以肥已變詐百端反招生黎爲寇人知永樂初潘隆本倡爲禍首故瓊臺志遂書隆本後以無功伏誅稽諸實錄則無有也與其授以知縣職執若授以副巡檢之易羈哉毋復誤爲岐即黎之遐者定安楊理嘗入婺源始知分有二種生黎之外五指之中歷代不化者爲岐然黎所懼者岐也生岐疆界由瓊抵崖不過三百餘里自儋達萬不過二日餘程俟彼三八

月饑荒分兵四面開示信義彼必聽從乘此開路可立衙門岐既從而黎服矣惟崖黎最强者曰羅活曰抱宵曰多澗曰千家而密邇官道爲諸黎門戶者千家也成化丁未征千家村及陵水嶺腳尚陳邢洋征後黎人惴慄見軍即跪而款軍恥其愚駭無故詬之哨守等官則又凌虐困辱之何怪其未久復叛也正德丁卯千家羅活等村復橫兵憲王繼招撫犒賞其惡愈肆及崑山王倬至伺知其非調儋昌崖官軍黎兵雕剿千家村不費斗粟不遺寸鏃數日即歸隨諭旁尚逃入界者擒斬解報羣黎莫敢違令賊死既多乃下令撫定之自是崖之封內牛畜被野盜賊絕迹此崖民所以報德立祠者也宏治十六年瓊山知事韓俊奏言革去工舍尚首立州縣

屯所量撥在外軍民雜處在中王引闢開五指山十字道路編立更中禁持弓矢嘉靖十九年工部郎中吳會期復言之

黎居良民五之一宜於兵威削平之際開通十字大路於其間大約以道里計之自府治至於崖州千里而近自儋州至於萬州六百里而遥此四至一經之大凡也細數之自府治至於沙灣三百里而遥自崖州至於羅合三百里而近俱爲坦途矣度其中未開通處不過二百里耳大集官軍屬武官領之民兵屬有司領之土兵屬鄉保長領之通力合作相其谿壑易以險阻假以數月而瓊崖之路可由黎崗中行矣儋萬視此其工則又

殺馬四路交連度中建城量地置堡就堡立屯貯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矣

二十八年督府都御史歐陽必進奏剿崖州昌化感恩地方
吏科給事中鄭廷鵠上言　瓊自開郡以來迄今蓋千六百
餘年無歲不遭黎賊之害然未有如今日之慘者也蓋其蟠
山踞嵩其中之州縣反爲之外捍是彼無外寇也食飽棄餘
狠捍豕突至虔劉我人民坑陷我官軍是我有內憂也其地
彼高而我下彼膏腴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彼無有外
寇而我有內憂則州縣之兵疲於奔命何日而有息肩安枕
之地哉臣生長地方竊嘗訪之故老得之征人間其出戰之
時人挾數矢以一當百無不應弦而倒者矢盡力窮遂竄身
荆棘中獸奔鳥伏故我軍至有臨險欲歐而止爾故前日倡
亂不過止强厄訟諸賊其勢尚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

日熾若進兵非調狠目募打手加十數萬人不可臣聞成功在勇圖捄在謀克捷綏難經略爲上臣嘗攷今昔勦除黎患者見二大舉焉元至元辛卯黎叛十月渡師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盡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還中間雖二經變故而謀不亂卒以成功可謂捷矣但元夷俗得則棄之猶能奏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二縣至今衣冠文物稱爲名邑此以知其可經略也又前嘉靖十九年黎叛後軍敗沒請兵討之明年大渡師徒十二月直破其巢崖州諸崗無處不至未嘗不大捷也但班師太早漏網數多誠有如前奏各官所言者當時識者見賊巢得霞平荷可耕可守擬建州縣招集新民以絕異日之患然一時失議遂爾毀成故黎賊一聞出

兵相率歸巢兵散於前賊聚於後謂官勦能捷而不能守故也欲其今日不爲再舉之害其可得乎此以知其不經略之爲害也故臣不患成功之不早惟患圖揆之未周不患克捷之無日惟患經略之無術何也蝍蛆縱張其技有限蟻封雖密其險可夷徒以激於有司殺人無數遂以肆行無忌爾今文武之臣戮力同心一日大軍臨之勢如破竹但願前事要在圖揆後事要在經略務以前車爲戒庶不貽後日之悔也何謂圖揆三事崖黎地方大勢南出崖州西出感恩而北出昌化北抵凡陽黎岐東通郎溫嶺腳二峒二峒實出萬州陵水之衝地形外險內實坦夷賊若被攻甚急其合二峒以擾我陵水必矣爲計者先分奇兵由陵水以攻二峒彼二峒之

賊自救不暇然後大兵直擣崖賊巢穴使其黨渙於東勢分於西莫知端倪自相疑惑而風霆之下悉可擒也此其所當圖揆者一也前奏又云尤惡挪燕等已入凡陽搆集岐賊此或有之但恐其所撫集或即師過嶺腳之賊也蓋此賊十九年陷我軍不數日羅沽賊黨即傳箭崖州徵納百牛抱宥賊賊黨即傳九刃屯亦然其與之搆禍通謀久矣此賊嫁禍黎岐以多方誤我或聲言搖惑以堅黎岐助逆之心皆未可知此其所當圖揆者二也黎賊原無奸細其消息動靜時出於所轄土舍故百年之禍皆土舍釀成之黎將附籍州縣百計阻撓有司或失黎心多方煽惑既成禍變又走洩軍機若使嚮導我軍遂道迂迴險阻以至陷沒如成化時之王道乾前

歲之符文龍是也防杜之術不可不謹又發軍興制所貴不擾而首攻之數不可預定此則用兵之事所當圖揆者三也何謂經略三事一曰一勞永逸之計夫黎人與賊共此土也數年一反數年一征雖往往克捷所傷多矣天地之心並生肯豈若馴以縻籠置之莊嶽易介鱗而爲衣冠是誠有望於今神武之代也獻馘之後願招集新民定以約束因其勢而利導之多興學宮禁挾弓矢使不得復爲狠豕之欲則堯舜之世尚復有黎哉尚復有反且征者哉若徒得而棄之不復經略如前歲所爲反滋今日之禍則興兵動衆終無寧息眞大蠹也二曰破方啟土之功臣按崖州輿地本自數百里也東西二百五十里有隋延德縣址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唐臨川

廣雅書局

縣址東五十里有唐鎮屯縣址西一百里有漢宗羅縣址感恩東北七十里有宋鎮州址原附郭有鎮蠻縣址今俱在賊中所當恢復者也況又有德霞之富腴千家羅活之饒足招集之後原建州縣因以屯田且耕且守廬其居而東西其畝又由羅活磨漸開路以達安定自德霞沿溪水下而達於昌化道路四達屋廬相望井里既定豈不爲　國家增拓輿地哉三曰久任責成之道漢建武十七年馬援既平嶺南所至即置城郭興水利條建封溪諸縣又申明漢律傳爲馬將軍故事至三十年秋始還非責綏定之術乎原乘此餘威震慴山谷建參將府於德霞聯絡州縣亦如馬援故事治城郭興水利條奏便宜事務以鎮安人心其新附之民尚有異志者

設法遷徙之或於海北地方屯田或於附近衛所入伍如漢徙瀼山蠻七千餘口於江夏以永絕禍本徐求仁明之長慈惠之師奏留久任以終其事其庶幾乎瓊人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臣待罪諫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罪也況臣切鄉土聞見俱眞言而不詳亦罪也故致千言　天威伏望　勅下二部再加詳議此皆撫綏者之所當深長思也故詳錄之然黎峒中盤州邑外列民雜蜑猺之異夷分生熟之殊其情狀當諮訪而周知也

熟黎洪武初年歸附報籍在西路臨高等界則鄉音與廣西思梧等處相同東路瓊沉等界則鄉音與福建漳泉等處相同東西二路惟樂會沈遷之黎然不多與瓊山定安之黎爲

易治爾凡自祖躬耕有地爲良民但因住近黎土諳曉黎俗者則納糧當差或深居黎村耕作有地與黎田交雜半在黶麼急難呼喚者則納糧不當差永樂初用監生潘隆本奏言命梧州府通判劉銘除來本府撫黎尋加知府名色專一撫黎因是謀分府權奏將周圍三千里內近山都圖版籍糧差者幷累代各省從征不歸落土耕田通名爲熟黎者悉與所屬管黎官作眼招撫生黎爲由就據以爲本營而土人借知縣縣丞等職者自比雲南廣西稱爲二官永樂十年造册收入熟黎未報丁口報作新招驛附黎戶名爲梗化者亦納糧不當差時分州縣人民立作二萬餘口四萬九千餘名口以致縣差奸民撥作梗化此非舊制也宣德正統以來革去撫

黎知府等官而管黎知縣等官子孫不得世襲節奏勘核熟
黎凡屬有司革官子孫毋得占管仍回州縣當差宏治十七
年又撥作梗化其中多有詐者亦有無知之徒樂爲梗化得
免差徭其儋州熟黎雖與生黎無異然其中一半願爲良民
一半樂爲梗化遂致謀害相殺馴至攻州陷縣大征之役誤
及方面可爲永鑒也熟黎以裏則生裏岐人也散處鷓鴣啼
居林思河羅活等三十六峒盤據五指黎婺東山之中不時
出沒卻掠附近村崖實爲心腹之疾初以熟黎爲藩籬有土
舍峒首以管束之事久玩怠反以黎岐爲利如宏治年間符
南蛇作耗損失官軍糜費錢糧巨萬自後近黎州縣節被搶
掠而萬州特甚有被害民蕭傑玉璽等奉行查勘屢年未見

完報臣嘗詢有識士夫及老成涉歷之人皆謂其地南北約七百餘里東南四百餘里初生黎服招者永樂四年俱赴京朝見蒙賞仍　勅各黎首帥崗安生樂業時招主見　勅諭全不霑已乃謂生黎歸收　勅書各家收畜以爲已物因而竊柄今革官子孫收藏者必須追出給還其家則生黎不致土舍生事侵擾得安其生矣然臨高儋昌萬陵之黎倚山以爲勢各據强弱互相欺陵崖感之黎酋互相角敵至於讎殺比比皆然則黎性之常細扣其由其間有父子繼世結怨報仇者有公孫相傳被陷未伸者有伺隙乘機取利者有應該主崗而弟姪侵奪者有所主軟弱而致欺凌者有所主制削而激變讎害者雖有守備官軍彼云報讎莫敢誰何以此

禍延省界歲無一寧皆因統者不令之故也土舍能撫遐岐以爲本等身役在有司決不可以土地人民輕易借與以長亂階此固　祖宗成法不容變亂者也

土舍之先僭名土官實與兩廣雲南羈縻者事體不同矧洪武舊制革去舞弊土酋主郡如陳乾當猶降徙遠郡通判兵屯子孫盡復民役或爲尚首僅授副巡檢州縣得以致之今之土舍尚首豈敢復如昔日土官之僭與有司分庭抗禮哉然黷貨者反倚之以輸囊篋則乘機嫁禍自此始矣　正統年開革官子孫如臨高王紹祖因襲不得乃假官坐縣立萬人屯截路禁行欲謀不軌李敏事誘至杖死儋州劉秀判殺田表水西等村巡撫韓雍賫榜開諭以故鄉官同知王佐著

珠崖錄拳拳在抑土舍後儻之土舍崗首搆成符南蛇之禍可不決去之哉然成化年間感恩土舍劉鑑賄囑知縣羅鉉私將近黎民人羅進錄等二十六崗撥與管甲因而故爲鳥言裏體到處劫掠鄉村受害後蒙兵備副使徐公撥回村崗征除强梗前弊始除卽今數十年來貪橫之心非獨革官子孫羣起刁奸見土舍閒有衰弱竊據數黎遂自立號角敵有本崗首今乘盛欺壓而爭權長者有本奴隸今背主自立而稱崗首者或黎首附籍州縣而所主積恨異己者以此互相侵奪或引誘出沒使其罪坐所主或左道所殺俾其利致旁收邊患由斯釀大非獨一儻而已皆因此輩乘機嫁禍侵漁黎利之致也　必行查其自祖迄今所招而造册以審之

行查土舍崗首伊父祖所招黎人村崗至今有服管者若干背叛不服者若干某人地方抵於何人交界某村崗原係借貨服籍糧差熟黎某村崗原係服管無役生黎某村崗原係歷代不向化黎岐各令時常帶卒崗官如有冤枉許其訴理若有溷包霸佔他人村崗在內者從今各要自守改正待其有功通道路以換魚鹽而後量以冠帶給之　近時探有陽春崗其崗在五指下東南爲郡中黎居以千計自不爲惡南有滴池香根竹茂竹擁皆係反黎西南有萬家羅活磨岸磨魁等村東有思河等崗東南有縱橫斬兒等崗北去安定東南出萬州陵水西北至儋州程俱六日惟西至昌化中阻大溪須浮筏乃濟間之始通之人入自思河僅六日前半路頗

崎嶇後愈入愈險岐黎款奉情極卑謹其夸呼爲百姓崗者乃天順中邵賊餘黨潛往生息甚繁此皆東路此岐猶勤耕作由此觀之則無險阻可知矣

必須翻然改悟守法循規開諭黎岐各安生理不行剿削之擾不事勾引之謀則瓊崖庶其靖矣不然則湛鉞之討南蛇何其危也　湛鉞廉州衛僉職指揮陞廣東都指揮僉事性英俊有文武才略好用奇策忘其勢位每與下官有謀者共議宏治十四年夏六月瓊郡儋州七方崗黎賊符南蛇謀殺崗首符那月占奪地方搆黨反亂刻箭傳約三州十縣黎賊各皆領箭有同時反者有觀望成敗以爲向背者因攻圍儋州陷虜恩昌化臨高三縣人民死者十七八閭閻灰燼赤地

數百里澄邁安定其害半之瓊州西界一千餘里道路不通
海南幾危是秋九月鉞領兵討賊到瓊當見某然不信宿戒
行就通至澄邁西峯驛通臨高縣走報賊首南蛇令州縣賊
黨符郎攬郎樹約會舉縣賊黨王琳王細保等分領賊兵合
萬餘刻期來攻本縣郎攬等兵數千已至城下攻西北門垂
陷約王珠等攻東南門兵數千亦垂陷指揮張詡領官軍與
知縣林彥修誓以死守危在朝夕邊山人民大半陷沒邊海
者無路逃生扶老攜幼待投水死據報時漢達官軍不滿三
千後軍未至眾皆有懼色而鉞勇氣自倍遽傳令止軍命士
卒軍人作二日糧密詢賊營所在親率先事者領奇兵由間
道晝夜兼程馳突臨高賊先而反遠出儋賊之後地名奉藍

擣賊老營盡殺守營者百餘級賊方攻城遥聞鼙聲咸歡呼相賀以爲黨與之來相應也攻城益急已而聞官軍舉砲聲驚知老營已破官軍扼其歸路遽擊眾退敵來勢洶湧鉞曰賊方在死地且彼眾我寡未可迎敵觀彼大眾一退勢必不復能止宜缺圍卻出其半而中邀殺之取威滅賊在此一舉戒軍士如令已乃躬率精銳衝斷賊陣爲二賊前後不復相顧漢達官軍從而摧之又復斬首七百餘級城內軍復出乘其後賊眾大潰散走相失軍民兵擒獲不盡藏匿草野中鄉民荷鋤奮梃殺賊無算連六七日解繫不絕生擒賊首符那樹而那攬者先　乘凭死尸捧頭竄去軍聲大振前項赴約賊徒中道聞風棄兵逃走領箭羣賊已反者舉皆奪氣退遁

覩望成敗餘皆願出聽招撫而攻劫賊首符南蛇亦遂解圍歸守窟穴鉞以二千精兵破强賊萬衆救臨高一縣垂陷之城全萬家垂死之命威風四達三州一縣莫不引領望治無何以因晝夜兼程時沿途宿食冒雨苦戰致疾以死海南軍民遠近相弔如喪親戚前賊明知決復處處緣起後事難言矣

嘉靖甲午之役黎福二已虜千戶杜盛百戶楊榮非復土舍誅其尚首功決不可成也譬則大黃附子湯泡以制之皆良劑也可盡棄哉

雜蠻

海獠凡浮海自東西二海而來者皆是也南有八蠻曰天竺曰

咳首曰焦僥曰跛踵曰穿胸曰儋耳曰狗軹曰旁春凡此八者自有荒服以來名號不知其幾變矣周官設象胥掌之其語言固可譯而知也然其名號之變史不能詳惟漢明帝時天竺浮屠胡法始入中國其俗捨身棄尸謂之茶毗至今僧學佛者猶然小民火葬效之華風壞矣永平十七年儋耳僬僥等國貢獻由元帝先此棄珠崖故儋耳復爲島夷今則已屬瓊州皆中國人居之聲名文物化於華夏無復緣肩縷頰之狀而西北貢胡有鐻耳垂環而至者　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荒北任姓號禺子食穀北海渚中郭璞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縷畫其耳亦以仿之也

僬僥在永昌徼外夷其人長三尺而諸番黑小厮或充貢物而

咳首等種大抵皆海獠也日南徼外占城以至西域默德那國其教皆以事天爲本而無像設　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於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因之又有陰陽星厤之類

其地雖接天竺而與佛異俗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謂之回回色目教門今懷聖寺有番塔矗自唐曲輪囷其上凡十六丈五尺每日禮拜者是也然亦有占城諸國人雜其中閒多蒲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姻或取科第宋余靖嘗言越臺之下胡賈雜居岳珂程史則謂爲番禺海獠云　程史番禺海獠雜居有最豪者蒲姓號曰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旣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反復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

焉船事實賴給其家歲久定居城中屋室皆侈靡逾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遊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緜亙不能悉記矣然稍異而可記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好鬼而尚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記名如中國之佛而無像极稱謂聱牙亦莫之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號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筯用金銀為巨槽合鮭炙粱米為一灑以薔露數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為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於堂以謝居無溲匽有樓高

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則鏗然有聲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猶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貲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部公宴獠箱之屬而大之凡用鏗錠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沈水香高貫於棟曲房使榭不論也嘗有數桂欲獻於朝舶師以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宰屠塔高入雲表式度不比他塔環以甃爲大址繁而漕之外圜而加灰飾望之如銀華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其中而圜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燈每數十級啟一竇歲四月舟舶將來羣獠入其塔虫於竇嘯折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巨以代相輸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攻雷朝宗澴時爲盜所取

廣雅書局栞

迹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具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子俯梁上三宿而至塔裏夥糧隱於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銼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然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旣得之因天大風鼓以爲翼乃隊平地無傷也蓋雖得而其足卒不能補以致今他日郡公以事勞寘之迎導盛飾家人往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　無遺珠璣香貝狼籍坐上以示侈懽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饌燒羊以謝大獠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可名皆可食迴無同槽故態羊脂珍皮色如黃色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與翁諸郎言其富

已不如昔日池區皆廢云

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修寺以所留達官指揮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　番言阿都剌爲滿洲華言師父也　達官本蒙古人雜領色目始此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咏宋時商戶鉅富服色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經略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充番戶者必誅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亥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畫海外蠻圖及猩猩圖玉帶上於北苑君臣近觀之天聖後留寓益夥夥首往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

番長司大食國船主蒲希密屢貢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值禁網疏闊夷人隨商翱翔城市至有鸞媼賣葯　投荒錄云番禺端午聞衛中喧笑詢召之乃鸞媼荷山中異草粥富家婦女為媚男藥者或抽金簪或耳璫償其值

熙寧中其使辛押陀羅授懷化將軍乞統察番長司公專詔廣州裁處其後辨告戶絕　龍州志略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番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返海遂養為其子陀羅近歲還番為其國王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遣也此於法為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為留狀而適在居部官謂予曰陀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詢之曰陀羅死番

國爲有報來廣州耶曰吾傳聞耳陀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仍以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始狀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尚書省訴知其人乃服幷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忘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爲疑子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禁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遂立番坊夷人有居瓊管者立番民所　投荒錄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番坊獻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

自若也惟燒笋一味可食先公至北邊日供乳粥一盤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諭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用淡粥大率南食多鹽北食多酸四夷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苦不可食

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私築室於番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爲之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船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

俚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盧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

里村落長帥恃在山險不用王法自古及今民俗蠢愚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物若是賈人有財物及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父子別業父貪乃有質身於其子者有負其家債不持還者其中子弟愚者謂曰我爲汝取錢汝當善殯我耳卽折野葛根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汝負我錢不肯還我因食野葛死於門下其家便稱冤宗族人衆集其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自當繫汝債家慚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收屍去不以爲恨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最貴銅鼓鑄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因遺主人名爲納鼓釵風俗好殺多搆讎怨互相攻擊輒鳴此

鼓集衆列者如雲有是鼓者極爲豪强號爲都老羣情推服本於舊事尉佗於漢時稱蠻夷大長老故俚人猶呼所尊者爲倒老也言訛又稱都老云

所異於瓊崙者以雜於諸蠻故也然人能識之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大抵輕悍易怨以變　唐韓愈送鄭權尚書序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褶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通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疾之事大國有大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風帆一日掉數千里漫瀾不見踪迹控馭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集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當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毗浮羅琉球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雨

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自嶺以西俚人漸貪至或鬻黎於市　投荒錄南海新州俚人

男婦皆美鬚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執水以沐以豕膏滋其髮至五六月稍禾熟民盡髡粥於市復取豕膏塗定至來年又可粥也

自蜆岡以南瀕海種蔬水上爲圃　玉堂閑話廣州番禺縣嘗有俚民牒疏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見在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詰之則云海之淺水中有海藻之屬風沙積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墾爲圃以植蔬夜爲人所盜盜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

婦女不知蠶績惟治庖廚　投荒錄嶺南俚俗不教女子紡績針縷但教之善庖廚治醯醢或責之則曰我女裁袍補襖則灼然不會若滌治水蛇黃鱔一條必勝一條聞者絕倒

村市多有屠婆解牛　投荒錄南海解牛多俚婦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木執刀數之曰某時率汝耕田不得其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即斬之及作變則無論男婦皆能軍之

莫猺者自荊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號曰山民蓋槃弧之遺種本猺獞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羣處所山爲業有採捕而無賦役自爲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尚首故名莫猺也嶺南海北人呼爲白衣山子欽廉邕來亦有墾田輸稅於官願入編戶者蓋教化之漸也

蜑戶者以舟楫爲宅捕魚爲業或編蓬瀦水而居謂之水欄見水色則知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目爲蜑家晉時廣州南岸

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蜑雜居晉書陶瑤上疏自唐以來計丁輸課於官洪武初編戶立里長屬河泊所歲收漁課然同姓婚配無冠履禮貌愚蠢不諳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潮猶多　惠州志蜑長又稱蜑家里長其種不可悉改之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監都鑿河通道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者此卽叢薄之遺民耳宋蘇子瞻有蠻烟蜑雨之句今在歸善者皆土著服食與平民類婚姻亦略與下戶相通但其籍則繫河泊所在興盜者春編屬縣下六都立其中甲首甲以領之然課類猶稱河泊焉曰蜑民乃水居者之船只支漿衣不蓋虞討舟納課猶且代販赴亡者彼蜑長每稱課料則通

同族人稱債主計日行利每錢一文明日二文又明日四文雖至百文猶不能已於是每每爲盜推厥原由族人里長罪之魁也嘉靖中知府李玘已設法嚴禁潮州志潮州蜑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象可見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不事耕織唯捕魚裝載以供食不通土人婚姻嶺東河海在在有之本縣舊立一戶明初置河泊所轄之歲貢魚課米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爲南廟里甲輸糧之外惟供船差不事他役

至雷瓊則少廣中近年亦漸知書或登陸附籍與良民同編亦有取科第者矣然罾門多爲勢家所奪蜑民亦行劫盜　番禺沙灣東莞布衡新會金星門至奇獨澳每蜑船一大小九爲

一甲客軍至卽九小并爲一艘魚鮮不受卽戰官軍盤之則有倘書主事據文近日清查土豪所占皆退出在官造册守爲有力者總領他日合於倭寇可占矣

盧亭亦曰盧餘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採藤蠟爲業男女皆椎結於項男婦女許人及嫁始結胸帶相傳爲盧緡遺種故名躶體能伏水中數月此其異於蜑而類於魚者也　月山叢談晉賊盧緡兵敗入廣其下從舟以逃居海島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孫皆赤身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月不死蓋化爲魚類也其捕魚使人張罾則數人下水引羣魚入罾內旣入引繩示之則舉罾并其人以上亦有被大魚吞者正德中香山縣獲一人驚以爲異執以赴官

將以上聞或識之曰此蘆亭也蓋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至香山見舄以爲已地乃坐其中爲人所獲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詢之信然

馬人本稱邑蠻隨漢馬援流寓銅柱後隨衆來附者也始十戶後孳衍至三百皆姓馬其人深目綴喙散居崗落中獻歲時至軍府聽令徭獞不與同羣自爲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唐韓愈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謂元旦也

烏蠻烏滸之蠻也啖人者也在南海郡之西南安南都統司之北

裴淵廣州記在晉興今南寧鎮南關

后損子產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焉其後國廢

於漢建武中民各爲族常取翠羽採珠爲產又能織斑布可以爲帷幔以鼻飲水口中進噉如故當交廣之界恒出道聞伺候二州行旅有單途輩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地有棘厚十餘寸破以作弓長四尺餘名孤弩削竹爲矢以銅爲鏃長八寸以射禽獸不凡用也地有毒藥以傅矢金入則撻皮視未見瘡顧盼之間肌肉便皆壞爛須臾而死壽問此藥云取諸虫有毒螫者合著管中燥之旣爛因取其汁日煎之如射肉在其內地則裂外則不復裂也鳥獸人便以肉爲殽俎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也其伺候行人有小矢輩出射之若人無拔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拔不容得食力不能盡擔去者使鏃取人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蹠爲珍共以飴長

老出得人歸家合聚隣里懸死人中堂四面向坐擊銅鼓歌舞飲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其後稍變族類同姓有爲人所殺則居處伺殺主不問是與非遇人便殺以爲肉食也楊孚記之云爲南裔異物云

鬼奴者番國黑小厮也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絶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嘈慤不通性淳不逃走亦謂之野人其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鬈面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采得時與火倒食之累日洞洩謂之換腸比或病死若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永樂四年婆羅國東王西王各遣人來朝以黑小厮充貢物

海洛圓目黃睛性能專慤木食如猿猱近烟

火淚目死出暹羅

畲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畊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論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報稅與里胥爲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尚則通猺凡田塘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匿以欺官府其害慘於甲兵廣惠雷廉惟其毒螯而事不發者里胥庇之也案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謂皆有而今無似利而實害者皆爲地慝　惠之歸善海豐廣之雙善香山皆有銀礦畲蠻招誘惡少投托里胥假爲文移開礦取銀因行劫掠如香山縣荼常都雞柏村銀浦角宋初產銀取上供屬廣州宜祿場大觀中廣東廉訪使黃烈奏言礦內苗脈微甚而浮冗之人以納官爲名發

設民田騷動邀叛詔罷宜祿場令官封之違禁者誅越三百年人無敢發者正德中順德豪民勾引勢家糾集逃賊及白水賊徒僞捏朝旨執照乃開礦採煎村民初猶拒之其後力不能勝盡被屠僇而淫其妻女使供炊爨每歲得銀漸至千餘兩嘉靖甲辰苗脈已盡賊徒乃散然其地雜犬桑柘亦俱盡矣通衢海寇滋多皆此曹也又南三竈止抵海洋番國有田三百餘頃極其膏腴玉粒香美甲於一方在宋爲黃冥上下二圍元時海寇劉進據之洪武初屬黃梁籍居民吳進滋通番爲亂二十六年都指揮花茂奏討平之悉遷其餘黨詔虛其地除豁田地永不許畊歲令官軍千人防守正德中南池世家以新會虛稅影占亡命之徒附之招合畬蠻立爲

十里聚衆盜畊嘉靖十五年該都里排贖爲已業而有錢備者素通番舶倚强占奪與畬蠻霸耕僞立文案與里排分上下圍管業知縣鄭遷申明上司丈量餘田歸官歲收租穀歸預備倉里排與通猺畬蠻仍復侵據號召海寇大爲民害焉

誦訓道堂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謂毒蟲之類皆爲方慝　周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其禍之來久矣粤地山林川澤之阻虎狼虺蝮雖或害人然毒莫如胡蔓蠱莫如蒟鬼者胡蔓草也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還來品彙益盛花葉異常不獨郊外雖邑內在在有之兒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眞妖物也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

與人鬬置毒於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知縣鄒驗嚴加禁約乃少悛云蒻鬼者愚民造蠱取利取百虫置器經年視獨存者能隱形與人爲禍隨志載其法五月五日取百種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之蛇則曰蛇毒虱則曰虱毒行以殺人因食人入腹内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人則蓄者自踵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凡屋宇淨無塵烟者即其鬼所爲也又有挑生於飲食中魚肉果菜皆可挑入中其害者胸膈絞痛十日其蠱能動腫脹如瓮九孔流血而死初中蠱嚼以黑豆不醒易以白礬其甘如飴治之以歸魂散雄黃丸在胃膈急宜飲麻油及盒蜜冬瓜生或田鼠差驗嶺南

衞生方治胡蔓草毒急取抱卵未出雞子細研和以清油澼口灌之乃吐而甦其蠱毒挑生存上高者用膽礬半錢投在熱茶內候鎔化服之以雞翎攪喉令吐其下高者鬱金末二錢飲湯調下卽瀉出至於麻藥富室誘小民置酒中飲後昏不知人貨財皆被奪去然醒後不死亦惡物也

蠱如畜蠱而齊民效之是在有司加意禁治而已

飛頭獠者嶺南溪峒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頭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蜊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一曰占城有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

體卽活如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老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宇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蓋卽飛頭蠻也又有鑿齒花面白衫赤褌之屬不可勝數

論曰俚戶其猶有樸略之風乎重契符結信約毫髮弗爽雖士人不過也使撫得其道則盡人版圖久矣始也土著奸宄授官與縣抗雖盡革去而其子孫指其舊屬猶曰吾百姓也染其風者亦凌役下戶如奴隸然俾不得與齊民齒此珠崖錄裁抑士舍實根本之論也昔者商大節嘗爲予言發嶺之役深入其阻不用嚮導則淸樾馬道曠若無人少駐待炊箭從葉出其發如雨雖狼達亦莫能禦避謀諸土舍使探路乃

行故獨不肖得全師而歸由此觀之可盡革哉擇而用之招諭有功然後官之必如洪武末年止授副巡檢則受制州縣雖奸宄無所售矣今也彼雖弗售而州縣非人嚴刑峻罰肆其饕餮或爲鼷鼠甘口以朘削膏脂者有之或爲飢狼要物以血人於牙者有之趨事兵憲日逐逐馬塵轅影閒部使輒止雷陽惟呈手册而文卷皆匿焉雖有張弛平反未之或遵也恐其陷淫笑與秩終此族內地且然矧珠崖之荒乎故婺嶺之叛貪戾激之也嗟乎雜蠻可化也彼何人斯不可化也誠令長吏皆循則交阯至今一藩司也婺嶺遐地人奚叛之有

海寇

明朝洪武四年五月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寇海晏下川等地廣州左衛僉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平之　福全僞稱總兵與李夫人徐仙祐等叛於海晏下山大僧丈持等地景即令指揮范懷率舟師剿捕至陽江海陵山幷上川驚惶門遇賊船二百艘擊敗之

十四年海寇饒隆作亂邑人蕭子明捕之　海陽縣三饒賊首饒隆起程鄉縣萬安都人蕭子明募民兵捕之

二十年海寇周三作亂邑人蕭子明討平之　安遠縣賊首周三寇程鄉縣吳指揮率兵駐於境縣官遣子明領民兵協力討平之又黃壽山曾必長於水樂中聚眾山海剽掠揭陽人民旋討平之

二十六年八月命安樂侯吳傑永定侯張全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以備倭寇

永樂七年四月海寇阮　寇劫長熱林虛二巡司焚廨舍毀砦柵而去巡海副統兵李珪遣雷州衛官軍追擊敗之獲賊船二十七艘生擒賊屬男婦一百六十八八年冬十二月倭寇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九年三月倭寇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偉命副總兵指揮李珪等討之廣東都指揮使司奏比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王倧等戰敗被殺軍士死者甚眾城中人口食糧軍器皆被劫掠而副統兵指揮李珪及南海衛所遣領兵指揮千百戶徐茂等初不嚴兵備禦賊至又不敢援賊去亦不追勦罪當死　上曰此不可宥姑令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十九年正月辛巳珪於潮州靖海遇倭賊與戰殺敗賊衆生擒十五人斬首五顆并所獲器械悉送北京　戊子兵部言廣東都指揮李端捕倭失機已就逮　上命選能幹官往率兵禦倭

二月辛丑命都督僉事胡原充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銘都指揮使靜山爲副率原調廣東都司所屬官軍五千人巡捕倭寇正統十二年海寇陳方盌作亂潮陽知縣劉源洪禦之　漳州海寇陳方盌攻劫潮陽知縣劉源洪死城幷禦

十四年八月海賊從黃蕭養攻廣州城不克後蕭養伏誅海賊皆遁　景泰三年四月海賊寇掠海豐新會參政謝祐遣指揮張通攻走之　天順二年五月廣東副總兵都督同知翁信奏

海賊四百餘徒犯香山千戶所燒燬備邊大船其遣指揮張通總督不嚴致失機乞正罪章下部察院請逮問如律別委武臣代之　上曰通罪本難容但今用人之際姑宥之仍令殺賊以贖前罪十一月　廣東備倭都司指揮同知張通按察司僉事謝璽及官軍十人俱一級百二十五人賞有差以新獲海賊故也七月海寇嚴啟盛寇香山東莞等處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先是啟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獄聚徒下海爲患敵殺官軍拘留都指揮王雄至廣東復殺總督備倭都指揮杜信至是招引番船駕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實會同鎮守廣東左少監阮能巡案御史呂益命官軍駕大船衝之遂生擒啟盛餘黨悉盡海患始平

三年海寇羅劉寵作亂潮州府知府謝光討平之　羅劉寵程鄉盜也天順中作耗海陽甚爲猖獗知府謝光討平之

海寇黃于一林烏鐵等作亂潮州知府周宣討平之　黃于一林烏鐵魏崇輝俱海寇爲亂正統中首亂五年殺敗海陽官軍益肆掠劫所過無不殘害知府周宣以奇計誘烏鐵等而誅之于一等益肆亂劫掠揭陽縣治巾下夏嶺等二十四村皆被脅從當道檄宣捕賊宣親督兵據險紮營凡七所與賊相拒四十餘日擒賊渠魁餘賊不敢出宣謂盜魁既得餘可撫而下也乃出榜令鄉民陳驥等入賊中張挂而自詣賊營撫諭各賊皆釋甲羅拜乞降且訴從賊非本心皆出於被脅不得已因遍歷各村放回被擄男婦三十三名口拘收大海

船一百五十艘撫過從良民一千二百三十七戶繼而山賊羅劉盜等復集衆入海爲亂燒劫惠州府興盜長樂等縣當道復檄宣捕賊宣潛令從良民黃伯良等出其不意搗其巢穴大破其巢俘斬陳聰馬信甌瓊等幷獲妖婦羅法娘羅劉盜母妻與其男眞子等六百六十名奪得各賊馬五十匹取回各府被擄男婦楊呵孫等一百二十一口時湯田黃寨等處皆從賊省臣欲乘勝盡滅之宣謂脅從罔治乞貰免其得復等戶七千全活命數萬賊平當道以宣漳人漳潮相密邇捕盜互相藏匿難以行事奏改朝宣宣聞命卽日就道民遮留不得相與涕泣乃集二百餘人赴　闕上疏乞留宣疏未上而新任太守出京矣既而海寇復大亂攻圍縣治劫行居

民殺死指揮劉琛通判劉恭又掘破海堤淹沒軍民房屋萬餘區城門晝閉官吏束手無策鄉儒陳驥等白當道曰事亟矣必令周守復來其事乃定因具書請宣宣慨然而來人悅軍民胥慶宣白當道開城門納逃難諸巨民府縣學舍寺觀及官廊曠閑處所皆所栖宿病者給醫藥死者給棺槨貧乏不能自存者皆設法賑濟之潮人大悅當道欲遽發兵宣曰彼雖爲賊良心猶存況未窺其虛實萬一損吾威重則事去矣不如先招之招之不服發兵未晚也乃出榜約日招降至期各賊駕船數百艘來皆被堅執銳渠魁服色僭擬侯王宣謂曰若等既欲從良何爲乃爾於是皆投戈釋甲去僭服相與羅拜宣爲慟哭衆人亦哭當是日車騎親詣賊巢因而遍

歷二十四村且慰且諭歸被擄男婦七百餘人賊船三百餘艘送當道處悉燒燬之其未有燬者皆鑿沈之海濱有神祠賊卜神以爲從違既約日入降而復猶豫宣問之曰卜神不吉宣夜抵神祠告曰民欲從官神何爲告以不吉再告不吉是神不知有順逆吾當別作處分矣次日賊復往卜報曰吉然賊雖得吉卜而終猶豫日使人覘之團營結砦如故宣告當道曰賊可滅矣欲降而猶豫衆不爲用矣遂出兵一鼓而滅之潮地悉平事聞朝廷遣官賚表裏賞勞厥役以下而并及之

四年海寇魏崇揮作亂僉事毛吉等討平之　魏崇輝許萬七竊據海陽下嶺等村與程鄉山寇羅劉盛黃呵山聲勢相倚

民罹其害僉事毛吉知縣陳爵奉命討平

宏治中海寇蘇孟凱作亂潮州知府葉元玉討平之　蘇孟凱饒平人宏治中聚眾山林以革卜爲名因而劫村海陽村落民罹其害者數年知府葉元玉討平之

正德二年海寇朱秉英作亂官軍滅之　上漳溪賊首朱秉英林傅聚眾劫掠大埔縣鄉村燒燬神前市奏聞總督府檄胡僉事黃指揮裘知府等官征勦殄滅地方稍寧

五年海寇陳貝玉等作亂安遠侯柳文討平之　賊首陳貝玉梁世昌張士錦等嘯聚山林程鄉縣義化石窟等都擾害鄉邑總兵官安遠侯柳文等督兵討平之

六年海寇李四仔等作亂都御史林廷選討平之　賊前李四

仔黃鏞張時旺嘯聚石窟義化松厚等都寇亂汀漳惠潮正
德七年總督右都御史林廷選總兵官安遠侯柳文總鎮太
監潘忠等督兵討平之
十二年海寇黃白眉等作亂平之　清遠都篩灌賊首黃白眉
雷震賴英等作亂流劫福建漳泉地方二省奏聞總督府調
兵撥守巡張參議僉事黃都指揮征勦地方始平
嘉靖元年海寇邱泥金作亂平之　邱泥金饒平人嘉靖中作
亂流劫海陽鄉村撫盜通判周箕討平之
二年福建賊流劫惠潮提督都御史張嶺總鎮太監韓慶總兵
官撫寧侯朱麒討平之　先是福建上杭賊首江小范四等
集徒搆亂糾合隣界江西安遠廣東程鄉大賴梁八尺黃萬

山賴廉等流劫漳泉官兵追敗突劫程鄉等縣鄉村至是嶺等計發漢達土官目兵打手二千餘名委達官都指揮李翱嶺分分巡僉事施卿右參議孫懋守備都指揮楊懋分道與福建官兵夾攻俘斬五百餘名顆地方始平

五年海寇曾阿三作亂平之　曾阿三程鄉人寇掠海陽數年

嘉靖中知府張景暘平之

十年海賊黃秀山等亂提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林富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秀山與黎國璽皆東莞縣民乘船出海勾集潮惠雷廉閩浙亡命屯據海洋妄自稱號東西二路沿海鄉村居民商船屢被其害至是富等嚴督海道副使江良材嶺南分守左參議王積副使楊淮嶺東分守右參議

翁磐守備都指揮王蘭分守雷廉高肇左參將程鑒總督備倭都指揮陸桓調集兵船分道把截夾攻俘斬首從二百餘名顆秀山等戮於市海道始靖

十一年海賊許折桂等亂提督兵部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陶諧總兵咸寧侯仇鸞撫平之　折桂與陳邦瑞曾本亮周廣等皆東莞等縣民先是從黃秀山等出海爲盜秀山伏誅折桂等屯交阻執曾本亮等殺之折桂等復回聚黨沿海剽掠拒敵官兵爲害日熾至是諧等督漳海道副使楊濂兵備僉事莫相統領官兵俘斬首從五十九名顆生擒周廣等戮於市而折桂乞降首送違禁器物船隻人官歸還脅從被擄一千七百餘眾海道始清

廣雅書局栞

三十三年提督兩廣兵部侍郎鮑象賢總兵官征蠻將軍定西侯蔣傳討平廣東海賊　先是賊首何亞八鄭忠興等潛從佛大坭國糾合番船前來廣東外洋及沿海鄉村肆行劫掠殺擄人財拒傷官兵脫往福建等處收納叛亡數千湊同陳老沈老王明王五峯卽王直徐碧溪卽徐銓及方武等分道流劫浙江嘉杭寧紹台溫一帶地方均受其害亞八等仍又遁向廣東地方打劫軍門督行巡海副使汪柏委指揮王沛黑孟陽等統領兵船分東西哨隨往剿捕王沛擒獲何亞八等於廣海三州環共計一百一十九名斬級二十六顆溺水燒死不計餘黨駕船脫走四散劫掠新會賊首東文柏等乘機突起嘯聚千餘隨卽撲滅撫其脅從三百餘人而徐銓方武

等又自福建流劫突至於潮又爲黑孟陽所破斬徐鉦於海其各道守巡兵備等官督并官兵陸經於潮州柘林崗砂島猪洋新會雷瓊等海面擒斬賊黨共計一千二百餘名顆俘獲賊屬奪回被擄人口各有差何亞八鄭宗興方武鄭時傑等俱解軍門斬於市海島始平初海南柵有天妃廟凡放洋往還皆敬事之且降箕神驗亞八欲寇廣州城往禱令二童子扶箕久不降亞八躬身拜告禱乃降書一死字亞八大怒斷神首并執二童子殺之其黨知其必敗矣比行所居大舶包以牛革用防官軍潛鑿故是舶定每間鑿聲曉霧溟濛天明不覺及兵至猶以爲所遣賊徒得掠而歸遂至於敗亞八東莞人

三十七年正月壬午倭寇自漳泉入揭陽縣劫掠官軍擊敗之復攻劫饒平縣破黃岡民鎮提督都御史王鈁至潮州調集漢達狼兵打手鄉夫副使林懋舉僉事經彥寀參將鍾坤秀知府李春芳各帥師大敗其眾俘馘無算倭寇退走　先是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僅二百人眞倭十之一餘皆閩浙通番之徒頂前剪髮而椎髻向後以從之然髮根下斷與眞倭素禿者自有異戰雖同行退各宿食此其異也徽人王直號五峯者始為倭經紀後統率往浙破黃巖尚書黃綰家以報私怨遂至寧紹蘇松大掠焚殺甚慘總制集潮貴鈎刀手及廣州打手擊敗之直遂就擒其黨毛老許老等遁入舟山至是犯潮州大船一十三艘其徒八百餘人大都皆漳泉溫紹產也

突入揭陽縣大家幷村劫財殺人房屋盡燬至蓬州千戶所從崩城擁入城中殺死百戶李日芳等報至海道副使林懋舉先往潮州提督都御史王紡調集漢達官兵幷募廣州新會順德打手未至知府李來豫集鄉夫禦之及僉事經彥寀寮將鍾坤秀統督官兵至共擒斬眞倭從倭共一百七十名顆鄉夫之功居多狠兵沿途恣肆官目不能制馭徒張聲勢而已十月甲子誘賊三百餘徒自焚其舟登岸攻劫磚頭北塔等村大肆焚掠守備指揮楊璽被殺凡官軍斬獲必奪其尸去不得伐功璽因伐功致死報聞廣城戒嚴三司往請軍門移鎮已而寇集海豐縣潭衝土賊從倭行劫洋尾四村焚掠男婦死者數千人哭聲遍塗懋舉彥寀多方禦之民恃以

無恐已而倭酋率衆千餘自漳州突入饒平縣攻劫黃岡民鎮破其城入居之彥宗坤秀及春芳鄉夫與官兵幷力擒斬一百四十六名顆三十八年二月道軍門駐潮州軍威大振肇廣府同知呂天恩與監督協謀沿海鄉夫皆賈勇擒斬益多寇自饒平間過趨揭陽縣圍其城彥宗以兵救之寇皆敗走南洋滂鄉夫尤勇斬倭酋金盔甲者一人其衆大敗俘獲無算及彥宗報罷僉事殷從儉代之制　乘勝每戰皆捷黃岡鎮團聚者悉出遁走還閩於是軍門遂歸蒼梧奏以坤秀統師守之

三十八年十月乙丑倭寇復入潮陽縣參將鍾坤秀會按察副使張子宏嶺東分守參議馮皐謨僉事殷從儉統督官兵禦之

屢敗其衆會提督王紡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侍郎鄭
綱代爲提督卽檄官軍嚴討三十九年二月海道副使鄭維誠
至四月殷從儉報罷嶺東分巡僉事齊遇到又屢敗之　倭賊
先在福建和平詔安二縣乃饒平黃岡鎭隔界屯聚時守將
鍾坤秀領原調南丹州官族莫喜目兵一千九百餘人指揮
陳鸑領原調田州報效官族黃眞目兵一千人於鎭平險要
茅山分水旱二路防截三十八年六月倭報漸近會委百戶
朱鉞領募兵五百人鎭撫羅萬麟領團操打手三百人協守
俱以指揮馮良佐統之復調備倭指揮高拱部領官軍及鎭
撫余盛領募兵其七百餘防守黃岡鎭城通行各縣諭令小
民歸并大村起集父子丁夫互相防守其附郭人民俱移入

城內仍行饒平大埔各集鄉夫委官部領把截要害狠兵秋毫有犯僉事從儉即治以軍法所至肅然十月乙丑達州所報倭船二艘約賊三百餘人從潮陽海口焚船登岸掠劫錢岡村水哨備倭指揮孫敏擊斬倭級二顆十一月庚午又有倭賊十餘從招盧巡司河渡偏門登岸同海賊許老等三百餘徒攻海門所城官軍用銃箭擊死倭賊數多壬申目兵莫善等追至石牌水陸并進并孫敏又擊敗之賊遁還和平丙子許老等自海門所至潮陽縣南縣丞范楠鄉等率兵壯鄉夫擒斬十九名顆并接濟陳吒林世嚴四名奪回被擄二十餘名口賊遁回和平合夥丁丑又有賊三千餘徒分三哨從饒平分水關至黃岡鎮城外高拱各府衛署印通判翁夢鯉

指揮李熊知縣熊靈林議穆率兵截捕已卯賊屯於南洋灣馮良佐統目兵黃眞莫善分爲二哨千戶黃昇等領各募兵打手合爲一哨南洋三灣諸鄉兵又協助之擒斬三十八名顆奪獲接濟三名并被擄人口贓仗馬驢等物乃搶船而去聚於閘望港口官兵進至楓洋對岸甲午賊出揭陽蓬州都外沙相焚掠官兵擒獲七名顆有陣亡者隨募兵及鳥打背大家并村鄉夫協勦之而提督交代新令益嚴守備指揮陳學勦亦至武生詹宏道等亦督兵獲功十二月己亥賊往寇隴外莆都官都雷獲二十名顆會庠生謝弋鳳家一百名爲軍門取用以千長蕭善文領之援例典膳奏金製造火藥子母砲九龍錦神枝箭各數百枝亦領兵至辛丑賊自和平營

於赤寮村劫揭陽棉湖寨軍民發目兵五百餘人令學勦截捕丁未新倭賊自福建雲霄突入黃岡余盛哨徼之互有殺傷賊屯往東嶺戊申賊自關望出營往彩塘官軍斬獲二十七名顆甲寅新倭合關望大夥官兵營於源頭塘湖適海道副使鄭惟誠至會督水路官軍指揮武尚文部領兵船亦至張子宏回司己未賊自關望出劫官軍目兵鄉夫共斬獲并獲奸回共六十七名顆秦金領鄉夫打手一千人仍起集三灣鄉夫一千人多給葯銃協同防捕甲子軍門發目兵六百人打手三百人續至賊自縣湖砦突往廬清官軍生擒從倭土賊二名并馬一匹三十九年正月癸酉賊移營往潮陽貴山都屯府縣督鄉夫及官軍斬獲十一名顆秦金等官兵用

銃擊死數多丁丑武尚文水兵斬獲六名顆賊又移營於古城官軍追之乙酉四鼓賊船自關望港口往南灣登岸攻圍危急奏金兵及鄉夫用銃砲火箭擊死尤多官軍急援赴協力大戰自寅至午擒斬三千七百七十三名顆賊潰走渡河官兵于英謝弋鳳及鄉夫邀擊之擒斬七十四名顆俘內有自嚼舌死者餘俘及被虜譯字小廝胡器解赴軍門戊子賊出營祭江誓與南洋灣復讎武尚文等官兵擒斬五十二名顆于英等擒斬四十二名顆鄉夫斬獲六級其在古埕者斬獲一級壬辰賊在關望者土營修船官軍擒斬二十四名顆甲子賊自古埕出劫官軍擒斬二十一名顆二月戊戌賊復回和平沙嶺官軍斬獲一級奪回被虜男婦數十人己酉賊

遁徒至大宮橋目兵邀擊之斬獲頗多戊午賊分哨四百餘徒乘馬一百十餘匹守備兵劫之擒斬三名顆賊大潰官軍乃得乘勝成功凡俘馘八百有奇被虜走回者二百餘人獲賊馬十餘匹器仗無算四月殷從儉致仕疏允適嶺東分巡僉事齊遇至與海道參將會師擒斬三百六十名顆餘賊悉遁

按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乃中路也縣有烏艚船號子弟兵者東西二路防守莫不用之舊規每歲春末夏初風汛之期通行督發沿海府衛所縣巡捕備倭等官軍出海防禦倭寇番船巡撫定議動支布政司軍餉銀五千兩給發東莞縣貯候支用雇募南頭福永西鄉等處驍勇兵夫與駕船後生

共一千五百名查取烏艚船每年三千隻分撥一千名駕船二十艘分兵於南頭海澳及佛堂門伶仃洋等處又撥五百名駕船十艘往高雷廉等處緊關海澳俱領各備倭官員部領防禦巡緝每月支給工食銀六錢口糧三斗於附近倉分關支若非調遣不給口糧如不敷於潮州府民壯七百八十三名數內二百八十三名工食銀兩征解東莞縣貯候雇募支用其五百名工食銀兩行該府委官選募本處慣經水戰打手與駕船後生共五百名工食口糧照前數就與大城所關支查取海陽等縣艘船往栁林等處海澳協同東路備倭官軍防守前項船俱驗裝載如十萬以上給銀一兩五錢十萬以下給銀一兩東莞縣雇募於軍餉銀內支用海陽等縣

船隻於該府庫貯無礙官錢支領俱待九月中旬風濤寧息海洋無事方纔掣散

嘉靖十四年按察僉事吳木本議以東路栢林溪爲濱海要害精選兵夫以中路海道咽喉用六百名東路爲門戶用三百名西路頗靜用二百名四月初旬上班九月無事掣班定以栢林爲堡以阻寇變蓋兵貴精而不貴多食宜預而不宜匱儲選有常而兵食必足戰守有據而要害必備則三路之海防不爲虛設矣然前此栢林民吳大等已嘗聚衆劫掠惠潮沿海居民被害甚慘嘉靖五年潮州衞指揮賴俊始督民兵驅滅之是寇非外至也海濱獨信寧都黃芑諸村猶爲僻遠居民接濟番舶劫掠行舟遇荒尤甚嘗拒敵官兵勢甚猖

獗方議大征分巡僉事雍瀾至仍行招撫之令檄知縣羅允凱往開諭之置社學立保約擇其子弟十餘人聚於邑庠於是海表盜賊日消然海賊嘗劫蕭廷昌矣擒獲大半皆潮陽之土著也剏漳人先以糴穀爲名而奸民因爲之市賄結軍哨以卵翼之而土著豪强利其貨物交通啟釁豈能盡察哉

中路佛堂門十字冷水角老萬山伶仃洋屯門雞栖海澳最多故用六百名東路雖栢林要害而海豐長沙碣石等處亦宜巡緝故用三百名西路頗爲僻靜故用二百名若倭寇有警增募四百名以足一千五百之數潮州民壯工食於本府軍餉給支兵夫惟選三百名餘留守城有警則雇增二百名以足原額五百之數每船船四艘一官統之每月更替仿

南京操江事體將三路兵船編號定甲使船水手教以接潮迎風之法凡長兵短兵弓矢弩射必常時演習使之出入往來如神海道官嚴加比練以行賞罰仍通行各縣責令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船甲副長副不拘人數惟其船之多少一依十門牌內循序應當船上各懸字號若比字號者長副鳴鑼追逐備倭官毋得多帶兵壯下鄉查點總小甲及捕魚船取執結以索銀兩有假稱巡河總甲生事嚇騙者俱行嚴究凡沿海居民量地隨宜起蓋敵樓互相防守一遇有警前後策應凡捕魚小船各在本港不許駕出外洋若遠出不回者地方報官治以接濟之罪　癸丑八月海賊數十艘來寇揭陽兵鄉夫追殺自桃山至大井僅戢十餘而被擄

男婦多溺死蓋兵非素養不得地利故也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存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打手狼兵虛名而已烏艚船子弟兵昔自中路首擒何寇　子弟兵俗呼蒸仔其商販頗類淮海鹽徒而無對障相劫之惡何亞八亂時諸縣報效蓋因二寇阻其商販之路也知縣何价不許及海道用之素熟地利竟從指揮王沛擒亞八成其功

南洋灣鄉夫今在東路屢勝眞倭　南洋灣鄉夫所居背水正如韓信背水陣置之死地而後存者不拚命敵愾必爲寇所殲故能往往取勝此東路所用之兵也

此皆所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隨

宜醲酒以養其氣而威惠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經略之上計也

DS
705
.A84
1900
v.47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五

廣西省

崑山顧炎武撰

全省疆域

東抵湖南道州界西抵雲南特磨界南抵廣東高州界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川界西北抵貴州都勻界西南抵交阯界

歷代沿革

廣西楚粵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幷其地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自荆以南皆屬於越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時越之邊界皆屬於楚其後越人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有甌越雒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以在揚州

南境又曰揚越秦始皇帝利越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殺西甌君譯呼東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略定揚越爲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東屬南海郡越以西屬桂林郡而慶遠思恩太平以達交州俱屬象郡焉秦末趙佗遂王粵地漢因封之孝武帝平南越佗孫光降以其地爲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阯其北爲零陵郡屬荊州吳仍漢制分領於荊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臨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設梁分湘廣之交爲桂州迄於陳隋州郡因革紛如莫之勝紀唐以其地屬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三又開拓諸

巒峒落置羈縻州郡數十五代時入於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嶺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爲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一州四明分其地爲府八土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爲流田州府降爲州而懷祥縣順州下雷峒俱改爲州其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官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四

山川志

宋范成大作桂海虞衡志謂粤千峰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奇勝甲天下余謂西北諸山華嵩泰岱屹立中原如王公貴人端拱朝堂蕩蕩乎大觀矣東南諸山吳越相錯三江五湖隨山下上如綽約嬋娥綺心墨客騷蘭芭而蓑若英亦綽有風致哉粤西僻在一隅不得與五嶽四瀆之觀而怪石參差幽洞玲

瓊十洲三島庶幾近焉蓋亦有羽客緇流之勝已然山多膚立而少草木食上之毛者什不得一三江之水勢若建瓴而注於東瀚澥故其民類不能逐倍稱之息而鮮蓋藏重以恆暘爲政沮洳不修金石爲焦維東手以聽命諸天豈巧拙故殊亦限於山川而莫爲之括耳昔周禮職方氏藪澤原隰之利昭然臚列而遂人之職溝洫畛域獨爲加詳其所重故有在矣

兵防志

漢時五嶺之南兵制多略唐天寶後始設經略清海二軍至移淮泗之兵戍焉宋稍多故而兵制迭更募雄略選澄海土丁峒丁時隸尺籍而兵終不振則積弱之勢然也明初以武功定天下建衆衛所用相夾輔是時粵西蹶張之士至十萬有奇豈不

稱烈焉及調征安南官軍存者什無二三於是議成兵復議民兵然成兵離鄉井犯風露水土不習逃亡相踵則成兵不足恃也民兵筋骨脆弱斬木揭竿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民兵不足恃也不得已而召募練兵之議起矣二十年來橐弓卧鼓蚌蛘韋跗注之夫恥談兵革日以盤辟爲容甚者脧卒伍以惠私家任其虛籍而莫之問兵制陵夷在官之庶月費千鍾而釋戈弛徒供款段之奔走一旦有警將安賴焉夫竭民力以養軍又竭民財以養兵至軍與兵交受其弊奈吾民何余因詳其始終之變令談經略者有所攷云

田糧

粵西自元以前田額無征明朝洪武十四年編賦役黃冊州縣

各以實自占田分官民米分秋夏田之稅入公家者謂之官田官授以授農人而歲收其入故其賦重而役則蠲田之屬私家者謂之民田民自相鬻買以爲恒產官不得多科故其賦輕而役則重夏稅多產於地秋糧多產於田而其賦其役視其則之高下爲輕重至洪武二十六年冊籍始定其田賦可得而攷云

時　上方重農桑令天下農民凡有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惰者有罰嗣是定麻每畝八兩木綿每畝四兩至是年定民間桑株照例起科私綿十八兩折絹一匹樹株果價兼收錢鈔正統八年令不出蠶絲地方絹一匹折銀五錢自是廣西絲絹隨地派米分之正額矣景泰四年令廣西民人被賊劫殺遺下田土者有司取勘撥給現民是時猺

賦方猖獗梧州蹂躪尤甚荒田相望督府韓雍鈔實以聞遂定荒田賦八多賴之萬厤九年令有司履勘清丈而有司奉行太過以加額爲功襄時荒田已經奏免者盡數編賦十三年復行覆丈汰額虛糧而有司奉行不一間有闕宂不事事者吏書之蠹窟穴其中甚有一邑而存三四十處糧者雖欲均之庸可冀耶今一省賦役大都以覆丈爲據計畝定賦而農桑絲絹俱在其中

鹽法

漢元狩四年幹山海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爲市歲得錢百餘萬緡而官祿軍餉皆仰給焉宋之弼鹽益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

歲用而給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漠而
彫瘁食鹽無幾商不樂趨故官爲搬運紹興中議易二廣鹽法
安撫胡廷直欲俱行客販轉運司主管文字徐夢莘爭之廷直
建其議不三年商賈毀業民苦無鹽自是官搬如故是廣西之
行官鹽自宋然矣元至正中也兒吉尼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
肅政廉訪使時紅巾賊入湘南嶺表震動吉尼議甃石城以扼
險要遂捐官俸貿易海鹽復倍稱之息版築經費銀計二十餘
萬皆取給鹽利四年始克終事民不告勞粵至今賴焉明初行
鹽專以利民其後則以佐軍興以爲轉輸而官稅什一其利頗
鉅至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書唐鐸言長沙寶慶衡永四府郴
道二州食鹽甚艱廣東積鹽有餘而廣西新立諸衛糧餉不足

若將廣東之鹽運至廣西申納軍民交利其於計便上從其議命廣東提舉司運鹽八十五萬引至廣西桂林以給商人之入粟者於是粵東之鹽始達粵西湖南矣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議增營伍爲善後計而歲費不貲左藏稱詘因請之於

朝仿元也兒吉尼故事而綜理加焉其督鹽則用指揮其運鹽則用旗軍其鹽運則屬府佐其數則每歲廣東買鹽七千五百引每引重一千七百五十斤每十四包每包重一百二十五斤每船一隻裝鹽三百五十包其二十四引官買三百包運軍帶五十包以償其勞其運船則官自爲造其買鹽及廠稅一如商鹽之例其運鹽往返以四月爲期歲可三運其湖廣行鹽之價則與時低昂官鹽商鹽互相搭配各居其半除工本諸費其

利息一歲可多二萬少不下一萬五千後以衛卒不習水道而武弁多藉爲奸利因改民運改上船爲中船改官旗爲水甲而以府官督之水手所帶包鹽以漸殺焉然府江灘高水道蹇澁昔之三運僅可并爲一運而計一運之利與三運大略不甚相遠粤西左藏自是稍贏矣顧曩時販商俱粤東富家子而韶連諸邑楚商私販往往相屬自行官鹽商利漸殺私販重繩商人造爲浮言以撼當道而總督都御史劉堯誨衡人也遂極言官商不便欲於韶連二路重增引目粤西督臣郭應聘撫臣胡宥亦以情聞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鹽之議原爲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西省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俱乏地方坐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

而忘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　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
地方軍餉比之通商干係爲重這鹽運只著遵照近奉欽依事
理行不許再議紛更然兩粵之議呶呶未已官東者則左袒東
人官西者則左袒西人而東粵薦紳家亦起而爭之上從科臣
言行督臣郭應聘覆議如殷中丞指由是官鹽始通衆喙少息
矣嗣是按臣行郡每更一官輒更一議所以革奸劉盡至詳矣
而網又少密焉邇年直指疏請官鹽百包許帶私鹽六包重以
押運之官朝更而夕改官非正途船無統紀市利者相煽爭利
者相攻長年諸役靡所顧忌故夾帶之禁益嚴而奸帶益甚稍
遭旱涸即減一運之半矣夫民之趨利若水之奔海然不隄之
則潰而過隄之則壅世未有不利於下而能專利於上者也當

艘中丞首議時每鹽三百包許運軍帶五十包今且殺其三之二也彼見待軍之如此而待民之如此安能俛首而甘心者況其衝淩於狂波巨浪之中奔走於嚴霜烈日之下一遭薄耗輒令賠償利少而害多彼獨非人情乎故水手之不可不優也勢也或謂釐之官軍自食其力今之水手已給之工食以恤其私似未可例論者不知官軍有月糧有行糧未嘗不為其身家計也水手之募倍於官軍則夾帶者亦可半於官軍不應遽若是懸也今縱不可復中丞之舊而就中劑量以百包帶十包此外有夾帶者必置之法彼樂於加斤之利而惕於沒官之害誰敢以身試法哉然欲禁私鹽而不更官艇是導其源而欲塞其流也查之舊例木馬船只容二百包今之船且十二倉即三百包

猶寬然有餘是名更而實不更也彼安得不滿載而歸也今當委官督造長以八倉爲主每船只許容一百五十包而又多造小船則平樂郡限以官鹽報稅之後卽駁之小船則私販者旣無寄頓之地而駕船者不病往來之奸未必非通商足課之一助也大都首事之人長慮卻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弊爲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獨鹽策然哉

梧州府

郡事

宣德二年以都督山雲充總兵鎮蒼梧

景泰二年寇燬梧州城　四年總督都御史王翱檄廣東僉事李光智撫五屯龍山諸賊平之

天順四年夏四月石康賊陷博白縣　殺典史巡檢及軍民六十餘又擄男婦千人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四年藤縣民胡趙成作亂伏誅　成先遣成宥因造妖搆集大藤峽等山猺賊攻陷諸縣殺擄官民掠德慶賓寨巡檢印巡撫葉盛督左參將花信分巡蒼梧道副使雷復都督指揮韓瑄指揮張錦王銘進討之而擒斬成等獲印回寇燬北流縣城　六年寇燬博白縣城總督都御史葉盛請設帥府於梧州　初兩廣守梧不相統攝盛請設帥府命鎮巡將軍總鎮梧州兩廣各設副總兵及參將而守要害悉聽節制

七年大藤賊陷梧州城蒼梧鄉紳布政使宋欽巷戰死之　大藤寇何敬陷陸川城

成化元年左僉都御史韓雍征夷將軍都督趙輔遊擊將軍都督和勇等調兩京江湖漢達兵討侯大狗克之　景泰中猺首侯大狗作亂聚至萬人隳城殺吏勢甚猖獗久之鬱林博白信宜興安馬平吏賓響應所至邱墟起浙江左參政韓雍爲左僉都御史督諸軍討之至全州擊陽修西延苗賊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先破修仁追至力山擒斬八千餘十月至潯州專擊藤峽爲左右二軍分十三道進以千戶李慶隨參將孫震擊五屯截其奔路雍等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以十二月朔奮勇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踏等巢賊遁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杭滾木壘石而下毒矢如雨雍揮死士刊山開路發火箭焚其營柵聲震天地日色晝暝

賊大驚潰橋侯大狗等擒大小峒砦九百斬首四千有奇俘男女三萬餘而逃墮溝死者無算羣賊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藤延亙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斷之改曰斷藤峽刻石山頂以紀雍功明年二月班師奏設東鄉等九巡司以土人季昇等爲副巡檢兼設武靖州於碧灘以上隆州知州岑鐸掌州事設藤縣五屯千戶所李慶掌所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吏目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藤二縣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之昂伏誅昂侯大狗之黨

六年始設總督府於梧州起復韓雍鎮之　十六年鬱林州木頭等崗蠻賊叛總督都御史朱英總兵官平江伯陳鋭討平之

十八年嶺溪蓮城獞陳永受謝利等叛　二十年猺賊黃公定寇掠陸州副使陶魯討平之正德七年大靑賊李通寶寇掠鬱林北流陸川嶺溪縣州知府曹琚偕參將金鎧調容縣千戶州目覃德玉捕之殺通寶於洞心山（洞心容縣水原里地）　八年討嶺溪六十三山不克　十六年初置盤鹽廠於梧州

嘉靖元年老君峒猺家峒賊亂總督都御史姚鎮以田州回師剿平之　六年田州土目盧蘇與思恩王受等反　命新建伯王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江湖四省軍務降之　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王受等挾邦相以反兩江皆震御史姚鎮攘夷無策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鎮落職而吏部尚書桂公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敕守仁兼兵部尚書總

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公至梧諸夷聞其先聲皆股栗而公益韜晦見田州軍形未可猝滅恐以其故或損兵餉方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蘇受降受許諾但言見時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公數其罪命杖一百杖時受不免甲諸夷皆驚竟莫測公祕算於是公乃上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執捏如破壞之舟颶泊風浪覆溺之患不待智者而知之今欲窮兵雪憤以殲此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獠猺盤據盡誅其人異日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獨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而猛獨詿

設觸法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
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盧蘇等爲土巡司以殺其勢添
設田甯流官知府以總其權　上皆嘉納之而公既罷田州
之役遂移兵攻八寨賊破之至今地方藉以安
九年石硯東鄉長行賊平　三巢界蒼梧封川地首賊盤古子
等恃險負固比乘思田之亂益肆剽掠督府林富遣副總兵
張佑督達兵捕誅之
十一年征七山諸蠻悉遁去　六堡思連欖佃古磊等七山壤
接梧藤猺民唐欽宗等恃其險衆出劫仁封須羅等鄉督府
陶諧調兵萬餘分二哨進剿賊寇先遁僅斬二百級
十八年大師征斷藤峽諸蠻悉平之　二十一年容縣唐仲山

猺作亂劫掠六王等村千戶覃德王尋捕斬之三十一年征七山賊七山三十七巢據蒼藤嶺之中周遭二十餘里屢征不克督府應楨與參政張謙定計調兵以左參將王及右參將朱昇分統之佯爲征西兵至潯陶旋師兼程而進晨及賊境賊覺始奔及下令曰賊今處高其氣方銳不宜仰攻但謹守使不得逸俟其敝擊之可破也賊果窘飢死殆半擒斬二百二十名顯籍其田廬

二十二年七山猺酋盤宗昌叛時分守鄭公綱討平之　二十九年兵巡僉事章熙疏容江道　容江當梧郡西南孔道逆自良而上有馬驒白馬三州諸灘水洞石出舟行最險而陀田古秘山雞等巢猺賊藏匿林箐篙人於水濵以迴流激石爲

羅網虔劉勾結無有已時開一懲創後復如故兵僉章熙按
縣廉得其情白督府選師徒親詣各洲刊木撅根日坐江舸
督之立三洲上勸山傜等營汰馬岐長驅古辣穴兵賊遂遠
遁往來商民咸賴
八砦賊吳宗顯等襲容縣掠帑金去尋捕獲之設城北營　四
十五年革梧鎮總兵　給事中歐陽一敬奏議裁革勛臣總兵
用流官陞都督職銜移鎮
萬厤二年設鹽運使提舉於梧州　以舊遞運所改建提舉署
設副提舉二員轉輸西粵官鹽遞運所附府門驛
容縣橫山傜劉德厚暨冬瓜掛留等山傜張剌等寇掠容縣大
營魚產三十餘村　四年老君峒諸傜復亂尋撫之　五年七

廣雅書局

山下城連城北科諸猺歸順　時諸猺惕羅旁兵威各願歸就
編民始計田入賦

老君峒猺復亂　賊首李金亮引深埇等巢劫掠東安鄉殘殺
百餘人

六年三月六十三山獞賊潘積善乞降許之移滸梧參將駐岑
溪始置五鎮　先是岑溪六十三山連城猺鄉賊潘積善自稱
平越王與北流之郁留山容縣之橫山冬瓜蒼梧藤縣之七
山平盤諸巢共七千餘黨互相糾結爲羅旁後戶占據民田
流劫兩省適羅旁大舉士民詣督府凌雲翼言復詣征時以
勢難卽及遣官入山楊諭願撫者聽暫羈縻之俟羅旁事定
移師順剿積善等爲先聲所奪率黨報赴軍門願出兵二千

殺賊自贖尋背約及羅旁班師檄督府蒼梧守巡會廣東傾
西道計議剿撫諸巢聞風恐懼咸請乞降督府乃免積善死
以軍兵責其調兵失信俯首聽命願爲編戶歸我侵田不敢
復反復　奏請移滇梧參將王德懋駐岑溪彈壓選指揮千
戶五員提兵三千分設五鎮藤蒼曰七山容縣曰六雲岑溪
曰北科又曰連城懷集曰五里

梧三丁甘世廣卒六圍獞兵三百人破藥埔等巢設岑溪大王
營并左右兩江營　撫定九子山二十八都六便山橫山挪留
山等處猺獞悉附編民　七月岑溪左營兵陳進呂子和等作
亂尋討平之　七年興業木頭峒寇亂尋討平之　木頭峒枕
近八砦號曰八砦賊　聚眾數千流劫鬱林富民撫康等鄉警

聞督府劉堯誨命參政王原相討之會粵東監司犄角並進賊殊死戰乃招亡命入賊壘計縛其酋首二人東粵統領將官見戰克欲徼首功深入其阻幾被圍困既乃東西出其不意直擣巢穴剋期賊黨盡縛

八年置哨江南募水兵　以蒼梧縣知縣龐一夔請各於要害巡緝江道

築大崗城招徠民屯種北科　先從羅旁六十三人諸猺願受約束師還又復負固不服乃議築城於大崗而以潯梧參將握重兵彈壓之又於四面要害分布官兵以護往來城中爲兵將署前列中軍左右營房田招徠民百餘人防守

大師征十砦蠻克之　十砦本郴郡遷江縣永安所地先比八

砦後殺龍哈咘咳二長官回籌為十砦倚山負固鈔擄司蔵
賊害藩臣聲勢甚震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御史顧鈐暴其
逆狀討之分五哨並進而蒼梧副使侯國治督夷江一哨軍
興糧餉舳艫悉取辦於梧
十一年十二月懷集崑巒嚴秀珠鄭明端糾眾流劫討平之
懷集與賀開建三縣崑巒聯絡的首嚴秀珠賊鄭明端等糾集
三百餘黨掠窩崑下埠流劫開建封川殺掠居民時方進剿
府江總督吳文華會巡撫吳善訓選東西精兵六千餘會梧
鎮聲言西援奔蒼梧兵巡僉事經濟嶺南兵巡副使王判東
督諸軍以明年二月各哨並進勢如破竹克松鵝古城深埔
龍塘等崑俘斬嚴秀珠鄭明端八百有奇餘黨悉定

調大崗兵戍守金鵝　懷集崗巒既平金鵝猺賊出入之區調大崗營兵三百名戍守以百戶一員統領之

十五年始闢府江陸路　府江一帶箐林亂石猺賊出沒淵藪賊平三院會議開辟陸路以通往來蒼領府江二道經理其事自蒼梧抵昭平界治道造橋建三公館漢埔金竹兒砦大崗營兵梁一貴等倡亂尋伏誅二十四年岑溪七山猺寇亂兵備戴公耀討之　時公備兵蒼梧會岑溪猺賊趙宗亮等連結六十三山諸猺作亂奉督府陳公檄征各路精兵討平之捷聞　上大悅擢公巡撫西粵尋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時思明叛因陸佑勾引賊黨擄官劫印勢甚鴟張公請　旨進剿一月中擒斬無算元兇授首黨羽

解散未幾交夷劫掠欽州被殺公調土漢兵深入擣巢全師凱旋猶慮戎心叵測請固防禦重彈壓復崗官禁互市　上皆嘉悅從之

二十七年造哨船巡緝江南　梧江上接昭平筋竹下抵封川思蒲南至平南白馬東至藤縣江口界至凡流原設哨堡歲久玩弛守道朱東光議設船隻軍兵巡守委官統領

二十八年添設羅山營抽兵防守　藤縣羅山嶺路通三了等六十三山上至七山諸猺雜居盜賊出沒知府淩嗣音允知縣劉炅之議抽哨船兵二十二名湊同襖營十八名兵共四十分立羅山營

議設三州番風堡復於白花嶺立營　容縣白花隘盜賊出沒

要區守道孫有敷詳允番風營兵二十八名掣三洲堡一十六名復白花嶺立營

四十八年設容縣西山水源巡江營哨　源去縣遠於六雲鎮缺兵內抽四十名設立二營乃修復四哨

兵防

明初會城咸置衛所要害則置巡檢司在軍曰旗軍在司曰弓兵皆食於官別立民兵萬餘無事訓練有事以戰事已卽休美哉寓兵之良法也自旗軍脆弱不足恃而後資成於湖廣永樂二十一年借雄於遠騎成化七年韓襄毅奏留達官舍輪守於東粵之兵坐營司統兩廣上班官軍自弓兵虛冒不可用而後爲打手之議嘉靖中督府張嶺議行　撥田之限成化中始折銀充餉之議隆慶五年自民兵隊伍不復存而後爲民壯之

正統十
募四年　爲三丁之編嘉靖
四年　爲千百長保長門牌之法

營鎮

梧州府

守城營　茶山　靖夷營

蒼梧縣

大塘營　府江哨

沙牛營　七牛鎮

藤縣

藤江哨　神塘營

安靜營　浪口營

容縣

六雲鎮　巡江哨　北門營　西山水源等營

岑溪縣

北科鎮　奇營　大崗營　連城中軍營

懷集縣

金鵝營　五里鎮　松岡營

鬱林州

左哨　右哨　中哨

博白縣

縣東營　界牌營　坡心營　蘇立營　東莞營　團珠營

北流縣

六靜營　大車堡　婆廟營

陸川縣

六潭營　左哨　右哨　中哨　六潭哨

興業縣

興平營　橋墟營

目兵

按粵志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徵之　國家亦不愛名器金帛之錫以鼓舞其心自總督王文成公始議更番戍守之法除戍於桂梧外戍梧者四千名皆由泗城歸順都康思明遷隆向武奉議上林安平忠州龍英太平恩城萬承等土司各有差等一年一戍周而復始萬厤十七年總督劉題減一千名三十二年總督戴題減一千名四十五年左江道詳允裁四百名防守上

思州地方糧食仍在梧州府支解四十八年總督許議全撤尋復議調今成梧正數止一千六百名每年不到者常三四百名所從來遠矣其差等則有散兵馬上鎗兵步下弓兵步下鎗兵腰牌兵弩手鳥銃手火兵散手旗手兵戰馬有先鋒小頭目有官族大頭目而總坐營司統之平時不隨操每操則於官兵外執一竿排立名曰攏圍每五日大小頭目赴道叩首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頭司管之故曰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曰狼兵其例賞每月糧鹽大小頭目散各折銀一錢九分七釐五毫每季犒賞大頭目每名八錢小頭目每名一錢散兵每名五分每年犒賞大頭目每名一錢小頭目散兵每名三分俱於府貯賞餉銀支給其安插地方昔年散郡城外各山頭水濱今

住入教場垣外自蓋茅屋數名其一間去則焚訖其自萬厤三十二年題減一千名卽於各土司前數內三分減一而左江道所議抽四百名卽於每年戍梧目兵過南寧時抽去本道近日所點乃歸順都康土兵其歸順大頭目則岑康黃金桂都康大頭目則馮士剛與各小頭目皆戎裝通漢語其兵則有姓名者少無姓有名以番父永爲姓者多番父永亦上駟中駟下駟之議歸順有番父無永都康有父永無番不通漢語通漢語者非眞夷也其馬一匹則抵兵三名其器械有鎗有刀有弩有牌有銃無盔甲弓箭空卷者居多第其捐室廬親戚遠出窮年外處而月餉無幾殷厚精壯者多不樂役其來也或以老弱具數或以戎馬抵數或不能足全數或不如期至或至中途稱病而遁

至梧則正數已縮註名後或逸去或稱病或稱死或雇前次之願留者長戍或雇本地之願代者暫點或告不服水土或稱營工鄉間或稱打柴山中甚或有收宰盜牛者有爲盜者有橫行者居常不聽點點輒譟而去其獘有最難言者今欲爲更新調停之法別有說焉

班軍

按成化中督臣韓開府梧州始議調撥廣東廣州等衛所官軍一萬員名戍梧派廣肇韶三府屬糧石萬石解梧以備行糧嘉靖中因惠潮海寇議留碣石等衛所官軍三千九百餘員名兼以歲久消耗逃亡日多萬歷二十四年廣州等衛所戍梧官旗軍止三千零五十名分春秋二班官雙月支本色米九斗軍四

斗五升官單月支折色銀三錢六分軍一錢八分均於折糧銀內支給年終搞賞官每員三錢軍每名一錢俱軍餉銀支給二十五年御史章議免成督臣吳霞稱兩廣相爲唇齒梧郡實爲咽喉論一統大同之誼則東西聯爲一鎮成守莫非王土論輔車相依之勢則梧鎮之捍禦既周東省之藩籬自固論事體緩急之宜則東省之兵防已密無庸撤回梧州所兵虛弱不得不藉東軍還以仍舊爲便近來成兵俱奉督院牌撥多寡不一至萬厤三十九年尚有三千名除三百名成封川德慶外餘俱成梧矣尋以總督張議撤封川德慶成軍募兵防守遂調減四百餘名四十一年以留守城池復減調廣州等衛每班二百名今每班尚存旗軍八百有奇奉督院牌撥大略半守梧鎮半守江

道而所撥埠堡軍數或先班多後班少原無常額余姑以天啟二年秋班見數志之

陳熙韶曰目兵以文成始班軍以襄毅始當年作法慮自深長年來習於承平遂成枝駢於是或議留或議去夫白面借籌談何容易因噎廢食將必傷主假令專主者時簡教檄驍勁而飽之勿論狼心可戢蔡人皆吾人即使猶然習弛而經百年勤王之士目不憚征繕以固吾圉亦告朔之羊也可輕去乎若班軍則有不然者班軍在　明初其用足恃沿至今日市人等耳其才不足於超距其伍無裨於干城計月而來更番而去徒糜官錢數萬苟欲簡而練之何似以官錢募市人猶省往還之僕僕也余謂班軍則去之便然要折衝樽俎

安危有備毋徒紙上陳言積弊日深捉衿見肘此其時也歟

猺獞　土狼附

蒼梧縣猺獞

七山東連下城南撫岑溪藤縣等猺積悍可千人　大雍　平田　古磊　六埇

大腦　三山　黎口　俱在長行鄉　上鄧　大爽　白板　陳塘

孔密　大倫　俱在須羅鄉　埇漢　員塘　桂林　曇朦　孔艮

埇仝俱下城界以上諸猺先叛服不常今輸賦齒編民又設七山大營以鎮之　石硯居九山十二封川開建界嘉靖中原來屬蒼梧約八百餘人　羅崗　思貸　思馬　歸原　觀崗

三洲　都平　都羅　萬埇　迪田　料崗先年糾合焚家嘯十年編立　東安等流劫嘉靖甲耕田　老君崗六砦連東安賀縣懷集賢時與深源焚家北陀爲害近立大塘營彈壓之

都混　大片　石坎　長水其善惡皆視老君崗今原守把白鳩野狸狸關　北院

東岸　西岸在縣西北多賢思德鄉界兩廣交通路號險塞　大圍　曇蟲　顏村　曇特　零居　若空

藤縣猺獞

大水　山木　突山　小山　滑石　盤石俱在永順鄉猺坐落二十一二都　雲野　饅頭　平盤　三了　蒙禹　古稔　六合　六篤

大水俱永北鄉猺坐落二十五二十八都以上兩鄉猺糧共二十五兩零三分　大黎里　楊崗里

大任里以上三里俱五屯所十三年新招納糧七十二石二斗

容縣猺獞

羅龍一里　沙田　佛子　六律以上皆大便山所屬約四十餘家李積藤最雄諸猺近議則賦額馴服　六肥　肚村　黃泥　月田　深埒　六查　周村

以上皆龍墳山所屬約百餘皆盤朝壟稱最桀近革心愿効力助守　都盤　六王　山麻

六鵝以上皆雜籠山所屬約六十餘家駱
延鳳依山剽掠　數年始克歸服　波羅里　河頂
鴨谷　河口　六思　以上皆六青所屬約百餘家泰螺　塘埔
石田以上皆東葉山約三　尋服尋叛今革心知就童順藤螺　塘埔
十餘家歸化已久　羅面里　山心　馮塘　大埔
思韻以上皆東瓜山所屬約五十餘家山巢倚險萬厤六
年曾延旺始叩縣庭願歸今則畝入常賦與猺學矣
慶尚　何木　大河塘　六振　六奎　黃稍　燈盞以上皆
所屬凡二百家生齒視各山　山塘　黨又以上皆橫山所屬
最眾萬歷六年叩縣入賦　凡三十餘家道塗
險惡先年流劫勢甚悍桀萬厤六年封德厚始叩縣願編戶入
賦其長曰盤景各居山林常伐木自給木盡則至他所用刀耕
近接
以田

岑溪縣猺獞

連城鄉　上里平河等二十村　獞曰番積善舊據其
地爲賊首今已聽撫　中里大
崗等田村　下里佛子等五村　孔亮　六十三山　石腳

佗山 雲爛 科田 大岔 孔札 分水 水 深公
逍遙 竹菫 水竭 橫峒 李村 甘羅 中村 松朋
黎崗 上葢 上林 三衿 飯埇 皮方 上下乃平
恩里 蚺蛇 山心 大藏 桑園 大桂 關塘 銅油
黃頜 古欖 下涓企陽等 魚修 白碟 六袍 大香
車埇 癸山 三髻 六葵 六勾 細崗 大公 平
蒯勘 橋石 乃遂 崗尾 石田 竹蘭 勝洞 乃辣
洄堆 桃枝 水井 下崗 隆樹 松塘 高蘭 木瓜
青山 石黃 深塘以上諸猺盤據六十三山久爲民害近設連城北科等大營鎮之少息

懷集縣猺獞

銅鐘 古城 金鵝 松栒賊之門戶 三江 石田爲諸山適中各巢穴出沒

必經之所近議添設
守備以制七縣之猺　七星　馬鹿　以上白崗往剿後申
盡入官撥兵防守

鬱林州土狼

李四山　石埔　牛欄　地佛　六壤　白梅　在州治東北抵
十里在北流縣界去縣止二
十里先年爲患征勦稍寧二

博白縣猺

陶鼓　零青占雞　山子　縣東鄉二十里西抵廣東廉州府合
浦縣石康地俱佃食民田向化納糧

北流縣猺獞

雞兒坡　南祿　茆田　那留　沙崗　龍塘　大羅　安樂
黃稍　志宇　相思　古苛　俱在縣治南其茆田那留外稱
向化內爲招利近奉拓撫編立
總目
統之

陸川縣土狼

文龍　四賀界北流及陸川溫水鄉村附近廣東信宜縣南至石城三合堡每年東省撥兵哨守本堡要路

興業縣土狼

黃桑峽　羊蒙峽　雙頭嶺興德鄉三圖路通橫州南窒等處地方　番車嶺峽興德鄉二圖近廣東木頭崗橫州墟與鬱林富民鄉本威黎坑防止隔一嶺先年已經剿近撥狼田耕守輸糧

按猺有三種曰盤龍曰戴板曰平地獞惟一種深山者不問在外崗者與民雜居狼則因正德中流賊劫掠調狼人征剿鄉民流徙廬畝荒蕪遂使狼耕其地一籍其輸納一籍其戍守蒼藤嶺容懷北等山多猺獞鬱北陸興多土狼中固有向化輸糧者要在御得其道狙詐作使豈有他焉

廠稅

梧州盤鹽廠每季委官輪管抽收上下水客商鹽稅雜稅每年

額銀惟鹽稅無定不入額內其雜稅額銀春季定二千六百八十兩零五錢六分四釐夏季定二千二百二十七兩零二分七釐秋季定三千六百二十七兩九錢六分三釐冬季定四千四百五十五兩八錢二分五釐共額銀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兩三錢七分九釐俱貯梧州府庫專備梧鎮兵食其廠貨貴賤定有則例

鹽政

按自宋熙寧中初置梧州商務興廢靡常明正德十六年置盤鹽廠於梧州迄於嘉靖今例已減其三之一舊志不載余特詳之較今於昔猶爲寬政矣然猶自算舟車榷子毋也夫鹽政則經國長利通以私販公行課額寖失昨年引滯而不來者約一

萬五千虧餉且一萬三千有奇概舉歷年將不下數十萬矣蓋奸借東餉之名漁西郡之利三百餘餉其護身之符也化州北流兩埠其蠹食之窟也近當事裁餉裁埠至詳且核而奸商猾胥猶不免掩耳盜鈴何也一舉而振刷之在當事者留意焉耳

謝君惠曰郡州縣十始蒼藤岑容北流行梧鹽而懷集鬱林博白陸川興業俱食東鹽然皆赴蒼梧道掛號而發後則猶然梧鹽也後來議認引認商又議增引增餉於是立化州埠立北流埠已又北流幷化州爲一埠奸商告訐日新月異而梧之鹽額詘而餉額亦詘矣夫梧屬仰梧餉而不行梧鹽非計也況潯慶南太皆仰梧餉而不行梧鹽尤非計也今日使盡無如聽各處分引行鹽而總歸其餉於梧則不問化鹽廉鹽欽鹽皆梧之鹽

亦不問舊餉新餉增餉皆梧之餉要在當事者從國家起見不從區域起見司鹽者兩粵視若一體行鹽者六府協為一心而後可然而難言之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五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六

崑山顧炎武撰

全州

全在粵西稀警矣然非去兵國也成籍日耗編民協防號曰打手打手應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存應敵則勦寡舊五百零五名今有其半勢亦單弱且建鄉逼白面諸猺先年時見侵侮西延七星半多流寓今雖寧帖然猺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倅一員予令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此桑土之籌貴在得人而已　灌陽之寇密邇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源　江東砦青水崗諸巢近故時時剽掠然寇來必由東鄉入唐　過陶川　經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於灌百里

曠土裏糧有險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栖息草莽踪迹易露則我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至哉聞之洪武初邑未有猺獞也永樂中邑人辟昌黃　伸輩始招至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大猖獗其徒占據遂煩而荼城田至荼欽輩廣爲招集湖北諸種幾遍臺塘灌之富人又弓占田獞夾板猺散布田間名則藉力耕種實陰通羣寇爲害不細今耕作既久林翳潮盡山原曠土編布藍種民饜山澤之利結廬俟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梟獍之虞

崗砦

宋崗凡三十有二

小車　小地　白竹　木昶　小陰　簾石　茶坪　半嶺

侃塘　天水　滑溪　上下白石　梅子根　蟾蜍　湛底
扶水　樓子　水尾　姑油　黃嫩宅　俸水　大木　龍塘
雄江　歌陂　盆田　蕩源　大小李　橫溪　大小藏
石家

寨凡七

硤石　磨石　獲源　長烏　塘　香烟　羊狀

營堡

明朝營二

西關外營在城西二里　北關外營在城北二里防守及打手俱四十一名

堡十二

板山堡在城西南七十里　烈水堡在城西南八十五里俱防守旂軍八名打手十二名黑山堡

在城西南六十里十里防守打手十二名　魯塘堡在城西南九十里俱防守旅軍名打手十名　石塘堡在城西五十里防守打手十名　運塘堡在城南八十里防守打手九名　源口堡在城西四十五里防守打手十二名　八十里山口堡在城北八十里防守旅軍四名打手十三名　白塘堡在城西六十里防守打手九名　楊梅堡在城西二百里防守旅軍十名打手十一名　鎮湘堡在城北六十里防守旅軍六名打手十名　羅口堡在城南四十五里防守打手五名

灌陽營二

東關外營在縣城東一里俱防守打手三十四名　西關外營在縣城西一里俱防守打手三十四名

堡四

獅子堡在縣城西二十里防守狼兵十八名　三峰堡在縣城南五十里俱防守打手一十九名　新安堡在縣城六十里防守　栗木底堡在縣城東六十里防守打手十名糧兵四名

新設砦五

巖砦　月山砦　春立砦　桂子砦　李公砦

堡十

杉朮堡　峰山堡　仁山堡　江東堡　傅山堡　板橋堡
赤巖堡　文村堡　官莊堡　木老堡峯山板橋要害

永寧州

州南三十里曰鳳凰　西南二十五里曰穹巖俱有兵營　五十里曰梱木營有土漢兵住中　七十里曰富祿鎮　百二十里曰常安鎮俱有土兵　西三十里曰蓮塘　北十里曰安息　二十里曰三隘俱有兵營　二十五里曰牛阿一隻以濟來往　三十里曰小蕩有兵營　四十五里曰興隆有公館爲州中出入之所小蕩大長江各撥兵一隊看守　五十五里曰大長江有兵營原有公館一所今廢而營復遷於此　六十六里曰都狼本州

往省之路與臨往交界之所上七里下九里至都狼堡設公館於中

險要

都狼隘大州六十里本州往省之路上七里下九里嶺上有一泉水可食　鳳凰巢賊首當狼矜據為穴

張山隘　胡原隘　潮水巢　諸羊隘　諸狼隘　盆崗隘

大博嶺　大晏嶺　擺嶺　總甫嶺　石城隘　雞冠嶺

洋經嶺　白藤經　從塘巢　古望嶺　思鵝巢　石村經

古城巢　高厄　低厄　君師巢　蓮塘巢　水頭巢　金龍經　古底巢　思馬巢　王武巢　石盆巢　古浴巢　石低巢　陰山巢　龍角巢　三門隘　三十隘　橫山阨　木村徑　老莫巢　藤浪巢　右洛巢　馬驪巢　思美砦　頭口砦　水頭砦　川嵒巢　龍坑嶺　墩嶺　金竹嶺　火嶺

大鵝巢　苦累巢　麻行巢　扶召巢　馬浪巢　天堂巢
西洋巢　以上諸巢處多爲先年蠻賊盤據巢穴

戶口

論曰茲邑自宋元以來喁喁向風與他邑埒今之里僮非其土著也先是柳慶歲大祲有奸民者招諸猺就粟以千計既而種落蕃衍遂屠驅居民雄踞其境今雖就撫綏然鄙墊狠戾難以卒化也顧以入編戶即爲赤子安問僮與民也且僮之奉貢賦垂七十餘年夷盡變而夏完加意撫循夷漢同風是在司牧者哉夫生齒蕃息泰興也亦奸藪也

兵防

粵左狼兵一百名每名給田十五畝共一千五百畝該鎮原田一萬五百畝今裁革除給狼兵外餘田俱沒

廣雅書局栞

官納戶荒田
招人耕種

論曰今之議三鎮者輒云狼所以制獞也愚以爲患不在獞而在狼官族皆衷種罔知漢法近皆羅網矣獞有小釁或粗給衣食者輒統狼兵抱執之俗謂靴禁滿其欲照得釋及至仰拘盜賊賄賂縱焉狼且爲虐於地方矣然未可遽議革也狼子野心一有恫疑且肆不逞是當議補流官一員於桐木以司提調至其耕田則當清出原額召募補伍庶三鎮捍蔽不至單弱夫何聽其久侵而不問今設爲護衛之用異日催征倘或未善尚有不可言者能不爲隱憂哉

風俗

城郭軍民雜處俗頗淳朴民知力田士知向學郭十里外俱獞

夷椎髻跣足間道漢音架棚爲室寢處其上其下雜畜牛馬犬豕不避腥穢疾病不事醫藥專信巫鬼殺牲宰牛鼓譟所有答歌爲婚不禁同姓男婦專事耕種無別生活秋收稍餘則鄰里親戚日招呼往還恣其飲啖逮春則廢啜以畊借貸度日少遇荒歉則賣男粥女苟活一時甚則竊盜劫掠無所不至性喜鬬殺好鬬輕生其婦女專畜蠱毒殺人其男子出入帶刀自衛或遇忿爭拘提則用以格鬬拒捕蓋誠不可純以漢法治者也然其性猶朴魯畏見官府詞訟稀簡錢糧亦肯完納惟守土者加意撫綏行所無事禁戢差役勿肆侵漁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乎可保百年無事也若重懲十里積年包收錢糧之弊勿聽衙役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爲吃緊

小民苟不遇荒歉萬無敢欠錢糧者當清其櫃斂斂伊何催徵時十里每差一總催此十總催者赤手而借重債賄官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費二十餘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百餘金矣至於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納十分有加五在內者有加倍在內者俱爲包收者自飽而因以飽總催及至正項完納時總催又侵收焉戶吏又侵收焉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焉且有那借焉層累而上層累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完清此源頭催徵無難事矣

四里向有隨規承應官府白米老酒雞鵝魚鴨及查盤禮官府備酒備嗄程各項老人於秋收時先期科派禾把約有二百八

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衙不與焉夫日用口腹所需幾何累此小民煩費兼爲奸人藉口漁獵乎余刊示各里啟給照永杜騷擾願後之君子有同心焉

又愚僮畏見官府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提匿不敢出於是差人恣行魚肉飽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則擬一罪名送官府原被干證無一至焉官受其污名差飽其鯨腹永俗往往如此司土者須於此留意

以上三則皆平常無甚奇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於地方云 馬光識

大學衍義補曰左右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千數方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

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有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以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設立軍衞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蓋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衞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宜令特敕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義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

吏目等官其不拘名數亦如衞所之例既授其所投詞不須等
實官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俾其擇地立爲
治所俟衆力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
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祿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
不服者彼仗國威并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
禮教而知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
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國
家之勢益尊不勞兵力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
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
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兼爲識大書深刻於上曰某
至某爲有司界某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

以外地無征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既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矣

銅柱攷

水經云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衆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志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

晉地理志曰南象林郡志今有銅柱漢置此爲界貢供金稅隋書大業九年行軍總管劉方經略林邑還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盖西重巖東涯海

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舊陽雜俎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居壽洽縣今岸南兩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名爲識亦曰馬留

馬總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名狀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卽歷代史冊攷之則伏波銅柱當植於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以今分茆嶺之銅柱已不可見

廣雅書局珠

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邱阜處目之不應表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茆銅柱馬總所
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經遣尚官王守仁查訪銅柱遠近形狀六閱
月回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貼浪老叟名黃朝會謂嘗歷二十
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茅果分兩邊而垂下分茅嶺去銅
柱之所尚多一望之遠頗斜同交阯夷人年年以土石培之
今高不滿一尺見者皮骨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事之
有無亦不能知問其道徑所由則曰自貼浪扶隆至板蒙一
日板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狠動羅一日動羅至江
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redacted]日北葵至新安一

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南行八日方見分茅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嘗有別銅柱也

運道遺迹

合浦大洗港有潮西通名九河江江口有赤洋墩蜑人取蠔於此又名赤蠔墩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阯時自浦內外海運糧至軍恒苦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攘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糧船乃東羊於鼓係鈴於烏置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掘鑿兩約長七八里闊五六丈深三四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實欽廉舟楫之利嘉靖乙亥太守張淨峰公與義民文通嘗

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爲廉境之山由東迤邐而南直至海上曰冠頭嶺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二十里古謂合浦爲海門殆謂此耶華夷之疆域南徼之阨塞附海之邦所無冠頭之東地亦蜂腰大潮亦出沒假令二地以不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蹈外洋之險若爲邊圉久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謹記諸此

八交三度

一由廣東至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陽鎮也又云乃自廉州發舟師進都齎

一由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亦分爲三自憑祥州入者由鎮南

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溫邱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亦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灘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徑難行張輔則由憑祥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彼用夾攻之策故也

西南海道

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頭嶺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遏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寧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

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則自白藤而入則經水分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經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經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有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和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派洪江至忻州經鹽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忻州鹽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蓋自欽州天崖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州陸行止三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鹿井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貫蛤灣至海口水道東南轉海至雷州遞角場　欽州

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埔水口西陽水口八灣水口大亭水口

沈懷遠南越志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爲八品有光彩一邊水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磟砢珠磟砢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芬符珠　南方草木狀凡採珠一剪水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民人以薑薺食之　徐衷南方草木狀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三分其光色一剪小平形似覆釜爲第一瑠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不圓

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萬震南州異物志合浦有名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雜記珠池居海中蜑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蜑人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絚別以小繩繫諸蜑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絚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議因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注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逾此矣

五金之鑛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惟於頑石中隱見礦脉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

同精粗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籮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脈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潤者有礦脈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此石爲過壁有方採於此忽然不見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蝦蟆跳大都坑口礦取如虫蠹木或深數丈或深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攜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百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沈於底者謂之粗礦肉若細粘與梅沙同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粗留取

其精英者其粗礦肉則用一木桿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其眞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員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圍次用煅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卽投窖圍於爐用鞴鼓扇不停手葢鉛性皆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面凡數次鈲出熾火掠去爐面渣烹煉既熟良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爲一是爲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爲疊則煽火不住手初銀鉛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內有烟雲之氣飛久乃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旣散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之苔烟云雪花乃鉛氣未散之

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入灰惟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底乃生藥中藥密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脉柔脆次日火氣稍歇匠作方可入身動槌尖採打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籮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籮可得銅一斤每煅銅一料礦用一百五十籮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人八百餘用柴炭裝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礦而火愈熾則溶液成駝候冷以鐵槌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廠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粗濁留精英團成大磈再用前

頂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次許七日七日又依前入大旋風爐連烹十日十夜是謂成鈲者粗濁既出漸見銅體也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二日二夜方見生銅擊碎依前入大旋風爐煅煉如烹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既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沙以木印雕字作某州某處銅印於沙上旋以壅沙印刺銅汁入沙匣即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詳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煅煉成水不留纖毫滓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斤各有蜂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付鑄大率煅銅所費不資坑戶樂於採銀而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煅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以礦石

碓磨爲末如銀礦燒窑者得銅之艱視銀益數倍云

楊指禹穴攷

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如小春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窟深入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攷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而今名蒙樂山上有

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謬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眞卿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十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欹壁峻肅上崢嶸而回泆不與衆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古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

水經浪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鐔中縣與隣水合又東至蒼梧猛林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流縣東南入於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攷之浪

水出三峒山南流沅水沅水谷則在鐔城縣北後爲黔陽縣多溪城一曰浪溪自黔陽南流至鐔中縣今之潭川也隣水則潭水也其逕靈川縣東北爲浪江入灕水南入鐔中注於潭水合綉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逕廣西縣是爲鐔江俗呼藤江大抵浪水出自鐔城往往以鐔名之是鐔又訛爲潭耳鬱溪又合桂水爲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南注入於海者鬱水分浪南注即今之鬱水靈洲乃南江也其一又東別逕番禺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治於此唐分交州爲廣州亦治於此漢書所謂浮胥桁下漓津會番禺葴乘斯水西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東逕懷化縣入於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大海也

其一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爲涅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枝津衍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謂目龍川而帶坰也員水如練東歷揭陽縣注於海此三江合浪水之始終也浪與垠同水歷地埒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作郎皆非益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爲西水以其自廣西至故云然至必以春夏之交迄處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峽江旋東爲大水者畱溢渦塘皆俱有魚仞躍其中人恣取之有鉅至數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達於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漁子高下爲泥筌竹笛其內者皆得蟹焉西水退盡蟹亦退殼拾之如土芥然諺云西水漫漫魚蟹滿枡益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六終

子曰君子不器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七

雲南省

崑山顧炎武撰

形勢

雲南雖稱荒服而綢繆防禦不可不周者以滇黔與楚蜀輔車脣齒之勢也說者謂雲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爲關以控益爲蔽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北以鶴慶爲關以麗江爲蔽又云雲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爲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爲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爲阨塞識此三要可以籌雲南矣元史言雲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南至臨安之鹿滄江北至俄羅斯

之大渡凡四千里其地東西二十郡大抵河以滇池而分南北取畫爲界者則在兩江東北爲金沙西南爲瀾滄先儒以爲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司馬遷史記稱滇池肴地腴饒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而范蔚宗後漢書亦稱滇池河土平敞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倍豪汰居官府者富及累世由此觀之滇固非瘠土也唐天寶以後蒙氏以一隅之力累抗王師此卽財力雄富之一驗今山川形勢與古不殊體息勞徠墾田積粟使其民成饒裕之俗是在良有司矣

治革論

粵稽五典已見三苗及乎夏后殷周而降或稱萬國來朝西南

方乃有百國是爲百濮部聞國滇也昆瀰國大理也句町國臨安也牂柯國烏蒙也其他九十有餘多不可攷汲冢書獻令曰西南產里百濮以象獅齒短狗爲獻產里卽今車里周公作指南車以導之歸者是也春秋時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啟濮戰國仍屬楚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道塞歸報不能得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長之滇有楚後之始也秦使常頞略通五尺道置吏漢元狩中彩雲見南中遣使迹之雲南之名始此滇王嘗羌對漢使語不遜武帝惡之時白崖有天竺白飯王之裔名仁果者稱白王爲衆所戴天子冊爲滇王仍治白崖蹻世乃絕白人之名始此元封中司馬相如入西夷土人盛覽從相如學歸授鄉人滇之文教始

此是年郭昌衛廣平其未服滇王降請置吏入朝以爲益州郡賜王印益州之名始此建武中楪榆諸羌叛劉尚連破之元和中滇池有神馬甘露白烏之祥乃建學立郡滇有學校始此蜀漢建興改益州郡爲建寧又分建寧置雲南郡即今雲南縣地雍闓附吳孟獲誘煽諸夷武侯斬雍闓服孟獲四郡皆平乃收用豪傑時仁果十五世孫龍祐郡者能撫其民師次白崖武侯仍以其地封之晉宋齊梁陳隋皆以守令治其人酋長世其官唐貞觀冊建寧白國長張樂進求時哀牢夷細農邏耕於蒙之巍山有祥異所居成聚樂進求思經國農邏爲奇王自是蒙旋分立爲六詔六詔之名始此唐置姚州南詔賂王昱合六詔爲一冊爲雲南王南詔之名始此天寶之間南詔殺張虔陀取夷

州鮮于仲通擊之敗績南詔北結吐蕃以自固復爲吐蕃所苦請內附仍封之以韋皐爲安撫使皐以南詔兵破吐蕃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南詔獻地圖土貢錫金印吐蕃不復爲雲南患始此宋王全斌既平蜀以圖獻太祖以玉斧畫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雲南幾爲絕域元世祖由麗江入大理定鄯闡爲中慶路前明置雲南布政司聲教之盛始此上下數千載興衰之迹有如傳舍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孟子辭楊墨而闢之曰一治一亂然中國之治亂也由堯舜至於戰國中間聖聖賢賢猶迭興未之絕而滇之治亂則由戰國至於今也天將使此土化培塿爲高陵化荆棘爲松柏化雞犬爲鹿鶴化濁惡爲清涼非有聖人不能固挈而至是正朔始有定奉歷年二百六十以來

如一日雖有小警旋爲大定盛矣

沿革

漢置益州郡領縣滇池雙柏連然俞元穀昌昆澤葉榆律高不韋雲南嶲唐賁古勝休來唯等共二十四屬越嶲郡縣遂久青蛉等共十五屬牂柯郡縣苴蘭等共十七東漢仍爲益州領縣勝休律高昆澤建伶等共十九永昌郡領縣哀牢博南等共八

蜀漢改置郡建寧雲南興古共三

晉置寧州領郡雲南興古建寧永昌共四屬縣雲平鐔封漢興新定談藁修雲泠邱永壽雍鄉南涪等共四十五　太康以後改置郡益州晉寧平夷共三

宋仍爲寧州領郡建寧晉寧牂柯西河東河陽雲南興寧興古

梁水等其十縣同樂談藁萬安新定新興萬壽晉樂丹南成昌建安雲南雲平西安句町南興梁水西隨新封鐔封等其八十一

南齊爲寧州鎮領郡建平梁水建寧晉寧興寧西阿平樂永昌等其二十有四屬縣同樂新定晉樂綏寧丹南梁水西隨縣封永豐綏雲遂安臨江雙柏雲平都陽晉綏新城成昌西中南興新豐益寧安寧永安雍鄉西城等其九十五

晉宋齊寧州所領郡邑皆不止此今止錄在今境內者

唐置雲南郡領縣姚城瀘南長明其三

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爲路中慶威楚武定鶴慶雲達麗江孟傑普安澂江普定建昌德昌會川廣西元江大理永遠茫施

廣雅書局栞

鎮康鎮西平緬麓川木邦孟定蒙化等共三十七府仁德柏興
共二　屬府北勝永昌騰衝共三　州嵩盟開南威遠順寧蒗
永寧通安蘭巨津羅雄建安瀘里禮閣邛部隆菱昌德威龍普
濟武安黎漢會理麻龍等共五十四　縣楊林邵甸威楚南甸
易籠石舊臨西芳華通泉交水石梁羅山普舍研和邑市爲美
歸厚中瀘沽閏鹽金等共四十七
明改置布政司領府十三雲南大理臨安尋甸楚雄澂江蒙化
廣西景東廣南順寧永寧鎮沅軍民府八永昌曲靖鶴慶姚安
尋甸武定元江麗江（武定今去軍民字）州三北勝（雲州今改屬順寧府）新化（今改屬臨安府）長官司一者樂甸　其羈縻府二宣慰司六宣撫司三州
四長官司二

交易用貝一枚曰壯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案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至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每枚直錢三是爲貝貨由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貨殖傳貝五種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用惟大貝直錢多餘三種皆今所用也然則漢末天下尚用之今所用皆小貝之尤細者晉郭璞貝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貴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蓋用錢則有揀選用貝則枚數而已五尺童子適市而人不欺者其以此耶故曰簡則易資也

秦滅六國唯楚公子莊蹻王滇故楚獨存秦雖使常頞於滇中略通五尺道然未嘗屬秦故貨貝之在南中獨不變者豈秦法未嘗入滇耶於此亦可以攷世矣嘉靖乙未滇人掘王按山得大黃布刀製如磬折衡重三錢攷之錢志葢王莽時鑄也然則漢世之泉固嘗行於滇矣然泉不若貝之簡易不欺故泉不承而貝至今以爲貨

滇之所出或鑿窾於山縱斧於石或泅水而入龍蛇之幽宮或跰足而走嵐瘴之鄉冒虎狼之險貿而得之皆長物也滇人無所用之五方賈賤入而貴出利之歸本土者十不一焉銅以供天下貿易近爲圜法之府而本地又自以兼金易紫貝其價日益月增欲滇人無貧不可得也又其半則四方行腳方士釋

子募緣者取給焉曰宇內一切眞人一切出世佛皆由滇出欲滇人無好佛好元不可得也

升菴集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鹽州白崖曲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溫湯所在下必有硫磺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澈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磺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衰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沈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磺三物爲之根乃蒸爲煖流耳

廣雅書局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䍦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皁羅巾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大理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蟲合置器中令自相噬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畜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戮殆盡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今此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蠱飛出飲水其光如

星鮑照詩所謂吹痛盡行暉也予親見之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邱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蓋因宋都汴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無因至遼薊之間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朝都燕而乃往南而祭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爲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爲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云慎按王莽立西海郡

廣雅書局栞

於西盧之地亦妄也今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爲都督曾至其處有詩云蛇首櫂舡十丈長舡頭鐃鼓樂笙簧簫師百櫓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即西海無疑矣又按王充論衡云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西漢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於匈奴矣柳子厚鐃歌題云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

鎮守

沐英直隸定遠人以西平侯克平雲南　詔留鎮守洪武二十五年卒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　春英長子襲西平侯繼鎮洪武三十一年卒謚惠襄無嗣弟晟襲　晟英次子襲西平侯繼鎮以征安南功加陞黔國公正統四年征麓川班師卒追封定遠王謚忠敬子斌襲　斌晟長子初名儼　上賜名斌襲

黔國公繼鎮景泰元年卒謚榮康子琮襲　琮薨子襲黔國公
成化元年繼鎮加太子太傅佩征南將軍印宏治九年卒謚武
僖姪孫崑襲　崑參將誠長子以武僖公無嗣襲黔國公宏治
九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襲　紹勳崑
長子襲黔國公正德十六年繼鎮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敏
靖子朝輔襲　朝輔紹勳長子襲黔國公嘉靖十六年繼鎮加
太子太保卒贈太保謚恭僖弟朝弼襲　朝弼紹勳次子以恭
僖公二子融鞏幼俱優給病故繇弟襲黔國公嘉靖二十六年
繼鎮被逮卒子昌祚襲　昌祚朝弼子襲黔國公隆慶元年繼
鎮萬歷二十四年以病乞休子叡以都督掛印代鎮叡卒仍以
原官起用屢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卒孫啟元襲叡昌祚子萬歷

橫雅書局珠

二十四年以父昌祚乞休授都督僉事繼鎮陞都督同知右都督被逮卒　敬元叡子襲黔國公天啟五年繼鎮

穀山筆塵

高皇帝眾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閒廣滇僰不以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以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滇暨可謂便矣然沐氏蟠踞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廟兒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振皆非善計也莫如建一親

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爲護衞使得統兵御史與　國
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内可以裁沐氏不共之心下可
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卽使隘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
也假如交阯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内諸侯同
其人以爲有王不復生心而雲南長爲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
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
王保有雲南蜀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翦除
則封以爲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效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
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盜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
下滇南處一隅之絶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
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夷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於

白帝尉佗不帝於南海乎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越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邊郡苦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爲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爲狂且言干時禁動慮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策耳

滇志

明朝置雲南布政司治於昆明城括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金沙自北入東海瀾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啻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並生夷地

是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黑水之表曰僰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僰人三之爨人七之天之所以限華夷也

大事攷

洪武初段寶遣段貞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待詔王禕八月遣中書省參知政事吳雲先後招諭雲南不下死之　詔諡禕忠文雲忠節建祠春秋並祀　十四年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平之

十五年改行省爲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諸府州縣司置都指揮使司領諸衞所置提刑按察司分巡安普臨元金滄洱海四道兼察諸府州縣司衞所　十六年以雲南所屬烏撒

爲蒙古都元帥兼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送故元右丞雲南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至京師各賜衣服命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名李觀以段寶二孫爲武昌衛雁門衛鎮撫賜名歸仁歸義　命長興侯耿炳文詔諭潁川侯傅友德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十七年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等　予誥券世襲餘各陞賞　十九年雲南左布政使張統奏請申鹽商入照舊納米穀於金齒詔從之　二月命傅友德耿炳文再征雲南貴州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麓川百夷思倫發反西平侯沐英遣都督馮誠督兵禦之賊大敗尋遣人訴奏諉罪其下詔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賫敕往諭宥之六月東川諸蠻叛命潁國

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平之六月越州土酋阿資叛命友德英等討之築堡平夷阿資遁奔普安土官普旦與資俱降　二十二年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及其子琬皆死之二十三年置景東蒙化二衞　二十四年阿資復叛平羌將軍何福帥兵討之阿資降　二十五年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十月進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爵鎮守雲南　二十八年阿資復叛沐春討誅之　三十年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發至京具訴詔遣沐春何福徐凱率兵討之擒刁幹孟正法令思倫發仍長平緬

永樂元年車里宣慰使刀暹答入寇虜威遠州知州西平侯沐

廣雅書局珠

晟請討之　上命先行撫諭還答悔愿歸州官及入貢方物謝罪釋之　三年三月蠻遠州土官刁吉罕奏安南侵奪猛慢等（猛撒慢老蒙目八百之名明史錯猛字爲孟字云孟養孟密及本書亦作孟單茲特留之備攷）七寨甸禮部遣使諭之四月敕西平侯沐晟伐安南　雲南西南諸夷大小古剌等部落入朝進貢　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統之　六年平安南降其郡四十有八封沐晟黔國公世襲宣德七年八百大甸土官刁之雅入貢請討波勒不許　九年敕都督沐昂贊輔黔國以馭蠻夷

正統二年馬龍他郎甸蠻爲梗都督沐昌討平之十月麓川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四年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思任發不聽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都督沐昂方政討麓川次潞江方政戰死之沐晟帥師還至楚雄卒　詔追封沐晟定遠王

謚忠敬方政謚忠毅　六年思任發遣使入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侍讀劉球諫不聽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征麓川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十一月總兵蔣貴等大破麓川思任發遁　總兵蔣貴遣指揮萬誠等率兵擊敗蠻賊韋郎羅於維摩州宣諭富廣南州土官儂郎沈政　七年論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十月思任發復叛復以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八年二月靖遠伯王驥等至金齒大敗緬人於蠻江思任發復遁九年四月督麓川軍餉左僉都御史程富巡京錫金帛紵絲陞左副都御史五月命侍郎楊寧參贊雲南

軍務十月巡撫侍郎楊益遣使入緬詰問思任發事緬人思函思任發首以獻　十一年十月　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　十三年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軌田禮爲副率兵討之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討思機發於孟養砦河西縣學教諭詹英劾驥老師費財濫行爵賞　召驥還乃班師麓川事兩志所載略有異同舊志載正統六年以後事是年權閹王振專政遣都御史王驥統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發任鎮逃獲其妻妾蔣貴靖遠伯王驥以征麓川爲名再入雲南明年緬人獲思任發函其首獻於軍又明年靖遠伯王驥帥師會諸道復征麓川詹英劾之乃已玩其語意似歸咎於權瑾逃西地近仁甫世去昔未遠尙有傳聞於故老者乎

成化十二年更置臨安瀾滄金騰曲靖四兵備道　十四年罷尋甸廣西土官知府設流官　十九年命僉都御史程宗撫諭

本邦設孟密宣撫司

宏治五年詔查銀開平王曾孫常復於臨安成所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五月麓川夷酋思機因禁罕宅法搆兵巡按御史張泰檄諭各土漢兵臨思機境取還宅法機思四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　七年置賓川州

正德二年雲南屬夷阿本叛巡撫吳文度率兵討平之

嘉靖元年改金齒指揮使司爲永昌軍民府仍置永昌衛改騰衝指揮使司爲騰越州仍置騰衝衛　二年添設大理府督捕通判駐白崖　七年武定酋土酋煽亂兵部尚書伍文定討平之　九年十一月大學士張璁請革雲南鎮守內臣從之

十六年敕雲南鎮巡會討安南二十三年添設姚安府督捕通

廣雅書局栞

判駐赤石崖二十四年　添設洱海守備　三十年元江那鑑殺姪那憲奪其印巡撫石簡率兵往討左布政使徐樾死之　四十五年巡按御史劉思賢請罷臨元參將設守備從之　武定土酋鳳繼祖叛命巡撫兵部尚書呂光洵發兵討賊賜之劍

兵備僉事張澤率尋甸兵與賊戰敗績賊執澤以歸　巡撫尚書呂光洵視師境上兵備參政盧岐嶷副使楊守魯陸綸朱袗等分道進剿屢敗之賊渡江遁賊勢孤要挾求撫歸僉事張澤不許　賊以兵逼原執兵備僉事張澤不屈死之　官兵渡江追賊於七州地界逆賊繼祖爲其下所殺餘衆悉降

隆慶三年添設鄧川州流官知州　四年復設臨元參將罷守備　敕雲南巡撫都御史兼制建昌畢節地方　五年黔國公

沐朝弼以病具疏求致仕請以其子沐昌祚帶都督銜掛印代鎮從之　六年巡撫鄒應龍論劾黔國公沐朝弼奉　旨逮問革任安置南京以其子沐昌祚襲黔國公鎮守雲南萬厤元年十一月巡撫都御史鄒應龍剿平鐵索箐屢叛夷寇羅思等　二年二月迷蒙柵猓等賊叛劫不已應龍會昌祚發兵殲剿悉平　五年廣南儂賊叛巡撫王凝會鎮守沐昌祚撫定之　九年罷臨元參將復設守備十一年冬十月隴酋岳鳳耿酋罕虔勾緬叛經巡撫劉世曾御史董裕會黔國公沐昌祚疏遣參將劉綎鄧子龍討之　十一月莽應裏會孟養猛密車里八百等兵幷眾入犯巡撫劉世曾遣參將鄧子龍破之擒罕虔於攀枝花遊擊劉綎擒岳鳳及子曩烏於隴川獻俘京師

十三年論平岳罕功加巡撫劉世曾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沐昌祚加太子太保各廕其一子　添設金騰參將姚關守備羅順蒙參將改設守備罷臨元守備復設參將　十五年羅雄酋者繼榮叛　撫鎮劉世曾沐昌祚鵬剿斬繼榮羅雄平改設流官賜州名羅平所名定雄　羅平餘黨董伸文等復叛官兵剿平之　密堵速送二城久歸緬迤西思威思化思順以兵復之按察使李材遊擊劉天俸乘勝助兵斬千餘級巡撫劉世曾以捷聞尋陞材右僉都御史巡撫鄖陽　巡按御史蘇酇疏論迤西功多僇屍抵級　命逮材天俸等下獄詔削巡撫劉世曾籍甚哉邊事之難言也遠如滇强如緬尤難之難也言語不通憑象胥之口傳宣任意多變幻其詞將官以首功爲奇貨又不獨滇與緬也李公以理學鳴似無此舉動而蘇公抗疏數千言如嚴霜凜冽　神宗怒不測一切揉疏

如不聞每歲夏秋讞獄怒移西蕃諸司奪俸者數矣久之御史辭繼茂上疏救始下部覆奉　恩旨改戍或又謂公在鄖陽與中貴人有隙或飛語入宮　十六年裁銀場道分屬四守道改借漕事爲辭未可知也

分巡安普道爲兵巡安普道　敕臨元參將兼治霑平守備事

十九年丁直白改夷普應春等叛撫鎮吳定沐昌祚討平之題設新平縣　改新化州隸臨安府　二十年特旨增貢銀一千兩　二十一年設蠻哈守備　二十二年緬賊搆黨復入寇巡撫陳用賓遣把總官黃襲移文遏羅國襲之　築人關二堡於三宣要害酋緬許議屯田　復增貢銀一千兩　二十四年猛卯戍多俺勾緬搆亂巡撫陳用賓檄木邦罕欽滅之築平麓城議屯田四月黔國公沐昌祚致仕以子啟爲都督僉事鎮守

二十五年二月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奉敕構亂巡撫陳

用賓以分守臨元參政李先著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顯忠提兵勘處先著議撫以仁徑襲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爲流官大侯州爲流郡賜名雲州先著由是被誣逮繫死於獄

二十六年九月順大餘孽丕龘猛思賢等復叛撫鎮陳用賓等再討平之奏以順寧府改隸金騰道　猛密婦罕烘率孫思禮內附置芒市適緬潰遺兵送思禮歸仍長其地　二十八年安堵十三砦莽坑等復叛再討平之順大始定　命雲南撫鎮協討播酋楊應龍巡撫陳用賓移鎮曲靖都督沐叡移鎮霑益用賓與叡遣參將謝崇爵會廣南知府黃宇督中軍張關指揮沐粲等率兵至烏江與賊戰勝之賊眾數萬陡至我兵敗奔爭渡橋折督陣官何天慶甘靖方朝宗楊玉王彥鼻俱陣亡全軍象

馬盡沒總督李化龍論崇爵罪以賜劍斬之　二十九年太監楊榮奏開寶井於猛密巡撫陳用賓上疏爭之至三十三年奉旨封閉五月論順大功陳用賓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沐叡晉右都督各廕一子　三十年三月思陀甸長官司土舍被額等糾合儂兵殺護印土舍李泰華攻劫緬甸納樓二土司官兵剿平之六月簒順寧右甸所城　三十一年九月建雲州城　三十二年緬攻猛密徵兵於思轟參將王廷光止轟毋發轟從之縛獻其使緬怒攻轟轟敗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不及酋長思華據其地　原奏開採官張因臣被殺疏　聞不報　三十三年巡撫陳用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聚思正弟衍忠隨為思線奪據衍忠奔於蠻洒九月遣參將張名世討

平舍勒母塞夷賊即其地建城十二月緬犯木邦副將陳寅等不救木邦失撫按論罷之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勳韓光大等圍內監府從外舉火入殺太監楊榮焚燒府第輜重殲其從役縊樹投井乞死者百數十人自榮入滇百姓被其害者什之九戎伍不什一耳指揮樊高明直宿不赴榮朴責之羣弁擁袂而起鬨於撫鎭一時不無安曲調停因即夜登舟見直指於昆陽又得滇人懦弱等語以爲當路授意微矣適値兩夜順風往返迅速是日早二弁率軍張守志阮廷忠張聯科等一呼而集撫鎭聞變咸止署坐遣他人從城上望但見火光炎炎府中柏樹無風自搖慘毒不忍言疏聞　皇祖震怒不食賴　聖母慈聖太后力爲解司禮亦有後傳張承業不任受　旨時山陰朱公在政府傳布所上揭奏謂　陛下無以一人議變動一方若欲票擬尤當有禹湯格言又數日　旨出彷彿記憶大都謂榮死不足惜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其他一切寬惟薄罰地方官罷中使不遺所論首事者羣弁以序歸之二弁世勛斃於獄光大戍邊大哉聖人之能容乎若萬一不測一騎入金馬關恐滇人之憂別有所在此惟同時知其微者知此語矣　二月順寧雲州右甸城成　請建學順寧幷右甸

守禦所改雲州隸府七月蒙自新安等夷歸城擊殺遣都司張名世參將張榤率兵進剿賊敗遁走　二十五年十一月武定夷酋阿克叛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定仁千戶王應爵併男婦四百五十餘人千戶梅應時黃桂鎮府金榮高力戰死之十二月戊辰阿克率鄭舉等擁推官白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明通至城下求入不許隨進公移請以官帶印信給賊已已賊率兵從北城外遶西南而東分道四掠沿村鎮市焚劫一空寺觀廟宇及軍兵營房僅存十之三四民老稚不及遁者殺之壯者虜而歸庚午賊帥衆南指有若攻城之狀須臾舍而西坐索武定府印良久不已許之乃去辛未賊復來西城下絀城得印熟視各上馬負印而前即日拔營歸去是役始於城成終於無備阿克一羯夷乳臭子夷所

用事托重而恃力者日馬頭凡四十有八而鄭舉獨稱豪有力州郡每歲供億所取給舉不啻強半業藏怒而不言尤不堪者伍伯無名無已之求又每遇巡方檄下搜除奸宄展轉變易無歲無其名每一經訪煩費罷罟倍加於漢人一旦憤發有如潰癰時郡守挈符入買問各賊發端之由小知也已而徑抵會城勢莫可遏矣　尋南夷目大理保楊禮夷婦海衝等叛攻破嵩明署印主事李性先棄印逃出城吏目章宗孝儒學學正龍旌死之宗孝閤門殉節賊進逼楊林　守臨元道按察副使康夢相參將張名世統密州等土兵入衛省城賊已先去卽命夢相監其軍追賊於武定　都司汪如淵率祿崇功李鳳等兵救楊林賊退　時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就近調遣益安紹慶土兵檄同知孫台督赴監軍按察副使羅希益聽部署諸路合兵並進是月除夕前二日大理保等攻尋甸城殺指揮諸薄裕千戶陳萬國威貴卿土舍黃有能安

紹慶與戰敗之除夕元旦二夜復來劫營又大敗之賊遁三十六年正月行在布政司彭應時右參政楊俊臣副使陳禓都司范繼斌遊擊將軍段展督守備裴希度王之瑞率漢土兵分道追剿阿克鄭舉等　鄭舉等復破祿豐知縣蘇夢賜率民兵力戰死之六月諸路合兵追賊陣擒阿克親兄恩弟鄭舉男國賢鄭文子宗舜邱相魯男祖男等十一名阿克鄭舉逃入東川官兵壓東川境東川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解獻軍門　左布政使彭應時於黎溪州擒獲鄭文參政楊俊臣督廣南儂兵及官兵與海衝戰擒斬有差　副使羅希益督同都司汪如淵率安紹慶兵斬楊禮男成俘楊妻妾四口斬賊黨阿白遊擊段展前後斬獲有差　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報武尋失事狀語

廣雅書局

侵其子沐叡　詔逮叡幷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巡按御史周懋相論劾臨元參將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幷前報斬阿克不以實罪狀下部勘覆十月巡撫都御史辟夢雷疏題武尋致變失事始末　詔逮武定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元謀知縣毛文彩解京師候訊　題報兩路賊平請處分逆犯阿克鄭舉邱相魯傑堯司鄭宗舜楊禮邱仕魯鳳恩弟鄭國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聽法司會審正法免獻俘　三十七年二月巡撫周嘉謨題請補鑄武定府印信去軍民二字　兵部覆巡按御史周懋相疏行撫按提解張名世赴京聽法司覆問定罪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撫周嘉謨屢遣招撫不聽十二月檄金騰兵備按察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討之

殺安民隴川平三十九年正月巡撫周嘉謨條上隴川善後立
多安民弟安靖管隴川事五月隴川夷目糾落獻隴川宣撫司
金牌印信　四十年十月敘隴川功升周嘉謨兵部右侍郎錫
金幣餘以次陞賞　四十一年水西霑益以讎構兵二月安堯
臣以兵萬人入霑益境逼安紹慶巢穴殺傷無限侵及官道幷
虜男女索厚價取贖巡撫周嘉謨備述其疏題參行兩省曾問
四十二年巡撫都御史周嘉謨請改設雲龍州流官　裁革
五升提舉以鹽課歸雲龍州　割山後地六里屬雲龍州　四
十三年四月建水州土酋刁春琪構引交兵入犯攻破五邦等
地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楊封侯伯三人擒斬交
兵有差　四十八年玻甸寇劫掠郡縣巡撫沈儆炌招撫之設

守備官舊法古甸龍崗等營　雲龍州土官段進忠殺其姪應襲段嘉龍巡撫沈儆炌檄瀾滄兵備按察副使熊鳴岐誘擒械繫省城殺之改設流官　雲龍原設土官知州一員段氏世襲流官吏目一員掌州郡幅員三里夷民輸賦銀二百比段進忠殺應襲段嘉龍事平善後改土設流裁冗劃地裒益焉先經巡撫都御史周嘉謨巡按都御史鄧漢議題至是得請北勝州土舍高蘭與高世昌爭襲讎殺巡撫沈儆炌檄兵備按察副使熊鳴岐徵麗江土官本增兵攻之蘭仰藥死仍梟示各土司六月巡撫沈儆炌題以遮餉措解難前奏蠲前加金之數得　旨　先帝即位之初軫念畿省凋瘵首罷稅務以蘇民困今既稱北方加派遮餉措處煩難朕心憫惻特允所請准將每年貢金蠲免二千金仍進三千兩以備成造各大典禮錢糧急需以昭朝廷恤念小民德意戶部知道　貢金之數原二千萬厤十八年　特

旨加三千時在京仕紳往白司徒鄭岡申陽君應宿唯唯請曰入署言於大司農蒲阪楊公俟民曰雲南增貢金事某職掌也當力爭之楊公命令具疏上請有　旨免一千兩再有瀆陳仍如數增大司徒謂彼此相傳姑無言竟以言者未已仍增爲五千其詳具賦役志申節經撫臣言八月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甸巡檢三員　設守備一員於蛟甸統兵三百爲四小營防守禦寇　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寅貴州土舍安邦彦相繼逆叛兩省文移白便宜發兵赴救十月巡撫沈儆炌調合省土兵於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似華監紀並援黔蜀十二月遣都司李天常指揮黃懋勛張神武等統盞州嶓峨漢土兵四千援黔師次安莊衛疊水巖官軍陷沒天常死之懋勛神武俱被害嶓峨土官祿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蜀師次畢節會烏撒土酋

廣雅書局栞

安效良以助逆先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中軍程坤死之指揮蔣藩屠百戶盧應藩奉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縋城出走弗及俱爲賊所殺參將尹啟易統兵四千次烏撒聞效良叛退保交水二月霑益土婦設科率普鮓奈科李賢期曲等叛焚劫霑益炎松交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眾劫衛所五印掌印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劫奔逃　武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地頗補知二營殺官營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參將李思忠督兵赴武定防守三月添設武尋遊擊一員倘甸守備一員其霑平莅甸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帥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嵩明知州王肯德率

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犒賞安插便宜酌之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參將袁善督守備金爲首土官沙源至果馬爲貴衙鋒守備戚衆斬級千餘賊退　袁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搜獲爲美縣印一有元至　正年號　賊攻嵩明袁善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其餘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屢經挫衂回巢遣夷目出倘甸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谷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敗死之武定賊張世臣阿毒張拱漢等脅撒裏等夷民叛攻府城知府胡其悞率兵民守陴參將李思忠領率州隊溥祿洪等漢土兵與戰大敗之斬首四十餘師進撒甸撒麻邑撒裏環州等砦追勦各賊并各叛夷前後擒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臣遁

廣雅書局栞

匿張世臣最號凶悍與東川烏撒有婚姻之好阿亥等鳳克之餘爲也是役實爲尋甸倚角且以我爲不能兩應耳一戰勝後迎刃而解世臣雖鼠竄賓遊釜之魚耳四月遣參將尹啟易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自交水督兵進霑益安效良親統水西烏撒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象三加培嘉映俱死之七月普鮓安應龍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居知縣封存章逃赴廣西府八月普鮓攻越州焚劫關廂村屯巡撫沈儆炌發曲靖兵往援九月普鮓阿九安應龍等賊攻龍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界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關廂攻城六月不克引去十月安效良兵入霑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水賊誘交人同犯安南長官司龍古哨土官昝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戳象交人道歸 十二月阿九安應龍等圍羅平

兩月不解州縣縋城以血書告急巡撫閔洪學遣同知李聲揚
統土官龍在日等兵往援遣參將施輪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
三年正月普鮓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邦等砦復攻師宗城
聲揚等力禦勝之賊退紮偏頭山二月官兵攻阿邦此得等砦
斬賊四百八十餘級　賊首普鮓阿九安應龍等復攻州城官
兵斬賊七十餘級賊敗退應龔白醋如土舍吾必奎追之各斬
賊首有差是月奉　旨暫停本省貢金候事平仍進三月巡撫
閔洪學遣副使黃似華於羅平監軍遣遊擊李思忠於師宗策
應　檄施翰等兵鵰剿普鮓偏頭山等賊斬獲二百餘擒魯邑
叛首施恩遠四月計誘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於法干寨殺之
是月巡撫關洊學檄參將施翰乘勝追剿普鮓安應龍等至亦

廣雅書局栞

佐酋婦隆氏投歸順復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賊從安氏三
隴應麒及安應龍妻屬斬馘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苛政七
十二款羅平各夷之亂也由有司橫徵無藝歲額之外溢千三
百餘金而歇戶諸色橫索尤甚民不堪命亂所從來矣
勒石除苛政七十二款
夷漢相慶不問可知
巡撫閔洪學遣參將袁善率兵攻復平
夷衛城并白水站收招流散屯種如故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
衛所官軍守之
改安盤提舉司爲琅井提舉司駐琅井安盤
鹽課附州徵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袁善用銃
擊賊斬殺無數賊焚屍埜祭而去善又督兵躡之由羊腸亦佐
越州賊復遁七月建平夷衛城及白水站土垣八月巡撫閔洪
學發兵西路援黔左布政使謝存仁督兵由黃州壩新城馬乃
安南所進泊路剿撫斬級五十餘參將袁善督裨將王聘選張

雲鵬等統兵由亦資孔普安進襲土官營斬八十八級擒賊首段二九月袁善兵抵安南圍解守將許成名楊文炳郊迎犒師出帑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十月水西歸濟北恰幷普安賊萬餘截滇兵於江西坡土官守備沙如玉單騎衝鋒賊敗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級奪器械無算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幷平夷樂民等站亦資孔等站十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王保及餘賊七十餘級露益叛首設科李賢就擒設科安邦彥之妹安效良與之通李賢爲之用破露益平彝炎方等州衛驛站戕職官殺官軍百姓無算至是兵備右參議王錫參將尹啟易計擒之押科械繫賢就外法司獄候題請處分撥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守招流散被擄人民七百有奇撫定夷砦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爲質補三年逋負築城守之　四年二四月遣副總兵袁善督兵鵬

剿霑益哈馬谷斬賊三十級三月水西賊入普安界副總袁善督兵堵截於簸箕羅朋七家等砦斬賊級四十有一四月鵬剿霑益革泥法墮以那沖等砦擒斬俘獲其二百餘七月檄武舉官李瑗率兵襲叛首張世臣於他頗賊黨勢孤斬世臣執其妻及子武尋賊平八月新化州新平縣賊首魯魁魯克等尋伏山箐巡撫閔洪學檄分守臨元副使胡其慥遊擊劉崇禮分兵掎捕俘斬貳百顆有奇餘黨悉降就地安插立十二哨戍之而還十一月巡撫閔洪學遣裨將吾必奎等統兵恢復炎方驛招集其民十二月朔黔國公沐昌祚等是月烏撒土酋安效良縛亦佐縣賊首安應龍幷貴州烏撒衛經歷司各印信來獻勞其使而歸之還至曲靖府城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

總兵袁善統兵復霑益州城修復松炎霑備四驛站堡三月安
効良忽來獻功人見殺又因我兵進復霑益遂糾水蘭二流擁
眾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數甚夥分兵一圍霑益一攻炎方副
總兵袁善督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霑益守備吾必奎
堅守炎方以老其師袁善等乘勝間出炎方內外夾擊又勝之
於炎方前後五戰計斬級三百四十有奇仙死鳥銃者無算賊
遁去四月發兵霑益剿捕賊黨龍更斬賊級八十有奇俘賊屬
牛羊有差五月安效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閔洪學率左布
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令尹啟易督守備郝太極宣撫沙源
率兵堵截是月戊午賊前鋒遊騎至馬龍與吾兵適相遇賊騎
見戰象而驚我兵襲擊賊自蹂躪授首已未戰於磨弁山至甲

廣雅書局

子首尾五日斬賊級其二千有奇賊從間道走尋甸官兵追及戰於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由山頂分兩路遁走我兵又躡其後又伏兵截其歸斬數十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斫樹塞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歸是時賊負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阿遣馬酋龍戈資賫金投賊為之鄉導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走尋甸度龍勝江或從船或從七星橋又途窮於鳳招路塞於東川而指示逕實導之出疆皆戈資之為也比調集景東兵衆如千廣南銃手如千及赤石崖毒弩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遁去賊兵退遣人賫金招諭東川賊戈資獻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夷六月從撫按之奏　請以沐啟元為征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賦役志

包志志草云雲南漢夷相錯其地沃瘠相半所入不過曰賦役曰礦曰鹽曰稅課數者始未嘗不蕩佚簡易而後稍疲累也夫計生齒不加繁田土不加辟膏腴半屬巨室征輸獨煩編戶儀寇賤農召夷佃作刀畊火種浴旱時有而賦額虧鑿穴推巖萬死一生砂脈漸微懸課益逋而礦額虧一線之池非池非海淋滷甚艱再榷孔亟而鹽額虧物力大耗征斂無經關門晝閉商旅日稀而稅額虧又足之以割股充腹之喻而歸於慎德轉移之一言眞矣庸夫閭筆蹦躅因念今昔不同時常變不同局煩簡不同用舊貫改作裒益多寡不同規畫而四賦之故可反覆推矣果若所言橫索之患擾乎而今盡官征矣惰農不力而揚

沸若乎而陂塘堤備在在咸有矣胡爲乎額九虧於賦也椎鑿不釋金氣衰微乎然孤虛旺相上應乎天有退而成功者必有進而將來者胡爲乎額九虧於礦也負鹽出井舉舌而舐之非有聚傭煮海之利出浮於入乎然再榷之令罷數歲復隆閉而作鹽非一井盜淋滷者日聚訟矣胡爲乎鹽額尚虧也物力耗征斂苛關門晝閉商旅不行此可藉口於萬歷之季而今頓改矣即道途多梗取償物價不啻相當而稅額何尚虧論理財者曰不在官則在民乃有不在官而在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民而在奸民者此兩種人內不出外不入則窮鄉無坐索之里胥徭役無偏累之貧戶小民之樂輸且先於有司之督責矣又有在奸民在游惰之民者夫民不見可欲不相往來壤壤熙熙而不

絕者以利言也東野之叟年七十餘無子每歲走諸銀場如鶩猶曰其人患貧官司不肯縱舍也良家子廣業人奴竊其主及四方亡命道逃一以此爲淵藪其狡黠與強有力久而起家者皆是也一復隆井耳復隆之人能辦之乃會城市儈往之求登聖陰報鹽丁名於官而以士夫名合士夫姓假士夫衣冠投刺冒百金以子弟歸有親見而密告者又懼絕業畏之如虎不敢爲左證卒也道遠力絀付之無可奈何已矣四方之賈一入滇慮無不信其道愈遠其來愈難其於入貨者愈有詞於出貨者愈有利試問數十年來洋洋大都何計然程鄭之多也如是而四賦果在官乎果在民乎抑出於官與民之外乎今天下多事度支力竭算及猥細議者曰與其開利孔不若清糜費也不塞

廣雅書局栞

不流不止不行司計者無爲四虧所惑而徐綜核焉庶滇猶不至坐困不然外有不即除之叛夷內有不即去之征繕捉衿露肘左支右梧即事定成功之後間左日蕭條而莫知所究竟也

貢金

原無正額嘉靖十三年始派解二千兩每年春夏辦足色金一千兩價銀六千三百六十一兩秋冬辦成色金一千兩價銀五千五百六十七兩俱於布政司濟用庫秋糧差發各項銀內措置動買萬歷二十二年奉　諭每年加足色成色金三千兩共五千兩繼以閣臣王錫爵疏免　准減成色金一千兩立限每年七月十五日解進復以撫臣吳定疏免　仍增一千兩繼以部臣楊俊民疏免　復准減一千兩又復以科臣王德容疏請

召買復增二千兩是後雲南撫按相繼請免章不啻數十上一切不報至天啟卽位允撫臣沈儆炌之奏除免加增項又以礦場多虞暫免解進民稍稍息肩

寶石

寶石原非額賦間奉勘合給發用府庫銀易買萬厤二十七年當 敕太監開採巡撫陳用賓上疏力請尋奉詔停免是物也產於猛密謂之寶井或曰如廉州之珠池泗水得之或曰以鈎鐮入水取之其始甚大經風而碎皆不可知但傳聞近年夷人與外人交易久見其揀擇自知石之高下美惡今出之權在彼不如若之任意擇取得價而已是以其價益貴其好者愈難得又夷方多置毒藥旅途多盜近有避稅取徑路行者受禍愈酷

此寶石之大略也然京師買人所聚寶多卽有　旨取內俱京以供之

象隻

象隻原係土司進　貢萬厤六年二十六年節奉勘合於夷方買進每次三十隻每隻價銀六十二兩五錢金之累在於本土象之累在於客途是役也象人以爲奇貨百相索也百相應也入其疆如芒刺之在背出其疆如重負之息肩也先期半載於永寧具舟楫此路平衍舍此無他途而今不敢言矣卽兵燹寧定恐非歲月可以望坦坦者況馴象所尚世稱乏用或不遽係辦於厥貢乎

屏石

屏石奉勘合尺寸於大理蒼山採進六七尺者採挖運解俱艱議照先年以五尺以下折算充數然物重途遠即太平猶難況今日乎

兵食志

天下皆有衛所守有軍皆有屯然而兵食之寄不與禹瀆前志列三端如日月星辰無以易者志草於軍實下附募兵矣然讀至終篇竟無一語豈著書者漏略抑爲人芟除也從來用兵所用皆土司兵而土司兵亦不在論中豈謂官軍數實具而兵足乎屯種之數具而食足乎今日朝端之咨議士大夫之樂談何非兵將戰馬兵器火器號衣紙甲及設法理財請內帑供軍儲兵餉乎何不聞一處取諸衛所軍屯也洎四五年中蒐羅將才

大者或起之乎廢閒或借之於就近有閒關捧檄不遠萬里直是從天而下小者亦多得諸草澤句相薦引於行伍中什不得一至索健兒於十軍之外則曲交之征又實抽騰永之戍卒所至効用而奏功者土司兵耳土司兵在安攘備攻所列俱出迤西近沙普諸路又出迤東以二種種茫不得其要領又志滇事最急無過此二端不能寥寥閒請於滇撫閔公辱承裁答大都謂兵屯與時遷化桑田滄海多非故我所稱不能爲有無信然也屯糧爲胥吏窟穴淆亂之極不得已徹底清釐殫兩年之力而成書尙恐非實錄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東者先年防緬近年防交干戈相尋之處則死士出焉其習然耳時下沙普二兵最勁沙可六千普可五千此外廣南鎮手似精但兵猶闇弱

行無紀律兼江兵派之夷塞脆弱不堪盆州景東可各三四千不甚勁而土官並恭謹盆州九切近足備緩急嚼峨兵不滿千不足恃石屏可一千二三百銃手亦精又云滇賦歲額出入之數歲無餘剩惟省城府衛縣三倉本色年該四萬向來收支之數院司不一過而問之每四五月倉無粒米自某受事親置簿登記故陳陳相因運曲靖絡繹不絕皆是物也然歲所得不過一萬六千而已益二百言而大都已囊括矣已又遺募兵大數及土司略節及新定屯糧一一取以爲據庶免此書不至寥落至於土司風土遠近情僞强弱之詳仍於羈縻志中足之可以參互並觀此外別有鄉兵所謂牛叢也者前撫沈公從郡人姑蘇學博王來儀之議行之會城得兵近萬雖不敢謂盡可用然

緩急時有君子代匱備而不用茲是謂乎今附原議於後以俟
來者志艸之策衛所曰清於結習之始調於攷選之日策士著
曰時揀練以習其技藝優月糧以厚其賞賚策屯田曰復陂塘
以有備於水旱懲豪右以無慢其經界竊以謂梁肉藥石因其
時而用之今日之滇病無矣無酌所調劑者存已乎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備操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
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征穀五十石
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糧支三石二斗
爲種穀是征五入倉其實在官支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
奸屯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訴皆
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爲奏改名曰與除謂以

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征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征迺今便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七終

DS
705
.L44
1900
v.48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八

崑山顧炎武撰

旅途志

郡國未有以旅途記者滇在天末東有黔中諸夷間之北有蜀之裔土南有粵之羈縻屬縣間之道途通塞命脈係焉昔楚莊蹻泝沅水略地至滇池其轉戰逐北經歷之地未有紀也秦常頗通五尺道漢唐蒙治夜郎道司馬相如治靈關道其所鏤山刻木之地未有紀也劉尚之擊棟蠶孔明之擊雍闓皆渡瀘水李雄僭蜀遣李釗攻寧州刺史王遜進軍由小會阳史萬歲之討爨翫自蜻蜓川經大小勃弄元世祖之伐大理自忒剌分三路或由宴當或由白蠻或由滿陀城而其

廣雅書局栞

師行所過止宿警蹕未有紀也公孫述時句町大姓保境爲
漢遣使自番禺江奉貢而其間道所趨閱歷何所未有紀也
惟唐志載貞元十年遣祠部郎中袁滋與內給事劉貞諒使
南詔自戎州開邊縣由曲州石門鎮鄧枕山馬鞍渡蒙巂山
諭官川薄哿川界江山荆溪谷瀲溪池湯麻頓柘東城安寧
井曲水石鼓佉龍至羊苴咩城貞元十四年遣內侍劉希昂
使南詔自巂州清溪關由大定達仕二城西南經筰口永安
木瓜嶺臺登城蘇祁縣羌浪驛陽蓬嶺會川河子鎮渡瀘水
至姚州又載安南經交阯太平峯州南田恩樓縣忠城多利
州朱貴州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
十里又經湯泉州祿索州龍武州皆爨蠻安南境又歷儻遲

頓八平城洞澡水至曲江劒南地然其山川之險易物情之變幻未有紀也　國朝通滇爲列藩其入覲之路置傳設驛馬曰東路間道走蜀者曰西路頃歲安氏衝突烏酋吠聲東西道斷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復不能以時開通又南間道粤西自廣南達南盤其分岐而合於廣南者通曰廣南路廣南在滇之南折而東北始達南盤其道迂又有由東直走羅平安籠以達田州者曰羅平路一一撮其亭徼焉覈其遠近險夷考其人情焉東路繇黔以達於沅州始爲楚郡故止於沅州志普定興隆路并志黔志黔亦以志滇也黔之腹心滇之咽喉也志清浪晃州路并志楚志楚亦以志滇也楚之邊徼滇之脣齒也西路由黔西以達納谿建

越路由會川以達滇經始爲蜀邑故止於納谿滇經志烏撒建越路并志蜀志蜀亦以志滇也蜀之藩籬滇之門戶也廣南羅平至於南寧始爲粵郡故止於南寧志歸順田州路并志粵志粵亦以志滇也粵之窮荒滇之扼塞也諸路皆由陸惟金沙有水道而未通故以金沙江附焉山川書其歷不書其望艱難險阻迂怪謠俗咸書以補他志所不及云

陸路

普安入黔舊路

雲南治城三亭而達板橋驛近郊有金馬關板橋達楊林所號三亭實六亭者察赤水鵬楊林所達易龍驛有木密關守禦所號三亭納禧羅甸實七亭羅傍山沈楊

林海子为如支郡三城有漁舟百十艘有黃坡沿海扼塞昔殲
騰永叛卒於此
易龍達馬龍州號三亭趙福白塔昌隆實八亭途經小關索嶺古城堡
魯婆伽巡檢司夾路多場鬬花丹素二采
馬龍三亭而達南盎驛馬始用昆蹄昆蹄也者範金飾馬蹄以
禦石齒爾雅曰昆蹄善升廬郭璞曰廬山形如餌或曰周公通
九夷時所制也有響水關
南盎達白水號三亭阿幢橋分水交水實八亭交水平川可走輪阿幢
橋有大道走曲靖府號三岔路有鐵溝哨
白水達平夷六亭多羅響水石層有茶花箐多盜路有清溪洞面溪流
中窅深炬火入之有浮屠龍象芝朶雲英之像皆石乳滴結者

有桂花洞有桂花一本百尺根盤洞底枝出洞外秋華時香徹他山

平夷衛六亭火燒東堡平夷而達亦資孔驛枕石象山中路有卓楔曰滇南勝境還觀山平天闊東　則箐霧瘴雲此天限二方也有平夷所馬鬃嶺硝洞

亦資孔驛達普安州號六亭實八亭蒿子海子火蒿蕎娘有番納牟山土人稱雲南坡陂陀相續行石齒中

普安州達新興驛號六亭軟橋革剌撒麻水塘高麗實八亭而畸出城有狗場坡民無編戶土酋號十二營長其部落有玀玀仲家　獠僰人言語各不相詰以僰人譯之夷俗有火炬二節丑未月之念四日是其辰也是節擊鮮以祭小兒各持火喧戲於市若中州

上元然撒麻亭有八部山地名舊普安唐盤州遺址存焉有軟橋坡其水爲盤江之委板橋坡地廣黃壤樹多青松土人燧松梯以代燭堡站實枕新盤山

新興達安南衛號六亭芭蕉沈納牛場臘茄烏鳴實八亭有新興坡芭蕉關分水嶺江西坡沙子嶺上老鴉關沙行者十六石行者十四衛城南關有尾灑井清甘可茗因以名驛夷言尾灑華言水下也安南達查城號六亭尾灑水洞壁甸盤江黃土坡實十亭而遙有哈馬章倒馬坎盤江坡至盤江江出烏蠻匯於廣西者香江即左江饒癘草青之日有綠煙騰波散爲蜿虹駭霞觸之如炊枯菌苔行人畏之江岸乃靖遠伯南征喪大師之所每水溢時多化爲異物過江有癩石坡黃土坡西關坡山齒箐窵吐霧彌天不分咫尺

行者前後相呼

查城四亭而達關嶺安龍青白知堡關嶺茲東路險絕貢程也有白口坡東坡安遠箐坡有胡椒凹有象嶺石石皆崖箐萬仞中僅有道如梁行者慄汗有香樹坡小箐皆坡草多芝鳥多山呼獸多熊中途懸巖有舊公像舊自查城至白水路賒馬痛萬厥中葉當事者請移傳郵於關嶺所執政誤讀爲關山嶺遂承　旨爲關山嶺驛

關嶺四亭雞背白水河橋而達安莊衛關嶺四十三盤而下有雞公背與關嶺相對兩山之趾界以溪澗至白水有懸崖疊水飛流瀑布自山端下注三崚相承下爲深潭神蛇宅之見者必嬰重疢又謂有水犀時出巖谷後徙去夏漲時噴沫如雲霧冒數里

安莊五亭龍泉馬場楊家橋而達普定賢茲荒徼名都舊永寧安順鎮寧三州同城今移鎮寧於安莊永寧於安南而擢安順爲軍民府自威清以西皆隸焉地稍平衍山如髻鬟城南闔有塔山浮圖標其顛其使者署中有石化樹可四五尺碧葉紫花結實紅而黑其本猶石也析藩司之後園亭佳勝相傳賈似道別署有樹化石石根猶古松也其類是與

普定六亭沙作飯籠龍寄阿箸得而達平壩衛

平壩四亭而畸阿冬鎮溪拘場的澄達威清衛有的澄橋其水黝湛夾堤多蓼葉

威清五亭而達貴州治城阿江小箐山稍夷類峭澥夾路多野倒樹六砦橙以春冬之交華治城進巒之秀者曰鳳皇帶城有襄陽橋林

多貫竹有貫竹長官司因竹以名州野產紫芝土人呼菌王解
菌毒城市以猴兔二辰爲易
貴州五亭爲寨獨腳畢堡龍洞而達龍里衛
龍里六亭乾溪貳城新安龍從麻子而達新添衛路夾長澗有長谷坪空洞
坡野豬洞龍從坡野豬洞豬穴之石崖截立千仞盤回復迮人
騎弗戒恆有墜者親安對亭有埭峭立而上平下有洞深靚九
龍觀標其顛
新添達平越衛號六亭崖頭冷溪黃絲實十亭而遙經望城江堡四陽谷子
西獾獾酉陽倒馬五坡有谷蠻關龍場蛇場路皆石齒馬升巔
昆蹄踏聲鏗然火星出地箐有苗行者側足焉
平越達清平衛號六亭三郎羊場楊老胡賓雞場實九亭而遙陟梅嶺關度

麻合江津人乃水獠夷江溪苗人以石壘就水澤髮獠家夷女
畱鮓鮝以供臘祭地有羊腸雞場實諸夷互市以十二辰相遞
歷十二日一市每場歲三十市歲暮卽場釀會持牛角爲觴吹
蘆笙爲樂

清平達興隆衛七亭而遙落燈羅衛重安江江色如渥靛
岸樹二橫絙纜絕之舟循纜以渡有雲溪洞可隱千室望香爐
山爲邑三城其高倣霄下肆無景上有瀆泥一溪沃疇千畍聚
落千部時出獠貨戝人官兵來討輒泝水下注酉陽土兵環之
弗克攻有隕自崖者獲之詢之江估也舍之苗俗以長至爲歲
朝拷鼓擊柝羣飲醉臥土兵尾江估以登闚其關殺其關焉者
二人急拯金郡卽悉登盡殲之遂城香爐爲關戍其降苗於黃

猴落燈之間

興隆衛五亭而達偏橋履坦東坡王五途經東坡有巖洞類梵壁普陀境垂乳結溜象雲朶芝英懸泉淙然

偏橋衛達鎮遠府六亭而遙白羊九曲望雲劉家庄青岡渡河而東有相見坡望城坡望雲關九曲關油榨關沅水泝流舟通鎮遠而止近

決石梁通至偏橋

鎮遠達清浪號四亭宛溪焦溪梅溪實十亭經草鞋坡雞鳴關鎮浪四亭而遙兩溪楊埠達平溪衛渡沅江有戢眉太平二堡平溪六亭而遙關灘宋稿魴魚貪西溪陳二平溪達晃州州廢名存土人相傳此地爲古夜郎無據焉爾後漢書曰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湖南君長本出於木以竹爲姓唐志夜郎隸夷州宋志隸彌州今廢古夜郎城在貴州石阡府葛彰長官司西六十里與晃州絕不知土人何因傳譌也李白流夜郎實未至而返其詩云夜郎

萬里道西上令人老又曰五色雲間鸑鷟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囘又曰昔去三湘遠今還萬死餘意李白上夜郎泝三湖至晃州聞命而途經南盤鮎魚二堡山產石墨道皆黝返遂以晃州爲夜郎歟新村冷水波州對火達便水再亂沅江途亙蜈蚣關泥晃州驛五亭而遙山遠道迮形如其名樹多樺土人燧樺膚以代燭便水驛達沅州號四亭栗子冷水巖田有坪實八亭州臨江江繞明山自沅以西亭徼荒漫記里多倍而遙徂霄雨燎相積跋灺乃至踞經栗子關地產黃泥可陶陟阪石滑捨騎乃躋

自雲南至沅州一千八百九十里爲東路

太史楊莊介公得罪南竄自公安至博南爲滇程記亭徼之遠近山川之夷險盡此矣今取其自會城至沅州者稍增損志東路西路而下不揣固陋摹擬續之

烏撒入蜀舊路

由交水西北五亭而達松林驛平陂相半舊名普魯吉今以名堡

松林七亭而達炎方驛有火忽都堡途經松韶關

炎方八亭而達霑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始食蜀鹽西有崇山連亙數十里曰石龍山土酋安氏所居有水箐坡馬鞍哨土兵守之皆隸安氏

霑益八亭而達倘塘驛有倘塘站隸黔中實滇黔蜀錯繡地自倘塘至納谿縣皆貴州都指揮馬華所開路

倘塘達可渡五亭而遥有大谿出山谷中清而駛梁以巨木橫溪上曰可渡橋因以名驛隸四川烏撒府其站曰普德歸有石

牙有石井中峭石巖路漸峻滇驅止於石巖
可渡九亭而達烏撒衛有四川烏撒府與衛同城烏酋所居曰
鹽倉去城一舍中道停驂之所有古松四株其險道有楊橋三
灣
烏撒八亭而達瓦店有檵木林橫長十餘里縱莫知其極樹多
梨以地險多夷寇行人莫敢取鹽倉酋縱馬其中食之其阨塞
有磴子坎每月以午未日聚行旅千餘嚴兵乃過
瓦店七亭而達黑張自烏撒以西山地瘠不宜稻惟此地有稻
田數百畝烏撒瓦店皆仰食焉有天生橋產銀艸
黑張七亭而達周泥至野馬川卽望周泥在面山下至山趾陟
七星關山頭第日乃至七星關水瀦於陸廣水勢溯流爲滇蜀

要津昔梁王追明玉珍於此有橋懸崖架木爲之
周泥九亭而達畢節衛黔西諸驛皆隸蜀惟畢節驛隸黔　明
初都督馬華鎮貴川裸撻水酋婦奢香欲激之叛因盡薙羅鬼
開水西爲郡有宣慰同知宋欽妻劉氏間道走金陵訴之　高
皇帝命劉召奢香與子媳奢助至宮約合刊山開龍場九驛自
貴州至畢節乃徵華殺之香遂設九驛廩餼馬匹皆水酋供之
畢節七亭而達層臺所舊有衛今廢有木稀巡司倒馬坎
層臺六亭而達白崖有相見坡
白崖五亭而達赤水衛衛在雪山關下臨赤虺河河源出芒部
冬春以纜連舟爲浮橋夏秋泛溢奔流津人飭篙柁乃濟
赤水七亭而達摩泥所臨雪山關嶺頭饒瘴霧鮮晴旭行淖溘

中人馬苦之

摩泥七亭而達普市有一椀水坡泥行如雪山關行人謠云摩泥普市天三日無雨似神仙大抵黔中爲古牂牁郡古志云上值天井故多雨源信然夾路皆深茅多戾蟲不可瞑行

普市十亭而達永寧衛簡與衛夾江而居水至納谿而達於江　明初景川侯曹震奉　命庀工開之其灘一百九十五名灘八十二石之大者鑿之水之陡者平之舟楫通焉刻石於江門大灘上

永寧五亭而達永安

永安驛七亭而達江門

江門驛七亭而達大洲沿江有九溪十八口刊山鑿石前功多

不可騎

大洲驛六亭而達納谿縣江中有三層峽天子磯至渠壩有馬閻王七空橋今廢馬閻王卽馬華華鎮黔果於殺戮諸羅憚之故云

自交水至納谿一千二百一十里爲西路

昔　明兵南下以西平督東師戰普定瀕川督西師戰烏撒南土旣定遂以兩路置傳爲神京孔道滇人之出也自交水十五日而達永寧順流大江其歸也挽舟爲難則泝沅水取道貴筑邇年滇師西援成都烏酋爲二陵之禦遂破畢節墮烏撒可渡以外無復入境矣夫滇人西出而東歸若兩息出入然無四衞是無滇也亂後輪蹄絕跡津渡日迷卽旦暮再

闢亦不能無師老馬矣

建昌路考

由雲南治城西北達富民縣可八亭有河環流縣治卽滇池之流也河有輿梁途經妙高坡清水關

富民西北十二亭達武定府有難街子坡趾夷而頂峻東南爲雲南西北爲武定官兵征鳳繼祖敗績於此逾坡有小甸關阨要可守

武定西歷烏龍洞躍鷹村高橋村至馬鞍山七亭村落十餘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廣二十餘里有徑路涉高橋水徑一亭冬春乃通

逾馬鞍山西九亭達元謀縣歷黑箐哨陰翳多淖出箐至八蠟

哨乾海子林杉森密猴猱攀援不畏人崇山複嶺澗有積雪氣寒冽下馬頭山始平衍氣始炎樹多木棉其高干雲有金剛鑽樹碧幹蝟刺漿殺人土人密種以當籬落地宜甘蔗芝麻有微瘴虛仁驛在中道今郵傳俱廢止存板屋二十餘家

元謀北六亭達黃瓜園舊有環州驛今廢歷馬街子龍海落地皆平原而荒人皆狡夷由龍海落西渡河有苴林村緜苴卻達姚安蜀賈人由越巂來者由此入迤西諸郡其地無關察可以逋稅

黃瓜北四亭達江邊金沙北渡有三一由賓川渡江至北勝蒗蕖可通鹽井衛地屬番夷不可行一由大姚縣魚間渡至黎溪一卽此江水駛奔挽舟里許乃橫舟亂流而濟江北無居民惟

南岸有巡檢司傍而居者百餘家

按謝在杭氏滇略金沙江一曰若水源出旄牛徼外在麗江而北東南至於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水濱產金沙故名山海經曰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水經注曰若水南經雲南之寧遠縣今金沙江巡檢司是也又東流合繩水孫水淹水瀘水注於馬湖諸葛亮南征渡瀘卽此昔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是其地已

渡金沙江北五亭達姜驛初行谷中緣溪而上十里升火焰山其高三十里峯回路轉陡絕之處翼以木棧至山頭三里許卽姜驛驛丞頹圮近署茅屋三四家後有夷砦羅婆居之昔從克

酋叛今雖就縻尚兇獷可畏江外地皆逼東川七州蜀令不行滇稜莫震中闢通道亦蜂腰之勢也

姜驛北八亭達黎溪站初行三里有石鑱行都司界滇徼盡此三十五里有松平關松杉參天其密如錐行松陰中盡日不絕山產白銅品上者曰白蚨可入丹藥

黎溪北七亭而達鳳山營有五里坡險隘多盜七州夷寨夾路臚焉昔擒克酋於此鳳山營設於山顛下有二營曰火燒曰觀音聯絡山麓鈴柝相聞實要地云

鳳山北五亭而夷達會川衛中道曰綠廠有銀草閉久其岑樓俯眎平蕪山川明媚

會川西北五亭達大龍站道始嚴行旅千百人結隊而行營哨

之兵前驅每月放行人兩次曰送哨

大龍北六亭至巳松營始沂孫水漢志云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至若水臺登卽瀘沽會無卽元謀也夾岸皆崇山羊腸百轉沂流而北高下因山縈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爲危橋以渡水蝕山趾石齒猙獰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暴漲則道斷山水稍衍之地爲營哨環重垣塹深隍爲草屋以居戍卒恆有火灾水之東爲猓西爲番猓屬皆椎髻被毡　持刀盾番爲居碉房髡頂挾弓矢劫掠無時掠貲貨幷縛人入其砦以繩繫兩趾還以火索重賂以贖不爾則賣之遠夷每一人償以十牛稍就羈縻者曰熟蠻偕官兵偵捕官給資糧焉

巳松站北六亭達白水歷甸沙關滋泥坎公母營凹腦營皆隘

道人騎貫魚行夷患處處有之而甸沙滋泥爲毒將至白水有金川橋一木橫溪闊三丈許俯瞰水面百丈加碧瑱宵澄不見其流

白水六亭而達阿庸歷觀音營半站營其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美材賈人販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山中產不燼木其物得於山谷石脈中掘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鑿之絲絲不斷如絮績以爲帨投火不燼名曰火毳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此其類也將至阿庸有松盤頂枝葉龍嵷如偃蓋因名其地曰一把傘

阿庸北九亭達祿馬山水展拓平疇千畝而人民稀少蕪穢太平河西爲鹽井衛歷沙灣黃連堡沙行二十餘里時有颶風揚塵沙蔽天其厲揭而涉者曰潢水河源有海方廣二十里梁而度者曰大高橋

祿馬北折而東七亭達建昌衛卽古邛都阻重山面邛池八部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東南十餘里土官村有徑路由涼山可達水西產馬頸長而身短善升峻阪

建昌東北五亭達禮州所

禮州東北七亭達瀘沽驛一路盡榛莽少煙火寇盜視前更劇

曰關王廟曰猫兒坎曰溪隴站曰三道溝曰大灣曰梁甫墳皆

桐槽諸番伏莽之地非厲兵不得過

瀘沽東五亭達晃山所有瀘沽峽堅崖環水劇削一徑繞山腰如帶仰視壁立干霄俯瞰無際旁有小徑皆桐槽夷賊出入之路峽其長十五里出峽至鐵廠餘通濟橋折而東始脫孫水漸望晃山有奇峯如巫山

晃山北八亭達通相營歷小相公嶺盤幽谷而上可三十里逼近夷巢出沒之途千溪萬徑列營數十聚兵幾千猶時有梗塞之患踰嶺冬月多冰槽滑不可步稍失足即墜深崖雨雪甚必懸車束馬而下險與瀘沽埒行旅渡瀘沽相公嶺則相慶脫險云

通相營三亭達越巂衛有桌楔標南中第一關

越嶲北六亭達利濟驛逾青岡嶺迤東行空山中諸夷環向大
刜之後稍蘇
利濟北八亭達鎮西驛地酷寒無五穀居民皆仰食河南中有
逕路達峩眉縣可避大相公嶺大渡河亭卒單弱遂爲番夷所
據
鎮西西八亭達河南站歷鎮西所有隘道行陰巖中循水而下
其水曰河南溝歷危橋二十餘
河南北六亭達富林營登曬經關關頭有曬經石方闊五尺餘
外澤而中空相傳元裝歸自西域曝經石上下關濟大渡河河
源出吐番急流注下險惡倍於金沙夏秋之交瘴毒甚厲又有
流沙河不可以舟人馬皆徒涉

富林北八亭達黎州安撫司有大渡河所其城三面依山臨深谷爲隍可數十丈一面通大相公嶺途經古漢原縣高山有良田千畛有啞泉其出無方人馬飲之輒死西入天竺茶商行之至打箭爐而止

黎州東北九亭至箐口驛度大相公嶺卽邛崍山王陽所歷九折阪也而嶺名相公蓋以武侯得名西南至黎州東北至箐口其山乃竟山頂有孔明廟久圮石像存焉行者過之相戒無譁不爾必有颶風颺雪雹磚瓦傷人華陽國志曰邛崍一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有長貧若採八度之難陽毋閎俊並坂名黃泥堡有七縱橋太史楊愼過之改爲七擒橋以孔明將略在擒不在縱也有詩

鐫石碑在川主廟前今碑已斷仆道左

筈口三亭達蒙經縣川主廟爲孔明初擒孟獲處

自雲南至蒙經縣一千八百六十里爲建越路

元謀在滇西鄙自姚楚入則徑自滇上入則迂故武侯渡瀘取道白崖萬歲南伐轉戰勃弄　本朝建會城於善闡以西偏爲屬縣郵傳商旅未有不經會城者茲路雖設僅有空名環州姜驛郵卒無委積之供大渡金沙津吏闕沙堤之築遂謂遊邛都者必回車過瀘沽者必微服其實火焰以北盡率江游祿馬禮州原可走輸兩嶺非有關索之峻兩津非加築河之惡也東西不靖茲實上游謂宜招集驍勇補營堡之單弱劉削巉岨開道路之變迂又禮州德昌盈盈一水順流數

日可達金沙皆當乘時開通永利百世況茲荒徼番猓跳梁
關通道於中則盤錯之險盡失而金銀丹漆夔僮雀馬之屬
絡繹於雅黎嘉眉之間非惟滇賴蜀亦利焉若任其幽阻罔
思後圖恐滇道一斷而五衛失輔車之依蜀且患鞭長之莫
及矣

越西路考

由雲南治城金馬之南歷狗街至大漁村爲呈貢境遵滇池東
岸梁王山麓至馬軍鋪爲歸化境又二亭達晉寧州可九亭而
夷

晉寧東南循松子山澗行路濱谿水峰巒如列戟至河澗鋪登
關索嶺西瞰滇池東觀澂水爲池東阨塞漸下至茨桐鋪逾石

關達江川縣九亭

江川東循星雲湖上行有海門橋撫仙星雲之通津也度橋而南過甸苴關逾二山皆寧州地又循杞麓湖上行至通海縣過七亭實六亭而表

通海南至曲江驛江有流沙甚深策馬亂流可濟稍駐足有陷者秋水突至即爲巨津舊有渡舟恒苦漂溺巡按御史沈正隆捐俸建橋工成沙走無著力處第人力掏沙見土而後甃以巨石首尾三年乃落成之號八亭實九亭而畸

曲江南至臨安府氣漸炎夷險皆半可九亭

臨安東南歷漾田安邊哨有三轉灣坡多盜坡竟至阿迷州通十二亭

阿迷東逾橋至東山關有崇山巉山必窮日力乃至山顛爲馬
者有土酋普氏據其地重柵守之居者百餘家夷多於漢可四
亭而畸自阿迷東入夷巢無亭傳止宿天明行至日中而稅多
埜處

馬者東歷矣馬驛至多槴鋪六亭羅夷居之去多槴里許有石
洞幽窵泉水出焉水清冷流石成渠有淙淙聲居人以甃瓮負
水出諸洞二三月中流涸汲者窮其源或深入數里

多槴鋪東南歷木瓜鋪永盜哨至羅臺驛四亭矣馬羅臺舊有
驛今俱廢驛記藏之廣西府地俱爲普氏夷砦雜以四方流移
漢人數家踰山有架衣莊產堅甲木瓜鋪緜芋可百里西北枕
山而莊者爲新城所地高乾無可種蒔其產木棉馬金襄

羅臺驛逾山而南經倒馬坎林深磴險谿徑雜出昔有普者輅者爲夷賊巨魁荼毒行旅今就擒其地隸普氏而沙儂溷處夷患時有普氏設哨守之夾路多松土人劈爲木片以代瓦大風雨則不能禦至隴希砦其四亭隴希南至新哨儂普二氏分疆之所嘗爲梅猲所焚有菊徑滋寇其六亭至彌勒灣山稍平夷一望沙磧皆戰場疆理隸彌勒州以漢官久不至儂氏斥境至此而又遠不能制水下陸詔沙普諸酋互爭之戎馬紛沓居民望風逃匿毋寧日焉

彌勒灣東逾山有竹子箐荆棘叢生莽有伏戎過楊屋戈勒磯舍三砦臨俺排江循西岸而進江出兩山中瘴毒不可遏清明後爲酷觸之無治者江東有大八百小八百二巖皆儂氏屬夷

至倉排砦有公署建於砦之下誅茅爲屋六楹環以木柵其計八亭而遙自公署度板橋絕江循東岸歷革雷砦馬鞍山六郎者莫至者豹公署號八亭實六亭

者豹東南歷小者馬砦有徑路通季達城又南歷省苧者兔羅幹速徼皆有溪流沃田耕省而穫多路出田中共六亭至速爲砦舊有速爲驛今廢

速爲東南歷母忙寨至木鐵下有公署上有儂夷寨數十餘家路塩夷可四亭

木鐵南歷邦龍邦堵者圖大者馬有高山深林四亭至廣南府夷漢雜處可千餘舍居民皆樓居以竹爲椽柱覆以松皮去地三四尺人居其上畜溷於下中設地爐縣稻穗其上薰令極乾

每日椿而食編竹籠若魚罾罾數十置西南隅以祀鬼甘犬鼠非上賓不設萬厤末年儂氏兄弟爭立糾交阯入犯兵燹之餘民居皆草茆田墊萊蕪未復業焉有楊廣廟昔狄青部將楊文廣追儂智高至此土人立廟祀之在治西三里許

廣南南至寶月關連山皆峭壁不可通惟此鑿石通道儂氏設關其上嚴啟閉踰關至公署可五亭

寶月關公署南經可王寨至西洋江五亭有崇山峙江岸江之淺者可揭而涉爲廣南審州界廣南之夷曰儂人富州之夷曰沙人氣類略同而沙視儂爲勁渡西洋江有崇坡蹐坡至羅貢箐寇盜叢箐林中南往者必索西洋兵北來者必索富州兵爲導富酋李氏與儂氏搆隙兵不越境或伐巨木橫箐中以絕往

來兩氏禍未多則羅貢道斷或取道歸朝焉出箐至羅貢皆共四亭

羅貢南歷沙斗位來逾山上下可十　里至布夏寨共四亭

布夏南五亭至富州居民千餘家習氣類廣南酋沈明通孱弱一振州治為其下季天保所據明通出奔歸朝天保內修兵甲外結交阯傲睨歸朝廣南歸順間稱勁敵焉

富州東南三亭至板崙田疇廣沃人民殷富實荒徼奧區有公署戍於火

板崙東三亭至納桑砦公署去砦二里許

納桑南入納桑箐地隸廣西鎮安州實滇粵甌脫地箐林類羅貢而嶮巇過之萑苻取人多扼於險出箐至鎮安州四亭民居

多依峭壁搆竹樓覆以黃茅爲圂倉以囤穀參差茅舍間徑路僅容一人其下皆腴田行人野宿田中侵晨啟行砦夷必焚其籍草以辟鬼州南有交阯砦莫氏以官監之鎮安酋長半服役焉每年納岑氏氈　數十領以當賦稅

鎮安東行川原中原窮登嶺南入苟把箐其長三十里林莽倍密實交粵棄地夷寇之來莫知其踪行者以土兵夾衛出箐爲箐口砦其六亭寨隸歸順居民稍就平原

箐口東逾嶺下至苟把寨有照陽關石壁峭立半壁有石洞穴山而過路出其中可十畝關西望朝曦出自洞中故曰照陽上下有石隘磴石崚嶒礙車馬脫轅軏解鞍韉乃躋入關至安得砦共四亭

安得東歷打爛簪草棘亂生木多桂竹多椶有山呼烏鳴林中谷響相答自此多石山拔地突起山環若城中有平疇者曰硐路出其中出石之所皆有石隘良田美池一年耕穫嘗足支二三年伐竹構居績棉爲布居民有老死不逾硐如辟秦人者見車馬絡繹閒華人言皆聚觀驚咤男子能華言巾櫛短衣皮履婦人椎髻跣足長裙其硐曰打濫曰平巖曰細村自安得至細村六亭

細村東歷六硐那馱至歸順州六亭有石山三峰奇峭如蘇氏木假山地氣溫煖草木四時常青土酋尚禮法馭下以嚴合境無盜商賈湊集如中州焉州治北有險砦下有徑一日而達交阯高平府

歸順東有河渡輿梁一徒杠二歷花硐至霸龍墟六亭而遥有石隘三

霸籠東歷湖運關有河出交阯達左江湍瀉石中不可以舟循河行有上雷州在河之右下雷州在河之左厲揭而涉者一徒杠而渡者二其地陰凝陽洩明發寒氣浸人亭午卽炎炎如坐炊甑隆冬猶汗浹背其人皮冠而絺衣詢之云煖其首則諸疾不作氣使然耳稻田兩熟竹有刺可作籬落自霸籠至下雷州六亭

下雷州六亭有高山公署行旅止宿苦無水逾石隘有三腳村有茅屋數家皆兒狼不能華言

三腳村東歷隘石四五處倍高險六亭而達龍英州環州石峰

削而銳如筍刺地而出酋所居背負一峯高出諸峰之上
龍英東有關爲太平州界其地去交阯僅二亭漸上高岡下至
聳峒六亭
聳峒東過養利州盡日行峒中平衍可方軌樹生石上根蜿蜒
入於石四亭而遙至七村
七村至左州三亭始有城郭民始平居華言州枕左江舟行十
日而達南盎
左州東達馱盧四亭
馱盧東亂左江至新盎州四亭
新盎東至牛岡六亭
牛岡南盎府再亂左江五亭而遙

由雲南治城東歷水海子黃土坡七甸至湯池九亭湯池歷老大坡宜良縣一椀水土官哨白山屯至路南州八亭而畸有陳家渡水出陸涼州達盤州

路南東南歷板橋屯小色朵大色朵林馬堌至發矣哨七亭有草泥巡檢司毋伏矣哨多石

發矣哨東南歷馬矣哨龍鋪六豐上馬州至彌勒州八亭

彌勒東南歷彌南哨橫水塘青水哨石子哨矣勒新村習於中哨龍潭芭蕉村至竹園村七亭其地坦平可通輪

竹園村東南歷石牛坡拖正舊哨新哨至江邊其八亭江闊六十餘丈水通曲靖府阿幢橋岸有坡崎嶇地棘土酋普世隆其疆止於大百戶波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砦又歷

懷遠寨至阿小砦隸普國禎山後有砦共八亭
阿小砦東南歷八洪砦大勒八到二哨矣堵村至三鄉城九亭
三鄉歷歸恩哨至彌勒灣七亭由彌勒灣會於廣南路由彌勒
州入廣西府歷龍甸村吉雙鄉矣明村阿平阿朝即至鴉迫至
龍得哨七亭龍甸村有龍甸橋矣明村有草子山
龍得村東南歷小砦小江橋大江渡象鼻嶺沙人寨布榮砦矣
夷砦石頭砦小河至密勒勒九亭自廣西府至江邊道路新闢
可通輿馬江外皆土舍昂氏地密勒勒有昂氏砦
密勒勒東南歷大黑布治小黑布治八倒哨矣堵哨山白村至
三鄔城三亭昂氏地止於小黑布治八倒山阯有水田有馬者
龍鄉矣堵有阿盒鄉龍騰宿砦山白村有大勒哨山草海子皆

平衍三鄉北達交水南入廣南實東偏名區土酋阿機負固叛官兵蕩之以廣西府經歷鎮其地漢官畏瘴毒不敢入酋長龍騰宿普國祥輩搆兵如亂繩焉自三鄉縣會密勒灣入廣南路由寶月關東分岐至阿用寨七亭

阿用寨東循西洋江至老太莊七亭

老太莊東歷打魚莊入富州界過板溯砦度西洋江沿江道窄崖峻山後有邨齊砦實盜藪其九亭至花甲峒地界有野處之所又九亭至耿牙砦去花甲峒二亭花甲有峒官羅氏服役廣南富州之間

耿牙東至高山公館八亭

高山東至東坡七亭有野處之所

東坡東至歸朝七亭富州酋沈氏居焉其地負崇山面河寨夷千餘家沙猺兼有之遠望有雲氣如絮罩其上炎熱多瘴

歸朝東七亭至架村

架村東歷莫村昔爲交阯爲王莫氏地歸朝酋新得之盡日行箐中十亭而達鎭安州

由富州有徑路東南二日可達歸朝亭里未詳

由歸朝有徑路東南四日可達歸順州亭里未詳

由歸順東至四亭地名六亭

四亭地名東至者散四亭

者散東至者令四亭

者令東至博隘三亭博隘有大江舟行達田州四日又八日而

達南盎府

由廣南府東歷鋪兵村弄壹抵弄魯下寨利十二日而達田州道由泗城州有土酋岑天章與父紹勛搆兵東行者皆避泗城自雲南由臨安彌勒灣廣南富州歸順至南盎府二千一百二十里　由宜良彌勒三鄉至彌勒灣七百二十七里　由彌勒州廣西府至三鄉縣一百九十五里　由寶月關歸朝至鎮安七百一十里併歸朝至博隘廣南至泗城由州通爲廣南路

昔兩路之通也仕宦商賈間出廣南其人聞華言則相視而笑遺以食鹽檳榔金絲烟喜出過望以米薪豚酒酬焉行旅野宿無盜賊之虞頃歲滇粵往來者踵相接有亡命竄其中

導之初以數人持刀盾伏於箐伺行者譟而出行者大駴奔走委二簏於地發之皆兼金也其後每劫必大獲有聚數百人要於路者羅貢狗把納桑爲淵藪諸酋中歸順最賢比來皆索其兵而其下必索重賄乃呵護出疆鎮安酋苛求無厭而仕宦爲甚拂其欲無得免者行旅以廣南爲畏途矣噫諸夷混沌也重利以啟之奸人以誘之竅之不鑿者鮮矣豈特廣南一路爲然哉

由雲南東至宜良縣十二亭途經湯池有老大坡

宜良東至天生關七亭關右有天生橋寬平丈餘可容車馬

天生關東至趙訫四亭

趙訫東至師宗州九亭路出夷砦中時有剽奪之患

師宗東至羅平州九亭
羅平東至三板橋六亭
三板橋東至江頭七亭
江頭東至黃草壩八亭地實黔壤昔普安陷於賊州民羣聚於此廬焉
黃草壩東至鄭屯八亭有江寨裳可涉
鄭屯東至棲革四亭
棲革東至安籠所四亭安籠地隸粵西粵師援黔道出此闢路寬衍止宿之所有公署今俱廢
安籠所東至板屯六亭
板屯東至壩栖四亭過江有舟可渡自安籠至此沿江多瘴峻

嶺隘道夷寇出沒無所又三日至安籠司

安籠司東至芭蕉關四亭關險峻扼諸夷之吭

芭蕉關東至潞程九亭自此至田州道俱坦夷

潞程東至王店九亭

王店東至歸樂九亭界泗城田州有夷患

歸樂東至榮莊九亭

榮莊東至田州九亭州臨右江舟行八日而至南寧

田州東至舊州九亭　舊州東至上林縣五亭

上林縣東至果化縣五亭

果化縣東至隆安縣五亭

隆安縣東至大灘驛十二亭

大灘東至南盤府六亭
南盤府所北九十里至羊腸軍屯歷舊溝山箐
由羊腸軍屯歷窖上灰渣軍屯至水橋軍屯四十里水橋隸貴
州安南衛
水橋歷播者過普渡河桑渡寨行山箐中六十里至羅運羅運
有小箐五十里至打罕舊為永盤州治其地酷寒土人呼為膽
寒譌為打罕
案鄭旻牂牁江解略曰余弭節度盤江江廣百餘步沿江上
下絕擊汰之迹水勢批巖密汨土人謂水漲時漂筏撞舟峭
壁箐嵐人迹罕入下流至打罕睒泗城界舟舡始通焉則打
罕當在查城安南之南第云舟舡可通其視田州博隘放流

更捷矣然迄無行者豈剏夷未加襲後盤剝爲苦乎抑夷獠
砦寇不欲漢人出其地故榛蕪難闢乎姑記之以俟知者

打罕五十里至羅架有小箐有泗城頭目居此

羅架五十里至火烘舊鎮盎州治此今泗城銀盎分屬焉其地
炎多瘴

火烘歷高補籠砦有砦夷爲盜行者必以火烘兵衛導又歷豬
腸壩爲安順十三枝地無定屬夷寇實多其三十五里至康佐
長官司扁擔關爲土酋余騰龍地全黔粮惟騰龍効順闢此路
通滇

扁擔關歷長衝窖上接土酋嶂氏境由高磨堡石堡軍屯普定
伍官屯至平壩五十五里其地軍屯衛士皆參將范邦雄攝之

雄有勇略爲水酋所憚諸屯賴保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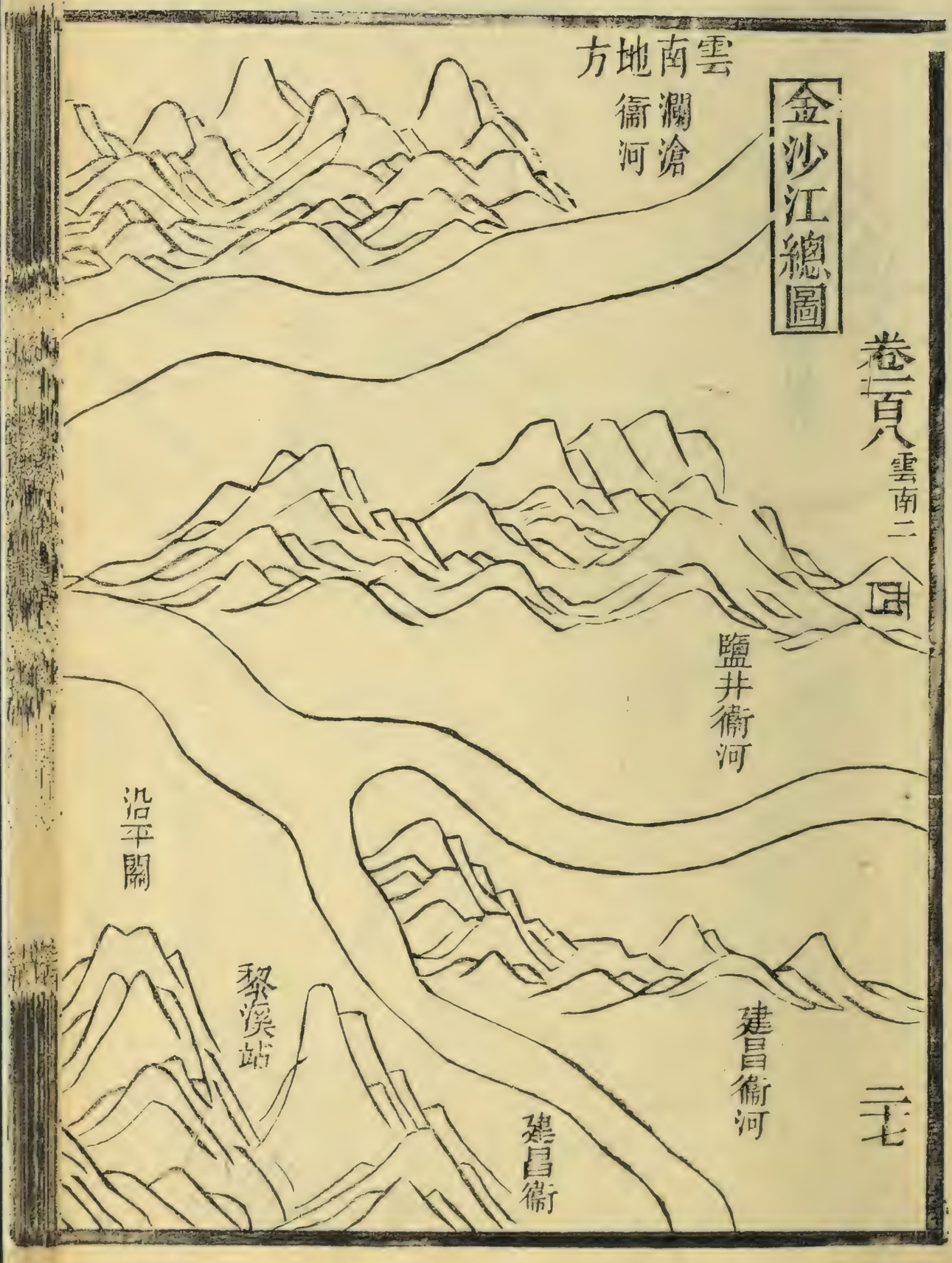
自湯池由羅平黃草壩安籠所至南盤府一千六百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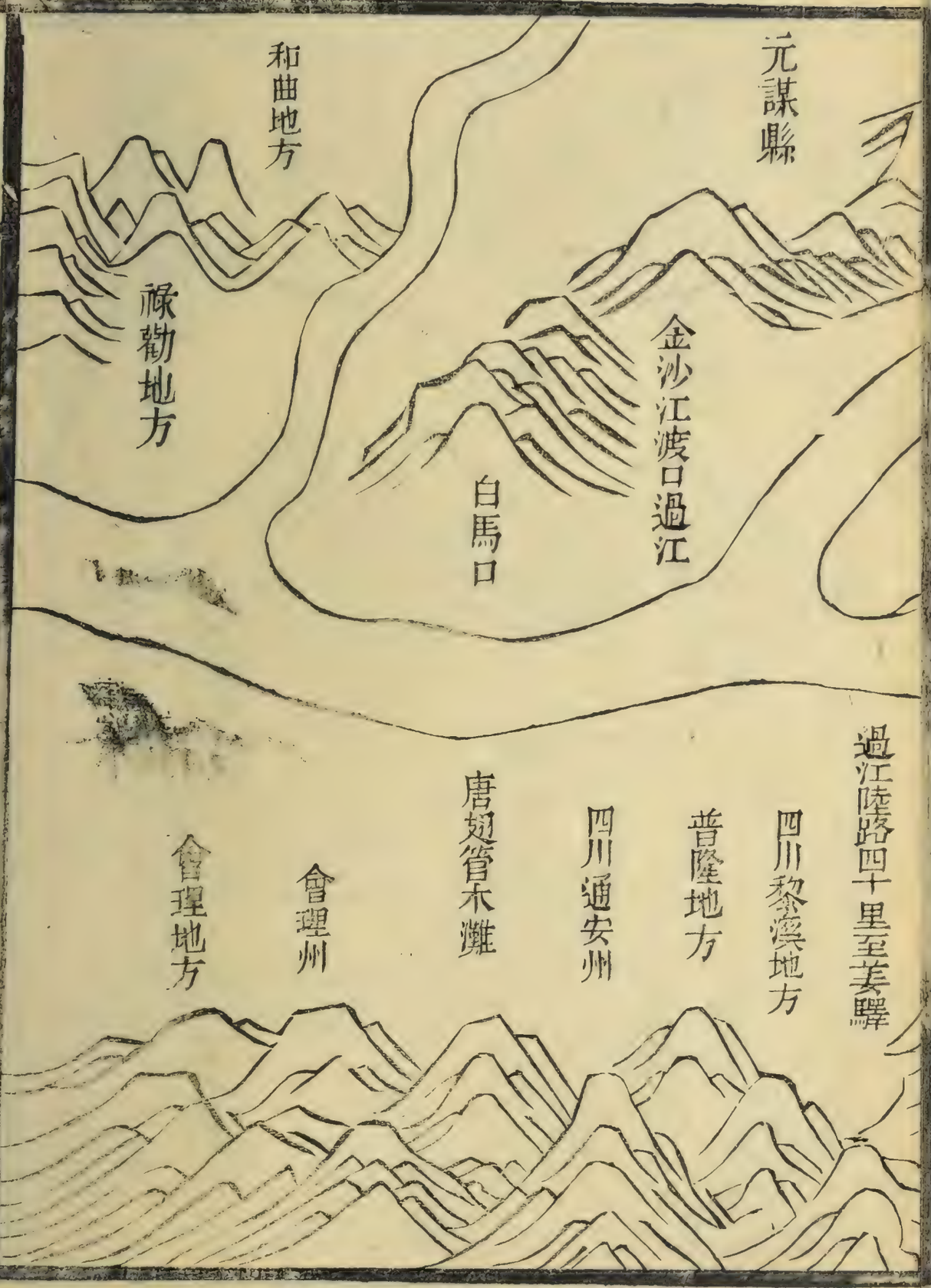
自安籠所分岐至平壩衛達東路三百三十里通爲羅平路

漢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蒟醬詢之蜀賈人知夜郎臨牂牁江江廣數百餘步足以行舟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遂上書欲發夜郎兵浮牂牁江出不意以制粵今案牂牁郡屬縣至句町臥漏則羅平黃草大略皆夜郎地所云浮舡制粵非卽博隘田州之間平田酋殺父妻母狙喜獸鬬殺人如芟草芥行旅逢其怒多罹害又安籠以東行旅竟日無水多至數十人則無米可易者是以出其途者鮮少

或識其道里而山川闕焉然視廣南則徑矣火烘打罕故爲二州漢官不茲其地僑寓二衛諸酋襍處頃歲槃江東西盡叛惟餘酋効順滇黔借境通聲息始識此路因併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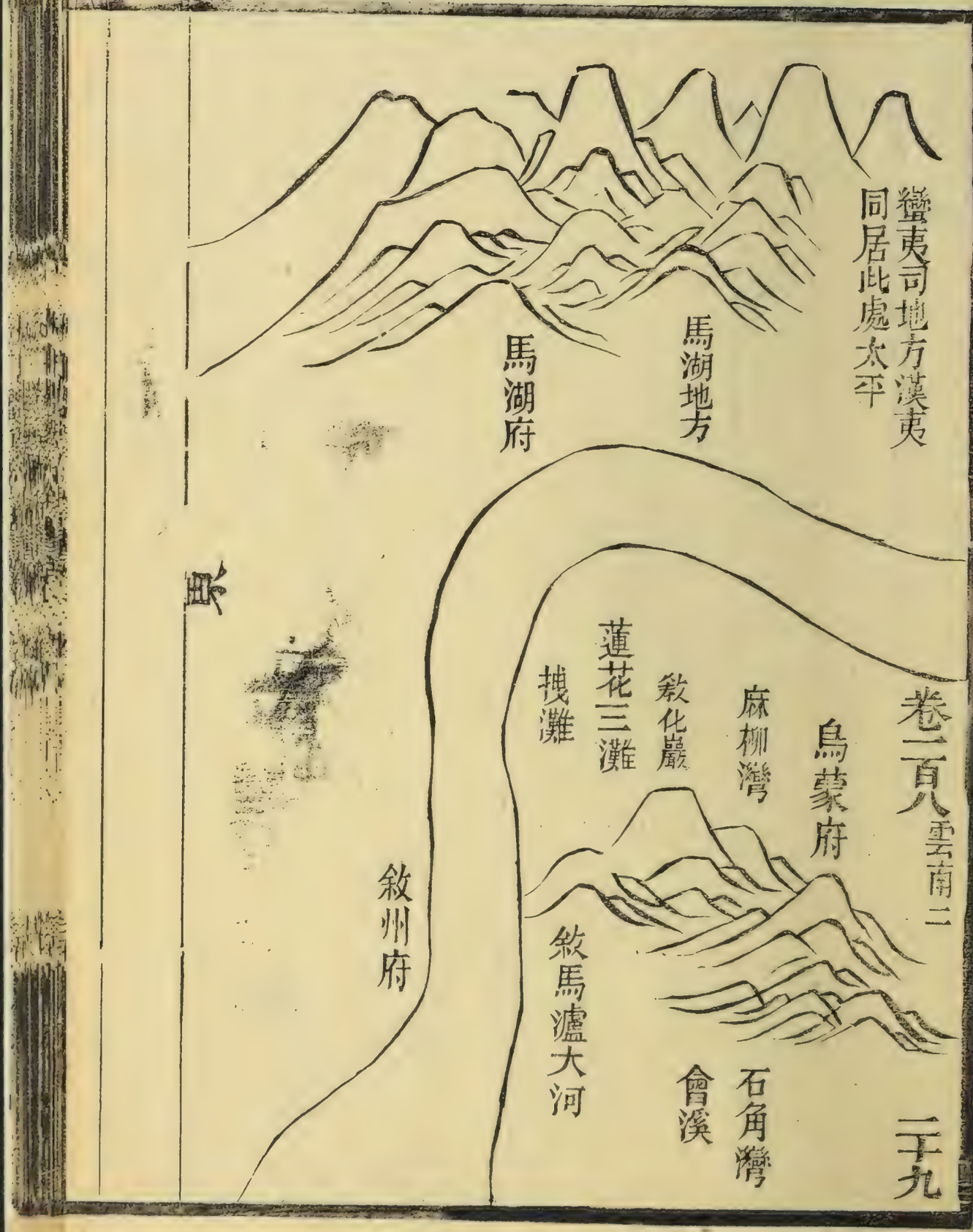
金沙江總圖




元謀縣
和曲地方
祿勸地方
金沙江渡口過江
白馬口
過江陸路四十里至姜驛
四川黎溪地方
普隆地方
四川通安州
唐翅管木灘
會理州
會理地方

南
東川地方
上色
直勒村
罵喇莫灘
雞心石
踏照灘
四川臨井石灘
頭浹灘
喇鮓三灘
粉壁石
亂得灘
北

蠻夷司
巧家地方
小流灘
小流灘
南江口
驛馬河
虎跳灘
新灘


蠻夷司地方漢夷
同居此處太平
馬湖地方
馬湖府
烏蒙府
麻柳灣
敘化巖
蓮花三灘
拽灘
敘州府
敘馬瀘大河
石角灣
會溪

水路

金沙江考附圖見前

江源出吐蕃共龍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受草盧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七三泊始甸螳川後甸松坪祿脹兩龍羅次石門五道河羅岫大石堤富民赤舊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理州受盧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衝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濟盧部邏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川喟鹵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大小汶溪諸水又東至敘州府

入於江前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佮革連古普渡安革法千土色江邊阿納木姑共十三程內土色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檢司至馬喇母白馬口燦喇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寧抄苔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十四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莊按察司祖誥議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巖石喇鮮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罵喇土色皆會理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壘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炤亂得頭峽喇鮮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行舟陰溝二山頹集水行山腹

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爲蠻夷司地又歷黃郎木鋪貴溪砦業灘至南江口爲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麻柳灣敎化巖爲馬湖府地又歷拽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敘州府

案金沙經營滇北合江漢朝宗爲南國紀昔在草昧尼落雄睨南土憑恃斯險負固抗衡今車書大同極滇西鄙遠及窮髮轍迹俱徧而其通道要津反棄之以與烏蠻巧色俾滋蟠踞非所以宏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僞王俛首華陽國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

人爲之謠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今烏龍在東川卽絳雲弄其山多雪四時不消金沙遶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玉連州所過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關其下有羅佐橋爲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卽所稱勞浸靡莫非乎核形勢商利鈍未有不先闢此險而能控荒服破黠寇者壅塞磯怒漩洑瀑瀉地之險也晝州啟道崇伯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盜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傅之略可彷也茲江苟通則田池之輕舟可挽而之普渡建越之艨艟可汎而下瀘沽通滇蜀筋脈之會續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纓而繫十五郡可裘領而挈也大

哉　高皇帝之言曰關索嶺非正路正路當在西北猷之遠矣

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

案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潞二江之水案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蕃

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歸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在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無怪也宋初刱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黃眞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滄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滄僅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於瀾滄瀾滄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於楊子滄浪一小溪有詩語

大金沙江之長渡又可知矣其注云有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墊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殆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又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此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舟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閒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

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兄弟造舡飛渡孟養復及與思祿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官猛莫啷莫郎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樸怕鮓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千崖受展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耳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又經蠻法魯勒猛拱遮蠶管屯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戛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舡運兵餉到戛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雄帥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崖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

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此渡故名皆金沙江也猛戛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上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辦洗母戛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郎龍大馬革底馬撒蹻馬入南海其江至蠻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廣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瀦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攷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清河至順蒙交界處

廣雅書局栞

土人謂之羅撩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多客舡會易於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漏江楊慎云漏江今譌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查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來即可通舟楫昔年隴水多士盛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由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浸散與近騰越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

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彼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

異日　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舡下番禺出奇制粤之胜狥江也

前人北金沙江源流

案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州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譌名爲麗又名麗江卽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爲筏以濟金沙江者卽此江也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卽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處部夷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敘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州大江

廣雅書局栞

北入金沙江鶴慶漾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蜻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蛟江一名甘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即滇池所洩下流瀠洄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西合諸水爲嵽峨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安寧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勒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於東海順流於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

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巂衛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衝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衝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沽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衝河千戶所打衝河繞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見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沽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蕃流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焞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韋縣寰宇記以爲在巂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巂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孟獲城又有瀘沽州孔明渡瀘由巂州入益即滇池

廣雅書局栞

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番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來岸多高巖叢薄故下渡如經甑釜炎熱雘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卽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爲大曲靖府之瀟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平伐橫山砦下經廣西鬱江入於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注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溪入霑益州界北經理廣西田州水陸皆安可忽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備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備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於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車

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阯入海趙州白崖瞼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邊名禮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樓茶甸界爲祿豐江經合蒙自　爲梨花江注於交阯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嗢嘉合白崖瞼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河出定邊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涌江合南涧江入威遠州界永盛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入四川鹽井衛界順寧府備溪江西河漾濞二水合流至本府鐵場山下合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瞼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阯新化州摩沙勒江即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阯者樂甸長官景東河其源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盛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昌府瀾滄江銀

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爲查哩江經擺古入南海檳榔江出吐蕃遠金齒百夷經千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爲小梁河至千崖爲安樂河西流爲檳榔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爲沙摩溪至祿豐爲大溪至易門爲九渡河爲元河又呈貢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爲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判澗南至甸尾過定邊與迷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舡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夷

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瀘江查嗶一派可通攏古濁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阯皆可舟可舡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故附及之

升菴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耳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瑟琶一作虱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

案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其龍州黎牛石下名犁水誤黎爲麗東經寶山巨津二州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齊盧部受尋甸牛欄壁谷喟嚙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巂諸衞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淇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衝東河熱池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泥溪大小汶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受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也案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越巂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

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及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爲邊患至酋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雅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破段智興據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　明初梁王拒命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妙算悉出　聖裁諭潁川侯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班固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范曄謂憑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海朝宗於海爲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爲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酋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僅僅自守時或陷

沒豈知天有病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於每州末必曰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於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爲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達及舍而陸乃北至永盆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外薄四海咨迪有功夫一勞永逸暫廢永盆執事之議詳矣爲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吝賞責效讒言斯固古今之恆態不能成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纘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昔爲絕海奧區今爲掌中腹裏一統無外之治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爲禹迹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於華夏然貢獻之物省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强盛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府本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佮革達吉普渡河安革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川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羅剌母白馬日燦剌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寧抄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

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簡司應襲巡簡土舍本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宏治正德中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梢五板大舡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竈番越巂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和三江口幷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劄簿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欽查審開江船行若間灘水險阻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採販木劄成簿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卽抵馬湖隨簿下舡

或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簿擲舡如履平地離本司下江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俱是金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工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衞管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衞管下甸沙關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喚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是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簡司經過直至馬湖敘州令伊畫圖各到道爲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間有蠻尖石兩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實若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

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裳曾議開徧取金沙江巡簡司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行間以陞遷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計議先將東西二道合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俱優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用銀雇倩熟知地利鄉道人役隨帶小舡及沿河採買竹木紮爲簰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上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令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

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鋪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並將用過官銀具由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策也

仁甫氏舊志曰梁州黑水今瀾滄江是此江所經狹壑深塹兩山夾流原非禹鑿元張立道使交阯由黑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今其地蓋有黑水祠乃永昌諸生黃貞元又以黑水歸金沙江謂有兩金沙又非李氏以瀾滄爲黑水以江內外分夷漢又非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非程氏以西洱爲黑水非地里志以南廣爲黑水語詳騰越志中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八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九

崑山顧炎武撰

大學衍義補

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明朝立爲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明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唯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九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

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通蠻遠而達於安南北盡麗江而以通於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所有交易許其移交通驛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狀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里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

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澗又上三十里至山頂夷人立柵爲砦過砦又下四十里許平地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灣甸波河至范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土司官民

雲南府

昆明縣赤水鵬巡檢司土官阿剌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里後從征陣亡錄其子馬速魯麻爲巡檢沿至馬時升襲

清水江巡檢司土官李保永樂中以通事譯夷語宣諭八百諸

酋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賢者入貢　褒以敕諭進將士佐郎治
在李國柱襲其地控崑富二邑之交武夷累犯諸城恆拒之李
氏所轄地方有篾浪九村

羅次縣土官楊大用霑州人洪武中歸附潁川侯錄其功表爲
景東府知事累官右參議其後有楊正者自請錄用初爲鄧川
之上江巡檢後調楚雄之沙橋尋授羅次土知縣世其官宋魯
安餘邢鏗之亂咸征其部兵至五百而止洎至土舍楊耀德

煉象關巡檢司土官李者本縣昆石鄉夷人初仕元爲防送千
戶洪武中率眾從征沒於陣錄其子李阿白爲土巡檢宏治銓
治煉象官兵討武定鳳氏及他役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
人洎至今土舍李世膺

安寧州土官董通洪武中率眾從傅頴國爲向導供給糧後元遺孽作亂通保境摧之乃錄其子董節奉州大夫安寧鎮土知州設流以來政歸有司每征調則倩鄉民充行伍今沿至應襲董九成

祿豐縣南平關巡檢司土官李矣洪武中以甲首宣諭收招各酋授巡檢阿克之變有李印者死於陣沿至今李惟賢襲

宣良縣陽池巡檢司土官馬坂以通事屢階諸使人入三宣後又導諸夷貢方物正統中以其子馬祺爲巡檢從諸夷酋之請也鳳繼祖之亂發其兵三百人近以緬甸不靖又征其眾成昆陽今沿至馬義微襲

大理府

鄧川州土官阿這本塘里民洪武十五年蠻賊高生與故元右丞普顏篤之亂惟這執忠不屈爲西平侯所旌後以擒高生等功授土知州世襲所部皆夷屬强者依山弱者半附郭嘉靖中阿國禎以兵一千奉調征安鳳後又以兵一千從督府邵侍高赤石崖論功○欽賚如例萬厤中阿榮以八百衆護餉征岳罕建隴川土城又以六百人搜捕尋甸賊李賢輩其後矣堵蠻莫五並諸役咸在行間稱用命焉

青索鼻巡檢司土官楊良波溯邑里人爲元蒙化州判官明兵克大理歸附招判民累功土巡檢所部兵不滿百每鄧川出兵則楊氏以所部從今沿至楊允童冠帶巡捕

浪穹縣土官王藥師初以芻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

普賢督功改浪穹典史世襲官兵討鐵岑等及米魯武尋咸以兵從阿氏備一隊今治至王夢祖冠帶管事天啟王戌露益亂亦調其眾犒以銀牌

蒲陀崆巡檢司土官楊順浪穹縣坊長里民洪武中指揮周能契大理備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傅潁川表爲土巡檢其後屢從阿氏建功今治至楊鳳皆冠帶署事

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勝鄧川州玉泉鄉人元末爲本邦府判官兵克大理歸命和門西平檄授土巡檢安鳳之亂從阿氏攻李瑫飛李牙保等皆今治至尹世忠聽襲

上江嘴巡檢司土官楊信劒川州人初爲村長以芻粟餽大軍後累功於三營佛光寺北之間授世襲土巡檢常從阿氏討叛

今延至土舍楊廷舉

下江嘴巡檢司土官何海宵浪山後里人倡義率土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今治至何養正冠帶聽襲

把事張心浪宵盆北鄉人方明兵入界時招其鄉民歸附餽糧無乏賜之冠裳以把事鈐其眾後安鳳坡甸鐵鎖等各役咸効驅馳稱勇敢焉近征隴川耿馬調集或至三百人治至張軫聽襲

定西嶺巡檢司土官李清宇趙州彌只里人元爲彌只防戶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治至李齊月襲其部夷嘗土而畔訥信不爽從未聞征戰之役

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明初附大將軍招集高奴李珠

等五百人授驛丞今沿至王紹恩襲

洱西驛土官張鑒元時爲提舉率衆來歸屬於指揮周能獲故元左丞伯都督等又築外城累勞授驛丞沿至張從德死無嗣雲南縣土官楊奴在城隘夷元時典邑以縣降授土縣丞初僉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麓川蠻莫木邦壽武感効行間多至六百名而止近阿克楊禮叛其部所向克捷大略皆徒跣裹毡無部伍其長技以勁弩毒矢游逸爲諸夷所憚居平與懾海衛軍雜耕相安沿至楊如櫝而以鄉賢從祀今其子楊其襲

張興阜民鄉七百裝隘民元爲品甸千戶所土官大軍至楚雄舉首効順爲指揮脫列伯向導至品甸招諭甸民歸附者累千以甲馬獻後又攻石砦有功授土主簿世襲與楊氏分土而居

順大之役征其兵五百名鄭舉之役三百名今沿至張綱聽襲

楚場巡檢司士官楊波日元右丞不花顏之裔洪武中選爲百夫長造金沙波舡及築城運鹽累功勞充冠帶把事卒子木嗣

木卒子僧壽嗣壽有武勇從征麓川佛光滿窩鎮康累功給勘合管辦巡檢司事壽具奏實授土巡檢後東川武定鐵索諸役或戮力行陣或護餉餽軍今沿至楊階聽襲

徐甸巡檢司士官李義本甸僰民○明初招故元左丞李砦右丞寨因帖木兒不花大王搠思監俱聽命論功授土官巡檢今沿至李尚聽襲

安南坡巡檢司士官李納今趙州人洪武中招白崖頭目高添位等戶口五百約歸附授土巡檢今沿至李相聽襲

雲南驛土官袁奴雲南縣站戶隸人洪武中招故元同知自羌萬戶自白及本處夷人三百戶歸附又以餽糧累功授土驛丞至征麓川招其兵二百是後本縣土官楊氏奉令討叛袁氏皆以所部從

賓州州賓居巡檢司土官董本太和縣城北廂里人元時順寧司經歷以象馬來降授大理經歷沿至董董祿降土巡檢後董鑒以兵二百從征鳳翔文今沿至董達襲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得力王石昆明人從大軍攻烏撒金齒累功授曲靖阿幢橋巡檢給田調金沙江後累功戰於武尋赤石崖然其眾不滿百今沿至得富襲

雲龍州土官段寶洪武中以州來歸授土知州沿至段綬印子

加龍襲其妻縱虐失夷心族合進忠計誘漕澗夷殺加龍而篡之庚申秋道府誘擒進忠械繫省城論死以其地爲流官治給加龍子綵冠帶鈐束其衆新部夷移一種夷弱移强其三崇山後又有墜蠻鼠戾好殺

箭杆場巡檢司土官字忠元時爲土官以地來歸授土巡檢與世襲後宇廷宣屢從鄧川阿國楨討安銓鳳朝文破甸諸賊天啟初以檢司改屬雲南州治至顯道襲

師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川州玉泉鄉人洪武中率衆來歸以糧濟師授土巡檢後楊時從征安鳳効力今治至楊勛襲天啟初改屬雲龍

順濫井巡檢司土官李良元時管軍百戶倡衆歸義從鶴慶知

府董賜入朝○除土巡檢後以罪失其官尋復之莊甸安銓鳳朝文之變咸以功著萬厤初從征岳鳳亦與力焉今治至李繼武襲萬厤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五鹽井巡檢司土官楊惠劒川州江東鄉人歸誠從戎討鄧川楊奴及佛光砦之叛授浪穹縣主簿後楊信以麓川功得世襲土巡檢又有楊世勛者從征那鑒死焉今治至楊世恩襲萬厤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巡檢司土官季智鄧川州玉泉鄉人洪武中歸義授土巡檢後又効力於莊甸尋甸間今治至季應朝聽襲萬厤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多賽北直眞定府趙州人在元爲防送

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大王及頭目自些尋功授副長官治至李驎出兵一百於馬頭山攻安鳳之黨擒沙四者鳥輩獻馘李國出兵三百鴉赤石崖俄喇諸砦招收阿曲明夷民百六十餘人其後加兵蒙化大侯矣堵奉赦罕處等皆奉調遣然其兵多不過三百鳳克牌亦以三百人衛姚安今治至李昌襲

臨安府

蠻州土官弄孫元土官普提之後洪武初歸附授土知州治至普奉以專橫伏法遂設流官治州事賦訟盡屬有司而征調則土官以部夷行嘉靖中改祿姓有祿世仁者爲同知祿紹先爲知州傳至祿華誥討羅平有功晉秩至運同華誥卒子厚襲厚卒子溥襲溥卒弟洪襲石屏有祿加憾阿迷有祿加瑞蒙自有

祿有道皆其族分出捕禦盜賊修攘夷部其土馬精強遵紀律
尙忠勇不替可備全滇緩急云
嶍峨縣土官普淨郡志作祿侑　明初歸附授縣丞尋以功陞世襲
知縣宏治中專任流官而以土官巡捕沿至今祿崇功襲所居
去縣治五里許轄部纙纙窩泥二種幅員可五百里征調之眾
不滿千人
王添祥正統中以車里功陞主簿傳至俊錙鏡欽皆有其官今
沿至王烈聽襲
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爲土知州後設流錄其裔襲爲東山
巡檢司土巡檢沿至普維蕃與盤州祿氏搆兵師殲焉維蕃死
子名聲幼兵道畜名聲墺中令郡諸生教之既長召諸砦夷兵

立之以延普氏名聲收集其眾勇於攻戰天啟元年十一月奉調勦逆至今所至輒以衝陷聞

部舊村巡檢司白世爲土巡檢治至白麟應襲

納櫻茶甸長官土司官普少羅羅人洪武歸附授副長官傳普定喜桂宗明微星安銓安正普鼎祿今治至普延齡襲司治在崇仁鄉他負白村所轄有僰夷獾獾二種部內鑛場曰中場曰鵝黃曰摩阿封閉已久而亡命逋其中竊取之

溪處甸長官司土官東充和泥人洪武中歸附授副長官其後見於傳記者有赤渴角嵩粵成覺定覺明覺棋覺鳳海祿寬恩貴本無姓亦不知冠帶自知府陳晟授以趙姓今治至趙恩洪死子趙恩禧聽襲其司又有土官錢姓者其始不可考今治至

錢覽泰聽襲治在左作砦村舊有部酋名賀碟譌爲和泥本一部後蠻酋官柱兄弟分爲三部溪處其一也部夷蛮夷窩泥二種

教化三部長官司土官苵乍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傳至張澤未襲土舍張得勝用事子張明襲○司治在瓏村大教化眾山絡連一山中峙土官公署與民居在其顛推官江魚行部至之部夷曰馬喇曰沙人曰獾曰儂人曰野蒲曰喇記

思陀甸長官司土官遮比和泥種洪武中授副長官遮虧傳虧習虧習傳宗習宗習傳宗白宗白傳白祥今治至土舍李泰華司治在瓦阿陀寨村落部夷皆窩泥種

虧容甸長官司土官阿普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睿甘宗

今治至孫承祖襲司治虧弓村地溼熱多瘴癘勝國安置罪人之所部夷惟光頭百夷一種

左能砦長官司土官獵立治至龍勝安死子龍上登襲龍氏素以桀驁不聽道府鈐束每有文移輒稱都司入寨長官司屢慮戒諭其治在崇府寨高山連亙崖谷之險倍於他司部夷惟窩泥一種

王弄山長官司土官阿額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乍傳至烏坦烏志得烏滕鳳死今其子有烏高舉其地層巒幽阻魯部阿自禮祉江流至司境入於交阯蓋夷夏衝要云所轄儂人獾玀物雞　喇沙人阿成凡七種

落恐甸長官司土官他有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少

珪秀延治至陳國詰爲溪處錢覽平所殺檄元江邢字爲之處
今其子有陳汝忠司治在落恐嘗部夷惟窩泥一種
諸甸皆藏匿山林羣聚雜處喜人怒獸一言不合則機弩引
弓相向死以財物償之非德化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獵
獵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彙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
名之末字更接一字以相呼宏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
二句司分一姓加於各名之人惟納樓未受其他在郡西南
遠者不下二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益取道於此今
蓮花灘之外卽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爲之蔽也
惟是流官懾瘴久而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且始相犄
角漸相傾危遂自尋干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征成竊據

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爲所併吞官兵討之不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棲苴耳

安南長官司正德中廢今王弄三沙伏誠子沙源萬厥三十八年以部兵斬然當事者委以王弄副長官事四十三年擒交南僞勝智侯生獲阮文美等因以安南司地界之會阻截交路天啟二年奉調征勦給印掌管

納更山巡檢司土官龍正和泥人成化中授土巡檢其後有龍覺龍成龍準治至龍統死子龍升聽襲治車人寨禮社江南虧容東流至此出盆遠州俗呼河底其撒果山下有壠墩渡七寶山下有蠻板渡哈喇山下有蠻汪渡所謂納更三渡也

新化州摩沙勒巡檢司土官巡檢普氏傳至普榮死無嗣

新平縣南硐巡檢司土官易氏傳至易體乾被殺子易儒以他事死獄叔易體宣聽襲

永昌府

潞江安撫司土官安撫線氏今沿至聽襲土舍線世祿副長官尹氏今沿至聽襲土舍尹紹堯千夫長尹氏今沿至尹祥把事額氏線氏今沿至額思敬線禮

鳳溪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把事張氏今沿至莽成龍張世祿聽襲

施甸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今沿至莽崇德聽襲其地平衍饒沃可爲郡邑部民驍悍不畏死遇戰鬬則裸跣以從鄰夷辟之不敢犯其境

甸頭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瓦聽襲
水脉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雲蚊聽襲
騰越州龍川江驛土驛丞王氏百夫長刀氏沿至王來聘刀承
爵聽襲
保山縣有十五喧二十八砦諸夷有大麽蒲人戴昌其酋長或
以百夫長稱或以千夫長稱或以實授百戶稱皆奉命令服徭
役第性勇悍不克驟格又會市儈所誘漸習奸僞頁今其見於
尺籍者敢頂喧罕氏旱納喧線氏石册甸施甸東山砦下滕場
砦金齒東山砦甸頭砦保場砦烏邑寨七莽氏皆副千夫長也
古里喧罕氏瀾習喧孟氏蠻云喧早氏西牙喧線氏波艮邑砦
木瓜郎寨阿思郎蹈南烏砦周册砦信邑砦瓦窖砦七莽氏此

衡砦羅明砦羅古砦羅板砦四卓氏潞江砦左氏皆百夫長也
蠻岡喧掃氏錦邑砦老姚砦交邑砦牛旺砦山邑砦五莽氏皆
實授百戶也蒲漂砦莽氏火頭也其見於郡志以喧稱者曰蠻
寬曰空廣曰蠻場曰刺倫曰蠻養上曰蠻養下以寨稱者有曰
枯桐曰明邑曰茶山曰乾海子今或以他事失其官耳
永平縣土官馬氏世爲土縣丞今治至馬一調襲又有楊氏未
著其官治至土舍楊暄其部夷素純謹每征調其眾可五百人
罕岳順大諸役皆在焉近大理討段進忠亦調及之
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爲驛丞今治至李國臣聽襲
打牛坪驛土官楊氏世爲驛丞今治至楊騰鳳聽襲
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爲巡檢今治至蒙英聽襲右甸守

禦千戶所蔣氏土官二一爲正千戶沿至蔣滾一爲副千戶沿
至蔣從智

楚雄府

鎭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沿至段欽
陳氏領州判官沿至陳國試
鎭西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思
英武關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巡檢沿至張九思
阿雄關巡檢司土官者氏領巡檢沿至者安仁
沙橋驛土官楊氏領驛丞沿至楊儀
楚雄縣土官楊氏領縣丞沿至楊紹先
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應雷

冠帶通事寇氏治至寇列恂

通祀李氏張氏治至李維棟張思賢

廣通縣土官段氏領主簿治至段一機

迴磴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治至楊光寵

沙矣舊等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巡檢治至蘇什得

定遠縣土官李氏領主簿治至李文

把事王氏治至王輔

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治至何仲文李舍楊東

黑鹽井土官樊氏李氏楊氏俱領巡檢治至樊可亭李緒楊德隆

定邊縣土官阿氏領縣丞治至阿天民

把事邵氏沿至邵崇仁

諸族自　明初歸附授職居州縣幅員之中事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戎然皆編氓也或曰羅婆或曰和泥或曰麥或曰羅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

曲靖府

霑益州土官安舉宗在元爲曲靖宣慰司其後有祿哲大兵平南哲妻實卜與夫弟阿哥歸附卜授烏撒麻知府哥授霑益州土知州志革作阿索傳至安九疑世絕妻安素儀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實祿哲七世孫祿墨次子烏撒酋安雲龍弟繼哥此霑益絕而烏撒繼也其後雲龍爲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

次子效貝爲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霑益繼也紹慶死長子效忠先卒治孫安遠襲效貝弟效賢娶於水西曰設科水蘭之變與效貝合其法墮落龍瓦多木洞諸營長以叛遠不能制尋死遠弟邊初贅亦佐酋婦隆氏今以繼遠而諸營陰陽於水烏間爲隣寇邊寄空名而已土官營栅坐石龍山險阻四塞介黔蜀之境所部四十八營以勇健稱其衆三倍烏撒云

陸涼州土官阿納　明初內附授知州綰州之符延及資曹以功陞府同知萬歷中夷婦昂氏傳其姪世守以罪戍邊今資國効應襲世居州治中部曲在強弱之間遠遜霑益

舊越州土官龍海洪武中歸附以其地爲越州以海知州事二十八年分其地屬霑益陸涼亦佐海之子阿資尋以罪誅永樂

三年資之子祿盎詣　闕奉貢有　詔授盎土縣丞以官護之
令鎮巡安插乃置之亦佐與沙氏分土而居後有海潮者以功
加土州判稱舊越州治至海現圖死妻資氏署事今土舍海現
祥應襲幅員南北延一百二十里東西倍之土馬强悍征調或
至三千人武尋等亂咸調之
亦佐縣土官沙普元爲縣酋長洪武初歸附世領縣事後以罪
降縣丞萬厥中沙騰蛟以姪繼伯死子運泰襲運泰無子妻隆
氏襲居舊縣東土馬柔弱自露烏喪亂以來益不能自振拔矣
安插土官恭項初爲麓川宣慰司人明兵四十萬討思任項以
萬兵爲向導每戰先登俘思任思機妻孥八十三眾斬首萬餘
復發私積餉軍三月費不資麓川既定靖遠伯請改宣慰司爲

龍川宣撫司卽以項爲宣撫尙方與冠服金帶並鑄印畀之其後與下刀木立不相能搆兵焚司治項棄省城鎭巡復發兵討之木立懼自經死　朝廷以民不與恭民而不欲泯其前功仍以宣撫司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舍宣撫租不給沿至恭華國襲

楊光初爲騰衝守禦千戶所吏目思任屠騰衝掠光去三年餘自麓川脫歸以賊中情形來言因以金帛令小旂楊奇令結麓川百夫刁烏猛期與合兵圖賊光乃先攻陶孟板襲殺其酋遂與烏猛合攻江東西刀剛勁曩寨皆下之奪其浮橋大師畢濟麓川定改守禦千戶所爲指揮使司因陞光爲府知事遷曲靖府沿至楊繼祖襲

松紹關巡檢司土官李英平蠻鄉民正德中以捕盜著功麓川之役從征累功授土巡檢後以畢節夷亂從大兵解赤水圍俾世其官沿至李舒和絕

南寍縣白水關巡檢司土官李檜芳以行伍從指揮李觀克大理烏撒累功授土巡檢沿至李承恩世襲

澂江府

潞南州土官秦普洪武十七年以降附授州同知永樂中陞知府普生祿祿生福福無子有女二曰元直曰慶姐相繼典州事至成化中設流遂失其官沿至土舍秦世文世澤未斬征調尚及之然皆編氓今世文死其子秦國選攝捕盜事益削弱不振故近時征調不及其屬夷皆玀玀性頑然每土官至爭迎於家

擊牲以飲率婦人羅拜於下執禮甚恭殺之不怨

新興州鐵羅關巡檢司土官王爵本州白城鄉人爲通事以麓川功授巡檢後以昆新之間時有阻又建關於鐵爐關以扼其要授爵世官正嘉間礦塘通海一椀水諸賊爲亂屢征調後有王德隆亦從征鳳繼祖傳至王鑰以罪戍邊今土舍王世久聽襲

江川縣關索嶺巡檢司土官李實本縣星雲里民宣德元年設巡司於嶺上以地險流官鮮能其職邑中公舉實因以爲土官巡檢宏治李傳奉調征貴州香爐山之米魯福佑豆溫鄉正德中征安南長官司叛夷那代今治至李敏聽襲

安插土官刁門俸初爲鎮康州土知州正統中大兵討麓川應

募攻克上江深入灣甸後軍餉不給綰轂者三月因直擣緬地獲思任思機累功陞孟定府知府以其子刀班綫爲鎮康州知州後門俸入貢如京師思氏餘孽思哭糾木邦攻鎮康殺班線掠其金牌印信又攻孟定門俸次子刀孟不能支挈家奔永昌時靖遠伯班師未久不能復征因安置門俸於潞江傳至刀鎮國死子天陰襲

蒙化府

土官左禾蒙城鄉麼耳里人其先有左青羅者元爲順寧府同知傳至禾爲九部大頭順寧司通事洪武中平雲南仍以禾爲大頭後大兵征高天惠等逃竄禾遂招諭鎮化州人得授州判官永樂中左伽嗣以兵興麓川戰於大侯功第一累陞中憲大

夫宣安府知府掌州事正統中晉州爲府遂授知府今沿至左
近當襲世居城北隅江內部夷柔而守紀江外數枝以勇悍每
應征調多墜戰而無行伍
樣備驛土官尹義本府隸民洪武中從征佛光授驛丞今沿至
尹國佑聽襲

鶴慶府

土官高海其先高賜元時爲本府土千戶傳至海於　明初歸
附從征佛光寨有功授千夫長世居郡城西北隅州夷部者馴
而柔山後烏蠻獵獵依附險阻獷悍好殺調以赴敵無所短長
沿至高玉死子高藩臣襲其以百夫長稱者則有楊通王保王
辭李清楊奴王公張主趙宇皆郡人從征佛光石門及守城餽

餉功得世其官今其裔有楊貴勛王屏王從正李得令　汝珍
李一龍王盛張世立趙國瑞皆未能襲其先世之官僅以土舍
署事而已

高信郡人以資糧鎧仗從征普賢篤論功授土知事今治至高
堂蔭聽襲

觀音山驛土官郭生本府山外民大軍征佛光助順授土驛丞
今治至郭維藩

廟城驛土官田宗郡人以芻粟供軍儲克佛光砦授土驛丞兼
高仲下把事今治至田得惠聽襲

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友山外民　明初以軍功授土巡檢治
至王之和聽襲

劒川州土官趙氏洪武初歸附善有功授土千戶今乃沿至趙瞻死子國麒幼族人趙晛暫攝之每征調兵皆出編民多脆弱其以佛光討賊運餉功授百夫長者曰施保今沿至施應忠曰李善今沿至李丞恩曰趙堅今沿至趙添爵俱已襲其世官曰楊忠今沿至楊繩夫曰楊保今沿至楊永鎮曰楊忠今沿至楊伯春曰楊均今沿至楊受校曰楊惠今沿至楊朝儒曰段佑今沿至段間先曰楊海今沿至楊大非曰李隆今沿至李棟俱以土舍聽襲

順州土官子與其先有曰子希元時爲世襲知州明兵平雲南以州同知待之俾束部民今沿至子如璧襲其部曲武健每征調輒與順密並驅爭先

姚安府

土官高壽本高泰祥之裔世居姚州元爲姚安路總管其子高等納土歸附自今叛奪其印信虎符四年奏以高保爲土同知後日久攻姚州殺知州田本吏目楊信保挈印奔洱海馮都督進兵討之以保爲前鋒敗賊於白鹽井殺高吏熊以政等又捕賊於東山殲牧僞元帥張光遠招諭民人於白石的村賊乘夜擊營大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漸壁賊於馬哈山蘆頭山擒其部酋阿普楊通普只賊勢衰止遂召復業人民定租稅建城郭宮室開府治保死子孫世其官所部居縈山盡力隴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鷙悍善鬬每奉征調不庭或至二千人遠之麓川芒部師宗立溫阿掌鳳繼祖近元隴川丁改罕岳克舉諸役皆與

焉而鐵索夷箭之討自三谷河進兵眾至八千人萬厮中高金辰以征緬功晉以四品服後金辰死高光裕襲光裕死高妻宗似攝職麗江木氏女也以帷薄不修被殺子高守藩聽襲

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爲土知州子高惠　明初歸附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氏同城每征調則二氏並驅其戰士可三百人今沿至高應麒聽襲

廣西府

師宗州土官阿的本州恩榮里人其先世有普恩者在元爲武德將軍世有其地至的歸附授州同知協州事世居治左之恩樂砦的孫曰瓏哥遂以瓏爲姓正嘉中沿至瓏節時有事於安南邦六十八砦阿勿及武寻攻甸咸征其部三四百人萬厮中

廣雅書局栞

治至瓏有光死妻妾秦氏昂氏分攝之諸夷無統紀浸以恣肆
今治至瓏德聽襲
彌勒州土官昂氏初有普德者率眾向化授土知州尋陞知府
成化中昂貴以不法事革知府以冠帶署彌勒州住州治東食
其地事在有司征調之眾以掠無紀律故近不用其在部龍鄉
土舍曰昂尚才子欽在永安砦孫世英在日者鄉尚有部衆仰
之普世隆石洞砦之李世華俱以土舍稱祿慶里砦之龍得弁
阿榮星砦之普承宗米車砦之鳳鳴山俱以營長稱
維摩州土官資氏領州事設流後資高資金相繼作亂州治爲
墟其後資金爲家奴所殺祀亦絕萬厤中流民李應督據之素
猶悍聲教阻絕州雖有流官僅僑寓畫諾耳

土官高仁義初爲姚安府土同知高賢族兄以兵從定西伯攻麓川上江累功姚安府照磨賢死其子高貴繼於仁義爲從子而官居其上以爲嫌因調廣西世職巡緝沿至高齊嵩死世絕仍於姚安取其親支高文啟至郡承其職

尋甸府

土官安氏　明初爲仁德府知府以高明馬龍二州爲美歸厚二縣土官屬焉沿至安洋安迺相繼煽亂乃改高明爲嵩明屬雲南馬龍爲曲靖並歸厚爲美二縣爲一焉改郡名尋甸設流官治之安氏降爲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征糧稅擊安氏餘孽安銓並其妻裸撻之銓忿激乃作亂攻破府城合府酋鳳朝文直逼省城　朝廷命尚書伍公文定集大師滅其族而

廣雅書局珠

其屬未盡革面萬厤戊申阿克叛有大理保楊禮者嚮應又有阿遣馬頭龍氏亦助逆官兵討而誅之龍氏餘孽曰龍戈資領復道水烏諸寇走尋甸寇退就擒斬於市其他覬望懷豕心者猶賴撫綏之力云

木曰本麗江府土官木森子成化中與其兄木嶔爭立安插尋甸府隆萬中木遇者從征罕岳羅雄以功授千夫長沿至土舍木可棟

易龍驛土官奄索初爲尋甸府把事洪武中從征賓兵餉授土驛丞沿至奄榮世襲

武定府

土官鳳氏其先曰弄積妻高氏倡衆歸明朝授土知府正德中

弄積三世孫阿英改姓鳳潛蓄異謀其子朝文被後孫繼祖復悍天網巡撫尚書呂公光洵滅之疏於朝改設流官授鳳歷府經歷以永其嗣後每朔望夷目輩咸稽首於府幕知府劉寅坐廳事見之懼其爲後患也乃請於巡撫陳公用賓以它罪殺之鳳氏遂絕萬厤丁未阿克自稱鳳氏之裔復捲土屠府城尋蹦省城脅取府印去官兵四路共捕之生縛獻闕下法司論罪磔於西市其部有十八馬頭江內者漸被王化江外者接壤東川七州砦寨盤錯雖連年縱尋斧焉而終不能以犬馬畜也王戍露曲大擾有張世臣者幾構大衅今幸就網羈御之猶不能無致意云

元謀縣士官阿吾元土知縣廣哀之子本棘種明兵南下於金

馬山歸命遂令招諭縣民得世襲授土知縣復以設流革除安銓鳳朝文之變其酋吾大用効順殺賊克舉之變其裔亦以三百眾同官兵恢復縣治今吾必奎報効討霑平累功至守備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李安吉奴大理人初以部尉從觀音保來降後從西平攻烏撒討永昌謀叛土同知段惠又從征越州累功巡檢今沿至李齊楠聽襲

劉保山昆明人亦以觀音保部曲歸附論烏撒永昌越州功授摩耳山巡檢司裁本司亦銓金沙江沿至劉銀哥聽襲

景東府

土官俄陶本府人其先有阿只魯在元爲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案井母龍猛統何籠三甸賜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職洪武

大兵至楚雄以通事阿哀從軍納款大理既平遣大指揮宣諭景東陶遂與柳俱至楚雄獻鎧仗馬匹並元所給牌印因以陶爲景東府知府頒印世其職後與思可戰不敵奔白崖以奏章請於朝謂神策衛鎮其地是爲景東衛乃漸以流官綰符涖之尋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幣甚厚令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賜陶陶死子陶幹嗣後乃世姓陶治至陶瓚僭景東衛官兵攻麓川者章明百殺奉敕等晉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其祖母阿曩太淑人治至陶金以罪稽其襲會者樂甸刀儀刀重搆兵奪印去金以兵攻之斬刀儀得其印以歸乃令陶金襲今治至陶明鄉其部夷性本馴樸而流民逋其中兵習弩射以助象威以鐵索木櫓安銓邢鑑阿堂以至鳳繼祖烏撒諸役咸發

其戰象夷兵先年每調兵二千必自効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今不然矣

姜固宗鎮西川入先以把事隨阿哀輩齎金牌印信降尋以象馬入貢以從馬都督攻磳加功得冠帶率子姜嵩宣德中降猛緬正長官復改本府知事遂世其官凡發陶氏象兵姜氏咸以服屬今治至姜可久聽襲

楊勝本府人世爲把事宣德中屢以麓川餽餉及者竟羽功得冠帶宏治中改三岔河哨爲巡司以當寇賊之衝也勝之裔司其扞撥後又以一椀水九窖坡二哨多寇並責楊氏鈐之今治至楊立程聽襲

陶暹本府人初爲頭目招岡宣德中貢象入京銓保定巡檢又

從征馬龍他郎甸者章羽牙砦累功縣丞後世世爲巡檢陶氏奉調出師還之子孫咸在焉今治至陶國臣護印聽襲

阿賽初爲俄羅鋪村頭以諳夷語送迎得賓旅心授板橋驛土驛丞左右流官賽死子阿哀嗣哀死子哀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爲姓今治至雲必高護印聽襲

元江府

土官那氏明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興學校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爲亂布政徐樾率諸路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即死師少卻縱象馬蹦我兵徐公中流矢卒鑑懼而自殺遂革其官收印信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夷兵蜂

擁環伺之習訖復引去今大酋那天福鑑之孫也纂兄自立其地左環禮社右浸瀾滄鎮以寶山自矢樂天兩熟帶甲萬餘然夷懦而畏寒唯安其土不便征繕惟是流官僑寓納稅代割以致威德梗之土酋雖停襲故傲爲雄長也

麗江府

土官木得在元爲麗江宣撫司副使　明洪武初入貢歸附後以克石門寨論功授世官爲土知府又從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聰於吐蕃斬僞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東景定邊城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交山及僞平章貢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咸有戰功其後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征調則輸軍餉而兵不出治八世至木增代有錫予增在任值北勝酋構亂以兵擒首逆高闌

又值遼左軍興輸餉二萬於大司農殿宮鼎建亦輸金於邦土陳言十事下部議可　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參政欽賜璽書崇其先世尋請老子懿襲

木旦本府人以統兵從征麓川累功授本府照磨治至木苴剌未襲而死世絕

通安州土官高賜鶴人在元爲義兵萬戶侯洪武十五年大兵平南賜從征佛光砦招輸未附者以軍儲餉大師授通安州同知治至高元襲元死高岑以土舍護州印聽襲

蘭州土官羅克本州人亦仕元爲萬戶明洪武中率眾來歸以軍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才者從木初征白夷刀卜孟亦著戰功治至羅萬象襲萬象死羅燦以土舍護州印未經承襲

百津寶山二州原無土官百津有流官知州寶山有吏目俱不入其地俸入取給於上府人民服屬於本氏

廣南府

土官儂郎恐元時爲宣撫有二子長不花次禎祐不花生儂郎舉大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禎祐襲後以他事罹罪死洪武二十九年鎮守臣請官其子儂郎舉高皇帝曰儂禎祐犯事在大赦已前饒他兒子儂郎舉土人伶們既保他也好吏部行文著他知道了等他來朝時與他職至仁廟時鎮臣具疏再請得旨准予國公說著儂郎舉仿廣南府通判職事郎舉死子印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陞同知嘉靖中儂承恩從征元江殿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舍目兵百姓咸推儂文舉以冠帶署

事阿堂之役率兵三千助征鳳繼祖別者龍之討皆以功獎其後征阿底亦以功著萬厤七年遂實授同知後征罕岳亦建功焉文舉死子應舉繼二十一年兵征三鄉印祖親獲叛首阿機魯折阿則俘於軍門欽賞白鏹百鎰二十八年征播徵其兵二千授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叛目獲大理保楊禮旌以四品服應祖死子紹周襲　自禎祐伏法設流官儂氏之澤斬矣郎舉得襲實四門舍目之力故至今沿爲例凡儂氏替襲必由之土官之政多出四門租稅僅取十之一土官貧弱以此險瘴惡知府不至其地郡議以臨安尉指揮官一人署之指揮以他事遠出則議以臨封一家土酋署誤入其宅必有瘟疫死亡萬厤末年儂紹陽爭立剏交趾兵衆入郡焚掠一空迄今瘡痍未甦

富州土官沈郎先元時爲富州安盎二州土官子沈永秀梁王署爲元帥洪武中永秀令通事何容等至西平侯送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邊有功西平於市朝授以知府其後子孫微弱不能襲多以土舍護印萬厤初沈仁挈印逃奔泗城委官勘處竟未歸有沈銳者取其印以歸沿至沈世祿世子明通繼

順寧府

土官猛闓明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廷瑞干紀罹法遂設流官

雲州土官皐氏其先從靖遠伯建功世爲大侯州知州沿至萬厤中有奉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於

赦惟恃女夫廷瑞據雲夢頻年搆兵萬厤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夢置新州而赦守大侯如故赦之子奉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貢搆兵抗命三十六年再征之朝命改州爲今名猶官奉先子國恩爲土州判

猛甸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厤二十一年刁奉歷遣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尙書軍功授長官今自願納糧乞冠帶當事者從其請奉歷死子奉升肆虐爲頭目奉墮所殺弟奉鼎奉新爭立鼎奔孟璉新恃耿馬而木邦猛猛從中坐兵巡撫周嘉謨檄金騰道爲之解紛令鼎新分食其地而以陶氏護印

猛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厤二十七年題授土巡檢

猛撒巡檢司土官罕存與奉正同授巡檢

謝公愼略曰猛猛猛撒猛緬所謂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猛最爲强勁部落萬人其他時與二猛爲難其地田少箐多射獵爲生猛緬地雖廣埜而民柔怯酋長忠順猛撒微弱近折而入耿馬矣

永寧府

土官卜都各吉洪武中以故元永寧州部民來歸授土知州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率香羅革甸瓦魯之剌次和四部番夷火頭板必他布郎給分阿只苴等入朝　上嘉之陞永寧爲府授各吉八合中順大夫賜級金花帶鐫四字曰克篤忠誠更以香羅革甸瓦魯之剌次和爲長官司授板必他等副長官後合八老疾替襲於其子卜撒爲四川鹽井土官剌馬非所侵父

子俱被殺卜撒妻訴於鎮守三司遣刺馬非所赴京道卒因疆理其地以卜撒弟南入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酋侵據之土官不能制乃請設流官同知經歷各一治治署於瀾滄衛握郡符遙制之其地密邇麗江故數以侵漁爲辭然永麗以金沙江爲界畫地而處原自分明經幕府委勘後爭端稍息今在永寧稱土知府曰阿銓

鎮沅府

土官刀平其先有中旺者仕元爲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與兄那直率眾歸附有旨元江練兵聽調中旺自任出民兵四千以那直子榮辦府事而令刀平掌兵聽調遂以西平之請授千夫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六砦諭其火頭沙羨等出官任

差因發令鈐束後勦刀猛混及猛婆遣定案板等砦設鎮沅州以平與州事永樂中從征八百又從內官都御楊安趙忠等攻石崖者達砦外夷正線來降又以方物入貢詔陞鎮沅爲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刀寧息本調以兵征安銓者一千人其子刀仁奏勘準襲復以兵一千征那鑑克魚復砦據之至今互爲吞並之志初鎮沅印爲那氏所奪於是始得獻藩司乃令經歷劉廷秀給之刀仁焉今沿至刀明奏襲

北勝州

土官高斌祥本州四城鄉隸夷人任元北勝府土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右丞洪武中以北勝地在邊徼改府爲州二十三年斌

祥子高策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累以征麓川功晉府同知高崙以征安鳳功知府朝列大夫高世懋以征順大功亦加四品服世懋死其族高蘭以罪蒙誅今沿至高世昌襲

章吉帖木兒世爲元北勝土知府明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人來降並納所握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虎符西平令其子章觀音奴從軍兵逃於伍乃殺其酋爲州同知與高墅州治左右其兵蓬跣無部伍裹糧而戰悍勁不辟衝突木弩爲矢是其長技今沿至章成文聽襲

浪渠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夷兵歸附從征西平奏授土知州屬於瀾滄衛其後有阿朝佐者征鳳繼祖斬其部酋指揮者樂輩以功稱貢及征鐵索箐老姚關順蠻武定咸發其所部番兵

五六百眾往輒有功今沿至阿水成聽襲
者樂甸長官司土官刀氏洪武末內附領司事其土地山險多
瘴界於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日事攻戰器械犀利兵寡而勁諸
夷咸憚之今其首乃刀安

DS
709
.G34
1900
v.47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

崑山顧炎武撰

屬夷 附貢道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明朝芟鋤梁段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綱昭錄之舊稱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於銀臺象馬陳於闕庭版章設於職方綱紀之司屬在行省夫自漢以來侈輿圖之廣者莫若李唐乃姚嶲諸州僅屬羈縻而今案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箠所使並在邇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土司志諸司隸行省如滕薛邾之役宋焉則阿瓦江頭吾南土也奚冠以西南而令自爲夷司耶故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

風俗物產亦不以例款龐襟約其會歸情形今昔不同者則有永昌太守龐爲光所條列就而增飾之貢道聯絡諸夷實爲要領舊志志革兩論競爽切中夷獘皆仍其舊至於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頗詳業見蘇文可以互證又滇略稱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刁曩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永替編中未及因附見之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卽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爲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將兀良吉解伐交趾經其所悉降部之至元中置撒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凍路耿當孟養二州明朝洪武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

司永樂元年其酋刁暹苔內侵虜戕官吏西平侯請討之　上命以理諭暹苔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至嘉靖間附於緬

萬歷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刁糯猛遣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其地東至落恐鑾界南至波勒鑾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界西北通孟璉長官司　者樂甸西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光山其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　石桐木香沈香其差發徵黃金五十兩民皆僰夷性頗樸淳上刺一旂爲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鐃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明初內附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罕蓋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上最遠萬歷十年緬誘罕拔陷死襲取木邦拔子進忠內奔罕虔勾緬追進忠至姚關焚順寧而去十一年官兵破緬於姚關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罕襪約暹羅攻緬緬恨之萬歷三十三年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於我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僞立猛密思禮領之今惟猛波羅猛　諸寨爲我不耳思禮憑恃瓦酋恐喝諸夷近差其目海慶據控尾而求猛　又與召依坎換象干戈相尋炎炎有吞鎮康之意其東爲孟定南爲猛

密西爲緬甸北爲芒市自姚關渡查哩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修眉睫婦人則白衣桶裙耳帶金圈手象鐲其產麝雪胡椒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獲志後遣使招附中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南西二至與紀要異）灣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狡夷刺花樣於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爲禮好佛惡殺一村

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已一舉兵得所仇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弟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爲右臂萬歷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詳今久爲緬有矣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瓜爲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其酋備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趾界西至八百界北至東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本邦但性獷狠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止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司

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乳香訶子交趾黎利之變陳天平實由此道入於京師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纔掌蓋老撾屢屬部地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莫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西至與紀要異抵馬撒疆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隣於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爲硬寨小有瑕釁則治兵相攻其土下溼夜宿濱江爲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有碧瑱琥珀有四足巨蟒膽可解諸毒其通中華蓋昉於勝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明宏治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

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爲差發正統間宣慰刁王賓敗於麓川思任因而奔故絕後爲思發所據自上狀願爲差發民靖遠伯許之齧石金沙江上曰石爛江枯方許渡後雖冒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歷八年緬擒宣慰思個幽死據其地舍自奔永昌十二年忠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於密堵殺緬目多曩長十七年思明子思遠貢象進方物　欽賞金帶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率其子昏奔蠢西緬以曩貸任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送款於我與蠻莫思正結爲脣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轟率兵象倍道馳救之至則我已殺正說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襲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今華物故妻怕氏領其地

又三年矣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徵征索强悍不可
縻云轟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餘人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瓦元世祖至元中由吐蕃三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
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
慰使司永樂間遣翰林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次剳孰叛
夷思任思機獻於京師益其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眞連
兵侵緬殺莽紀歲緬因訴於　朝委官往勘不聽本司金牌印
信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起洞吾母養父有其
地以計滅得楞之弟兄遂雄據之東破纜掌（即老撾）西取土啞（即暹
羅）攻景邁服車里囚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宣爲西南雄長僞稱

爲金樓白象召法補元恭達喇弄攻瑞體死應裏繼之萬歷十一年莽灼來歸應裏怒攻之灼奔騰越應裏以次子思斗莽肘者居之而洞吾猛別雍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具本

宗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其山曰小豹江曰金沙閣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俗柔詐慓悍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綰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氎布兜羅棉樹類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罐中以素懸罐於實下劃

實取汁流於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唯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卽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在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刀祿孟遠遁失其地木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兩嘉靖間木邦罕列據地而奪其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爲耿馬子粒歸木邦萬歷十二年

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令爲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令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姚關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連孟璉（東西二一至與紀要異）界西木邦北鎮康州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營在焉其扼要則查哩江其俗男子髡跣黑齒衣白布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頂遍插翠花翎毛之類後垂紅纓婦人出外戴大藤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橼視南安州產尤大

孟艮府

蠻名孟揩在姚關東南二十里東爲車里界南爲八百界西爲木邦界北爲孟璉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來歸設孟艮府編差發黃金六十兩後爲木邦兼併嘉靖間附於緬與景邁莽

應龍相表裏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帕詔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晡後乘象出浴於江浴畢屬服羅拜酋解納臂金鐲授者當夕其官師曰司祿刀猛卒伍曰皆些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男女俱警捷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於樹杪結草樓以護禾衣皆套項鵝毛爲褥雲南知府趙渾曾以撫夷入其地酋長偃蹇不以使命禮遇之後無人至者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個山下其山巔北霜雪恆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南河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有羅卜司莊與小隴

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曩宋閎氏居盞西屬部直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歷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建關置堡於司之西北今化爲烏有宣撫刁落盞替襲於其子置孫皆死世絕令議刁落啟襲同廖氏兼攝其東至芒市界南至隴川界西至孟養界幅員之廣爲三宣冠山曰丙弄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形爲石後經兵燬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千土酋憑險阻世居其上又十里曰溫泉有層峰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籠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爲柵周回一里曰南牙其南延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百梯夷人據此爲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川流小梁河源在騰衝一出赤土山一出緬箐山至北合流經

二至與鉍要異又脫北至永昌府騰越州界句

東西

南牙山西南又曰南牙江至千崖爲安樂河而合於大盈江曰孟乃河在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卽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江自騰衝流至司境過鎭西入緬甸俗與木邦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籠爲聘客至以穀茶供奉手拈而食之產孔雀叫雞紅籐額徼差發銀一百兩停五十兩

干崖宣慰司

由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眾岡基置其山曰雲見在司南一十五里上有瀑布流爲雲見河曰雲籠在司東二十五里曰白蓮在司北六十里中挺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蓮池曰剌明在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見河在司治南與雲籠河合灌田千餘畝曰安樂河

源出騰衝經南甸迤邐治北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爲檳榔江至北蘇蠻界爲金沙江入於緬中曰正西河在司東北三十里源出雲籠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籠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又出白氈布白蓮花竹鼬大如兎而肥舊名干賴睒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歷三十九年刁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世守其土今恃强有憑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刁思丙居孟達岡同知劉漢佐居蠻洒岡經歷廖氏居雷弄岡今故絕卽其地爲回龍營知事管奇助居猛語岡劉管廖皆華人以功授者蓋達昔洱殷富萬歷九年爲緬攻掠一空

而去亦經建關築堡於布嶺今不知何狀矣

隴川宣撫司

舊爲麓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布芒曰賒頭附賽曰賒中彈吉曰賒尾福祿培皆麼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川路隸金齒等處宣撫司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思任發大軍平之革其司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與南甸千崖合爲三宣屏蔽永騰以夷目恭項領之後中奔安插曲靖以多氏代萬歷十一年岳鳳勾緬篡其地十二年鳳烏既俘多思順當立以爲宣撫多僚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管遮放二十年緬人窺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於粟柴壩追逐之萬歷二十一年巡撫

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襲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弟也昔亦附於緬今寄居蠻莫猶睥睨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千崖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有馬鞍山摩黎山羅木山俱極高峻夷人恃以爲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爲河熱如沸湯俗與南甸同產大芋長尺餘又有孔雀毫豬紫膠大藥鮮子鱗蛇鸚鵡

差發額徵銀四百兩停二百兩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查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舊無宣撫嘉靖間木邦兼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慶子們罕弱不振族

舍罕虔四子皆慓悍謀配四女於四州遂附緬奪其地萬歷十一年從緬逐罕進忠破施甸十一月又勾緬犯姚關官兵敗之於攀枝花十二年正月官兵擒虔父子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罕爲宣撫十五年領宣撫司印今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屢奉貢來庭近者木邦思禮時侵灣甸鎮康時有罕金爲之聲援天啟三年緬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救之緬移兵將攻金金不得已以銀椀大馬爲說今猶相持未決而逆虔第四子罕正居猛猛恃孟璉爲其壻恃與罕金相輯撫綏宜極講云其東至威遠南至孟璉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有三尖山昔罕虔之黨罕老聚眾負固於此官兵平之又有馬養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地羊鬼爲行人　北距騰衝一千一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由木邦錫波入一由猛卯至猛廣入一由邦杭魯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由蠻莫入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猛密千三處成化間夷目思柄據寶井叛木邦占奪其地都御史程宗奏設猛密安撫司授柄以安撫嘉靖初思奔思混爭立緬殺奔立混混德緬遂以地附焉萬歷十二年混率思化思恨丙測齎僞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爲宣撫忠故十一年緬攻猛密忠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

密失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丙測奔上回
而猛廣又失二十年仁以象馬入隴川爲宣撫多思順所拒忿
歸於緬緬以思仁食其地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
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
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實隴川右臂舊爲猛密分地後酋長
稍强擅而有之萬歷初土酋思恨與賊鳳相表裏岳罕平思恨
懼而來歸題授宣撫尋叛附緬其母罕送明順逆反戈擊緬勢
孤不能居遁去適猛密頭目思化與思威敗緬於速送逐緬之
入居其地者當事嘉其爲緬敵而內附遂畀以蠻莫而樹之二

十三年緬大舉來襲化奔隴川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緬實遁化死子正嗣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由間道攻正正奔騰衝緬兵攻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僞立多罕蠻莫遂爲多罕有議者謂正爲我守戶之犬奔內地而不能迎死有遺憾焉三十二年官兵討多罕執之立思正弟衍忠緬又僞立思線衍忠不能支奔千崖當事者安插於猛卯近復取思線女又與蓋達結爲姻親議者懼其飽則颺去宜預爲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汲其水煉於炭火上即爲細鹽交易無稱斗以篾籮計多寡而量之又有南堆江谷寶江

自遮過甸流至州境下流入於瀾滄其鎮曰蒙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璉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

灣甸州東西至與紀要異北至亦脫四至須依紀要

蠻名細賧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雲州南至鎮康西至永昌施甸北至順寧本邦其地瘴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色如黧漆漲時鳥飛過之輒墜衆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有孟通山產茗穀雨前採之勝於中國但不能多致耳又有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奭種婦人貴者貫象牙筒子髻長三寸許插金鳳蛾絡以金索以紅毡帶束臂纏頭白布窄袖短衫黑衣桶裙不知鉛粟自古不通中

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隣於木邦順盛日以侵削萬歷十年知州景宗眞率弟宗材導罕虔人寇姚關十一年復入犯宗眞死於陣擒宗材斬之以宗眞子景從岳髫姑存之降爲州判官後從討猛廷瑞有功復陞知州從死叔景閣暫攝今闕死以從子承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額徵銀一百五十兩

鎮康州

蠻本名石畧在灣甸東南東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瘦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爲衣跣足制棘中走如飛男子出婦人閉戶靜坐以待遇有事籤雞骨卜吉凶病不服藥專祭鬼死刻木爲棺殯之墳上植樹

爲識產則水乳香大藥鮮子鱗蛇膽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康府十七年改爲州緬戶六里差發白銀一百兩亦爲木邦順盜侵削隆慶間知州閃坎者逆虔妻以女因附虔歸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敗緬閃坎物故其弟閃思歸義授以州事思死子刀閃枳掌管印事木邦思禮誘之歸緬枳不從遂令海慶取控尾據之又欲取猛龍天啟二年三月木邦兵眾據查哩江枳奔姚關守備遣官撫之木邦乃退今勢亦削弱恐終無以捍外侮也

潞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黎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實咽喉也民皆夷屬地多瘴癘夏秋之交爲酷蠻名怒江甸元至元

間蘇柔遠路明朝洪武十五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今沿至線世祿又有線廷舉者司捕事久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龍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源曠邈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婦人分髮直類以一髻垂於後跣而衣皮即唐書所稱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貢幹孟二山皆高廣陡絕夷酋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麓川江出蛾昌蠻金沙江出青石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於緬中蒲干城地產沙金香橙橄欖芋蕷又多銀草元中統初

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二年改置芒市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萬歷初酋長放福與岳鳳聯姻十一年導緬寇松坡營事覺捨福正法立舍目放緯領司事轄於隴川

孟璉長官司

縣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爲車里西爲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銀草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阿瓦慓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來歸萬歷間酋長嫡嗣曰刁派真有叔刁派漢娶於車里因以車里殺派真而奪其官十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今派漢故弟派金嗣天啟二年三月阿瓦破之會洞我伐瓦瓦乃退其差發額徵

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蒔其人强獷喜鬬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刁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詣　闕下賜印綬早章爲茶山長官十五年章舉頭目早甕爲副至早玉授正長官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近年副長官早大震所部爲野人殺鹵無孑遺奔入内地阿幸爲寓公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尚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砦野人有整冬溫冬二山部夷皆蛾昌蠻舊

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歷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今治王刀思虎爲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延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長官司

蠻名也兀自古不通中國明宣德七年始歸附置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倭泥類蒲蠻男子綰髻於頂白布纏頭婦人白皙盤頭露頂以花布爲套頭見人無禮拜額徵差發銀四十兩

志草論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雲南在西

漢至唐開元酋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今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視張喬斬奸猾吏長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褊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今之雲南即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爲官擇人而不爲人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近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喬梁毗者而用於雲南則億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

舊志論曰雲南徼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棘夷　明朝撫

夷之術乃駕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麓川之役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求盛陳兵革然猶在瘴徼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盈因之爲逆嗚呼萌蘖不翦拱把其柰何雖天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也已極矣是後識治體之臣鑒麓川之禍修復舊典以防其微歲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勘明奏獄一以察識夷情歸報重臣以俟分別故夷方雖遠夷情叵測然其動定音耗可坐而致即小警隨加策斷不俟其大翼弱鋤强興廢繼絕不待其聞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孫得以永享佚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乃　聖王仁覆華夷之大猷也今則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下以故事應上使不擇人故夷不服上不信下故事不終

爲南中計盍思其本原而調衛之

貢道

上路

縣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過山至路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爲砦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千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蓐酋居之卽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縣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

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修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之下臨大江亦名曰九龍江卽黑水之末流也由車里西南行當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日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一

崑山顧炎武撰

種人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蠻蠻傳所載頗詳李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蠻夷風俗謂二種盡滇南夷類然實繁有徒檃括未盡然古今變殊有名實刺謬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草一舉而芟除之豈謂語侏儒而習狂榛皆陋劣不典無足置筆是象胥可無設而圖王會者强解事也茲旁索故府有直指黃公所採民風圖記滇中諸夷甚詳又雜取獻老所稱迹就舊志區分而詳核之其於柔服百蠻或不爲補拇枝指乎

爨蠻　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爲南蠻太守中間亂遂王蠻中今陸涼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爨遂以爲氏其後世爲鎮蠻校尉晉時有爨深爨瓚子震亂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爨王州刺史理石城卽今曲靖也唐書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盧喻獻安寧距和龍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稱鹿升麻二州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本以烏白爲號無姓氏其稱爨者從其古長之姓耳滇初有白國王則夷爲白又其後有爨王則爲爨卽今廣夷爲儋人之類爨蠻之夷相沿爲最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譌爲玀玀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語好嗜亦因之而異大略寡則刀畊火種衆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摘

去髭鬚左右備雙刀喜鬬輒死馬貴折尾鞍無鞚刻木爲蹬狀如魚口微容足趾婦女披髮衣皁貴者錦繡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橫足橫坐室女耳穿大環翦髮齊眉裙不掩膝夫婦晝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嫁娶尚舅家無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爲春節豎長竿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爲戲病無醫藥用夷巫禳之巫號大覡皤或曰拜禡或曰白馬取雞雞雄者生刳取其兩髀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籤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其雞骨竅各異累百無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間草齊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應如響有夷經皆蠻字狀類蝌蚪精者能知天象陰晴在酋長左右凡疑必取法焉民間皆祭天爲臺三階亦白馬爲之牶酋長正妻曰耐

德非所生不得繼父位若嗣德無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其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屍而焚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養死士名曰苴可厚贍之每兵則用苴可爲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漸進三四步乃揮標躍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即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部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夷皆慈而戀主諸酋果於殺戮每殺一人止付二卒攜持至塋外掘一坑集其親知泣別痛飲徹夜昧爽乃斬其頭推坑中復命吏使二卒勘之乃許其家收葬雖素睚眦者欲殺則殺之令出無敢居間西免其家人莫敢怨懟以用法嚴故境內毋盜然其誅求無厭每酋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

砦計丁而派之游行所至合寨爲供帳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
都砦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餽雞黍無以應誅求往往潛出他境
劫掠所得酋長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應命舊
志云爲盜賊則土官有以致官廉則盜自息信然也其種類附
列於後

白玀玀男衣兩截衣裹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袈裟以
革帶繫腰喪無棺縛以火麻裹毡舁於竹椅前導七人擐甲冑
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於山既焚鳴金執旂招其魂
以竹籠裹架少許置小籠籠懸死者牀間祭以丑月廿三日插
山榛三百枝於門列籠籠地上劃燒豚每籠各獻少許侑以酒
食誦喪經羅拜爲敬婚姻推其種類以牛馬爲聘及期眾眾訌

於女家奪其女而歸性竊情淫酒信鬼畜蠱以手量裙邊投麥
於水驗其浮沉以當占卜在雲南瀓江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
同於編氓其在蒙自定邊向稱頑梗其在曲靖者於夷爲賤種
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稱撒馬都大都寡弱易治　黑玀玀男子
挽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隻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頭
蒙方尺青布束於額上短衣上披袈裟桶裙結繡上下同文手
象牙圈跣足項帶紅綠珠雜海貝硨磲以多爲勝在夷爲貴種
凡土官營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華不脫夷俗習土官婦纏頭
綵繒耳帶金銀大圈服兩截雜色綺錦以青緞爲套頭衣曳地
尺許背披黑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氈青布
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高岡磽隴亦刀耕之種甘苦二種

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盌交易稱貨無書契刻木而折之各藏其半市以丑戌日葬貴者以臬比駿者羊皮焚諸野而棄其灰在澂江者能爲乳酪雜樵蘇粥於市腥穢倏儵若鹿豕然在安寧祿豐者多買鹽於途老者任華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磨加者以蓑草爲衣加以毡毳大都性皆驁悍好攻掠不能剽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郡邑所在爲祟皆其性而武定蒼甸尤爲凶頑鶴慶四十八村又號海西子亦其種多暴鐵索箐賓川州赤石崖螳螂古底舊稱淵藪萬歷初莫蕩以來祇今西偏安貼則用武之効也　撒彌玀玀男挽髮如　長衣短褌布係腰嫋短衫五色短囊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拙於治生無盜賊居山者耕獵士販薪於市終歲勤動濱

水者浮家捕魚僅能自給　撒完玀玀居蒙自縣明月諸村在黑白二種之外勤於耕作捕食蟲豸及鼠類而甘之阿者玀玀其衣服大略與黑玀同婚喪如白玀但耳環獨大在東偏則江川通海諸邑西則賓川有之通海者婚以牛爲聘婚親負女而歸耕山捕獵性好遷徙則諸處略同耳　魯屋玀玀服飾大類黑玀而又別爲一種恃矛盾之利性尤獰獷好馳馬縱獵獨踞安府魯郭村有之　乾玀玀婚嫁尙侈諸種人所不及喪以牛皮裹屍束錦而衣之以薪每食插箸飯中仰天而祝以爲報本好勇喜鬬殺人償之以財有仇怨雖父子兄弟多不顧椎髻不通華言官府文書爲書爨字於後乃知遵信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郡凡哨隘設兵多以其種歲終遍索鄉民雞豚酒醴謂之

年例飽其欲則一村無虞不爾則勾東川夷劫掠近歲武尋大擾爲鄉導者皆此曹也貪貨貴鹽蒜得少許以爲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鹽焉　妙玀玀皆土酋官舍之裔或稱火頭或稱營長或稱官奴與黑白諸種迥異珥圈環常服用梭羅布嫗女衣胸背敝花前不掩脛後常曳地衣邊彎曲如旂尾無衿帶上作井曰自頭籠罩而下桶裾細摺其種在阿迷州爲諸種所敬憚有喪則合砦皆釀金爲助其在蒙化麗江鶴慶騰越楚雄姚安亦佐新化北勝王弄山者不著其種黨也曰玀玀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懼籃撻不畏死祭以羊豕捶死不殺　在姚安者性狡悍好爲盜賊新興者居昌明里力田爲生騰越者專資射獵　北勝又有號猓猓者與四川建

昌諸獠同類純服毡毳男女俱跣足每至踏歌爲樂則著皮屨男吹蘆笙女衣緝衣跳舞而歌各有其拍在順州又稱獠落蠻男鵲帽窶積衣婦三尖冠以樵採耕藝爲事在新化州稱白腳獠獠以白布束其脛故名　羅婆本武定種古因以爲郡名又稱羅武元時羅武蠻羅慓百歲徂弱子孫以毡裹送之深青後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今俗又稱羅干楚雄姚安永盛羅次皆有之男子髻束高頂戴笠披氈衣火草布其草得於山中緝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市之省城爲囊橐以盛采貝婦女辮髮兩綹垂其上雜以硨磲瓔珞方領黑衣長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養爲業有房屋無牀榻以松葉藉地而臥婚姻慶事結松棚爲晏樂葬用火化腰刀長鎗行住不釋嗜酒酣鬬狡猾難治

摩察黑玀之別種在大理蒙化執木弓藥矢遇鳥獸射無不
獲所逢必劫遇強則拒　在武定一日木察稍習柔善巢居深
山捕狐貍松鼠而食之

㺜夷　種出黑水之外今稱百夷蓋聲相近而譌也性耐暑熱
居多卑溼棘下故以棘從人滇之西南曠遠緬平濱海多溼㺜
夷宅之其種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其俗稱宣慰曰昭華言
主人也其官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遮相臣屬叨孟總統政事兼
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
意昭綱千人遮減至十人又有昭錄遇調遣統數千人以行其
近侍名立者亦領數百戶皆聽其使令食其賦取用無制節上
下僭奢微名薄職輒繫級花金銀寶帶官民皆冠箬葉壘金玉

諸寶爲高頂上懸小金鈴遍插翠花翎毛後垂紅纓貴者衣紵絲綾錦以金花金鈿飾之以坐象爲貴十數銀鏡爲絡銀鈴銀釘爲緣象鞍三面以鐵爲欄藉重裀懸銅鈴鞍後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鉤制象爲疾徐之節招搖於道相見合掌爲敬長於已者則跪拜有所諭則叩頭受之雖貴爲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屬側役以次列坐於下有客十人則合十人舉杯齊行十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之如此者三旣就坐先進飯次具醪饌有差食不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巾帨凡物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僰夷樂者

學漢人所作多笛胡琴鄉瑟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眾皆拍手而和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爲三尺長鼓以手拍之閒以銅鐃銅鼓拍板與中國僧道之樂無異鄉村燕飲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爲契如期不更大事書緬字爲檄無文案城池因高山爲砦無倉廩租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征金銀謂之取差發每屋一楹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使從者象馬動以千百計恣其所取而後輸於公家其法殺人與奸者皆死竊盜一家皆死爲寇盜一村皆死道不拾遺軍民不定籍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普剌猶中國言壯士普剌持兵器餘負荷供釀每二十萬戰者不滿十萬師持軍在前酋長在

廣雅書局栞

中餉饋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紊倚象爲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紉桑爲弩革爲胄銅鐵雜函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無郵傳一里半里許搆一小艸樓五人守之千里有報聞在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雖宣慰亦止竹樓數十間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輒有火灾民間器皿多有陶冶盂匜等處則有漆器甚精其貿用金銀硨磲玻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爲之凡一頭目出象馬兵戈及木榻器皿僕妾財寶之類皆從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小民苦之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然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妻生子貴者以水浴於家賤者浴於河三日後以子授夫其耕織自若頭目之妻百數十婢亦數百人少者數十庶民

亦數十妻無妬忌之嫌俗不重處女如江漢遊女之習及笄始禁足今則此俗漸革矣孟定南甸男長衫寬襦無裙隴川孟密孟養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則酋長殺之不黥足眾皆嗤之曰婦女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皁布桶裙貴者錦繡白行纏跣足凡子弟有職名則受父兄跪拜人死用婦人祝於屍前親隣相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羣聚擊碓爲杵戲數日而後葬葬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前導至葬所以板數片痤之其人平生所用器皿甲冑戈盾皆壞之懸於墓側是後絕無祭掃之禮　其在祿豐羅次元謀者男帶黑布帽窄袖白布衫扁帽桶裙好樓居釜甑俱以陶瓦釜深中而寬邊狀類籮笠俗尚奢侈

孟養作士主會稱貸以炫其飾倍出息償人不惜又有鍬钁會男女雜坐信鬼好訟見人多所忌諱掘鼠炙蝦蟆以敬賓客葬有棺而少哀戚在越州衛者號曰腳棘夷男婦俱短衣長裳茜齒文身戴笠跣足　在江川路南者搆竹樓臨水而居樓之下以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環婚禮用太牢祭以羊知蠶桑勤於耕織性柔畏法度見人退讓　在臨安者男青白帨纏頭著革履衣有襞積婦人白帨束髮纏疊如仰螺好鬼喜浴極寒猶然山居搆艸樓家人狎處稍以帷帳間其臥具喪衣緋架木置屍其上弔者各散紅布一方召拜禡誦夷經三日以竹簞裹而舁之山妻不嫁更名曰鬼妻其食糯黍蜻蜓　在蒙自者插雞尾笠端出則捕獵居則紡績　阿迷者為鎭莊細民習同蒲人　新

化納樓溪處大略皆同十八砦者性險好殺畜蠱餌毒捕魚室處焚骨而葬又有髡者曰光頭百夷益習卓里之俗額上懸刺月牙所謂雕題也見官府盤膝坐舉首手加額爲敬男女先通而後妻葬不復顧或夢亡者昧爽至塚上設一石祝之曰勿使返　在順寧者冠元而銳其頂珥環踏屨好衣素婚聘用牛貧不能具者傭女家三年喪有棺殮封藏以石爲人佃作道以樂勝　在劒川者言語侏儒所居瘴癘棺如馬槽以板爲之以農業陶冶是務懼訟信鬼多爲奸盜　在騰越者火炙肉食不求其熟或取蜂槽而食之習緬字器用粗磁　在鎮南者男子短衣婦人桶裙跣足婚禮夷歌侑飲人死令親者捉刀屍旁盡夜守之親朋以絮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之口中如是三日

而葬每村植樹以爲神木月廿四日集衆燃炬譁而賽神所居則山之顛　在姚安者亦濱水好浴腰繫竹籠捕蟲魚動物入籠中爲蠱婚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潑女足爲定鑊葉爲尖頂帽擅土布羊毛之利　在元江者能爲鬼魅以一帚繫衣後即變形爲象馬豬羊猫犬立通衢或直衝行人稍畏辟之即爲所魅入腹中食其五臟實之以土昔有人言曾臥病醫無効禱於大士夢好女子於其脇下出一小鬼漸成老人女子叱之乃去病遂已知者遇前物以一手捉之一手挺拳痛捶之必還復爲人奪其帚而靡之哀求以家資之半再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必不治估客娶夷女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救亦無他若不爾必毒發而死其所

許還期卽死日也與外人交易儥約失信及私窺其妻女者必毒之信實樸厚者累出入亦無傷其他身膏原埜不可計數地產檳榔種蒔如中國農桑葩時殺犬洒血汗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厚利故馳走如鶩戰恃象馬火銃然兵皆脆弱不能衝陷征發買獵夷爲助

白人　古白國之支流也舊記棳爲白遂稱其一類實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諸郡强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遠上者能讀書其他力田務本或服役公府庶幾一變至道者矣

普特　以漁爲業性耐寒多無衣以敗網蔽身舟不盈丈而炊爨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泅水捕魚者丹髮蓬髮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嚙手捉皆巨魚滇池旁碧雞山下其類千餘乘風

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籍而征呼徭役多不能及里胥恆代償之

窩泥　或曰幹泥男珥環跣足婦花布衫以紅白棉繩辮髮數綹續海貝雜珠盤旋爲螺髻穿青黃珠垂胸爲絡裳無襞積紅黑紗縷相間雜飾其左右既適人則以藤束膝下爲識娶娼數年無子則出之喪無棺弔者擊鑼鼓搖鈴頭插雞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飲三日採松爲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歌拊掌踏足以鈴鼓蘆笙爲樂食無飣以手槽飯勤生齋用積貝一百二十枚爲一窖死則屬其子我生平藏貝若干矣汝取某處窖中餘留爲來生用臨安郡屬縣及左能寨思陀溪處落恐諸長官司景東越州皆有之磨加縣又曰和泥男子翦髮齊

眉衣不掩脛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爲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爲樂死以雌雄雞各一殉葬阿迷州稱阿迷鄧州州稱俄泥

梅猴　蓬首椎髻標以雞羽形貌醜惡婦人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文繡短不過腹項垂瓔珞飾其胸遷徙無常居多用竹屋耕山食菽麥暇則獵捕食猿狙佩利刀負强弩毒矢伺隙剽鹵飄忽難禦性狠惡父子兄弟怒則相殺轄於盞州攻王弄山時改爲　迤東

撲喇　婚喪與玀玀同而語言不通蓬首跣足衣無浣濯臥具簟牛皮覆以羊革毡衫　在盞州者强悍耑務劫掠　在石屏州者頁善畏法爲編氓　在王弄山者二名馬喇首插雞羽紅經白絳衣婦衣白墾山種木棉爲業

磨些　唐書稱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今麗江之麼總稱磨些　北勝順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　澤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纏之耳戴綠珠婦人布冠好牛羊畜產麝香名馬能製堅甲利刃勇厲善騎射挾短刀以碪碟爲飾少不如意鳴鉦鼓相仇殺嫻人投場和解乃罷俗儉約飲食蔬薄歲暮競殺牛羊相邀請一客不至則爲深恥五月五日登山祭之人死以竹簀舁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力些　惟雲龍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披以毡衫以毳爲帶束其腰嫻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無傷以

此制伏西番

西番　永寧北勝浪渠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辮髮雜以瑪瑙銅珠爲綴三年一櫛之衣雜布革腰束文花毳帶披毡毯毡富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力善射和酥酪於茶有緬字經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爲厭勝性最暴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倏去倏來尤不可勝制

古宗　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蕃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男子髮辮百縷披垂前後經年不櫛沐櫛必祫祭披長毡裳以犛牛或羊尾織之婦人青白磁珠與硨磲相雜懸於首其食生肉蔓菁麥稗

怒人　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寸婦人結布於髮其俗大抵剛

狠好殺餘與麻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　在楚雄鄧雪山居於山巔無陶瓦木片覆屋畊山種菽麥皮履布衣器以木擺錫爲飾新化州亦有之又一種曰山蘇

土人　在武定府境男女絮襖腰縛皮索飢則緊束之習刀弩婦衣袈裟上披以羊皮毡毳姻親多在姑舅間以牛羊刀甲爲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多不能華言畏官府無訟有事者告天煮沸湯投物以手捉之屈則糜爛直者無恙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

土獠　其屬本在蜀黔西粵之交又滇亦處處有之而石屏嶍峨路南彝夥男子首裹青幌服白麻衣領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布衣花繡胸背衣性悍戾嶍峨者樵蘇自給路南者爲人

佃種屋廬與僰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婚喪習同白獾以孟冬朔日爲歲首

浦人卽古稱百濮國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誤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千之類是也男裹青紅布於頭繫青綠小縚繩多爲貴賤者則無之衣花套長衣膝下繫黑藤數遭婦人挽髻腦後頭戴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爲裙上係海貝十數圍係莎羅布於肩上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砦皆其種勤力耕鋤徒跣登山疾逾飛鳥舊時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矣其流入新興祿豐阿迷鎮南形質純黑椎髻跣足套頭短衣手鋦　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簪骨簪以絲束

織袈裟短裳緣以彩色婚令女擇配葬用莎羅布裹屍而焚之
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榻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
自及教化三部十八砦皆號撒蒲桀驁甚諸夷在景東者猶樸
務農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喜
爲盜賊不鞍而騎徒跣短甲不蔽脛膝馳突迅疾善用鎗弩男
子以布二疋縫合挂身無衿袂領緣婦人織紅黑布搭於右肩
穿左脇而披於胸別以一幅布蔽腰見人不知拜跪寢無衾褥
拳屈而臥

儂人　其種在廣東習俗大略與撒夷同其酋爲儂智高裔部
夷亦因號儂樓居無几橙席地而坐脫履梯下而後登甘犬嗜
鼠婦人衣短衣長裙男子首裹青花帨衣紐布如絛長枝在銃

蓋得之交趾者刀楯槍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鬬王弄山敎化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習俗多同儂人慓勁過之在廣西者屬於瓏氏在富川者屬於李氏沈民維摩水下地遼闊諸地互爭以强力相兼幷又有青龍六詔者猺獞尤甚地產美梹生懸巖千丈間伐之多無全材其堅逾蜀產羅平州又有沙人器用木婚喪以牛爲禮揭些子　種出迤西孟養流入騰越環服烏喙耳帶大環無衣遮膝下布一幅米肉不烹而食勇健執槍刀敢戰喊聲如吠犬

義昌　一名阿昌性畏暑溼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爲腰飾祭以犬占用竹三十三根略如筮法嗜酒負擔弗擇汙穢覓禽獸蟲豸皆生噉之采野葛爲衣無酋長雜處

廣雅書局栞

山谷聽土司役屬今永昌羅古羅板羅明三砦皆其種父兄死則妻其母嫂近有羅板砦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女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漸革

繒人　婦人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爲君上短下長男女同耕

哈喇　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兜盛之負於背　又有古喇男女色黑尤甚種類略同哈狀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爾

緬人　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洞吾擺古皆其類大略各以其地名性貪利好鬬食不用匙筯交兵長於鳥銃其火藥必得中國麥麪傅之其發乃迅疾且無聲但

其法祕不傳耳俗好佛男婦俱以布槃其首黑類哈喇擺古最遠而強

結些　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垂帶於後衣半身衫袒其右肩

遮些　綰髮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華彩衣僅盤旋蔽體飲食精潔戰鬬長於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同孟養一帶多其種類

地羊鬼　短髮黃睛性奸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仇能用器物行妖術易其肝膽心腎為木石不救以死人行蠱飲食中如元江所為

野人　居無屋廬夜宿於樹顛赤髮黃睛以樹皮為衣毛布掩

其膂下首戴骨圈插雞尾纏紅藤執鉤刀大刃採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凶悍登高陟險如飛逢人即殺在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酋長約束二長官爲所戕賊羣之滇灘關內舊志稱尋甸廠谷野蠻以木皮蔽其身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恃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採山中艸木及動物而食無器皿以芭蕉葉藉之今尋甸實無此種考唐書稱閣羅鳳降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或五其養一男子舊志或本於此然尋傳與驃國同降閣羅鳳驃國即緬也而野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　又粵西狼人居深山中食無釜甑以竹節盛米縛而焚之竹爆而炊熟採蜈蚣蛇蟲雜食之謂爲嘉餚其餘與前略同間有流入廣南者豈先時亦流

入尋甸今屢用兵其地遂無噍類予并記之

喇記　其類在敎化三部

孔苔　喇吾　北苴　菓葱　納魯　俱在新化州

阿城　在王弄山

升菴集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笮都最大注斯及笮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鄋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之賨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搜也賨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爾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楚語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齒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身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譌耳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一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二

崑山顧炎武撰

緬甸始末

緬爲滇病久矣荷戈成士聚而糜餉若陸海焉逋邊儲於薊門算圭田於弁流又不足而履畝采山騷然煩費皆以緬之故也故開府陳公用賓鎮滇十六年所拮据惟西偏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蔽罪得不償失者不敢苟從同僭加筆削俾成信史焉噫陳公盡力徼外而賊起近郊焦爛莫救豈其忘近憂而宏遠略蓋患常發於所忽類若此今西南未息肩而東北又甚焉其堪此重弊乎議者欲弭兵西南專事東北而不能保耽耽者之不控掣我也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宜

廣雅書局藏

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逮明朝立爲緬甸宣慰司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理修阻因名之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籲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此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籲調爲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

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象一羣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絕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可侵隣境命搭失把都魯爲帥討之不克賊乘勝遂幷吞諸國懼用伐之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後叛服不常至明洪武十六年大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部校郭均美往返招徠方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授倫爲宣慰使置太公府於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艮孟養戛里潛通東川芒部廣西等府出他郎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賊復悉眾三十

萬象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鴟銃象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懼進象貢方物謝罪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朝貢於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剌浪爲宣慰賜鈔錠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普剌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　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部羅塔遣使來　朝貢方物詔定平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喇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始給平緬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　命中官楊瑄　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部羅塔復謝　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讎殺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

其境諭以中國大禮呼宣慰而下北面受　敕數其擅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　上命黔國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正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覆政陣亡士民哀之狀聞晟自毒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　上命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三十萬討之十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爲寇再遣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甸酋卜剌當送思任父子卜剌不退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王驥難之於時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

國卜剌當來會頗驕蹇登折之緬氣阻乃以董雅叩頭聽命卜剌當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剌苔以思任載登樓船來獻時有疾登功者乃議留登守沙壩剌苔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貴曰此招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詫知天文以爲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績剌苔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眾陷於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璡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當喜乃獻思任首級并妻子賊徒板蹇等至軍門驥以卜剌當長子銀起莽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十三年復命王驥并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機卜復遁入緬還師羣夷復擁機幼子思祿以叛思祿言願立思氏

永徵差發驃立石爲誓而許之遂班師宏治　元年正月緬甸來貢且言交趾侵其境二年遣編修劉戩使交趾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養互爭地各遣使上聞孟養以緬先執思任於　朝廷也故怨緬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發兵象擊緬甸大破之擄其宣慰莽紀歲幷其妻子殺掠無算遂瓜分其地時有齎金牌信符千戶曹儀亦爲所殺七年緬甸以殺掠占據情赴闕　上命鎮巡遣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衞指揮王訓往諸夷不聽又值安鳳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搆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盛仇殺遣指揮路九萬撫之歸言今緬夷酋名瑞體創霸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古即

古喇宣慰司也隴川多土盜獲一僧面目修偉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歲幼子昔避孟養木邦之難久寓占城暹羅今欲至中國見　天皇帝求復官職土盜止之不聽遣人導之潞江濱潛匿其船以爲江闊無船不可渡僧悵然而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革大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兄弟爭國搆兵瑞體爲之和釋兄弟感之因奉瑞體爲長讓居馬革瑞體部署其眾絕排來兄弟糧道歸路皆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霸其業樹海岡七十自衛眾服之尊爲金樓白象主莽嗹喇嗹喇華言公道主人也是時猛密酋思漢子思奔思糯相爭奔訴瑞體瑞體乘亂殺思奔僞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於琢以掠孟養卽遣夷目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爲奔壻猛乃酋別混

所殺瑞體被猛乃執別混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軼鄰境當預防內侵時兵書楊博知緬專悉覆加題議曰是滇始於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慶元年蕃司差指揮陳應繡千戶潘應爵買象於猛密其酋思哲送二弁於瑞體時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錮之後勝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遲疑對夷使歸報拔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不令漢人通後乏鹽求於瑞體瑞體餽海鹽九千簍益感緬而恚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罽錦珍寶香藥甚多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緬惠不貲亦投瑞體日津津

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鄰內侵瑞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密士密知順逆乃宣　天朝威德聚米爲堆百餘譬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發所轄特千一耳幸勿妄動瑞體念頗寢士密歸遇貴於江濱責其負國啟釁抵隴川值指揮方謐率兵戍守蠻哈士密語謐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交罕拔緜木邦衝順蒙走滄洱中策木邦背順蒙趨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隘可恃以拒緬乎謐默然士密死千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怕舉雖親而有隙聞怕舉死言於瑞體請襲千崖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拔願爲前驅瑞體卜於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裏悍而多智言於瑞體曰隴川千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迤西思箇地廣

兵强爲我世仇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被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干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本邦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爲我有安能出三宣内取永騰耶瑞體然之借拔兵一萬令拔取干崖乃自率兵侵迤西屢爲思箇所敗箇亦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目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齎重賄投拜瑞體爲父導之内侵瑞體因調蠻兵萬餘爲疑兵出入於緬甸迤西疆土率制思箇復檄罕拔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麓川東岸聲言捍緬而陰具牛酒先俟迎犒蠻莫頭目思哲亦迎降之瑞體結爲義子萬歷元年拔及鳳屢導瑞體侵三宣隴川首被禍罕氏不支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二女及姪罕朝光潛奔永昌當事者令罕氏挈

印子歸隴川鳳見罕氏歸遣書招罕拔謂罕氏攜朝光往永昌者爲爭汝官耳鳳請爲汝除罕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遣令罕章罕難等率夷緬兵五千夜襲隴川罕氏間變挈二女走遁田中賊斷罕氏右臂而死朝光亦被殺二女没於緬多氏族屬殘滅殆盡印爲鳳得又受緬鐸遂據隴川三年僞爲錦囊象画書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主莽嗹喇弄王書報　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中皆詭情侮辭鳳又與拔哲定盟必執思渾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瑞體遣子應禮喇鮪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川間罕拔恃緬勢召刁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幷汝兄宣撫皆爲汝襲可據千崖以臣緬怕文挾二子奔同知辟衛守備李騰霄言拔欲怕文背漢事緬娶嫂滅姪無天理

語怕文世受國恩焉肯從之願與戰決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姪怕宣寄食潞江群衞騰霄避羅卜思莊拔取千崖卽令罕氏收掌且與緬鐸令其臣緬又召孟達副使刀思官雷棄經歷廖元相俱給以貝葉符令佐罕氏守千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迤西失利敗退先是金騰兵備副使許天琦每憤諸夷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揮侯度馳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從違未決乃刻木爲二一書　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眾拜之乃卜及卜則　天皇帝號者卓立於几上莽瑞體者偃墜於地由是決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倡諸夷向中國且世仇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

我援復陰募慣入夷緬商人錫之金繒令往緬地黔探其山川道里兵馬糧餉又檄迎緬諸夷說其向漢依期援迎西人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十二月師至騰赴思節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刺送領兵萬餘於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於戛撒險隘處誘緬兵入絕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邀其後迫西兵衝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衝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伏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飢甚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馬既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夷如景邁猛羅諸酋密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

期共擊無何有入　賀行者恐爲兵興阻移書文令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令揭於巡撫以兵興禍連語怵之巡撫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幘於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乏且援兵不至遠近悚悚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夷兵二千兼程捷緬導之由間道遁去迤西知緬走率兵追之且追且殺緬兵大敗生還者什不一二自是瑞體忿仇迤西期必報之一時士民以此爲大失機會當路益抑談緬者五年陳直指文燧案滇得邊報銳意請　上經理然與時見相牴牾事以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俘瑞體兵象脩以金幣諸物還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戶辛鳳奉使買象於猛密其酋思忠執鳳併軍伴舟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檳榔葉緬文遣伴鳳回

言於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思簡因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迤西因民奔永昌稍安置於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　皇帝威德不侵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緝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不應阿烏又言罕岳假緬王攙漢地瑞體佯應曰我不知也居旬日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千崖土婦罕氏降於緬是年瑞體死子應裏嗣尤狡譎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力是年岳鳳執遮放頭目刀落思送應裏又嗾應裏殺罕拔時拔有子名進忠應裏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伐之時木邦有孽子罕鳳降於應裏耿馬有舍人罕虔與罕鳳謀擒進忠其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真

爲鄉導追進忠進忠惶惶挈妻子絕壑哩江奔內地兵衆從者不及十一餘悉停於緬應裏分其地以處他酋應龍躡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卜男寇永昌女寇順寧腹破得女乃焚攻順寧府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揮吳繼勛千戶部維垣皆死之是冬應裏攻蓋達副使刁思定率兵拒弗敵遣使求救不應糧絕援盡城破屠之思定妻子族屬盡爲所擄而千崖刁怕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刁落憲蓋達刁思定皆擄去巡撫劉世曾巡按萬裕會疏請兵將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爲騰越游擊移武尋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土兵而應裏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孌莫隴川於猛卯東會車里及八百孟艮木邦兵於猛炎復併眾入犯姚關子龍

爲壘靜待乃大破之於攀枝花地斬宗眞計擒虔父子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參政姜折發指之力居多游擊劉綎率兵出隴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遂糾猛密思忠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詣綎請降稱款應裏聞灼來降起兵攻灼灼內奔行至疊樸寒疾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負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應裏假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寒因綎招之卽降及灼死應裏以子乃篤改名思斗莽肘者據守阿瓦綎以岳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爲用當路者促綎綎不得已乃擒鳳及其子曩烏頭目把莽喙啞晏得皮等俘解京師是時木邦罕鳳迤西思義俱殺緬使詣綎降進忠亦集其餘眾來奔乃㕘進忠於內地更緬畏綎望風內附者踵至猛

密安撫使土舍思忠遣弟思化送象及獻緬僞印來降初緬許
岳鳳以不死故諸夷爭降後聞鳳就擒猛密思忠懼復率錫波
思哥投應襄竟死緬中迤西屬部有密堵遠送二城皆瀕金沙
近阿瓦久爲緬據迤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提兵至二城其部
目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襄徵二城兵不
應應襄怒攻破之以多曩長散鐸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
化思順各土兵又求助於我以復二城遊擊劉天俸令募兵五
百往助之緬見以爲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緬千餘人并二
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曩長而散鐸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
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直指鄧覆覈謂功
級非實逮材天俸等繫獄十六年十月思順亦投緬初朝命以

思忠等歸議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比　欽頒符信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九月應裏報猛廣之怨兵加猛密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懼而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兵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夷同知漆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迤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於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支子思明子思遠進象及方物　朝廷令遠爲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裏報密堵速送之怨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遠與子思昏奔蓋西應裏僞署堵罕

於孟養甕罕於猛拱十一月緬破孟廣罕烘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益丙測奔上回猛廣亦失十九年應裏率猛別阿瓦糾堵罕甕罕兵象圍蠻莫思化來告急時鄧子龍方聽勘奉檄率兵至羅卜思莊緬聞之退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裏遣使等毋海弄查齎貝葉緬聞來求通巡撫給榜文送緬使歸二十年思仁丙測叛投緬思仁思錦子也仁烝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禮寓隴川仁自雅益率兵象犯隴川擄線姑宣玩多思順有備弗克還且懼中國聞罪乃同丙測奔緬應裏僞立仁於猛密當事者移置罕烘思禮於芒市六月應裏遣使擺線由迤西齎貝葉緬鐸招隴川千崖南甸諸土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運九月應裏令阿瓦迤西犯蠻莫思化

奔等練山參將鄧子龍提兵營等練緬兵屯遮遨子龍發兵擊之大戰於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舡不能進相持彌月緬壽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襄以允墨僞食蠻莫墨乃糾猛拱都罕孟養甕罕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罕直卽三鷄酋率衆擁送允墨據蠻莫及思化敗入卽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頴一入杉木籠並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時巡撫陳用賓鎮永昌聞賊兵大入等練隴川乃分部以參將王一麟奪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吟都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光允出打線一麟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狡甚始以贏老兵數人飲馬於江而浴之前鋒者

擊而俘焉以捷聞居數日又以象馬數匹來我兵又擊而俘之又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鑾莫我遂以賊爲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於崖箐乘我兵過半而賊湧出我兵被截時窘州目把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不敵後無援者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爲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升收殘軍用百金買諜者晝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徐徐偵之蓋賊盡伐山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迹因以捷聞先是隴川多思順恨倫導緬殘隴川乃糾思化并芒市多泰等擊倫殺倫子多莞倫益怨之遂潛投木邦因之賂緬參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倫糾思仁丙溯由猛卯襲遮放我兵戰卻之斬級百餘丙溯遁是月用賓建築關堡

具屯田以禦緬緬知關堡之不利數撓我興作巡撫陳用賓修文告遣閻人黃襲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攻緬多俺自遮放敗後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負隅於曩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關工役由便道將歸緬文昌計授木邦罕欽令擒之而謀頗露俺欲奔擺古欽追及於雷鴦皮并其子多烘多曩而斬之生擒其子多騰滿解演緬因俺死遂寢寇我東路云二十四年二月築平麓城於猛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餉費不貲即輸轉米石運價至千金而值不與焉編氓鬻妻子諸郡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猶賊所出餘田無多阡陌膏腴初議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願屯者亦聽茲基取之汰兵之羨餉又以餉直充糴計石錢七銀秋成照值入廩計納公田

一斗二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緬迄今亦以瘴惡屯者不能耕西偏諸兵糜公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於三宣阿瓦乘採舟之隙擁眾十萬修怨於思正罕拔次子禮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於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龍至暹羅暹羅與龔要約因發兵攻擺古墟其地是後屢爲暹羅得楞所攻疲於奔命不復內犯矣

詹英論征麓川狀略

嘗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唯求己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發背逆天兵已嘗殄滅矣賊子思機發又敢抗

違　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其總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杠用夫五六百人聲勢喧闐
沿途勞擾將帶紵絲絹疋密散富熱之家下網垂釣狼貪漁利
有司士官行李成隊好馬雙牽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
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　祖訓擅用閹
刑以進爲名盡酋自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
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
爲士卒且如運糧一事又不設法輸轉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弃
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
死視之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
哉指以馱糧日派所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

轎涼帳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阿承罔顧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各領兵攻圍不克被賊用木石擂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卻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邊夷笑計窮事拙至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奈何抑聞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虜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竊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以總兵官宮聚由先代勛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

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苑祖禹引管子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獘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　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兼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

巡撫何孟春復永昌府治疏

臣聞消變於未萌者策之上消變於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竊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

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郡漢之永昌府自明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甸崖其地在百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夷沒後金箱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絕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移入永昌府其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司通判在任本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眞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夷忿王眞立衛鎭守不恤府乃其推其已退土官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眞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設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　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

病故後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尊假以民少糧不及俸爲名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卻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尚有附府良民無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經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遂繫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成私計然耶　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詢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專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

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由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名目尙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費以萬計磕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籽粒等錢無時得了白馬米料等戶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橫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由是强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司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百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宏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盡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甸夷民害極欲

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晝閉矣騰衝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曾鈁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由茶山直抵騰衝猛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於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由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强既知二司之虛獘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寶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夷生淩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變生蓋附近夷民爲二司籓籬皆抱恨切骨則籓籬撤矣附郭軍民爲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籓籬根本皆隳大變因

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採廣詢其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於臣其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日取其財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通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身誰肯爲國一承行勘轉加唬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爲伊解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科派備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　皇上入承大統　聖諭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　聖明俯垂

容鑒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

詞以察事機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 敕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爲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廳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推官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割歷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里遠近照舊爲州爲縣爲長官等司另行奏 請銓官降印其騰越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爲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爲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爲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爲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爲府將司改爲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第舉行若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閒官田

房屋甚多官至郎備並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戶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買來署掌見今館驛日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

災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災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烟火料絲燈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卻又遍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裳與祭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許示市廛眾皆

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遇　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倘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

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　列聖又因臣下之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今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比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近於南海比各夷之宣慰更强以臨安府衞顧足以控制强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汗是

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承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窵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敷僉一府之皁隸門庫糧少不敷供一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以敷一府之皁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敷一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田之賦役乎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卽其例矣且內惟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乎其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効臣甘萬死以謝妄

言之罪伏望　聖恩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蕭彥敷陳未議以備採擇疏

臣聞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爲治不在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臣之所經略與通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犁然具矣惟是一二未議有不得不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錫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　題留兵餉抽又重矣乃歷年逋負過半而大理爲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皆遺之民也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碉頭之利而爲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其弊至此極矣查得該省礦場在臨安濮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慶

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是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銀場專責臨元一道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不能遍歷將託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硐之盛衰匿不以聞錢糧之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東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誶訾各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詳議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由俗革事以時異彼一時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爲便此一時也分守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爲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令有所不行而硐民之利病遂不及聞礦脈之盛衰遂不及驗或增減失宜則苦於輸納之難豈獨病於官且病於民

試舉而更之豈獨便於官且便於民相去甚懸而或以爲銀場道今有專　敕則各道亦領一　敕乎臣以爲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敕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　敕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鄙銀場　專敕即照例繳進可也其二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在極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壓有事策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濶滄金騰四道者分布於陲至密至當無容議矣獨濶滄駐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武定去濶滄千餘里而遙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之區仍夷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遥庭其官司關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夷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後時失事又有所不免語有之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府於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繇雲南係省衞而內之則六衞星列外之則夷獠錯布往者尋甸武定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事卽如居恆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捕都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千人舉瓢不如一人挈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分巡安普道管理卽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

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南土地遼闊禁網不及周故簡飭之難夷獞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土流並列急則憤寬則肆故彈壓之難也一省之中瘴者半沃者半瘴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命於縣令託生於刺史較之中土尤甚故滇夙號遠方爲士人所不樂居其餘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常及之該部亦既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人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黍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大計屆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英其待用者當亦不

少請乞　敕下吏部令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頻簡以十分爲率甲補其四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有遠大之望自能展布四體而遠方之民亦且聳然新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愒者其效立致也夫科甲之流寔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以遷謫以他途又寔無以賢能終者乎然十之二三耳夫天下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此亦未有不潔於彼而潔於此者臣以爲大計有疵之吏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閑令散處於宇內之僻地如蓬麻然而毋徒以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朝廷不以遠方棄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人之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策應雲南幅員如曲靖尋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霑益羅平皆東南境也壤地錯列如

犬牙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依而霑平守備與臨元參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主焉不相維繫霑平之利害參將曰非吾屬也臨安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敗戾且將衝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備而姚關受令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臂然夫臨安之參將可以騰衝例霑平之守備可以順蒙例以參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參將之名可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霑平守備併聽臨安參將節制如霑平有警則參將速為應援如臨安有警則守備立聽調撥有逗留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例參處而居恆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庶兩將之名正而氣脈通兩將之兵合而聲勢壯其於迤東不無小補矣其

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夷治夷不盡統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然又嚴承襲之規示大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夷心苦之於是一議而寬其赴　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銀所以體之又甚周乃至於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別生事端反覆駁勘者有憂讒畏譏習爲規避者有任憑吏書遲速惟命者下遠土巡檢驛丞等官率多貪婪無以厭吏胥之欲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茲尺地孰非　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土舍猶然管理地方當事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　令甲不行於遐方而進退不稟

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閒或因而逃去官司輒被之罪亟問之而土司官以其忿心乘其畏心益逸而出於法之外至於上干　天憲如曩之木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承襲之固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重也關夷情也查得萬歷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撫按衙門各特設有土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市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其累年不給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未報也不知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之愆哉充吏書之囊囊啟土司之檐貳莫大於此臣乞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司布

政司行道而道不行罪在該道道行該府縣而該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倫序無失不必別生猜疑果於夷心不拂不必過爲搜求倘有窒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罪在司道臣等會參罪在府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奏本內備開某土舍於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於某月日勘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如或有年月遲久者顯是留難該部科即行參究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司懼查參之及已自不得不急於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身自不得不急於勘結上可以存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即雕題文身之輩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釁夷方之變每起於土司土司之事每始於繼立廣南之父子富州之叔姪其明鑒也然此猶其

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刀怕瑄怕文怕潤輩各持一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數年而不定大都倫序不明紀載不預土司得以愛惡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輕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侵奪率此之由臣觀雲南土司如遠而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著爲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一扇存道凡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名存道一切嫡庶少長之倫手籍而記存之毋委吏書記筆既手取而謹貯之毋雜之別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兔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而按之耳有告訐則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計

夷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見其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未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未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耳其七議定疆以杜强暴吳楚之兵起於爭桑虞芮之訟起於壤田自古而然況分土分民在土司猶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强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此益不特一二然者始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吐蕃之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閉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加厚殖日市劒川界內之夷田與其民田夷與民犬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末大必折尾大

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乞請嚴爲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夷司土田卽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以侵界罪之如有越而賣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永無患也盤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夫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灾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捍網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並城而居或接壤而處嘉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

艴然以慚卽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由斯以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之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復　命量舉一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搆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撫按復　命間亦論舉一人如過而不甚卽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　敕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知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色重則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知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把柄在我而莫有

不就我之鞭策者也今之土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於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出之　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褻故以復　命爲期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地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陲語然事關官守非奉　宸斷不可以更故輒事關夷情非聆　天言不可以聳邀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題

巡撫陳用賓諫免開採疏

臣用賓荷　國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爲　國用不足　勞心焦思恨不能爲　陛下分憂其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

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艱萬難之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回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尙冀　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稗　國用也甚微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悃陳言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　陛下稍垂察焉

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錯繡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益以鹽課併奏　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仰給四川京南協濟萬歷二十二

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卻顧急爲自咎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究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三兩其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宮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復於各處稅糧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銷之二十二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　聞其開究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脈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　貢金給發幣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給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猶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鹽內支用蓋至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

不開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望梁山中嘴祠白松坡　京州瀾泥坑表羅場慕來廠等處胥係臣等督官開究數內卽有一二未開如灰窯廠則見議開以補各場乏之數如慕來廠則在貢地不可以開矣否則如前日之所已開者若土民李拱極江應秋等乃平素革逐攬復礦場之棍徒也頃接邸報奉有　聖旨允差尙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　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　綸綍一頒　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已先開採定課入額取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出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　聖慮者一　金礦　臣等未之先聞卽　貢金亦買

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猛密猛告地也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踞臣等議復尙未有便其地乃不毛烟瘴之逼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已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聖慮者一展轉思維俱無一可臣等請爲　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解銀萬餘兩就貴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智竭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石俟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酋夷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免入境如此可仰副　主上開採之意而雲南貢金兵餉等項亦可

廣雅書局

取給內夷外夷之費永可坐消策不尤得乎倘　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　京乞　敕令楊榮前來與臣等撫按商議毋稽解進程限而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於　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蠹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必至上誤貢金下釀邊患兵困於無餉之處則兵變夷爭於垂涎之利則夷變亡命之徒聚於中狂逞之夷發於外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疆安危願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巡按李本固安插思化疏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　中國何負於緬緬亦何憾於　中國乃連歲繹騷以至今日遂蹂躪三宣震驚騰永而志猶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　陛下威靈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巢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恐我之甲冑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敝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奥騰永則其門戶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內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奥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爲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鮮鹽茶繒帛毛纓諸物勢必取於　中國往時曾遣人貿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剽殺之即近邊樵獵亦略之以爲得故緬

有深恨積怨於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仁從兎慫恿彼緬安得不歲歲入乎是啟釁挑禍也其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攜其妻帑率其部落棄鑾莫而遁以仰哺於我且殘食於三宣諸夷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庇翼之即戰而勝驅緬而歸我亦不無損況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數鍾致一石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堂奧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後鑾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

麟呈稱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夷同知龍一夔監軍同知姚
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插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不聽又歷
舉小隴呼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其稟該道欲回蠻莫
且乞討水牛二三百隻并三四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眾以歸
適漆文昌遇之千崖問其徑出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
曰我暫住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千崖借永雅之地與
居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外再給以
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批其
牘曰思化向爲兵端使　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强住
千崖千崖之人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
復欲給銀五百兩毋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及另

議而思化固已歸蠻莫矣其桀驁難制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比族內樹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故滇人每謂思化鄧子龍爲二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歇也臣愚以爲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諭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爲不若制之以兵力便益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姚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强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爲蠻哈等練關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練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畬如若不然或以其地給附干崖諸夷即便藉其名爲戍無

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爲榛莽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並築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題奉　欽依內事理考實舉行則斷屬夷挑釁之路絕緬人私兵之端眞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我聽之往來貿易我善遇彼既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効順誰敢稱兵遲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墨食蠻莫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千里去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卽使爲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墨之衆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衆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況蠻莫彼

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讎且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況思化之罪有難以縷指數者如先年竊殺夷衙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遷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夷窖粟牛馬眾叛親離强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轉待以不誅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仇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巡按周懋相條議兵食疏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爲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爲可畏滇西防緬南虞交然

遠在三千里外即有侵犯驅之即已非以其遠也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殘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逋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富豐而肩臂傷白骨撐野赤燄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所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慨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爲十事以　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滇之兵自永騰頻雲臨元諸營外餘郡並未設兵遇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往往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苦無練兵故耳今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猶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

嶺既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環州虛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外城官兵鼎足屹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鎮虛仁尋甸款莊三營皆聽調度節制尋甸與東川住隔一山孤城可虞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八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甸為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睥睨俟反側盡安方可漸議減撤也其三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

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郡即衛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四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逾千而夷寇臨城未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癃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濫役牢步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衙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爲管也各官以兌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沾半粒者勞逸相懸苦樂頓異毋怪乎私役愈眾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撥撻走遞及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軍馬盡入練操年終更番以均勞役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損害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人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城司臨期撥送出巡外郡

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凡藉不爲空名糧餉不爲虛糜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在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工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往者金價無措有謂軍多浮項虛費議行汰革取口糧以充金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爲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畢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逐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祖軍盡籍卽在萬里人隔數代勾單一至甚有丁盡戶絕累及業主與甥壻者又何論戶族乎查衛城六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幾汰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郡耶詰及城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已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遄覆第

曰金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已夫金價誠難處矣今礦場量開即目前未盡見課即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糈以先之乎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猶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操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因噎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舁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陲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爲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衞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

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衣甲器械必堅聽於局料內動支製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絕名糧老弱半糧內計處以恤其請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爲吏書賞賚以灰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攝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教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馬兵與闤闠錯雜而居能保其不橫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分於北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利一也邵甸小甸等處皆爲夷賊出沒要路據險瞭拒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便樵蔬其利

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混擾絕奸究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定復營之永利矣其六覈田畝以充儲糈滇中免銀兵三十八萬七千有奇錢完六分其中兌支乾認樂從數軍種種名色皆列充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無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絕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衞之其卽諸衞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乃田畝多而餉不足官軍減而食無餘何也巨奸豪猾餌議於前納袴之子踵襲於後以一戔竹入浮於所出支剩有餘混稱拖欠卽參罰亦故事耳今去萬歷十二年清丈弗遠圖冊具存宜遴委覆覈知某官故絕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絕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人頂種改附有司徵收仍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餘若干悉力清查綜理

廣雅書局栞

其支稅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多及占爲私業者重行參究示儆庶田不淪沒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獘百孔千瘡其徵也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難數諧甚有城倉支矣屯倉復支本色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問吏胥套押搜印稟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爲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獘而嫌於越俎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謂宜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成屯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填注季終報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弁不敢欺冒而三軍且宿飽矣其八寬文法以緩土夷夷玀蒲火混

處內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權譬左衽其俗尚不通漢語其工弓弩而習剽掠其不習文字木刻爲契同也彼實逼處我郊坰之間其改土設流者卽芟除既久服習漸深然其戀戀故主之心有老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爲利窟指一料十魚肉弗饜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產倍蓰利息稍不當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袒彼夷民畏城市如陷穽見差役卽魂銷宿怨深怒業結讎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由鄭舉深情管甸馬一龍馬化馬等之侵奪有司不爲伸理遂假何充爲鳳裔以感故夷一夫倡逆而方百里內外蜂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尋所屬諸夷未叛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掐文法嚴禁科斂平息

爭訟劑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卽赴應寬其小過敘其功勞時其替襲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爲善彼見其長之俯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創隣夷以絕邊釁武尋境界金沙江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戈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爲屬體之毛在滇爲剝膚之害至七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重賄提兵相助圍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威靈哉今鄭文久向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或可漸爲結局而梟獍難馴脾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惡置之法使江外羣夷不敢復反夫然後沿江郡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重罹司以足課額雲南產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

舉司全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納途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夫以一銅臭子捐千金貴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當事者又爲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開關其途更窮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取見面勒長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無復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選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井邇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選方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判知縣等官陞轉彼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竈民無苦索之擾額課庶幾其充足乎已上十議皆邊部之剩譚惟是滇南事體與他藩殊積漸已成偏重難挽參差牴牾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　天語叮嚀曷由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强遠至邇安

廣雅書局

乎

巡按鄧漢請允滇撫兼制東川疏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接陵岡皆悍夷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為我藩籬而陵岡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偪處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為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疏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大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開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按情定

罪不在逆克等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稍　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劫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士民泣訴以近日龍近成餘黨糾引東川夷賊入境鈔害該州軍民四十八屯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屯在焉問之亦以防守川賊故也然以眾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執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近日東川土官祿壽與弟祿哲讎殺祿哲管下地方小五龍與本州地方他頗相近去年內有東川頭目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說傳徐主阿克鄭舉既死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各一頭男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時常需索

廣雅書局栞

糧食今年五月內祿哲差戈宰仍領夷兵百餘照前勒索牛馬八口每村要加穀一二石不等認立木刻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又據尋甸府詳稱本府界連屬省所川通安黎溪戈備等處各酋長管轄行夷天性凶悍好殺不事東作尋甸七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蓄有收藏盡爲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堵截如省城鄰近西則祿豐羅次祿脹安軍富民等處牛欄妙高寺哨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左衛者察各哨及馬龍木密烏龍箐大路屢被劫殺民商受害蓋由彼酋非我管轄岐路繁多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顯言者等因又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周國禮呈稱東川土舍祿哲縱領頭目戈宰者果者科拖毋統領賊兵數

百越境將他頗五龍等處地方牛馬牲畜穀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退等因又據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荀紹儀報稱奉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踏勘夷情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首者科戈宰沙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頗百姓牛馬穀稻鈔劫一空往來搬運不息百姓逃散卑職勢孤不敢前進令張世安點兵護隨十二日前至他頗未牌時候有賊徒三騎前來與卑職打話卑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近因爾等越境鈔劫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勦除悔之不及言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眾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已村張世安見事

不諧恐傷卑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瑰庄各賊勢眾盡行出營救護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傷無算世安對敵親殺賊首那齊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黃昏各自回營卑職即令世安星夜護回點兵防隘又差小大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雇期早齊集鄉兵援救自今賊仍劄住不散口稱還要鈔到補知地方百姓驚慌卑職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此看得川東之寇自克與叛亂後出沒無時立意叵測除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大諫率兵嚴加堵截外千係地方賊情合因揭報等因又據祿勸州申稱十二月二十五日據防守諸衞哨官余秀禮稟稱據土山德馬火頭者見報有東川逆賊數百劫搶罌者稱射傷村民四人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

級三顆勢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蠶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蔵納叛酋得志於我故爲思逞賊眾强盛一也自恃隔屬無復嚴懼二也窺我虛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矣始猶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旬矣即使我素無兵革之憂猶不堪其戕賊矧乃尋武兩郡新遭兵燹瘡痍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臣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殘喘掌畜幾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饔飧無望辟則低羸病夫復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兵阻其出入乎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通於此防禦於彼闌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官兵一鼓而翦之乎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鳥

舉歐散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奈之何將裹糧除糗入其阻一舉而殲乎則林莽深密且重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如洗又萬方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大創之舉乎如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勦而不能盡塞其岐路也所恃者獨有　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敕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月撫臣已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啟口臣若復噤塞非惟負　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

竊以爲是說果行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　新
敎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竊伺潛消此利在滇者也蜀道二
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
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
以此疆彼界各不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
之地烏語侏儒梗我　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無兼制
亦是虛聲非割其疆土人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
蜀撫臣公忠謀國豈分封畛且久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
何嫌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靖十
羊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黠難治舊制蜀
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親履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

滇省兼轄猶虞犬羊猝難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盍復求多此不足疑二也或者又以各直省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允所請援例紛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併遞其驕縱不道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黔撫以楚中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廷臣覆　允兼聽舉劾況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生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比例瀆　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調停費力又豈求益鄰境自取多事彈九土司即令取一與一在蜀無所靳而在滇亦無利況所　請止節制乎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敕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邊夷素不知司道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

院道而專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若併增道敕則尤稱便利矣

巡撫周嘉謨隴川善後疏

據布政司呈金騰兵備道淮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司將隴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依奉移行又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宣全滇藩籬隴川多安民背漢投緬罪惡貫盈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川廬舍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稚弱之童署司務能勝任否不可不急爲之計衍忠父思化蠻莫土同知也思綫乃蠻棍長官原議與衍忠共管蠻莫乃恃緬而奪之致衍忠寄食千崖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當預爲審處猛卯孤懸天外有驚誰爲應援議調衛軍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成守道遥瘴發孰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畫餅又不可不亟爲圖者營兵與土兵雜處自相淩轢屯田皆土司故境每每修衅安民之逃謂無所激不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清未形之禍亂尤綢繆急務也看得該道計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衆思庶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都二司在省各道多方計議永久之圖備移到道案據土舍多安靖首領姜宗孔等舍目多安邊等呈稱給賞多安靖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百姓來歸庶地方不致空虛又據千崖宣撫刁定稟多安靖年幼不更勢孤難支合將隴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譚署管保禦外侮招復内夷使多安邦等不敢窺伺待安靖年長酌處又據遮放土官多思夷譯文譯出大略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多安民背叛

已蒙勦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事體料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備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獻策及各守備等官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兵官陸續議報到道本道看得繼立之法以長與功矣王猶然何論酋夷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靖靖之穴也多安邦業已投繮即爲叛賊思譚逐隊疆場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上賞此時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童稚幼沖資身無策夷酋視强弱爲向背思譚富强諸酋退舍人心之歸附自衆彼何利於孺子我於安靖欲擁兵護衛不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放廷臣年比安靖更少其叔放應職撫之廷臣祇寄空名思譚能爲應職多安靖

亦可爲廷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今合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退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貯騰越川庫俟安靖成立之日給與掌管思譚夷眾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逼鄰邦杭邦杭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於南二司出印結插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毋使屬官抱怨斯可行也不然隴川之川原廣矣務博而荒蠻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譚令彼屯守另議幫安靖差發毋混隴把內地則可爲隴把保障安靖亦免疑畏衍忠安於蠻酒臥薪嘗膽恢復蠻莫有日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衍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衍忠似前人創而我弗能守然屯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

千帑金而博四五十餉米豈是勝算如葑可立營者安插衍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驛丞督屯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酋一人約束彼地夷民護守城垣支收公米則省兵汛防而屯田倘未廢衍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駐其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糗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不擾及內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妥確通詳又蒙巡按鄧御史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右布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指揮僉事梁時聘議照邊陲夷服者定之易而綏柔處置數十百年無事

爲難多安民業已稽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立可少遲乎但年少力孤議者致廑後慮然於應職於廷臣見例可比于南鼎立即結可保無他也則以多恩譚撫多安靖於南二司出印保結歃血爲盟限以十年歸其故土印付安靖恐有倒持貽騰越州遇有文移請印杜窺伺之奸寓操縱之術多恩譚維持安靖與灣腰樹一帶盡給屯守封納差發不混隴把內地可爲保障資也衍忠恢復蠻莫專勢未能急圖擇城外營基暫爲安插令其開墾荒田作衣食計倘屯田干涉量有徵輸在該道行撫夷廳另勘杉木籠地屬要害責將官分兵屯戍廣裕蓄儲以示居中制外如此則諸夷知　天朝不利彈丸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助而環視者快心嘉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

之費藩籬既固退邇牧盜蠢爾緬酋可折箠使矣諸夷非樂於投緬逆我顏行也緬方眈眈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哨禦等官或起釁讒或幸多故腹削而挑激之殆若為驅緬也者而邊圉因以告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拯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尋其利病而規畫不妨變通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阨塞而簡暇嚴為修飭目今討罪已捷正行伍改觀之間著後方圖尤亟裝數望之日芻營中餽餉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弗能斥拓邊關捷伐阿九反至攜二屬夷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牢之後有多安民竟大創而其間動眾興師綢繆補苴之策亘亦苦矣是可不思前事哉通詳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議

覆內開隴川爲三宣之一稱　中國藩籬宣慰之官豈容虛位今安民已去罕氏久攝恐亦不便相應　敕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襲人員具奏　請給鑄印行令接管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多安民背叛投緬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魯仲禮等俱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擒捕其宣慰應襲人員著鎮撫官查明奏　請定奪仍著巡撫御史將地方有無重大失事從實勘報欽此備淮移咨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少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漢議照隴川與南甸干崖二宣撫並峙爲三作我騰永藩籬實西南一奧區也宣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固已上干　天討身膏斧鑕西平半壁稱蕩平

安若不亟爲善後之圖其何以垂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有更張其惟議立應襲收拾人心目前最爲吃緊耳自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　聖旨館行司道勘議未報頃該按臣巡歷永昌廣詢輿情及據道參請臣屢有揭報於時人心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　天厭元凶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圖存之日而隴夷更生之會也況興滅繼絕　王政所先兄終弟及倫序昭然且其顧戀豢育之恩絕無從逞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滅親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錄舉其祖父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

而安萬萬無足疑者第其年尚幼沖勢頗孤弱是以司道之臣僉謀有多思譚協力之議多思譚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隴川土同知住居遮放兵力頗强人心附焉說者謂夷情視强弱爲向背卽令立思譚爲隴川長藉其强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圍是亦一說但夷性雖犬羊乎信義亦其所重思譚雖奉有討賊立功之令實未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啟他日憑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所宜亦非夷情之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譚仍以宣撫土同知爲之協理則於名分旣正夷情亦安其斯爲不易之定論乎惟是思譚部落頗衆土地稍狹而江外閒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稱遼闊量以給之俾得資爲膳養幫納差發因而

輔助安靖比於芒市放應職撫放猛氐事例待安靖長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辭如其撫育有功即割以畀之亦不爲濫又責成南千爲之保結務俾思譚永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聽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管如或司道所議稍需歲月待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覬覦而消釁孽未必非保大之長策也至於衍忠寓居蠻酒有年蓋爲思線占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緩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權宜安插於猛卯城外屯營之所其說似在可行況閒田任其開墾屯田服納糧差則於屯政爲不廢耳其兵力强盛足以捍服多太多安郎諸夷更於城守爲有裨俟其力足以當蠻莫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

徐圖恢復庶幾有濟況每歲省我數百金之餉而鎮遠營兵亦可漸撤利害得失不攖然可覩乎騰營兵分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混雜不能一無騷擾前轍可鑒也杉木籠既稱險隘且鮮瘴癘則以本營兵移建營房於茲分班戍守內可固騰永之藩籬外可以爲隴川之策應且足杜騷擾愜夷情似亦計之所得宜者然必多安靖還隴之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機斟酌可以徑行而屯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經略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廟堂過慮者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一隅盤踞數千里部落數萬眾豈我勢力所能服哉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千里臣等雖有控制之權而鞭

長不及馬腹即道臣遠駐永昌轄地頗遠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參將守備衙門則譬之郡守縣令也若能給我戎兵示以不可犯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之苦悉爲禁絕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永堅一心作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之而開此大釁煩我師旅謂非守備魯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有餘辜可爲後來殷鑒方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該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寧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未免復踵前弊而疆場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騰永一路比照九邊防秋大閱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偏裨有能飭戎繕器足食强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堵邊鄙無驚者列其賢狀上

請紀錄計其俸資分別陞賞不肖著聞者卽從重論劾究治無少假貸至於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爲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焉此須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聽撫按遵照歲報季報事例查其安邊實政具揭報部以憑黜陟庶人心愈益奮勵而邊疆不萌地方其永賴焉

周嘉謨莊田冊疏

看得鎭握兵符世守茲土祿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其八千三十一頃三十七畝其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不多矣推而上之西平入滇尙未有此其後歲積代累乃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自

十六年來迫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封內莫非總莊有更僕難悉數者於是乎鎮不得不委之參隨分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派雜徵之外有亡名虛餉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嗟嗟此固　朝廷二百餘年所體養漢夷出諸鳥言卉服而歸版圖者也飢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源非盡鎮莊而屬有司則燎原滔天之勢殆日尋干戈肝腦塗地雖有知者不能爲鎮計耳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於無窮寬投獻者始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開法網於大有新墾置者一體齊民亦弗盡依　會典以昭作貢於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免魚肉其輸將樂

也有參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之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逋將榛莽之區胥成沃壤衷棘之種悉爲良民綠林之釁自消素封之瑕不起盜獨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得均霑一分之賜葢賦役均平惠澤溥徧皆以廣　朝廷浩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之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缺望者似亦不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怨歸於上昔今一旦盡數清出其所利於鎮臣猶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逋負使鎮臣藉爲口實災傷並議減免收納必須公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

則又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煩　廟堂過慮者矣

范守已曲海新聞

緬甸在雲南西南金沙江外其北爲孟養其東北爲麓川其東南爲木邦其南爲八百大甸其西爲大古剌自　明初以緬甸孟養木邦古剌各爲宣慰司統領土夷而緬甸地獨大所領有孟艮府千崖隴川二宣撫司灣甸鎮康二州芒市孟璉二長官司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至麓川周迴數千里其酋莽姓每世及襲替請命於　朝得命乃敢莅其官近因襲替爲需求所苦漸有異志有莽應裏者遂自立僭稱帝號署官列職號召各土夷安撫等司受命其國爲之易置柔緩各土夷樂其近而畏我之遠樂其寬而憚我之嚴翕然從之無復有赴　闕

請命者矣有廣西人陳安者初爲郡吏亡命入緬應裏信任之
著爲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計應裏有子二人俱稱驍勇詭計
百出而岳鳳者羽翼其間常領夷目逾金沙江掠我內地孟養
麓川木邦等宣慰司酋長觀望畏縮不敢捍禦滇中大震　國
家用師征討不得要領朝野以爲憂萬歷甲申間僅僅擒一岳
鳳獻捷於　朝而止應裏之僭竊付之度外不問矣　國家二
百餘年幅員遂失一陬有識者爲之浩嘆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二終

DS
708
.K88
1900
v.50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三

貴州省

崑山顧炎武撰

總輿圖說

貴州雖列職方其先固西南荒徼也莊蹻之畧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大類鑿空卽其後或兼隸或分屬享王日至名位漸加要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於明而符竹始分迫我　朝而規制日備自貴陽而上若安順若安盤爲府者三自貴陽而下若平越若都勻若鎮遠若思南若石阡若思州若銅仁若黎平爲府者八所轄州屬十有二縣二十六襄然與十五國同封而並治遂爲西南一都會焉於稽其地銅巖五溪阻其東赤虺蝟山控其西盤江關嶺扼其南西望烏江限其北懸車束馬碎蹄穿蹠

廣雅書局栞

一以爲太行一以爲孟門行路之難稱天險矣然險可用不可恃可用者一夫守之千人自廢也不可恃者廩無隔歲之儲帑無宿貯之金也幅員非不寥廓要皆割截補湊而後成崇岡沓嶂盤互而爭雄卉服椎髻倡處而肆暴非無水也舟楫之利不聞非無土魚鹽也金錫絲枲之饒不與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屢遷而戶久凋城郭雖在百堵猶未盡興學校雖修絃誦猶未盡溥備多則兵防難撤道衝則驛遞難施喜則人而怒則獸官爵之法有時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補助之術有所不及濟是以延袤雖千有餘里實不及中州一大縣錙銖絲粟曾無裨於上供歲糜金錢數十萬亦何賴有此黔哉然而地有所必爭昔人欲棄之而不可則以肘腋咽喉乎四省也議者欲東割沅靖

西割思田北割遵義以益之究亦同於畫餅比者裁衙並府又取偏鎮二衞歸於黔事權一而統制專披圖啟籙所有可觀矣

疆域

州有九而犍爲牂牁蜀越嶲隸滇黔僅得牂牁地明割粵楚蜀之地以益之四履所至不下千有餘里地非狹也而土田磽确戶口寥落故不免同於甌脫焉惟生聚講於十年游曠儆於旦暮則地不待辟而自足民不待招而自衍有黔雖小亦可以國矣

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疆域居天下之西南省城東至湖廣辰州府界五百四十里西至雲南曲靖府界五百五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州界二百

二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一百五十里廣一千九十里袤三百七十里由省城七千六百七十里達於京師

貴陽府

即省城東一百一十里至平越府界西一百十里至安順府清鎮縣界南二百二十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一百五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七十里由府治七千六百七十里達於京師

新貴縣附郭東至貴筑縣界十五里西至清鎮縣界一百三十里南至貴筑縣界二十里北至開州界一百二十里

貴筑縣附郭東至龍里縣界八十里西至廣順縣界四十里南至龍里縣界九十里北至開州界八十里

定番州在府南一百里東至貴定縣界七十里西至鎮寧州界二百里南至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順州界十五里

廣順州在府西南一百一十里東至普定縣界十里西至安順府界二十里南至定番州界四十里北至鎮寧州界五十里

開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新貴縣界八十里西至修文縣界三十里南至貴筑縣界四十里北至遵義府界五十里

龍里縣在府東五十里東至貴定縣界三十里西至貴筑縣界三十里南至新貴縣界二十里北至新貴縣界三十里

貴定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東至都匀府界二十里西至龍里縣界三十里南至都匀府界九十里北至平越府界三十里

修文縣在府北五十里東至開州界六十里南至貴筑縣界二十里西至黔西州界五十里北至黔西州界八十里

安順府

在省城西一百八十里東一百四十里至貴陽府界西四百里至雲南南盤縣界南二百里至廣西泗城州界北五十里至平遠州界東西廣五百四十里南北袤一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

廣雅書局栞

八百一十五里達於京師

普定縣附郭東至安平縣界六十里西至鎮寧州界四十五里南至鎮寧州界六十里北至平遠州界五十里

鎮寧州在府西五十五里東至廣順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普定縣界三十里南至永寧州界二十里北至修文縣界七十五里

永寧州在府西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鎮寧州界五十里西至安南縣界四十里南至廣西上司界七十五里北至普安縣界三十五里

普安州在府西三百里東至羅平州界二百五十里西至霑益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安籠界二百里北至普安縣界五十里

安南縣在府西二百里東至永寧州界三十里西至普安縣界三十里南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永寧州界三十里

普安縣在府西二百六十里東至安南縣界三十里西至普安州界三十里南至普安縣三十里北至平遠州界五十

里

安平縣在府東六十里東至清鎮縣界四十五里西至普定縣界二十里南至廣順州界四十里北至清鎮縣四十里

清鎮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貴筑縣界二十里西至黔西州界九十里南至安平縣界三十五里北至貴筑縣界二十里

平越府

在省城東一百七十里東一百五十里至鎮遠府施秉縣界西一百六十里至貴陽府開州界南六十里至都匀府都匀縣界北三百六十里至思南府婺川縣界東西廣三百一十里南北袤四百二十里由府治七千五百里達於京師

平越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四十里西至貴定縣界四十里南至都匀縣界六十里北至貴安縣界四十里

黃平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至施秉縣界二十五里西至湄潭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清平縣界三十五里北至施

黎縣界二十八里

甕安縣在府北六十里東至黃平州界四十里西至開州界六十里南至平越縣界三十里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

餘慶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東至施黎縣界一百里西至甕安縣界七十里南至黃平州界三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一百三十里

湄潭縣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東至餘慶縣界四十里西至遵義府界一百里南至甕安縣界一百三十里北至龍泉縣界七十里

都勻府

在省城東南三百里東二百二十里至平越府黃平州界西一百二十里至貴陽府貴定縣界南三百五十里至廣西南丹州界北一百里至平越府平越縣界東西廣一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五百六十里達於京師

都匀縣附郭東至清平縣界六十里西至貴定縣界五十里南至獨山州界五十里北至平越縣界十五里

麻哈州在府北五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七十里西至貴定縣界六十里南至都匀縣界三十里北至平越縣界三十里

獨山州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至黎平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都匀縣界三十里南至南丹州界一百三十里北至都匀縣界五十里

清平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東至大肚坡界七十里西至平越縣界二十里南至平越縣界亦二十里北至黃平州界二十里

鎮遠府

在省城東三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湖廣清浪衛界西九十里至平越府屬黃平州界南六十里至生苗三木孔界北一百六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一百七十里南北袤一百四十里由府治七千二百六十里達於京師

鎮遠縣附郭東至清浪衛界六十里西至施秉縣界六十里南至邛水司界七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二百里施秉縣在府西南六十里東至邛水司界九十里西至餘慶縣界三十里南至黃平州界一十里北至鎮遠縣界六十里

思南府

在省城東北六百里東一百里至銅仁府界西一百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四十里至石阡府界北五百里至四川彭水縣界東西廣五百里南北袤五百四十里由府治七千三百九十五里達於京師

安化縣附郭東至印江縣界二十里西至龍泉縣界六十里南至石阡府界六十里北至婺川縣界一百二十里婺川縣在府西四百里東至四川彭水縣界四百里西至湄潭縣界二百里西至安化縣界七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五百里

印江縣在府南四十里東至浪溪司界十里西至安化縣界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沿河司界一百二十里

石阡府

在省城東北四百八十里東八十里至銅仁府界西三百六十里至四川遵義府界南十五里至鎮遠府界北五十里至思南府界東西廣四百四十里南北袤六十五里由府治七千四百八十里達於京師

龍泉縣在府西一百五十里東至安化縣界三十里西至湄潭縣界三十里南至餘慶縣界五十里北至婺川縣界五十里

思州府

在省城東五百一十里東九十里至湖廣沅州界西一百里至

鎮遠府界南三百里至黎平府界北一百二十里至銅仁府界東西廣二百四十五里南北袤二百六十里由府治七千七百八十里達於京師

銅仁府

在省城東六百六十里東二十里至思州府界西一百二十里至四川酉陽司界南一百二十里至思州府界北二百里至湖廣辰州府界東西廣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由府治七千二百里達於京師

銅仁縣附郭東至思州府界二十里西至酉陽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思州府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湖廣界二百里

黎平府

在省城東南一千里東二百一十里至湖廣靖州界西一百八

十里至古舟司界南三百里至湖廣通道縣界北一百五十里至湖廣銅鼓衛界東西廣三百九十里南北袤四百五十里由府治七千里達於京師

永從縣在府南六十里東至洪舟司界二十里西至八舟司界二十里南至生苗界八十里北至洪舟司界十里

威寧府

在省城西北五百三十里東三百七十里至四川界西二百二十五里至四川東川土府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貴陽府新貴縣界北一百九十里至四川鎮雄土府界東西廣五百八十五里南北袤四百七十里由府治八千二百里達於京師

大定州在府南三百五十里東至黔西州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威寧府界二百九十里南至平遠州界八十里北至畢節縣界六十里

黔西州在府東南三百四十里東至修文縣界六十里西至大定州界三十里南至平遠州界五十里北至四川遵義府界一百
五十里

平遠州在府東南四百九十里東至新貴縣界一百里西至鎮寧州界三十里南至普安安南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大定州六歸河
界六十里

畢節縣在府東二百六十五里東至永寧州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威寧府界九十五里南至大定州界二十里北至鎮雄土府界
九十里

永寧縣在府東三百七十里東至畢節縣界一百里西至四川興文縣長寧縣界俱一百二十里南至四川敘永廳界
五十里北至敘永廳界二十里

形勢

貴州布政司

居天下之西南東阻五溪西控六詔南連百粵北距三巴綏服

普安縣萬山中闢
車馬爭途
安南縣盤江劃地
俊嶺刺天
安平縣崇圖沃壤地輻衝要
山擁村墟水環郊郭
清鎮縣逖澄西扼
黔嶺北盤

平越府

邊方衝要之地苗蠻叢聚之墟一統志北距三百澒東枕七盤坡舊志馬鬃嶺扼其要害羊腸河設其險阻舊志南臨天馬北負羣峰東起疊翠西湧仙泉

平越縣附郭

黃平州重岡疊湧二水環流
東峙飛雲西雄鼓角

貴安縣西連貴水南達黃平
北距烏江東接東凹

餘慶縣上連草塘下接偏橋鎮
遠帶其左黃平列其右
湄潭縣面抱湄潭肩抵龍泉
上達烏江下至苔黃

都勻府

置扼要兖壤僻而險一統志據桂象之喉引川播之腕橫岡虎伏
小澗龍迴四面環苗孤城自衛粵以西之唇齒黔以南之藩籬雖舊志

都勻縣附郭

麻哈州玉屏當其北
天馬竦其南

獨山州四際平曠
孤峯屹立

清平縣秀峯列戟
平疇交風

鎮遠府

溪河旋遶山巖森列一統志白崖東枕碧峰西峙舊志崇岡複嶺城堡羅環長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上游滇黔門戶

鎮遠縣附郭

施秉縣墊起羊腸地鄰苗穴山水清曠黔楚衿喉

思南府

牂牁要路唐書控夷落喉咽之墟都志山川險阻文獻通考上接烏江下通蜀楚舟楫往來商賈鱗集本志嶺嶠縣亙溪澗縈紆四秋秀諫三山洲分二水本志

安化縣附郭

印江縣聖登諫北筆架揖西南水遠村東岡巒秀

婺川縣江城回北金城豐樂險如天塹蜀楚文會牂牁要衝

石阡府

負山枕江黔中要地（廣輿記）林巒環抱水石幽清（舊志）南通鎮遠北距思南（一統志）與黔思犬牙相錯（方輿勝覽）龍泉縣東達石阡西向湄潭北接遵義南枕綏川

思州府

重山環抱兩溪交縈（舊志）東連沅靖西抵涪渝扼槃弧之衿喉作湖湘之犄角（舊志）

銅仁府

九龍分秀三江滙流天馬雙貴峙其陽狨鳳半月亘其陰風氣會萃（府志）山接鼈叢江通雲夢（舊志）東連錦水西接牂牁控扼苗蠻黔中要郡（一統志）

黎平府

五龍蜿蜒二澗盤迂藏百蠻之窟穴通一線之羊腸矜帶靖沅屏嶂楚越一統志山谿險峻黔東奧區一統志永從縣蒼嶺峙前赤溪遠後屹立一城控扼諸洞

威寧府

前臨可渡後倚烏門岡阜盤旋山崖險扼矜帶二湖平連海甸羊腸小逕十倍蜀道一統志控引滇蜀統制羅施雖在西隅實當要害

黔西州河遠鴨池山盤鬼箐據新疆之要害爲貴筑之藩屏

大定州東連巴蜀西接海雲高山大川險阻阨塞

平遠州鳳凰山亙其南墨績山峙其北東繞簸箕河西臨墮極水

畢節縣東峙木稀西帶七里
控制彝羅滇黔通道
永寧縣西引三渝南控六詔
關塞嚴密水陸交通

沈思克沿革解

黔於古始非異域也入我版圖所從來矣鴻濛不可得考帝高陽氏化至交阯流沙遠跨黔西南之外唐虞命官勑治時麾有苗有苗氏者緡雲氏之後也時則有三危之戮徂征之命禹貢所紀尤大彰明雍梁之境西南皆據黑水黑水之流導自三危入於南海漢武開滇篙其地即有古黑水祠面滇之瀾滄江流入南海黔之牂牁河通粤番禺亦入南海天下諸水多歸二界入東海滇黔獨有別流其單言南海以此非神禹足迹遍歷胸中具一堪輿何能揭若指掌哉黔博靈之山有古象祠夷人世

紀之莫知其始斯亦有虞格苗之一徵也殷湯伐夏而氐羌來享來王其中衰也鬼方再梗故高宗伐之周興越雉旅獻白西南重譯安在區區靡莫內地哉迨其季秦楚之強也迭據而役屬之誕數百年莊蹻之入滇也畧地黔中直畧之耳秦遂置郡焉彼其時黔之人第知有秦楚也而漢高起豐沛誅秦艾楚其竊據而未入漢也固宜惟時與中國絕者垂百年而武帝復通夜郎是恢復非鑿空也武帝好大故侈其說西南夷皆置郡名益州以爲九州之外復益一州而不知卽禹貢雍梁境內地也黔於禹貢爲梁州之境殷爲鬼方周爲髮微羌巂之類漢爲牂牁郡而迤西稍入犍爲迤東稍入益州迤東稍入武陵自漢以來代多羈縻未有若我　國家收之幅員之內一視之而樹

之屏者此我　太祖再造區宇紹統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東則楚西則滇北則川南則粵是腹心而咽喉也或者不深惟　祖宗用變之初意猶以其地之瘠道之險而蠻夷視之過矣

提學鄭旻胖峒江解

胖峒江迹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郎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胖峒江源折流爲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質之鮮有能識者余弭節益度盤江江廣僅百步自貴竹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者行沿江上下絶擊汰之迹水勢折岩密汩土人謂水漲時漂筏撞舟峭壁箐嵐人迹罕入下流至打罕聯泗城

界舟船始通烏比余歷普安斜出霑益擺烏撒衛校士抵烏撒
普德驛驛門對可渡河牂可盤相近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烏撒
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
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
河本城李守備者頗老練詢之據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
城海子有一股通之縈漩水西境會可度水爲盤江第山水峭
險獉獠居以是人無因而至總前二說固未析知牂牁江所
在而牂牁江爲盤江則確然無可疑者按遷史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地肥饒數千
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
以其衆王滇牂牁江者蹻兵滅夜郎椓舡處也高戎本古夜郎

國今自爐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度行者當唐蒙風喻南越也越人食蒙蜀枸醬蒙因踪跡知夜郎臨牂牁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以彊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郎為置吏浮船牂牁江出越之不意制越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乃且聽蒙約束還報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為自葆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古夜郎從高戎直通甌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多

同問蒙曰漢孰與我廣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爲一州主不知漢
廣大今人泥區區之珍州爲漢夜郎又窘步蒭蹊谷疑指牂牁
江其亦睒莊生秋水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猶
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耶抑當治道時二歲賈劇夷之
方師過不能異筏盤劒之苦至打罕乃得沛舟楫故兵遲至
而南越已平耶載攷八校回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使者頭蘭
遂平南夷置牂牁郡則自烏撒透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
西府亦牂牁羈縻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勻等處皆牂牁界內矣
是時邛筰冉駹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
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是關隘斥南至牂牁爲徼則越巂等郡

界接芒部也然則牂牁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經絡化工神運余嘗因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蜿蟺虬蜒以衡迤南玉嶺皆萃崔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衡西北山峻嶷然非鑿可梯正以夷蒐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牁膠戾之山巖然爲神州之拱臂也荒徼山谿以地圖察其扼要不過數寸而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誠爲鑿空初爲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如堵雖未免喜功之譏自是挂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

按正集曰今瀘江南岸協州曲州本郎國唐西南乃牂牁羈縻也屬有水入泗水稱南盤江卽鍾訛指爲牂牁江厥舛尤

里廳舊管之民賦與該衛見在之地丁悉歸管理又清平原係
衛縣並設後裁縣留衛而縣之丁賦則歸並麻哈州管理今議
裁衛設縣而以清平縣原管之民賦與該衛見在之地丁悉歸
管理又平越衛與平越府同城普定衛與安順府同城都勻衛
與都勻府同城今宜裁去三衛改設三縣即將該衛之屯地屯
丁編爲三縣土民爲三府附郭之邑又安莊衛與鎮寧州同城
黃平州與黃平所同城新城所與普安縣同城皆屯賦無多軍
丁亦少今宜竟裁三衛所歸并鎮寧黃平普安三州縣從之設
龍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勻五縣

貴州二

崑山顧炎武撰

少卿周宏祖議處銅苗疏畧

自有苗患以來其談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剿曰戰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者何也嘉靖二十四年賊勢猖獗布政使石簡請詣銅仁招撫給以魚鹽犒以花紅牛酒渠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幼苗選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糧犒入手即出虜劫未及一年勢愈驕蹇動言得糧未肯聽招此則撫之未可之明驗也二十七年撤兵之後調土漢兵五千五百名守銅仁又調酉陽土兵一千守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守毛口凱里司土兵龍必昇等一千守地架甫及數月道路險遠糧

運不給士兵擅自撒散龍必昇亦爲賊所衝潰小橋毛口相繼陷沒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應此則守之無益之明驗也張繼制亦嘗銳意用兵矣其後印江石阡相繼破滅我聚而入彼散而逃我撤而回彼衝而出彼守其逸我當其勞彼之乘我有餘我之備彼不足況山箐險阻賊勢悍勁今之將帥有能隻身深入如韓王之擒方臘者乎此又用兵之未可也愚意謂此苗與廣西猺獞不同原有土官管轄原有印信文冊原有舊額錢糧先兵之禍起於土官其後廣湖鎮箪二司聽撫之苗俱各認其土官求爲之主免於誅殺如箪子坪之苗亦請其土官田圖爵至寨殺牛釃酒妻子羅拜情願起立衙門復還舊治益田圖爵者往

以事繫辰州獄此時苗尚未叛也私相謂曰吾父母官久禁當救之攜銀入城買囑吏禁以火食器皆之出獄後圖報尋求索無厭淫苗妻子鬱苗方怒而叛之及後聽撫又尋其故主則苗豈無統而不可約束者乎至於銅仁事勢頗異該府原是改土爲流無屬縣以長官司爲屬禍雖由於長官柔弱不能鈐束各苗亦從前有司不能撫綏所至然二司苗不盡叛也且如錢糧一事叛苗不納以逋欠責之見戶逃亡責之土官平頭長官至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散在清浪平溪思州馬口黃道施溪等處無慮數千傭賃飢殍願歸本土若編其賦逋於中選强壯者爲兵量給之食聚爲屯堡四村舊田漸次經理其利倍於客兵而各叛苗亦可馴服矣茲非處苗之正法乎嘗聞楊僉憲云苗地

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數不及千而敢屢拒官軍荼毒生民數年無如之何者奸民投作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爲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有土官爲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知乎此則可以論苗矣

巡撫江東之參處安前疏

爲土司納賄樞要遂至庇法無　君恩求　聖明查究長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萌事臣奉　勅巡撫貴州未仕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夷多餉寡兵微土酋桀驁憲法陵夷久矣及臣到任宣慰安疆臣與宋承恩等來見臣詰問兩人所向奏事情其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熊夢祥爭執曾經提學道參事沈思充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疆臣聽奸撥置欲騙其泄瀉莊田及巳

香馬頭地故代爲申奏其一　辨復貴竹司臣請之曰貴竹司改
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六年屬貴陽府往牒俱在　會典可證
汝又安國亨不言於查議之初汝乃言於三十年制定之後何
也安疆臣曰疆臣年幼未知諸宗目知之明日帶宗目百人跪
於庭臣諭之曰汝輩敢爲貴竹司之改縣爲　皇上變亂　祖
制也洪武間止一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樂十一年始汝將
謂　成祖皇帝爲變亂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政府自
成化之十七年始都勻邦水長官司之政府自宏治十七年始
凱里安撫司之改屬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
皆變亂　祖制乎貴省府衛並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爲
流官各奉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而胥爲夷也我

皇上聖德當陽　國家氣運方盛安得妄興此念諸宗目無不聽惟稱安國貞當今上班臣曰此爾民家事須靜聽處分無擅興兵甲諸宗目唯唯而退當初奏事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敬　君之心體國之念當折之日前王所制卽爲法後王所行卽爲令新貴縣名今　皇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司明旨一日之未下則新貴治一日之猶存新貴縣之人戶錢糧歸　天子之版圖誰敢得而覊徵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爲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之卽可以落奸人之膽而杜其邪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陽府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其創設之規及今日削弱之狀復疏止於陸語無一字非爲安疆臣計也是以諸宗目心服臣之言實

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縣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縣之謀撐稜其人下霸徵其差銀縣丞未顯印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不出主簿盜國梁願效忠　天朝安疆臣以爲懼伏兵二千於省城之外欲伺其出而殺之舊年誘致所司而奪之以兵遂捏向承祖等申文以欺侮　天聽且謂高皇帝爲之震怒天地爲之昏慘又移肆無忌憚不知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報稱安疆臣興兵數萬欲折安邦父屍掘其居地三尺大掠一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州殺傷良民焚燬官廨俱有實訴臣遣官禁諭依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爲蠶採木其狡猾凶爛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皆陳恩教之也安

疆臣所居橫亘數百里彌兵數十萬其祖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所遺金銀堆積如山岳　國家所未有之富合省土司所未有之强海內皆知之石星憐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思王嘉猷等初謀以爲幼　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何利於是倡恢復之言以順適其欲彼將不惜結納之費而可以坐分其有如先時安國亭結首相張居正得其畫容供奉撫按莫不頂禮今石尚書有路可通國而得復十司從此可圖伯善安疆臣遂遣走　京捷士多齎金銀未必盡如皇之家所求於石星之復流者已大慊安疆臣之願陳思因此稱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諱之名夫厥職名行者不以利汗義如土司揭爐賄金事梁鎗則揭之臣所以明不汗安疆臣賄副使林喬楠則揭於通

衛以拒之后皇曾一臣之不若乎臣之所不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后皇復本之後遂謂祖尚書許我恢復大業惡焰是以貴州萬口莫不指后皇之復流而唾罵之臣不能爲后皇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欲棄新置縣以徇之使鎮遠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地將盡棄一省以徇之乎陳思不過假虎之狐貍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后皇負節氣登樞筦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爲安疆臣闢土地后皇則欲　陛下蹙土地矣陳思欲爲安疆臣增戶口后皇則欲爲　陛下損戶口矣陳思欲用夷變夏而改流爲土而后皇不能用夷變夷而改土爲流后皇納安疆臣之賄欲改易　會典以增其千司之全不念　皇朝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忍使有無縣之心由其謀不

足以尊　君而遂至於辱　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至於釀亂西南之夷從此多事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后星也大抵夷司之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歡則以激變被之苦臣彼不敢以賄至恐以爲激臣謂馭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思王嘉猷不遽加誅若能改行從善則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擅置之罪可也再不法則照先年處安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屍抵塞俟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其罪狀開具奏　聞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安疆臣未奉　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審安疆臣人稱年幼不知取其回文徒瑒陳思

一番狂訕行布按一司拘陳思王嘉猷面審建縣始末以便題覆以完考成安疆臣藏匿不發先按臣及彼　安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查勘皆情石星而爲之石星之誤　國家豈淺鮮哉臣與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寧負石星不敢負　陛下故據實陳之伏乞　勑下兵部令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篤忠貞察夷情之二端採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罪惡異常當酌議停妥上請　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土酋之惡從此　天子之餘威振遠疆臣之亂萌潛消庶幾哉石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再照　藩封爲　天潢之派來京之使尚不敢頻安疆臣情其富强揀選一番捷士每月走　輦轂之下志將何爲更　勑下五城御史並錦衣衛官校盡行緝拏是亦塞宵邪之路示

簾遠之尊矣萬厤二十五年五月內設都察院題覆奉　聖旨是巡按御史審究具奏欽此二十六年四月巡按廟朝御題覆奉　聖旨是陳思等著該撫按官責令安疆臣解發勘結若再庇護參來重究新貴久已設縣不必再勘餘依議欽此

巡撫江東之議處烏撒疏

爲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貎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東方事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所解於心者父子之親無所逃於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君臣之義責阿倘之要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以杜後日之亂願　陛下俯垂察焉夫安雲龍爲烏撒土知府祿璽之子安紹慶其親弟也安效良又其親姪也倘序是時詳見川雲撫臣疏中無俟臣

舊舊咀一名安雲翺弟爲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目不服其父且自言之是舊咀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安雲龍其妻隴氏遂與安國正爲夫婦勢必攻親子以媚姦夫眞夷狄而犬彘也使隴氏尚在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誅況遺腹未必眞乎是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舊咀不能立保不可立繼雲龍而爲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爲阿備者指隴氏之苟合發其以妻謀夫之罪舉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姪繼伯之倫明白申訴豈非義舉乃連結滇益州而擅興甲兵雖擁安效良而坐據鹽倉以防求爲可倣以　君命爲可挾是臣之所不甘也人孰不欲其子之富貴謂安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干戈於貴筑陰與阿備爲一陽與父子爲二六歲嬰孩非安

紹慶託之於阿備抑阿備竊之而逃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於履任之初即行畢節道會事方萬策檄諭安紹慶縛獻阿備不早自爲計則阿備所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奈何以身犯叛逆而欲邀　君命之榮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責安紹慶縛獻阿備與臣不約而同矣臣檄行貴寧參議來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倏章往烏撒地方查勘阿備等夷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日安效良率阿備並海清等百餘人投見北面望　闕行五叩頭禮畢三道責之以兩圍鎮城屢劫官道阿備以爲仇口所誣責以初嚴算玄殺死隴眉等而遍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枵腹阿備俯首無辭但稱從此投降洗心願完納錢

糧輸辦館馬其雲翺與效良爲叔姪撫院請立爲荅應知撫衆
夷已立爲荅老管事男婦數百名口隨雲翺官屋居住效良不
敢加害等語在卷據其投降情狀其心尚雄其言頗遜若重處
阿偏殺降爲不祥念安效良而議國正之後長輕篡之風爲不
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偏之降不動聲
色而潛消亂萌二臣之有功於　國家大矣臣因阿偏之降而
後議效良之繼僅能爲　朝廷存體面非因二臣於先臣將無
以成之於後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有害益審
矣有臨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兵甲日多土夷之助交
勢合者日益盛使阿偏暫斂戢於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於效
良既繼之後不但鎮雄之舊人俱無噍類且烏撒之軍民無寧

期四川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見貴州之蹂躪將談笑視之不震於朝廷恤震於其隣哉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之子阿備肝膽相照阿備既爲安效貞出死力安紹慶必能制阿備之死命以阿備之集釁而貽倍後恭無非爲安效貞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備之絕轡而慎終如始非孺子能也則尤紹慶之責也於阿備責之以不治出自　陛下宥過之仁非臣所敢必於安效貞繼其所當繼出自　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誠惟願　陛下垂憐荒徼之瘼民俯賜禁暴之嚴　旨繼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貞十五歲以前阿備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貞十五歲以後阿備弄兵責在安效

貝爾倘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歸起釁之家阿倘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酋惡之人阿倘得從末減若酋長敢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之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　請降旨如以其祖功不可泯選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其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其父子之親不致兩敗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萬厤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該兵部題覆奉　聖旨是

提學謝東山屯田議

貴州各衛旗軍土糧屯田俱各八畝會計所食則總旗十六畝小旗十四畝軍人一十畝皆得計其子粒之輸以充月糧之食

故旗軍缺一名則一名之分目有在屯田遺一分則一分之花利猶存往以逃亡者雖缺而解發者當補故遂忽而置之及今逃亡益多發解益寡而遺田益衆官屯人等遂有歲收常貸以致家成鉅積者矣侵占田土律有明禁侵漁之盜可不急懲合無通將貴州合屬逃故屯糧旗軍遺下無糧口食分田悉數清查果有山水湮塞無凭開墾量行減免餘皆召佃於人歲收其入貯該衛倉廒以備荒歉處濟聽令於內照數支給而無田窮丁分毫不許混派新軍解伍倘有派撥隨扣減其見剩之數立爲定規登之冊籍責令布政司隨時稽考如有强占不法侵玩如故者卽行從重參究庶幾人知遵守弊可永清而邊屯軍伍有一舉兩濟之用矣

湖廣巡撫東省議處五開疏畧

一議兼郡轄以馭軍民查得境中各府衛同城者凡衛官賢否官舍襲替官俸銀屯糧完欠皆聽於府官填勘題催以故事體維繫惟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則不然蓋府屬貴州衛屬湖廣不相干涉以故款頭人役每相犯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以兩省府衛同處一城本以防範合無俯照臣領敕統轄該府事例亦聽辰沅兵備道統轄五開衛官賢否官舍襲替官軍俸糧俱經該府填註勘結查嚴督催呈詳該道參將方准施行辰州府不得干與凡事干軍民者仍與參將協心秉公查處不許自分彼此如此庶府衛連屬文武並飭

一議移參將以便彈壓查得守備之駐五開品秩未崇人心玩

廣雅書局珠

視參將則體貌稍隆威權自振合無行令本參聽其帶領募兵移駐五開衞各邊衞一應事宜悉聽料理俾彼宣布威令以輯衆心奮揚威武以懾衆心事干軍民者與黎平府掌印官協心計議共圖保障之方永消桀驁之釁庶地方可獲敉寧矣

一議改通判以司糧餉夫糧餉乃官軍所資以爲命者必支放以時斯軍士得沾實惠今查五開等衞糧餉皆解沅州專令辰州府運糧通判駐劄該州管理支放各衞請給則自衞歷靖而抵沅該道給發則自沅歷靖而抵衞山闗險峻道理迢遞合無將通判移駐靖州而以五開銅仁等衞之近靖州者應支糧餉改貯該州專聽本官催督給發每雙月各衞請發格眼簿照式開塡明白送道轉發本官查覆見在官軍的數呈詳批充行州

支出餉銀鑿分零碎包封本官請詣各衛會同掌印官唱名給散其五開一衛仍要會同黎平府掌印官查覈公同支放永爲定規如此庶官軍俸糧常充足永免跋涉之勞可絕侵漁之弊矣

一議重事權以便制馭照得黎平府與五開衛同城事體關涉合無黎平改爲軍民府換給印信而以五開衛所軍舍聽其專制俾有司軍衛咸爲一體地方庶永輯寧再照楚省湖北及郴桂之地方屬之貴州南韶兼制該道府州縣官員賢否同聽甄別舉刺黎平府既屬辰沅兵備道統轄而五開衛又屬該府專制多相關涉似比照前例將該府屬官員賢否亦聽臣等一體甄別舉劾勸懲庶邊方之臣賢者知所奮勵而不肖者亦知警

異矣

一議酌調遣以免騷擾照得永順保靖二司先年浙直倭寇擾攘當事議調其兵征剿繼此一遇有急動輒忽調二司土兵即臣向未親臨其地亦以二司調足恃力乃今則見有大謬不然者緣二司徒有虛名原無實兵如遇奉文調取則於鎮溪等司轉募每兵一名給與二錢銀餐一枝取數以應出門即有行糧沿途又有犒賞官府之費既已不貲乃苗民之性桀驁難馴沿途劫掠生事莫敢誰何且俾苗民深入腹裏習見舉措虛實致萌輕視之心起垂涎之念此則決不容復踵往轍者也合無今後各省凡有寇攘不許議調二司土兵如貴苗煽亂勢至猖獗聽該省撫臣會臣衙門題報聽臣調發見募精兵策應再不足

用則同取鎮溪等所勇悍慣戰之兵互相夾剿其永保之兵亦不輕擅調取致滋擾害

思州知府蔡懋昭募勇守城議

今府設在萬山之中溪洞深阻南與邛水天柱相接北與烏羅提省相連中多谿徑皆係生苗出沒其間自正統十四年被奸糾引苗賊入陷以後爲苗所窺間嘗竊發受害頗仍良由武備弛而兵力寡也查得洪武二十五年設有思州守禦千戶所而千戶以土人爲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百戶爲正副長官守禦遂廢後因殘破又議調平清威鎮四衛官軍兵一百六十九員名赴府防守至萬歷元年復又撤去今雖召募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一錢八分米三斗把守關隘然亦生苗等耳非

久安長治之術也舊額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給銀四錢五分以充守禦然皆懦柔不堪惟供看門提鈴更夫吹手等役而無衣甲武勇之兵以此因循怠玩屢遭失事合無比照各府事規量募壯勇藝能之兵五六十名月給工食銀九錢專令習學鳥銃快鎗弓弩長技以壯武備庶於居有足制勝閭警不致張皇城社人心均有利賴矣

烏撒衛

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王杏條陳軍民利病一款嚴替襲以杜亂階貴州各府司土官不由出身正路亦無考校功能但以先人舊曾世授其官得之亦甚易矣惟於承襲之際有司查勘其宗枝來歷保稱無礙然後取具供結申之藩省轉行各該守道

就近查勘無礙然後呈請撫按查實行令起送赴部覆查審勘相同然後題授官職仍令親自叩頭謝恩若是則土官各知感激皆曰是官實朝廷親授我必將思前日之難而且感且懼其於子孫亦勤世教以期不累於保送於綏德之中寓以懷威之意此良法也嘉靖六年巡按熊一莫奏開納粟冠帶辦事之例累累虛銜襲行眞僞莫辨豈知官職所以取信於夷民者以有該部憑劄也不給憑劄而可以授官是銓註之權不由部司而襲授之機止憑冠帶淩替之端自此始矣近如土舍宋宣於駐石顯榮等潛據固寨冠帶戕博蓋其始也援例冠帶其中也私自冠帶其究也僭據地方皆自納粟之例啟之　今後不許再開此例庶國法明昭舊典復而土官自潛消其不軌之心矣

洪武十五年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以烏撒烏蒙芒命東川四府地近四川奏改隸四川布政　從之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伍文定以四川宣慰使嫡子楊友楊愛互爭地方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絕奏將愛見管地方分置凱里安撫司改命貴州從之劾聞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乃若滇其羣既斷其臂而少其力又馭夷之微權也本衞地方接連雲南過省皆古西南夷地今中國所以能通雲南享彼貢賦之利者以有貴州東西兩路耳洪武間以西路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軍民府及東路普安州俱屬雲南蓋未之深思耳何也東路普安州之盤江西路烏撒府之七星關河皆入滇門戶洪流亘浸誠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萬一雲南有變據此二險是無雲南矣

傅顯川者見於此奏以四府改隸四川永樂間又以普安州改隸貴州是撤雲南之藩籬啟其門戶以延中國使節冠蓋矣此守四夷之一大端也原其爲謨豈直一世二世之計哉宏治正德間四川播州土酋楊友楊愛兄弟因爭土搆兵歷三十餘年訟牘未結嘉靖間兵部尚書伍文定奏將楊愛分管地方凱里等處增置凱里安撫司改隸貴州是又渙其羣斷其臂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其爲謨將不在傅顯川伯仲間耶此又經畧者之所當知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四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五

邊備

崑山顧炎武撰

周宏祖遼東論

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明朝盡改置衞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衞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衞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鎭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

廣雅書局栞

盛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爲往　遼東人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屢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並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停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天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中原運盛耳如對盧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劾里鎥阿骨打者沉毅勇鷙健鬥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邊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益白山竦秀勃海瀦淵鴨綠混同左右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垒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爲衿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而以爲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

無以東人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關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爲一區乎公孫度可覩矣

周宏祖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明初卽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衞與宣州遼東東西並建以爲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衞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衞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衞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大寧福餘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衞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鄺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繁朶顏獨盛結親迤北累肆內侵參將陳乾魏

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導深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千石豆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銀鈔二萬棉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棉花絨六萬六千三百觔草四十萬三千束　閏平陷入邊庭大震徙之三衛　天子自爲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爲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焉以冷水口爲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爲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爲一路自馬蘭峪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爲適中之地以昌平爲一路自勃海所抵鎮邊

城則以昌平爲適中之地以紫荊倒馬爲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爲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爲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爲天險紫荊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爲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曠邈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賊若自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垛子而來則必由黃家砦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眞我兵之戰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也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篤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爲家事者哉

周宏祖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　明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直接大盛西則桓州威遠明安隰盛直接獨石　文皇三犁邊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盛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衛獨石棄地益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　宣府自東路之西海治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

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爲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賊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接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紫荊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洋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奈何邇者人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爲眚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日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者云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緜堞比之金湯在宣府者不書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周宏祖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邊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彼敵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彼敵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邊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接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寇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

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銀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棉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爲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遂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騙軍悍孛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剌剌作聲以軟語提攜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衍曠邈在在可通北邊竊穴套中時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焉若夫尋漢唐之舊迹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孛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天城陽和二路者不宜專守天城陽和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鶉鴿之險其在

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度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邊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邊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盜武雁門三關語其地則盜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苛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西逼黃河與套酋僅隔水益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邊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武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彼敵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接平刑皆爲敵衝而越白草溝

則夾柳鵝窠莫非要守雁門警備於是爲亟矣嗟夫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周宏祖榆林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　明朝定陝西孔興北道設綏德衞屯兵數萬守之發于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墻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亙千二百餘里橫截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料糧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余蕭敏城築

廣雅書局

榆林世多傻其績而引以爲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噤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邊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鎭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鎭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二氏皆以籌邊久者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鎭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而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園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鎭焉自敵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於移鎭榆林之日

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善戰也患其糧餉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薪桂之譏也許氏謂陝川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折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諸岐是直衝魚河之徑敵自此出軍駐而守則斷榆林綏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　河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邊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周宏祖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衿其東南爲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概也成化前邊患多在西河自賊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內爲敵衝築墻畫守始於巡撫余廷瑄而花馬池一帶邊

增皆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千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匹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　明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敵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盬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盬固靖終歲不得以少守也茲者復收東勝因河爲界東接大同西接盬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畊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邊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盬武等處以盬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鹽池玉泉馬跑泉

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柔遠保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爲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爲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甯夏之喉衿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甯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甯夏防馭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敵情言之花馬池爲最急甯夏次之平邊中衛又次之何也平邊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阨塞可凭中衛偏在西隅甯夏四百餘里然墩山墹谷有險足恃分閫參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甯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敗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酉爲隣沿河三百里盡爲敵衝

廣雅書局栞

是故敵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境矣築墻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策騎長驅陝西用兵無解甲息肩期矣又聞先總制秦紘建議於延寧交界築邊塹一道東起饒陽至徐斌水三百餘里又西南至靖邊黃河岸六百五十餘里通共延袤一千餘里而地里甚遠且清沙峴一帶多浮沙疏土變遷不常地理遠則兵分勢孤哨守疏闊變遷不常則隨築隨塌忽沒忽塞以故節年套酋多由清沙峴深入安會之禍爲鑒不遠是舊邊之未足恃也清沙峴以北紅寺堡以南周環曠阻殆數百里水泉四五十處草木繁茂敵每入寇必休息飲馬安留旬月呼爲小河套萬一得志巢穴可不慮哉且土地沃饒引水灌田昔時阡陌宛然尚在今不

獲耕牧坐失大利雖設有紅寺堡一座勢在孤懸汲水甚遠外高內下四面受敵外有梁家泉敵每據水頭駐守攻圍城堡今以地形較之自徐斌水自舊邊外起至鳴沙洲止共一百三十九里比之舊邊至靖邊黃河六百五十里者止當六分之一誠得其要害守其捷徑扼喉當關非若遷遠之難守也且山岩溝塹天造地設爲力甚易又且堅固可圖永久非若沙磧之易壞也此邊既成所云水泉四五十處盡括在內敵人不得南下而牧馬所云沃饒阡陌盡得耕墾不下萬餘頃招集軍民耕牧可獲大利是舊守在內六百餘里遷遠之難今守在外一百二十里要隘之近舊守浮沙疏土之不足恃今守深溝高壘之可久利害較然矣又聞寧夏濱河當敵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

令敵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刻矣

周宏祖甘肅論

甘肅卽漢武所開河西四郡以斷匈奴右臂者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羌浪鎭六百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四百餘里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鎭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金若峪至哈密等處皆燉煌郡也洪武五年馮勝下西河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衞古湟中地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鎭番衞古姑臧地山丹甘肅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九十一匹糧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

十五兩一錢二分鹽銀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升草一百
一十萬一千八十九束年例銀四萬莊浪漢土馬步並招募官
軍加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
二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
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石三
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九十四束
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涼州馬步官
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
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
錢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
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三萬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

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棉花八千四十兩斤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河外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勁敵經制頗難紅城當莊浪西盜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壩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涼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薄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甘州祁連胭脂二山在焉乃北邊要地也漢時失此山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胭脂使我婦女無姿　明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甘州門戶城西六十里築嘉峪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羈縻六鎮卽哈密赤斤定安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於土番安定破於海賊而甘肅之門戶單薄籬藩矣許氏云

北騎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酋番目兩犯甘肅之後
荼毒日滋癉不可長豈知死命亦嘗在我也何也閉關絕貢欲
荼不得五日渴疾不汗死矣當事者操其柄而善應之不弛不
猛庶幾其有瘳乎

周宏祖內關論

龍泉紫荊倒馬故關此畿輔內關邊也俱屬保定提督馬步官
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增折色
銀三百五十兩餘丁三百三十名馬四百二十二匹　元人攻
燕勁騎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扼其吭今宣大雁
門蔚州等關雖爲畿輔外關然降城高關東鎮未復外藩關鎮
僅可自支則內關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益嘗通論四關之險龍

泉爲上倒馬关之紫荊故關又关之通論四關之勢則紫荊爲急倒馬关之龍泉故關又关之獨論紫荊倒馬之勢紫荊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后口極爲平漫堪馳十兩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荊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客路吳江二口均當要害又切近渡灞等村故今所憂者不在紫荊正關而在水馬白后不在倒馬正關而在客路吳江也

周宏祖三衛論

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在馬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爲奚酉所據東漢征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號庫莫奚服屬契丹爲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

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與衞三十
餘衞所卽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爲寧王
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衞於橫水之北曰朶顏曰福餘曰大
寧處降胡以制奮忽察兒海撒男奚阿失里爲三衞指揮使同
知並遷爲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招兀良哈諸酋率部
落從有功遂以大寧畀三衞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
爲大寧都司今歲三衞二首衞百人東起廣寧屯歷喜峰近宣
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元爲福餘由錦義渡遼
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衞朶顏最强分地最
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中入漁陽塞上率諸軍出喜峰闢敗諸
敵於寬河誅其大酋自是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

塞索盜米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守驗貢已已福餘大盜結也先爲鄉導朶顏獨據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福餘大盜人畜去　勅都御史鄺來學經畧已而設大監參將又設總兵鎮守臣言元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尾刺間諜　詔自後役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邊毛里孩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禦之十二年通虜加思蘭謀寇遼東　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宏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鮮遂起正德中都落既蕃陽順陰逆屢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華蘭臺者花當孫也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寨殺參

將陳乾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我亦幸無事遂奏敵退班師未幾入寇參將魏將全軍覆沒時把兒孫驍勇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革蘭台遣之來請嗣番官邊臣以爲言下兵部令譯部落後復許貢革蘭台仍復寇瀋陽諸小關皆殘破　廢東勝則大同盛夏不爲援廢大盛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盛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危以朶顏三衞代大盛則喜峰古北口　吳花鏞等處所以單薄

周宏祖興和論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地甚寒過鳳皇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卽

至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可樹稻麥宣德棄興和退守龍門敵遂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開平所轄興恢諸州最宜田牧亦是宣德棄去徙入獨石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轉過野狐嶺便爲邊境然則棄興和退守龍門棄開平徙入獨石者豈得無罪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者可容緩哉或以謂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川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仍以萬全懷安等衞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潛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灤駝之山阻涉澗之險俟獨石之軍殄定興桓之辰然後畢出徑搗雲泉海興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合勢威振無極東北諸邊定矣其開平之間有玻璃谷之要興和之間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關

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澗谷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成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疏萬全勢重而燕京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周宏祖降城論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邊默啜息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敵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邊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從之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東城雲漢中郡地中西城漢武原郡地相

廣雅書局栞

距各四百餘里並據要津又於牛頭朝那北山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獵牧滅鎮兵數萬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雲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於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爭繼收復於漢武而失之晉魏之雲擾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入新秦者高帝也而郡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謀淵其力勤其功大河南之地值此可謂有遇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兵亂而赫連之竊據豈非地理近邊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伺之者易入闚之者瞰時而淪之者不終朝哉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於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勤興渡河置城古迹

須復夫扞堅者獸全離固者蔬茂屯河北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耕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守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守險不據置城敵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變退處河南則是河與敵共之一有警備屯耕俱廢已爲收之下策矣況進取耶雖然仁愿此舉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騎施恶衆以往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書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獻軍有法版圖築而役不稽期遁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　尋秦漢之遠迹遡晌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

然開元款塞復據河南元和置城遠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嗚呼豈易言哉

周宏祖安定論

洪武七年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瑞阿員若先帖里謹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地內沙州爲要益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土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嘉靖中安定爲海賊所陷　漢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西河據二關以列四郡我　朝鑒其遠戍勞民以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於嘉峪自後邊烽犯甘隴關隴騷然幸彼此猶疑結連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西直要安定而夾以

西寧赤刀之兵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眾亦奔逃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關陽關可復出是內輔開四郡之屯外和陽城之敵則關隴安枕徼井來貢矣考唐時西安北庭之費俱取足於玉門關陽關析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悉城以至西渾河沙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又赤山碎卜賀鵰藤葉之西有朱國新城頓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薩毗山赤河坎城蘭城壺弩固城吉良城郅支滿演渡洲盤陁葦關皮山始黑馬支于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安西凡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爲番部落矣陽關外若蒲昌伊看石城弩支時勒津渡倘未播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部也玉門西去哈密尚八百里其哈密

廣雅書局栞

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亭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其南平安昌膚石銀山鹽山張三新城柳領金沙七屯三部俱屬土番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鄉馬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顧葉河黑水東林西林丹已墊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馬總計西域諸部內外形便赤亭當其衝羅護扼其要哈密火州碎葉龜茲北庭安西爲六十都會今皆失於勁敵而不可復矣倘得豪傑通敏之人久任而責成之練兵積穀期以十載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王王舊業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久之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守坐邊關豈特唐人能享以利而我不能哉

周宏祖哈密論

哈密在甘肅西一千二百里漢西域唐伊州地武帝置河西四郡又出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以絕北邊西番之交當時謂之絕匈奴右臂則今日之哈密云　成祖封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主哈密凡西域入貢悉遣哈密譯上之成化九年忠順無嗣王母理國事土魯番阿力陷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宏治元年阿力子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城金印來歸五年立元裔陝巴六年黑麻復擄陝巴金印去八年兵書馬文昇聞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遂命同肅州副總兵彭清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襲會守臣皆帥兵往師行不速事泄至則牙木蘭遁去彭清追勦之斬首六十級復哈密罕城九年阿里麻復襲破哈密遣彭澤

經畧之澤以彩幣銀器誘獻城印未幾復叛入寇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十七年哈密頭目力克舍幸往土魯番迎取阿里麻次子貢帖木耳來主哈密陝巴知之走瓜州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思弃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与木蘭來據哈密且侵入嘉峪關嘉靖三年統衆入關抵甘州十一年又以城印來歸表辭頗驕嫚多所挾求兵部尚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擅拜牙即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其他喬族無可立者回回來馬兒黑水之族以其族同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喇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驅之出不可也然則哈密亦安得復哉總使有忠順王嫡派應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

兵糧誰爲守不過一二年即爲所據奪也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於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結城印以中彼要害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絕之尚書桂萼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是不復言興復哈密云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之後無善策焉我　朝置嘉峪限封建爵哈密樹藩籬蓋觀其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城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之事日煩矣興後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亦巨部也紬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勤兵遠據得乎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棄如脫屣哉貢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故以爲復之不便

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都非若珠崖之可捐也　國家一統之盛珠崖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可乎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哈密封豕頭一也所以扼敵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棄矣遂以嘉峪爲寇門單弱無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爲無虞黃河謂可恃乎此不可棄之明驗也故以爲棄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堂奧可窺唇之亡也惟齒之寒不然徙海寇歸哈密乎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乎亦一策也或曰窮寇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酋之仇也遺孽餘喘又畏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北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飢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

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舉東藩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蕃以耕穫之利垂涎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彼種有登后關兒望沙州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素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其無人心哉二也西番日事仇殺漸覺衰弱兒又邀籴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貢四夷議旨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給以糧餉以之聲援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百數十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死後來冷落鄉關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禍外禦控土番捍蕭鎮則沙州形

勝西陲之阨塞在焉又何以哈密爲哉

主事陳綰與遼東巡撫諸公書

夫遼東之荒極矣弊關切近觸目劇心愧不能上鄭俠之圖亦嘗抱隣父之憂而竊爲議之矣今之所謂救荒者非請發內帑乎非悉發官廩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發以內帑則必大工鼎興司農每每告匱年例之外恐不能多發矣悉發官廩則遼廩庾所積者幾何勸借富民則自霖雨壞益藏敵當攘掠屯堡富者轉而爲貧矣今之所恃以濟遼人之急者惟關西糴買一節耳然薊永一帶歲本不登如以沿邊糴買軍餉則以其所資遼東者誠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少米而遼人糴買者多別省販商之徒轉市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

抵豐臺鎮遼人有力者從此轉搬無力者止赴山海擔數十百文而貧升斗於商販人之手夫米價本已騰貴加以輾轉接買大者驢馱車輦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腳之費浮於米直然亦止可達廣盈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溝渠車牛莫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關西之米踰河而東者絕少夫轉輸不通糴買無從則米價日增貧民雖月散數金不過鎰爲銖用無益也說者以爲海禁少寬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而得抵三岔河則不惟廣盈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踣斃如今日哉夫救荒如救溺論事者持權衡海禁固不可弛然與活遼東千萬人旦夕之命者孰重夫從權以濟一時之急而年豐之日禁復如故是

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也庸何傷夫遼鎮之所以隸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以前禁例未行凡文移之往來花布鈔錠之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得以相通緩急得以相濟自禁例一行而公私舟隻盡廢究其所以不過杜絕逃軍之路又或以爲泛海恐引外夷也夫欲絕逃軍亦惟嚴爲盤禁已耳若倭夷自劉江望海堝之捷其不至遼者且百餘年就慮其至不過遠遠哨望謹烽火而已卽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海之間不行隻艘耶此所謂以失火之家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遼境而常時和年豐道路無梗也則可萬一山海盜前咽喉一線之地少有阻隔則遼境不爲孤懸絕域乎卽今敵窺衝路轉輸萬難則咽喉之不塞者直一間耳其可不爲寒心哉且登萊

二府去金復等州不浹日而近考之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存海舡三十餘隻自海道既廢舡亦無存夫登萊阻海依山商賈不行其地有菽粟而無所售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得以汎海貿易則一葦杭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其與廣寧以西輦輸關內之粟者勞逸奚啻十倍也誠欲設爲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撫按嘗奏添邊備僉事駐金州矣今建議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等官時爲稽察當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之今日脫巾枵腹恐恐然慮蕭牆之變者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錢人相食不相顧此其時何如時也而猶泄泄然守懲噎之過計忘燎眉之急圖愚竊以爲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痌瘝之念而不惑於拘攣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

生其容奢說

郭造卿遼鎮通海議

嗟夫謀國者之難也有志者事竟成亦在學識何如耳山海居庸二關稱口外以居謫戍防關一也有難易焉居庸不得入關逃之荒地而已遼防爲難者北於屬夷東於高麗而又渡海輸內地故不設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萬戶管千千戶管百節制易明逃絕可稽也故不加有司設巡檢特其衛所以束伍耳自東伍漸廢則逋逃越海者多矣初巡檢之設於內有司地者自山海關而西有樂亭之新橋迤南滄州之長蘆一帶至於東萊棋置星羅凡逃軍逃囚及出百里無引必獲逋逃越海者而能入內地否耶且舡有定規渡海雙桅千料非官不能造

而民漁不得渡其防倭出海哨守又嚴此自盧鹽以至廣東沿海萬里皆然也然遼東雖爲口外實與山東爲一省可嚴禁其往來阻絕其生理乎故因運花布而造船百隻借之以通貿易使之公私兩便耳夫君行令臣行意違禁下海者罪令也附官船往返者意也識能達此乃爲知務不然花布幾何而用船百隻哉劉兵備議花布用折色從關起解者其未知存之意乎惟陳苑馬之議爲優若可鍼倭患逃軍之說也然倭患未可爲永絕今日未暇論之欲絕逃軍須復巡檢遼岸稅法雖詳內地或失之疏舡既通而禁弛則何岸不可通哉故爲今策先由官造或千料海舡五隻或四百料鑽風十隻往必由旅順官驗文引而始準至必由登州官驗文引而始準無文引者獲有文引而

不歸者罪及於其所給以愼通行之歸海禁既通則遷易爲生山東沿海之人且有逃入遼者矣卽遼於餘丁自是以補伍可待於清勾而禁其逃亡哉不二十年閒或造三十如正統或造百隻如洪武內地巡檢悉復其舊郡民船編號亦可以通行而帆檣雲集日盛雖倭患亦可備也惜今之陳言者不學古而入官耳初制不知卒意安引　廟堂尋例亦弗深考拘攣廢閣良可深嘆夫借花布爲名折色由海而解彼豈不樂於一日夕之程而乃由數千里之關哉復之有名造之自官則登州都司設之可也不設亦可也惟巡檢不復舊則無所不通焉鎭內空虛則懲噎而廢不久復禁矣其能雲集日盛而如閩浙廣海乎故復巡檢之制雖迂而且微其關係遼海實非細務也若欲使舡

永通而不廢又有若迂而大者繼此十餘年即可以復行則士子應試是矣　明初渡海登科者遼鎮於山東瓊府於廣東也瓊無陸路至今如故遼於嘉靖十年奏改從順天者海道既塞陸路縣遠往返六千餘里裹糧挾策爲難初以京闈解額有拘乃與德州衞屬順天者對易人情事體兩便今海道如通則應試如舊其海不遠於瓊崖士子有不樂從乎遼人登科者少而酌歷登之數增山東試額之外偶贏不踰額不足勿取盈可也花布既由此解科舉又從此行則海道永無可廢皆陳言所未及者昔古北路邊橋議起於不肖而成都護遊閩越故知其必可成今欲通此道亦唯海濱人知之若復山東之應試例以瓊海又何疑乎況舊制之廢未幾豈遠於情事哉

郭造卿薊鎮火藥議

薊鎮經畫臺牆規制俱出於戚少保但東路有慊耳彼時嘗道者不與之同謀後雖稍易未能盡如其畫耳今唯改其設險補其未備不至於多費而零賊可防也若備通川大舉水口大者既橋小者亦箔而繕十年不輟斯畢矣其設邊之具雖設既備而不得當敵未試之用孰卜其堅瑕若最得力者唯銃爲禦威在敵臺隍塹間當之則無不轟烈恐用不如法反不適宜耳其北營所恃有車可發虎蹲等砲然此初製因譚襄敏設解偏箱爲單而少保曲就而成之後則改之爲輦今亦不必廢之但如其法爲老營而藏人馬糗糧夜鳴刁斗爲衛亦有足之城也若以追逐決戰何所須之故近改爲兩輪輕車凡五十餘輛而專

用手銃推挽五六人然而渡水逾嶺尙不利於險隘置在南兵營或可爲步兵出奇用耳若鳥咮等銃人可挾而發一發甫畢諸矢畢集施倭則宜禦邊或格歷試而籌必爲戰具惟百子銃可以常用舊制其筒尙短出不甚遠無力耳今倣從新妙製益精其技亦制敵之勝算也益敵所恃弓矢我不能當然矢雖如雨可以善避惟銃一發避之罔措加之以百度不亂矣一也彼鏑齊鳴其聲不震鏃雖至利氣不辟易此則炮聲其目而聲鼓其耳煽衝其口鼻烽穿其肉骨矧雖鐵石無不糜爛二也兵不用多惟選其精則手握一百子可當鳥嘴十人千銃齊發當萬不啻矣且節制易明聯校不穜三也兼此而用惟有火箭輕而易携巧捷其架射高及遠從天而下仰首瞬目之不暇臂指其

倘所施乎必無所不防則無所不寡雖有百萬之衆亦無不挫亂四也他之爲利未暇枚舉求切務加意者則在所以用之耳夫用之以步使齊力爲量彼不能撼亦可必恃但人初習未嘗經敵介胄則重而難行無敵實難於進止用之於馬上則我騎遇敵馬多驚避而奔回人反爲其所累且手動搖難以準持藥於眼而不精擎身於掌而不固或至於自傷況兼顧轡勒而手力不專即馬奔騰而前亦無施之矣故必用單輪輕車急一人可舉前皮盾以爲正箱兩旁如墜即爲偏箱行而則合止而則開必巧其製度或可摺疊或可舒斂如元人之法酌量以開銃孔上即火箭之架是堅韌而且輕一人即可以將之而四銃手協往兼火箭百枝未陣而加一人挽之於前而易行交鋒則一

人把之於後而直立四人更番而發每發並偶火箭間之而待乎再喪是一車可敵五人卽伍東之法也十車爲一隊而隊以則快騎以便其調度十隊爲一局局總則小戎兼良馬以百而備乎前追奇伏於是乎出馬十局爲一部部將則元戎兼良馬以千而備乎後繼輜重於是乎在馬合二將爲萬人而統之以大將如是而十萬則統之以元帥加之以良馬錯出其中卽橫行匈奴犁庭埽穴可也行則驅大車之先止可環大車之外如馬隆用之鹿角入邊地而藉以爲營益鹿角之於車猶火箭之於銃也列方員隨機而應以伺賊之至必不動爲主則手精而足堅志固而膽壯矣敵雖有冒頓之令橫煽之驁騎射無所施不逾我千步之外乎不犯則守乘機而動犯則齊發彼既敗北

而後騎兵蹂之銃車隨而至彼以其矢我以其銃彼以其馬我以其車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彼長無所恃我短不必用以守則無慮以戰則無敵此百勝之陣萬全之策也今人未睹其利惟先見其費卽與之計其省亦多矣蓋車一今可爲十卽加以十銃及火藥火箭不過一馬價值芻料之資及其上鞍轡介胄之類耳唯專心致志精巧畢萃則疋隤之馬可減而不至於歲豢老弱之卒可汰而不容於歲盈冗敝之器可簡而不煩於歲繕積其餉以待之可使壯士無不飽縮其工以善用可使鋒無不銳一轉移之間實撙節之方今姑陳其大畧如車編礮編成則如視諸掌可抵掌而談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五

DS
708
.K8
1900
v.51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六

崑山顧炎武撰

河套

雍人曰河套舊名析支渠搜又名新秦中又名朔方郡其地周迴六七千里其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敵難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　明皆保有其地以內安外攘而執其要也百十年來乃失之北敵使巢穴其中譬之門庭之內容狐鼠焉如之何其不乘墉穴壁而耗所蓄也封疆大臣誠能昭我明德以壓服其心修我武備以掃除其眾則經綸之學可於此而顯行由是以紹前烈亦庶幾焉耳故詳圖其地於前備說其事於後末以管見附焉

廣雅書局栞

河套地沿革畧

唐虞爲析支渠搜今考盩夏東北河水逕山折爲二枝處有析支之地書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是也

周爲朔方地詩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也

春秋爲羌戎所居

秦爲縣四十四號新秦中始皇二十三年命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徙臨河謫戍以充實之築邊因山險谷溪繕補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恬嘗居上郡以統治之王恢曰壘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應劭曰新秦者始皇遣蒙恬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地十里甚好乃爲築城郭募內郡貧民以充實之謂之新秦中後秦亂其地沒入匈奴

漢爲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遣衞青取河南地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請城之省轉輸廣中國滅敵之本也上用偃計立爲朔方郡募民徒者十萬口復繕蒙恬所築塞因河爲固頒縣十日三封朔方修都臨河呼遒窳沛渠搜沃野廣牧臨戎

是也其後霍去病擊敗匈奴休屠王殺昆邪王降漢自是隴西北地河西邊寇益少減北地以西戍卒牛四年置南都尉治元符元年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

東漢亦因之領城六曰臨戎三封朔方沃野廣牧天城

晉亦置朔方郡後晉亂姚興以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僭稱天王築城建都於此

後周爲朔州周武帝自河曲靈夏有蕃戎部落立朔州以統之

隋置勝州榆林郡煬帝築長城東至紫河西距榆林東駕幸榆林突厥啟民可汗來朝於此地隋疆域北至五原北境惟至於河

唐爲朔方軍經畧軍太宗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於陰山張寶相擒之通典曰太宗納溫彥博議置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綱目云處突厥降眾東至幽州西至靈州紫紹亦破匈奴奪得河南之地因置州郡以領之高宗調露元年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爲刺史謂之六胡州武后長安四年並爲匡長一州中宗神龍二年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爲縣元宗十年復置魯州麗州塞州十年遷邊人於河南及江淮閒二十六年還所遷邊戶置宥州宥州本漢三封縣地及延

思等縣天寶中改寧邊郡後寄理於經畧軍憲宗元和十五年復置宥州於長澤縣隸夏綏銀節度使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計黃巢有功賜姓李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李繼倫納國復爲王土後陷於趙德明眞宗時有唐龍鎮地居險峻東至黃河二十里河之東曰東躍河之西曰西躍騎兵所不能及蕃人有來義二族嘗持兩端事契丹及夏國後爲契丹所破二族來歸朝廷憫其窮而款塞優容之仁宗景祐中爲夏所併今廢在河西

元滅夏宥州廢至元八年立西夏口興等倘書省以隸之

明洪武初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榆林莊莊北由河套直至黃河千有餘里正統中賊入河套擾邊特　勅右府都督王禎鎮守始奏築榆林城及沿邊寨堡墩臺以控制之成化七年巡撫王鏡奏置榆林衛八年巡撫余子俊奏築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北距河西至寧夏紅山堡南至黃河四十里宏治間總制秦紘築二邊城北爲河套東自黃甫川南距河西過乾澗又西過徐斌水又西過青沙峴又西過靖邊衛又西北至花兒岔乃後大邊城西紅山橫城堡側賊數入總制楊一清西距河東接大邊築新城有四十餘里後大邊城由清水至定邊營一帶賊復數入總制王瓊南距乾澗乾溝北過定邊又西過花馬池

北又西過興武營北接新邊城築二百三十餘里後花馬定邊營所地鹽城惡敵復數入總制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後乾澗乾溝賊復數入總制劉天和北起乾溝南過乾澗接二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計號新大邊城總制楊守禮初修邊墻四十里以北皆爲河套地

河套環地序畧

按水經河水東經富平縣故城西富平即今寧夏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又經典農城東世謂之邊城又北經上河城也在靈州東北又經典農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富平縣即此馮參爲典農都尉屯此以事農又東北經廉縣故城東王莽時爲西河亭又東北經渾懷障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大和後魏初曰齊平徙歷下民居此去北城三百里又東北歷后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又北有枝渠以溉田枝渠東注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自靈州北行至此始析而東向矣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河分流析枝城在此東經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襲邊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山

下有長城其山中幽望若闕焉古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徙青敗右賢王於高闕卽此處也又自臨河縣東經陽山南與南河合河南上承西河東經臨戎縣故城北又東經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又東逕都尉治逕流二百里許始相合矣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史記曰秦使蒙恬擊邊渡河取高闕據陽山卽此又南逕馬陰山西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是也漢元朔二年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築朔方城卽此又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渠搜亭也又東逕稒陽城南其城南面長河北臂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上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原北又東過臨沃縣南王莽之振武也又東流后門水南注之枝津出后門本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北溉田南北二十五里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沙南縣北從縣東屈而南過沙陵縣西河由高闕東行至此始析而南流又屈而南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水南逕鍾山山卽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漢北匈奴失陰山過之無

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漢桓帝幸榆中代地洛陽大賈賫金隨帝後夜行迷失道以金與津長津長封送之卒其子尋求父喪發塚舉戶資貲一無所損舉金悉以與之津長亦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焉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　又東過西河圜陽縣東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圜水出上郡白土縣圜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圜水出西河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此地南可入陝西葭州地矣

河套地廣袤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冰堅故邊人率其眾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

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正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山川

犂元山 在古城南東

牛心山 在黃羊城東

海子山 在石瑤山城東

駱駝山

麥垛山在省覓城東北

月兒海子在牛心山東北

紅鹽池在蓮花城東南

長鹽池在蓮花西城

北海子在白城子東

佛堂寺溝在鴛鴦城東

鴛鴦湖在佛堂寺西

啞把湖在駱駝山東

邠孩水在派三俱北入於河

紫河後世謂之紫河汉也

后崖山山文有戰馬之狀

陽山在河北

馬陰山在河東北

河套古蹟

富平故城在省鬼城西北

鄜懷障在忻都城東北

朔方臨戎縣故城在咂把湖北

臨戎縣故城在高闕東

河目縣故城在河南

朔方郡城在河南

渠搜縣故城在渠搜縣東

河陰縣故城在西安縣東

西安縣故城在渠搜縣東

沙南縣故城在河陰縣東

唐龍鎮在勝州境東至黃河二十里

洪門鎮夏州地唐朔鹽節度使張齊甫築洪門鎮城置兵以防番寇宋太宗雍熙中廢夏州其地屬趙德明號洪州

石堡鎮本延州西邊鎮塞宋仁宗至道中陷於元昊號龍州

東方城在犂元山北

金寧城在犂元山西北

石牌樓在沙嶺兒東

連城在沙嶺兒西

東勝州在河心

武花城在沙壕西

尉遲蓮城在武花城西北

紅城子在月兒海東南

黃羊城在牛心山西北

林州城在黃羊城西北

古城子在海子山東

石瑤川城在海子山西

蓮花城在紅鹽池西北

白城子在光海子西

交城子在白城子西

狄青牢在佛堂寺東

佛堂寺在鴛鴦湖

又罕腦兒城在駝山西

忙都城在又罕腦兒城西

舊花馬在忙都城西北

峰兒城在舊花馬池西

省嵬城在麥垛山西北

鷄鹿寨在朔方盛渾鼎西北

河套物產

鐵出麥垛山

鹽出上鹽池

紅鹽出紅鹽池

良馬出紫河隋時

廣雅書局珠

酥油草牛馬食之肥壯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環此天地設險以界華夷之所虜夏敘貢未嘗外焉自是以來凡中國盛時咸有其地我　皇祖時亦然嘗設立將士阻河以守蓋因天地之險帝王之軌防外虜靖中夏也後委之俾敵人巢穴於內因而侵犯我鄙幾無寧歲失矣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沒入匈奴漢武時復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邊寇益多然當其時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沒入匈奴今內郡民十室九貧有無產有家之民有無家有身之民豐歲尚多缺食稍值饑

饉則易於爲亂故白蓮赤眉之徒一唱輒和若蝟往蜚流
賊橫行海內頃假賊屢蠢動山西皆此輩也宜大臣誠請
旨招募井諸鑛洞壯士悉收蓄之稍加訓練皆精兵也夫
然後授以妻室以漸自南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給以斯地
凡爲邑爲郊爲甸悉如周制但洫澮稍深廣之其廬舍爲堡
人之食裕倣西戎雕房之式爲之可也其始授田給費半載
若種黍時授田給以四月之費可也農暇則訓以孝弟忠信
之道師律戰陣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則岐周
之政可復邊人將喙息遯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
特大畧而已若夫大綱小紀舉而張之以合時宜以不失先
王之軌以盡經綸之道則在當路君子云

廣雅書局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六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

崑山顧炎武撰

西域

雍人曰西域自古內屬之國也其民皆城郭宮室而居耕而食織而衣非若匈奴遷徙無常水草是逐不耕不織則何以爲生盜竊爲心者比也故其人猶可施以政教焉敦煌亦西域地也方政教行時其賢才達出與三輔無異可以西戎言耶蓋人之心性本同使所業又同政教又同則其賢才之出何獨不然若夫匈奴與我謀食既殊其心必異殆猶矢人與函人然亦胡能同之哉是故先王嘗外之於西戎則施以政教此即敘之續所由底也今考敦煌即沙州衛也哈密去沙州堡三百里故亦敦煌

地此外諸域舊稱哈密地國其極邊又有巡檢公署及漢人部落屋廬數處是昔嘗內屬之域也故悉圖而志之以俟政教者子思繼即敘之烈者有所稽焉

西域土地內屬畧

西域 瓜沙赤斤哈密諸衛古流沙三危地餘皆荒服總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在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八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唐虞 時率教見書禹貢所謂西戎即敘者是也

三代 盛時咸賓服貢其方物周書紀西旅底貢厥獒亦其一也其後方物不至

漢 武帝時張騫使西域始復通中國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古地降渾邪休屠王及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多還使貢獻於是東自玉門陽關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宣帝始命鄭吉都護西北內道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鞮枝莎車之地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自酋長將相至戾王俱佩漢印綬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

獻則相蓋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
四邊擾亂與中國絕莽與匈奴
後漢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
通西域于闐諸國復置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
國以事夷狄乃罷置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
遣兵守伊吾地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掩擊伊吾破之二
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
五十餘國悉納貢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百里外
皆重譯貢獻及班超徵還以任尚爲都護尚性嚴急遇於苛細
安帝初西域盡叛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卽復收屬
諸國共爲邊患敦煌太守曹宗請出兵進取不許自是但令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順帝永建初超子勇復擊降
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
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以
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
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
貢不過三數國焉
後魏太武時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
沙以西爲一域始畧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西海之間水
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有
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十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

北門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八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

焉於是貢獻者十六國

隋煬帝大業中相率而來朝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全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內地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又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地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裔胡雜居勝兵千餘人淮於疏勒人勝驍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

置伊吾郡屬天下禮又臣突厥

唐貞觀四年以頡利放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後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寵茲于闐疏勒碎葉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

宋景祐初爲夏元昊所陷盡失河西之地

元太祖滅伊於燉煌故地置沙州路總管府而以瓜州隸焉至於西北諸國如阿里麻里卽唐所謂北庭者遣王子北平王鎮之別失八里諸國置新站三十而授八撒察里虎府掌別失八里長兀城十里軍站事置元帥府以總之太宗甲午年命諸

王拔都征西域欽察破之括其戶口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撫合納謙州蓋蘭州等處斷事官卽於此州修倉庫置傳舍以爲治所而西北諸國無不臣服矣

明初革元命一統寰宇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臣捺人民捕入沙漠遂掠置嘉峪關西至甘肅等衞洪武永樂中因闕下諸番內附復置沙州哈密亦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苦峯等衞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與印鬻麥不絕使爲甘肅之藩蔽後因諸番入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卽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爲西域襟喉凡夷使入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而西域諸國之向背虛實悉賴以傳由是諸番唇齒之勢成而華夷內外之力合邊境寧謐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皆務耕織不尙戰鬥脫脫善撫之國殷富成化九年吐魯番速檀阿力王使哈密擄王母金印以去哈密三種皆逃來其州　朝廷慮其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十四年間鎭擅阿力王死其子速檀阿力麻立守臣謂其國易主請乘閒封王遣之二十年乃以哈密王母外甥畏兀種都督罕愼者封爲忠順王遣使送入哈密宏治元年阿里麻詐執罕愼殺之　朝廷璽書切責四年乃以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聞復求忠順子孫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五年封爲忠順王遣使護送至國六年阿里麻復擄陝巴金印以去遂據哈密地轉掠罕東等衞詐稱請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　朝廷乃

遣左僉都御史許進巡撫於甘肅以經畧之於是購誘淹克勃剌拜力速失諸番族將協力進取阿里麻頭目牙蘭聞風遁去阿里麻聞之乃怨牙蘭而歸罪諸夷敎誘者宏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使入貢　上許之遂降勑與阿里麻令解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苦岭人入國於是哈密復屬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域咸通自後哈密地率爲吐魯番佔據　我師至哈密魯定師返輒復據之　正德中番人寫赤虎先與其爲未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入獄時錢鹽江彬用事二夷人者或享大官之供於翊部或從乘輿佩珍寶於會同館中或同僕官臥起與大臣則桎梏囹圄而已時補部主客主事有梁　者廣東人也每以法約束二夷二夷遽入曰天顏可卽主事乃顧不可卽耶二夷感馳馬於市或入　朝就審嘗脾睨朝臣有若無之狀嘉靖初乃移就陝西獄訊鞫蓋始就大辟焉

西域土地人物畧

嘉峪關西八十里爲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灘西四十里爲回回墓以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爲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爲柴城兒　墓西二十里爲扇馬城中有三城西三里爲三顆樹以地有三樹故名　樹西三十里爲赤斤城卽前明所設赤

斤衛處也迤南二十里爲赤斤四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卽前明所設苦峪衛之處
里爲小赤斤
也東有河城中有三墩墩西敦子有塔墩西六
迤北五十里爲王子莊苦峪西二十里爲古敦子
十里爲阿甫城西北有河河北爲阿甫西南三十里爲哈剌兀
速城其西北爲又班城哈剌花速又班間有河哈剌兀速西南百里爲瓜州城瓜州
西六十里爲西阿丹城其又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
班之西卜北隆吉兒之北會於西丹城又力爲隄乾卜剌察提兒
卜乾賴吉也大羽路爲赤擔水爲桓力爲哈剌哈剌
灰又西阿丹城而爲九九兒禿爲牙兒小剌陳
剌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剌灰爲台
失虎都俄偏貴爲阿赤爲卜西阿丹西二百里爲沙州城卽
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
明所設沙州衛之處古所謂流沙地也城西爲虎木哥城爲苔
失虎都爲牙卜剌爲哈朱卜剌其西北西阿丹洋爲丹赤爲引
只克爲哈密頭敦爲羽木脫云沙州西三百里爲哈密城城東有河
爲乞兒把赤爲克兒革也思
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爲迷哈密西十里爲阿思打納
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

商務印書館印行

城城北五十里有卜吉兒卜吉兒西五十里至阿打納城又西爲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爲剌木城又西有把兒海巴兒山西又有霍山兒又有和寺城寺西五十里至哈剌帖魄其西北爲剌木城剌木至哈剌帖魄十里自哈剌帖魄而西有察黑兒有山中夏家城又西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阿思打納西爲巴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兒城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兒城城南有剌芋墩有其城有半截上有蘆茭土墩有巴思闊山魯珍北爲羊黑兒城又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又西五十里爲我荅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菓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土魯番西二百里爲俺厄城城南有俺鼻兒城北有墩剌城又西五十里爲蘇巴失北有光眞兒城又西二百里爲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打六日其北有池有昌都剌城昆迷失西二百里爲阿剌木又西百里爲又力失城又力南有城兒杜力昌城北有苦他把城兒黑松林兒又力失西百里爲哈剌哈失鐵城其南有卜又西百里爲濃巴泉又西百里爲黑水

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泉泉兒河其南爲批力昌城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又西二百里爲淤泥泉泉南爲克列牙城兒其泉東至批力昌城兒行八程西百里爲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河西百里爲楊子河其河亦南北與山相接楊子河西十里爲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思雅河城南有瀦池又百里爲苦先城又西一百里爲西牙河西牙河城城北有霍山關有河思馬力城西北又迤邐涸海子西有沙納即哈西南有花蛇河南有赤利店西牙河西三百里爲阿黑馬力城又西南百里爲土力苦批城其城東至擺土力苦批西北百里爲阿迷城三城相連城四十里周環山水阿迷西二百里爲阿赤地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又四百里爲克力賓城南北有二回回墓及黑玉河北有店肆子又西百里爲乾泉又西百里爲火井井南有有乾羊城井三築城火井西二百里爲北店長子其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又西二百里爲土臺泉其城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北拾木石于城泉西二百里爲桐河其南

屬子力城城
北又有后城
又西五十里爲后子泉
泉南苦把力站南爲店子
井北爲養泥城兒其城東

至后城
行八程
泉西二百里爲河西丁城
城南有鎮河城
兒東南有海子
河西丁北三

百里爲赤的哈馬城城西南爲哈失哈力城城西五十里爲失

哈力城
其南有來兒河部剌城其西有河有昆遲迭民運南
爲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北民運北爲黑失哈城
又

西爲倘力又西二百里爲我撒剌
其西南爲計敵巴
失西北爲賽蘭
又南五百

里爲土剌城
其城形員四外居盧羅之中有王子一住回回
不纏頭帶白羊毛帽不種山吃魚羊肉馬乳
又

西七百里爲牙思城
有纏頭回回出
淺羊肉帖角皮
牙思西四百里爲也失卜

其南有巴速兒有打下你
俺帖速北有也失干城
也失卜西三百里爲亦爾乞咱打班

其南有大熱水泉黑水泉有六
可速巴北有黑后城有賽蘭城
又西二百里爲亦乞咱打班又

西爲把力干城
城南爲哈剌界爲阿必打納思乞
亦咱撒剌思咱力沙亦乞咱力
又西五百里

爲俺的干城
城北有馬
兒黑納
又西七百里爲我失城
城南有懶淵有
馬荅剌撒有大

者阿力東有郎弩古力　又西三百里至馬都城其城引水七派灌於其中南有高山北有沙兒黑納馬都西南五十里至欣的把丹其西有咱力都有舉欣的把丹都有撒力赤剌耳　欣的把丹北三百里爲黑窩歪其西爲虎帖城虎帖西四百里至阿懶合又西三百里至阿力欣打思其南有亢魯兩尊有阿拜郎力姻民有兩六七有水磨其西北三百里爲阿懶苔阿懶苔西北爲阿迷脫又西爲赤卜剌城其四面俱水出沙糖其南有苔黑苔奔有的人者有昆　思有剌巴的木兒咱亦卜剌有哈兒斤有哈沙打有戶綸城有連兒喻有盼黑的其北有鐵門關有克力干城有把黑里城有失把力城有倫的灰城又西爲黑樓城至赤戲旦黑諳黑苔蘭城兒四百里出獅子西馬搭田其南有巴巴沙忽有赤戲墨猪墨苔蘭城兒有剌巴的剌阿力阿城東北有馬力城　又西爲阿倫城城東有失黑山西山河南又西爲火者阿都阿剌黑蠻城城南有失黑山西北有剌叭的城　又西爲阿力伯有纏頭回回其南有阿剌都伯有失黑有阿力店子阿力伯西爲雜民城城南有阿黑雜民西五百里爲普哈城有回回種田出果品養蠶撒馬罕克在城西南有剌巴子大馬里麻

撒力力瓦思卜有卜剌撒及剌思有克力于城又西五百里撒馬兒罕城有纏頭回回出獅子哈剌苦木大驢子及寶石金銀鑌鐵象有把力帖角皮養蠶出瑣瑣葡萄各色果木撒黑剌棉花銀鼠春鼠豹皮翦絨單其北有阿力城有望日樓又西五百里爲失剌思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又西三百里爲高山其南有山北有馬上方西北有撒子城兒撒子城兒北北爲把黑打兒又西爲把苔山城出青金石其南爲西河城北爲阿沙巴力又西一千五百里爲怯迷城有王子外邊住有回旄番漢出金子金鋼鑽其南有歹兒打兒有阿巴的納都又西爲新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樣果品其南有巴巴苦力山城有回回種田有阿方伯城有回回出金子寶石又西四百里爲孛思旦城有回回種田養蠶出各樣果品其南爲阿力阿伯城中有回回爲俺的灰城中有纏頭回回出五穀又爲黑者沙平城兒孛思旦西五百里爲亦思他剌八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稻米養蠶其南爲盼的干城出鑌鐵獅子哈剌又爲巴巴沙蔥城及爲戶綸賊有回回種田出葡萄又爲剌巴的蹋兒苔及剌叭的迷城兒剌巴的打爾斤亦思他剌八西六百里爲失利思城有纏頭回回出魚歹把刀有院有樂又有各色果品有長流水又西行五日至亦心

城有纏頭回回屬帖的剌思管出瑣幅各色綾緞好手巾及花
毡子阿味阿芙蓉其南爲阿巴的納都打剌木角城馬失卜城
剌巴的扯的兒壤都兒城剌卜的米 又西八百里爲鎮力旦城
納牙其西北俱大川路行十餘日 又西八百里爲鎮力旦城
有纏頭回回種田出黑狐子其南爲苦薩
城有回回種田出稻米其北爲亦的城 鎮力旦西爲阿郎民
城回回環以屋廬有小王子屬帖的列思 又西爲帖魂別思城
城官出鑌鐵黃羊木梳各色果品阿味 又西爲帖魂別思城
有王子纏頭種田出各樣細綾東至回回亘城行
六日其東南爲瑣力城思其東北爲細北城兒 又西行四個
月爲苦思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樣樹木
其東南爲也兒的其西有水磨又西爲沙密城
有纏頭回回出各色果品瑣瑣葡萄哈剌骨馬又西行一個月至把黑旦城其城引水
中有回回二千家出獅子哈剌苫木金錢豹三
梭花布手巾纏南爲欠土城北爲陝西斤城 又西爲也的納
城有其頭回回一百
不出產物種田 又西一百里至飯店兒又西行六日至天
方國其城二里有出家回回在城住餘皆進
城禮拜其南有架於井北有阿思納城天方國西行十五
程爲迷魂力城有纏頭回
回種田 又西至牙瞞城有黑髮回回出瑪瑙
琥珀犀羊布各色棉

花又西爲文谷魯城俱漢兒人蓬頭帶帽種山出珊瑚樹眼鏡石上有七樣花草城東有河舟楫以渡其城又西爲阿都民城有回回種旱田出卓手巾各色果品又西爲也勒桑思城四隅環以屋廬周迴皆水已有舟楫俱漢兒人蓬頭帶帽兒種稻田出撒黑剌鑌鐵刀各樣果品又西爲撒黑四寨其城三重俱漢兒人蓬頭帶帽兒種稻田出烏木銀木白紫檀木各樣爲材又西爲哈利迷城有纏頭回回多養羊馬種旱田有水磨又西爲阿的納城屬魯迷城管有回回種麻子出棉花又多黃葡萄及各樣果品又西爲阿的納城屬魯迷城管有回回種麻子出棉花又西爲菲郎城其城三重有王子俱漢兒人萬除披髮帶帽兒種稻田養蠶織金蟒龍撮黑剌氈絨毡出金子黑石珍珠又西爲安谷魯城有纏頭回回種旱田出瑣瑣葡萄各樣三校　子翔毡羊毛織褐子出大瑣瑣葡萄城西距山四百里有纏頭回回種旱田出白棉花夏上有巡檢司又西爲可臺城有纏頭回回種旱田出白棉花夏布山下出西天紅花城西有河河有二水磨又西爲孛撒羅城有回回種旱田出各樣花品又西有海中有船載千人糧飾可用三個月沿用盜甲什物又西爲魯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纏頭回回及漢兒人又通事種旱田不出物產東至孛羅撒一千二百里

張參議耀卿紀行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召趣北上登自鎮陽信衙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恆山之絶頂所謂神峯者竦拔若青蓋然其餘諸峯歷歷可數回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遠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僅皆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亦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經良鄉渡盧溝橋以達於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雲塔新店驛入南口渡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當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鷄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嶺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

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德勝口至扼狐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分主也於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　氈單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畢過撫州惟荒域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衙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司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亙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域有戍者之所居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陁際陀所及無堠后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而北

行一日過魚兒泊泊有二馬流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一里許中連寢殿夾以二室皆以龜蛇列兩廡前峙跳櫩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頹城址望之延緜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濬陀十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書轤駒河也夾岸多叢林其水東注甚滿瀦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氷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番漢稍有屋宇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山漢書黑山也自一舍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近而視之皆花石也益常有陰靄之氣覆於其上焉

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倍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澤濁剌漢言兔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方可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流北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悟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舊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餘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樹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疏圃時孟秋下旬麻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

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田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揭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猴石猴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嶋嵬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猴然由是名焉自猴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名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方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迄中秋後始啟行東由驛道過石猴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記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嶼間避冬林木甚盛氷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

其服非毳草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曰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後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至馬頭山而上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屬下復會於大帳牙西白馬重什器亦如之與歲惟重大四月九凡致禮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因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多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西逐水草便善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殆歸遊於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衣褥衣服金銀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

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於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識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識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八

崑山顧炎武撰

交趾

夷情論曰安南占城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通乎中國眞臘以西則皆扶南屬國所屬也自漢陳憺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十二章經明帝遣郎中秦景使天竺求得之此爲佛經入中國之始婆羅門華言僧也佛與菩薩偏袒右肩其爲屬國之俗可知矣男證果曰佛女證果曰菩薩按可談云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及在廣州見呼番婦爲菩薩蠻乃知觀世音以女證果故爾云夫天竺釋迦之所自生也佛法行於東西二洋善者若赤土瞿曇氏惡者若羅刹鬼密授化國而譬之有幻術焉達摩西來傳至慧能三鼓入室密授衣鉢行至廣嶺有奪之者提掇不動是也至今番僧

猶存其術雖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爲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得本性自然極樂者鮮孰喜之多棄孔顏博約之教而求徑焉殊不知此乃勸吾人洗心盡性之說而易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中國者哉達摩西來不通中國言語文字而謂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其言吾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反爲支離又達摩傳至六祖有禪宗金剛經是時房融知南鎧萬蠻州番僧持能嚴梵本就寺譯出而筆授之增八菩提諸義士夫亦喜觀之白蓮教去其煩文止歌演其咒以焚香聚衆稱孔雀明王其流禍慴矣又圖覺經云一者理障碍王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亦爲陽儒陰釋者所宗潮人林大欽作性日炤空萬障說而披猖恣以死近又有立息心大以延國脉之說詈孔子四十不惑爲頑皮者與真徒相拄打拳以爲樂言之無文動不以禮一至於此故羅整菴詩有句云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

李文鳳氏欲討安南不貢之罪嗟乎其內證久矣

大學衍義補

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受中國官爵動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煃爲黎季犛所竄季犛上表竊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　聞　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

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　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尤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儒蠻纓之族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

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賊臣所伐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臣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氏者以求得陳氏後爲嗣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爲所蔽郡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眞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並於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

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

安南疆域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地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盤府界南盤府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凍諸州皆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峒亦與之接境二峒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州左能峝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屯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

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出王山等處至其東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交南邊境之大畧也

永樂五年六月改交趾龍興府爲鎮蠻府建興府爲建平府天長府爲奉化府新興府爲新安府國威州爲宣蠻州宣光州爲宣化州上福州爲福安州安邦州爲靖安州日南州爲南靖州布政州爲鎮平州明靈州爲南靈州龍眼縣爲清遠縣安世縣爲清安縣應天縣爲應平縣山明縣爲山定縣上福縣爲保福縣龍潭縣爲清潭縣丹鳳縣爲丹山縣龍枝縣爲隴枝縣天施縣爲施化縣古戰縣爲古平縣統兵縣爲統寧縣佛善縣爲善善縣天本縣爲安本縣獨立縣爲平立縣黎家縣爲黎平縣御

天縣爲新化縣費家縣爲古費縣安邦縣爲同安縣安興縣爲安和縣茶龍縣爲茶清縣杜家縣爲古杜縣上路縣爲路平縣上福縣爲福康縣布政縣爲政和縣鄧家縣爲古鄧縣左布縣爲左平縣世榮縣爲上榮縣餘仍其舊　定交阯所隸州縣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總十五府以威蠻福安三帶慈廉利仁五州隸交州府本府親領東關慈廉二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大掌四縣福安州領保福芙蓉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朗扶盪安樂立石元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寶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儁古者古禮利仁六縣以嘉林武盪北江三州隸北江府本府親領超類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

宣州領仙遊武盛東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善誓安越二縣以諒江南策上洪三州隸諒江府本府親領清遠古勇鳳山邓岸陸邓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盛古隴保綠四縣南策州領清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溪唐安多鎗三縣以洮江宣江沱江三州隸三江府洮江州領山圍麻溪清波夏華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岩三縣沱江州領隴拔古農二縣以長安州隸建平府本府親領懿安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長安州領威遠安謨安盛黎平四縣以東潮靖安下洪三州隸新安府本府親領峽山太平多翌河塊西開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賓安老水棠四縣靖安州領會安支對安立安和新安大瀆萬盛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四岐同利清沔四縣以快州隸

廣雅書局珠

建昌府本府親領倮田建昌布眞利四縣快州領仙呂施化東結芙蓉永涸五縣以美祿膠水西眞順爲四縣隸奉化府以清化婺九眞三州隸清化府本府親領古滕古宏東山古雷永盛安定婆江七縣清化州領俄樂細江安樂富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盛宋江支俄四縣九眞州領古平結悅緣覺農貢四縣以新化廷河古蘭神溪四縣隸鎮蠻府七源上支下文萬岸廣源上恩朗七州隸諒山府本府親領新安如敖丹巴邱溫鎮夷淵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臘容坡平六縣上文州領杯蘭慶遠庫三縣以政平南雲二州隸新平府本府親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質三縣南靈州領丹崙在平夜度三縣以演州隸演州府演州領千冬芙蓉芙苗瓊林四縣以南

靖隴二州隸又安府本府親領衙儀至縣古杜文羅眞福上油
偈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可黃偕石河華奇羅四縣隴州領石
塘東岸路平沙南四縣以順化二州隸順化府順州領已閒利
調安仁三縣化州領利蓬土榮乍令茶偈思容蒲普蒲浪七縣
改太源等五鎮爲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隸布政司
太原州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弄石大慈安定感化
太原十一縣宣化州領曠當道又安平原底江收物大鑾揚乙
九縣嘉興州領籠蒙四忙三縣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振水尾
四縣廣威州領麻籠美良二縣設交阯布政司永盈庫交州府
醫學僧綱司瀘州驛豐盈庫永豐倉建平府永盈庫常豐倉三
江府豐濟倉嘉林州儒學交州北江諒江建平四府稅課司福

安三帶慈廉利仁嘉林武峯此江宣化八州稅課局應平大堂山定清威武峯細江善才武峯東岸青林至靈平河古勇清安太平多翌阿瑰西關長津同利二十縣稅課局多錦縣之麻浪保祿縣之下昌唐豪縣之金縷唐安縣之司王峽山縣之峽山五稅課局北江府井三帶州之長江慈廉州之上古利仁州之養頑宣化州之長江慈廉縣之兵神大堂縣之江潭山定縣之山定清威縣之清威唐安縣之涇咱清遠縣之翁羅安謨縣之安謨海口東結縣之車粟口膠水縣之昌先古勇縣之粉池平和縣之凍美安老縣之古齊場支對縣之阿蹋社四岐縣之四岐社域箇婁社安定社河泊所凡二十一慈廉縣之婆伽應平縣之三汉河大堂縣之三江口場津橋芙蓢縣之河魯口唐江

橋扶隆縣之江口鎮扶盧縣之園山鎮文石縣之車朗鎮丹山縣之喝江口淸廉縣之淫蚜平陸縣之盧江古橋縣之陀橋永江口嘉林縣之三江口汉上艻蔺青林縣之平灘江口至靈縣之古法渡平河縣之多魚海口堆海口安　江口多錫縣之阿牢江口山圍縣之陳舍麻溪縣之花原山夏華縣之湯灰東欄縣之古雷江口西欄縣之軒闌虎岩縣之三峽江口隴拔縣之費舍古農縣之酒舍懿安縣之路浦江大灣縣之大安海口安盧縣之三水江黎平縣之生菊山江安謨縣之神投海門太平縣之唵江多閻江口多翌縣之粟江河瑰縣之支隆渡西來縣之支來莊東潮州之天廖江屯山古費縣之扶蒂社海口安老縣之安老海口多混海口同安縣之同安海口支封縣之多俚

社海口安和縣之小白藤海口長津縣之波了社四岐縣之域箇婁隊油江隊祝水隊同利縣之多弋俸田縣之俸田建昌縣之江黃口貞利縣之海門東結縣之車栗口美祿縣之盧江口西貞縣之蒂江口順爲縣之阿江口會江口膠水縣之添福海口膠海口收物縣之石恩縣大鸞縣之北果橋道當縣之蘭社文安縣之渭隆江口平原縣之北衝底江縣之鍚山鎮巡檢司凡六十七清廉縣之美橋保福縣之保福嘉林縣之嘉林武盧縣之市橋平陸縣之永安黎平縣之生苟保祿縣之芹站馬驛凡七交州府之瀘江武盧縣之市橋保祿縣之芹站及雞陵邱溫遞運所凡五石室縣僧會司交阯鹽課提舉司廣茲大黃二場鹽課司改雞陵關爲鎮夷關　癸巳設交阯左右等衛指揮

使司勅總兵官新城侯張輗等及兵部尚書劉儁曰交阯城中立交州左右中三衛富良江北立支州前衛昌江諒江各立衛市橋隘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市橋以西所守之　七月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於新化立衛從之　十一月丙寅設交阯三江清化又安新平順化五衛及　州南靖二守禦千戶所　十二月己丑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奏請於原設七衛之外再撥官軍五千六百人設交州後衛又請設鎮夷諒山二衛及增設十五千戶所該用官軍二萬二千二百有奇悉從之

六年正月戊辰設交阯太原嘉興廣威天關望江臨安新盛七鎮金場局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又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

員每鎮三員提督查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設交阯云屯市舶提舉司置提舉副提舉各一員　二月己丑交阯按察司僉事劉有年言交阯舊設知州多不親民而於附郭置縣理民事請如內地以州管民而革去附郭縣從之增置交州左衛之中左中右二十戶所並交州中右前三衛及昌江衛之中左千戶所清化衛之中右中中中前中後水軍千戶所三江衛之中前後三千戶所甲辰設交阯按察司之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　六月新城侯張輔言交阯平定間設諸衙門朝廷遣使及諸司奏報皆須驛傳宜於廣西桂林柳州南寧太平等府增設水馬驛一十九自桂林府東江驛至思明府憑祥縣新舊馬驛共三十有一其驛道遠者宜設中站南寧府

至龍州等驛水道差遠宜增驛舟並置遞運所又言交阯舊太原等五鎮已改爲州餘天關等十三鎮未改　上命所司悉准行之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請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阯建設軍門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使按察使各一衞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　是月築交阯都司及清化衞城交阯前後昌江邱溫等衞市橋隘留關等千戶所各置排柵　九月己卯陞交阯太原州爲太原府宣化州爲宣化府改宣化州稅課局爲稅課司設太原府稅課司革威蠻州之　定縣福安州之保福縣三磐州之扶隆縣利仁州之清廉縣慈廉州之丹

廣雅書局栞

山縣嘉林州之安定縣武盛州之仙遊縣北江州之新福縣諒江州之清安縣南榮州之青林縣上洪州之唐濠縣洮江州之山園縣宣江州之東欄縣沱江州之隴拔縣長安州之威遠縣東潮州之東潮縣靖安州之同安縣下洪州之長津縣以其地各入本州改扶隆縣之江口鎮巡檢司隸三帶州清廉縣之涇蜍巡檢司姜橋馬驛隸利仁州丹山縣之喝江口巡檢司隸慈廉州保福縣之保福驛隸福安州山定縣之稅課局及山定河泊所隸威蠻州清安縣之稅課局隸諒江州青林縣之稅課局及平灘江口巡檢司隸南策州唐濠縣之金縷稅課局隸上洪州山園縣之陳舍巡檢司隸洮江州東欄縣之古雷江口巡檢司隸宣江州隴拔縣之費舍巡檢司隸沱江州東潮縣之天廖

江屯山巡檢司隸東潮州同安縣之同安海口巡檢司隸靖安
州長津縣之稅課局及波了社巡檢司隸下洪州設北江府常
儲倉新安府常積倉諒江府常益倉各置大使副使一員庚
子設交阯各州縣巡檢司三十七所清化府二十六巴龍關落
河洛關堯山關隸古雷縣巴禮涇口隸永盛縣箇勾歷關巴凜
關貪柵關隸扈江縣險石關清都鎮隸安樂縣補巴隘關絹槐
司隸細江縣旭卞關王局關涓忙關俄樂關隸俄樂縣靈長海
口靈長渠口隸河中支俄縣渠口隸支俄縣典史海門隸九眞
州濠渠口沈渠口隊限隸結悅縣布衛海口隸緣覺縣要翁關
立關黑關隸農貢縣諒江府一三江口隸清遠縣三江府一洞
淋砦隸夏華縣北江府二石神隸嘉林州小江橋隸東岸縣建

平府二巴幹口屯隸安本縣虎河隊江口隸安謨縣建昌府一三江口隸芙蓉縣宣化府一關濛隸曠縣廣威州三多隘司凜隸本州八圭隸美良縣置交州後衛三江衛二經歷司經歷各一員增置云屯市舶提舉司提舉吏目各一員設新平順化二市舶提舉司云屯新平順化二抽分場宣化府銀場局司置提舉一員副提舉二員場局置大使各二員副使各四員

七年正月甲子設交阯清化府之廣儲倉立溫縣之立溫倉雞陵縣之鎮夷倉扈江縣之牛鼻關古洪縣之會潮海口支俄縣之支隆海口神投海口緣覺縣之天甲海口遷河縣之經農江口古萌縣之滶口大全江口雞陵縣之鎮夷關淵縣之坡壘門水浪縣之博花江口應平縣之盎橋云屯縣之云屯快州之阿

魯口十四巡檢司交阯鹽課提舉司之安老安和支封同安四場鹽課司永寧縣之屢柳宋江縣之可屢二馬驛立溫縣之立溫董縣之董站雞陵縣之沱歙三驛水浪縣之稅課局　乙丑并交阯上文州之庫縣入本州慶遠縣入柘蘭縣七源州之披縣入本州容縣入欽州平縣入水浪縣　九月乙酉設交阯諒山北江建平三府及歸化南策二州并雞陵董淵黎平武盧保祿平陸七縣鹽學鹽課提舉司之支俄長羅丹夾二場鹽課司歸化州稅課局石廩關巡檢司以交阯太原鎮金場局隸太原府嘉興鎮金場局隸嘉興州廣威鎮金場局隸廣威州初設太原等七鎮金場局未定管屬至是布政司言天關等四鎮蠻又寇亂道梗不通太原等三鎮金場局已行開設宜各有所隸故

有是命

八年七月己卯設交阯奉化清化二府稅課司諒江三江清化三府並快州之鹽學北江府之市橋倉諒江府之芹站倉奉化府之廣積倉三江府之豐盈倉三帶州之長江歸化州之古廣安立縣之茂阿朱貴文盤縣之忙挽文振縣之文盤甘棠水尾縣之水尾巴羅九馬驛三江府之三江洮江州之陳舍夏華縣之夏華三水驛清化府之古刀鎮安謨縣之安謨海口小安海口大汪海口安盆縣之包蓬江口峽山縣之柳園屯太平縣之太平海口水棠縣棠都理社萬盆縣之阿葛屯同利縣之爭江屯廣源州之寨麻十一巡檢司愛州之椿市古安縣之大拜市及七源歸化二州支盤文振麻籠三縣七稅課局並愛州之支

俄縣九眞州古平縣淸化州之細江縣各入本州其支俄縣之支隆海口神投海口支俄梁口細江縣之蒲巴隣關緝槐關五巡檢司各隸本州　十二月己亥設交阯三帶州之長江安樂縣之安樂沱沱州之江口麻籠縣之眞邪社四巡檢司北江府之常盈庫

九年四月癸卯改交阯諒山府雞陵縣爲鎭夷縣雞陵遞運所爲鎭夷遞運所邱溫縣之邱溫倉隸本府七源州之坡壘關巡檢司隸彌縣水源縣之博花江口巡檢司隸七源州上思朗州爲上思朗州下思朗州爲下思朗州古藤縣爲古藤縣　以瘴癘徙交阯鎭夷關於松嶺高爽之地　五月丁卯設交阯鹽課提擧司之通濟鹽倉諒江府古隴縣之小關巡檢司　八月辛

丑徙交阯昌江衛於昌江橋立諒江府治及市橋守禦千戸所於塔山　乙卯并交阯靖安州之大瀆縣入新安縣　十一月己巳設交阯寧化州領赤上車來二縣直隸布政司設武禮縣之平隆巡檢司新安府之廣盈庫

十年五月乙酉設交阯大巒縣之北岭溪龍縣之谷冊二巡檢司　六月丁丑設交阯諒江州次五社巡檢司　七月癸巳設交阯政平州之彌淪海門瓊林縣之芹海門二巡檢司　九月乙酉設交阯永通縣之那羅村巡檢司古隴縣之小關驛

十一年六月乙亥置交阯廣威州澄冊敬冊二巡檢司

十二年三月庚子設交阯升華思義四州俱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蓋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元帥胡具

鄧景儀鄧鎔爲守及帥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復就擒
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同黔國公沐晟計議復建四州承制授降
人阮蕝楊夢松范公議阮儉爲知州胡文張原德武征范昉爲
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來聞　皇太子
從之六月庚戌置交阯又安新平順化三衛演州守禦千戶所
七安衛南靖守禦千戶所時總兵官英國公張輔以四府與老
撾占城邏纔接境土地廣遠夷民煩夥宜有控制同黔國公沐
晟議請於各府置衛所籍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仍請
給印信　皇太子從之十二月庚寅設交阯鹽化州瑰縣巡檢
司

十三年四月壬申設交阯演州府之葵州又安府之茶籠玉麻

二州定升華府之升華思義四州所隸縣升州領黎江都和安
嘉三縣華州領萬安具熙禮悌三縣思州領持平白烏二縣義
州領義純鵝栎溪縣三縣　五月甲辰設交阯三江府稅課司
沱江東潮二州幷清波麻溪夏華三縣五稅課司局太原府庫
積庫利仁縣溼濛江上思朗州之通廣新化縣之司圃江口楊
舍社三巡檢司革諒山府水浪縣稅課局　八月丙戌徙交阯
新安府治於鎮夷衛城內改南策州幷至靈縣隸之以名稱方
平二縣隸鎮蠻府初南策至靈隸諒江多壁太平隸新安至是
交阯布政使言南策至靈近新安多壁太平近鎮蠻改隸爲便
鎮夷衛正在南策至靈之地宜移新安府治於鎮夷城內爲便
上悉從之　丁亥幷交阯清化府之古宏縣入古藤縣愛州

之河中統盜二縣九眞州之緣覺結悅二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新安縣入丹巴縣如教縣入邱溫縣董縣入鎮夷縣七源州之水浪縣入本州琴縣入淵縣上交州之杯蘭縣入本州新安府之知見之縣隸衙儀福康二縣改平州之古鄧從盾政和三縣南靈州之丹裔縣各入本州夜度縣入左平縣利仁州之古禮縣入本州古楞縣入平陸縣古者縣入利仁縣三帶州之元郎縣入扶寧縣威靈州之大堂縣入本州鎮蠻府之新化縣入廷河縣神溪縣入古蘭縣靖安州之安立縣入安和縣西關縣入太平縣河瑰縣入多翌縣武盜州之安豐武盜二縣北江州之安越縣南靖州之河黃縣驩州之沙南縣各入本州路平縣入衙儀縣建平府之平立縣入安本縣長安州之安謨縣入安

盤縣建昌府之倮田縣入建昌縣快州之施化縣宣江州之虎岩縣各入本州諒江府之古勇縣入清遠縣革演州府以千冬縣入演州幷演州之芙蓉縣入瓊林縣革威蠻利仁福安南策諒江嘉林沱江七源八州應平清威太堂古勇平河太平河瑰多翌西關同利武盤善才細江麻溪清波夏華文盤文振麻籠十九縣及上洪州之金縷愛州之椿市多錦縣之麻渾唐安縣之司王保祿縣之下昌方社縣之大拜市稅課局其宣化府之長江威蠻州之山定利仁州之養頑慈廉州之上古慈廉縣之兵神清威縣之清威太堂縣之江潭清遠縣之芬羅古勇縣之粉池唐安縣之涇咍平河縣之凍美河四岐縣之安定社域箇婁社四岐社安老縣之古齊場支封縣之河躡社膠水縣之員

光安謨縣之安謨海口河泊所同安支俄長羅三場鹽課司太平縣之唵江口結悅縣之沈渠口二巡檢司三帶州倉並革之十四年二月辛巳設交阯順爲縣之僕江口水尾縣之清水江盎化州之雞江口三巡檢司　五月丙午設交阯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交州北江建平諒江奉化建昌鎮蠻新安清化三江太原宣化十二府歸化盎化三帶慈廉福安武盎北江長安諒江上洪快清化愛東朝下洪南策洮江陀江宜江一十九州慈廉石室平陸安樂立石扶盎清潭扶蓄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誓細江善才大灣望瀛清遠鳳山平河保祿安盎古隴唐安西眞膠水眞利布建昌芙蓉東結永涸太平水棠古賢安老同利清洲至靈安定梁江麻溪清波夏華西欄安

定司農永通峒嘉武禮當道文安曠楊底江乙平原收物家麻
隴安立六十一縣儒學諒江建昌鎮蠻新安三江太原六府歸
化福安慈廉北江武盌嘉林諒江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筦沱江
萬崖十四州石室應平善才安盌平河保祿安盌唐安多錦画
利布芙蓉東結峽山水棠古費安老至靈麻溪清波夏華古農
當道楊底江平原二十六縣陰陽學建昌鎮蠻新安太原宣化
五府嘉興三帶威蠻北江嘉林諒江上洪東潮下洪洮江沱江
宣江十二州麻籠安立水尾蒙清威應平細江善才望瀛大灣
清遠平河唐安多錦安盌古隴順為太平眞利布芙蓉東結永
福安老水棠清河麻溪清波夏華古農收物三十一縣醫學新
安清化太原三府僧綱司嘉興廣威歸化北江長安諒江上洪

快東潮下洪清安九眞洮江沱江宣江七源十六州僧正司慈
廉扶盆安樂立石石室清威清澧芙蓉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
誓細江善才大灣望瀛安本河平保祿安盆唐安多錦順爲西
眞美祿眞利布建昌芙蓉東結多翌古蘭廷河太平峽山水棠
古費四岐同利清沔至靈安定東山梁江麻溪清波夏華古農
富眞定安當道曠楊收物美良五十六縣僧會司建昌鎮蠻新
安清化太原宣化六府道紀司歸化福安利仁慈廉武盆北江
嘉林長安上洪快東潮下洪南策洮江沱江十五州道正司慈
廉立石清澧清威嘉林超類慈山東岸善誓善才望瀛安本黎
平平河保祿唐安美祿西眞芙蓉東結太平水棠古費安老四
岐清沔至靈麻溪清波夏華定安當道文安曠乙大蠻收物三

十七縣道會司　庚戌交阯總兵官吳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涓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邱溫故路近七驛宜設水馬驛傳以便往來從之於是設廣東欽州之防城佛淘二水驛寧越涓輪二遞運佛淘巡檢司靈山縣之龍門安遷二馬驛安河格木二遞運所交阯靖安州之同安水驛同安遞運所萬寧縣之萬寧水驛萬寧遞運所新安縣之新安安河縣江安河東潮州之東潮三水驛至靈縣之平灘水驛平灘遞運所慈山縣之慈山水驛改交阯嘉林縣嘉林馬驛交州府江馬瀘驛廣東欽州天涯馬驛俱爲水馬驛廣西橫州州門水驛隸南寧府　設交阯新安守禦千戶所　七月己亥復設交阯演州望江鎮又安府臨

安鎭二金場局先是以蠻人弗靖罷二局至是寇平復置　十月戊辰設交阯安樂縣之　皋農首縣之水通董縣之黄站三馬驛

十五年正月庚戌改交阯前演州府之葵州隸清化府　閏五月設北關守禦千戸所於交阯歸化州隸雲南都司　設交阯東潮等州縣巡檢司東潮州之古費江下綦翁支封縣之阿蹋社四岐縣之但江善才縣之箇齊江口平河縣之麻牢江峽山縣之涇河高靖安縣之戸陳安和縣之大隴東潮縣之新安社淡水江水棠縣之竹洞社同利縣之婆移江布縣之語江口演州之平蠻社偈江縣之可楞江古社縣之三又江思容縣之婆門社新安縣之膴門海口其演州之偈江古社思容新安四縣

民少如所設弓兵不能及數命於衙所土軍內撥補　六月丙戌改交阯建昌府永泗縣隸本府初永泗縣隸快州以本縣去府遠近於州故也　九月丙寅設交阯又安府廣積庫衙儀縣丹哈海門巡檢司監庫提舉司之博濟廣濟遠濟安濟演濟五鹽倉南界眞福千冬三場鹽課司

十六年正月己卯設交阯新安府之太平橋鎮鑾府之海潮江建平府之大安海口清化府之巳禮三江演州之千冬又安府之明市奇羅凡七批驗鹽引所各置大使一員　八月己卯改隸交阯所屬巡檢司馬驛遞運所先是并省各府州縣而其所屬衙門尚未釐正至是改交州府太堂縣之三江口及場津橋二巡檢司隸威蠻州利仁州古楊縣之泡橋永江口二巡檢司

隸平陸縣武盧州武盧縣之市橋馬驛及漉遠所宣江州虎岩縣之三岐江口巡檢司各隸本州長安州安謨縣之神投海門安謨海口小安海口虎河隊江口四巡檢司隸安盧縣新安府河瑰縣之支隆度巡檢司隸鎮蠻府多翌縣新安府西關縣之支來莊巡檢司隸鎮蠻府太平縣鎮蠻府新化縣之司　江口楊舍社巡檢司隸廷河縣神溪縣之古刀鎮巡檢司隸古蘭縣建昌府俸田縣之俸田巡檢司隸建昌縣諒山府蓋縣之董站驛隸鎮夷縣清化府古宏縣之會潮海口巡檢司隸古藤縣愛州河中縣之靈長海口靈長渠口二巡檢司隸本州緣覺縣之天田海口布衛海口二巡檢司及結悅縣之濠渠口　隊隈二巡檢司隸九眞州　十一月癸亥置交阯邱溫衛

十七年三月癸酉設交阯諒山府及七源廣源上文下文萬崖上思郎下思郎九眞嘉興廣威千州多翌古蘭邱溫鎮夷丹巴脫淵大蠻宜化富良弄石大慈感化永盛宋江儀樂安樂十七縣儒學宣化府陰陽學僧綱司廣威州陰陽學監學道正司萬崖州僧正司太平鎮夷二縣陰陽學太原縣監學僧會司道會司古蘭縣監學道會司多翌洞喜二縣陰陽學監學道會司又安府常豐倉新平府常平倉建昌府廣平倉　四月壬午改交阯文振縣之甘棠驛隸文盤縣　八月丙申設交阯諒山府之七源鎮及三江府之歸化鎮宣化府之宣鎮光金場局局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　九月丙辰併交阯化州之利蓬思容二縣入土榮縣仍令蒲浪蒲苔二縣入化州順州之利調安仁石蘭

已閒四縣入順川新平府之福康縣入峩儀縣南寧州之左平縣入本州又安府之支羅土酋二縣入峩儀縣土黃縣入古社縣貢福縣入驩州偈江縣入石塘縣南靖州之盤石縣入本州奇羅縣入河華縣驩州之東岸縣入本州清化府之安定縣入永寧縣梁江縣入古雷縣東山縣入古藤縣清化州之安樂縣入本州扈江縣入俄樂縣愛州之宋江縣九貢州之農貢縣各入本州諒山府之下文州入上文州下思郎州入上思郎州七源州之脫縣入淵縣宣化府之文安縣入曠縣乙縣入衣江縣太原府之司農縣入安定縣洞喜縣入富良縣太慈縣入宣化縣錦江府之鳳山縣諒江州之安寧縣入清遠縣那岸縣入陸那縣諒江州之保祿古隴二縣入本州上洪州之多錦唐安二

縣入本府建平府之望瀛本灣二縣入懿安縣長安州之黎平縣入本州建昌府之布縣入建昌縣快州之芙蓉縣入本州東結縣入永福縣新安府之至靈縣入南策縣東潮州之水棠縣下洪州之四岐縣各入本州清河縣入同利縣靖安州之支封縣入安和縣雲屯縣入靖安州三江府銚江州之清波縣入本州麻溪縣入夏華縣沱江州之古農縣宣江州之西欄縣各入本州交州府福安州之清潭縣入東關縣芙蓉縣入福安州三帶州之安朗縣入安樂縣永寧縣入立石縣威蠻州之清威縣利仁州之利仁縣各入本州北江府之超類縣武寧州之東岸縣並入嘉林縣慈山縣入武寧州嘉林州之細江善才二縣北江州之善誓縣廣威州之美良縣歸化州之安立縣嘉興州之

蒙籠二縣富化州之赤土塊二縣演州之茶清縣各入本州革鎮蠻府爲鎮蠻州以所隸古蘭廷河二縣幷入本州多翌縣入太平縣奉化府爲奉化州以所隸美祿順爲二縣併入本州西州縣入膠水縣革諒山府之鎮夷倉諒江府芹站倉奉化府廣積倉北江府東岸縣稅課司

二十二年九月癸巳掌交阯布政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奏請設北江州三江口丕祿縣明市社二巡檢司從之宣德元年四月己巳設交阯諒山府隘留關董站二巡檢司隘留關舊爲小關堡董站舊爲董站堡俱以土兵土民守之因諒山府言其山箐險要請罷堡置巡檢司改民兵爲弓兵故置之

安南國古交阯也南方夷人足趾開析兩足並立足則相交故名自漢武開羣夷謫戍其人百骸與華無異

帝顓頊時南至於交趾莫不厎厲帝堯時申命羲叔宅南交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越裳卽九眞也秦以交趾隸象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之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兼交趾刺史治嬴陵（嬴音蓮陵音陵）光武中興交趾九眞置守（任延錫光）教其耕種制爲冠履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徵側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相傳在欽州古銅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壅之抵思明府南又狀帝建安中改爲交州吳孫權分爲交州爲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交州記縣西有仙山上石室下有勾漏縣數百里有三江築城時有龍見故以名縣晉宋齊梁陳隋並因之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交趾郡爲交州分武峩州粤州芝州九眞郡爲愛州分福祿州長州日南郡爲鵭州分峯州陸州湯州又有禺州峘州凡一十二州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五季梁貞明中

爲士豪曲承美所據送款於梁得節度使時南漢擅命嶺表遣將李之順（一作克鄰）伐承美執之乃幷有其地（已上詳見事紀）尋爲愛州將楊延勢所據南漢署爲交阯節度使傳子紹洪後州將吳昌岌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吳處玶等爭立僭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藤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聞南漢平上表內附八年詔封部領爲交阯郡王璉爲節度安南都護自此始爲番夷矣後領部及璉死璉弟璿立尚幼大校黎桓篡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劉澄賈湜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廣州路入討桓破之於白藤江口轉運使矣仁寶率目軍先進澄等遁迴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遂班師澄病死詔戮湜等而贈仁寶工部侍郎桓上表謝

罪雍熙二年入貢以桓爲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四年封交阯郡王黎氏有交阯自此始至道元年寇欽州如洪鎮景德元年桓卒
中子龍鉞立爲其弟龍廷簒奪其兄明護率其下千餘奔廉州
乞討之詔不許令廉州優加資給四年龍廷貢遂得詔封大中
祥符元年大校李公蘊逐之自稱留後黎氏傳世詔以公蘊爲
其二十年
節度使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德政卒子日尊嗣嘉祐四年寇
欽州思臺管五年與甲峒賊寇邕州詔安撫使徐靖討之靖遣
謀誘占城國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上表
待罪熙寧二年表言占城國久缺貢請帥兵討之虜其王遂
僭稱大越皇帝追尊公蘊爲太祖皇帝五年改元寶象又改神
武卒傳子乾德知柱州劉彝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大治戈舡
遏絕表疏熙寧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
自昆崙關連陷欽廉二州遣招討使郭逵討之九年十二月逵

破蠻洪里隘炎富良江敗其精兵殺其王子洪眞乾德照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諭俟盡還省界卽賜以廣州源乾德初約歸款廉邕三州官吏千人入之纔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手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紿示海道之遠也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阯所有吾民遭其荼毒反益地與之乾德卒子陽煥立陽煥卒子天祚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天祚子龍翰龍翰子昊昌皆紹封昊昌卒無子女昭盛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定三年昭盛避位於夫陳日褒四年詔封日褒爲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以日褒爲大王而其子威晃紹封威晃一名光昺始立詭名以欺中國矣是時元世祖旣平雲南遂遣帥入取廣西道光昺上表奉

貢中統二年封爲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子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遣人召之入覲光昺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遣愛代覲世祖怒封遣愛爲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弗納遣愛思夜遁去二十一年冬命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迺征之進兵臨境日烜相敵潰走二十二年日烜僭稱大越皇帝襲其父名威晃父子同名猶林邑陽邁也傳位於其子日燇自稱太上皇按李陳相承皆僭大號光昺改元紹隆日燇改紹寶其弟稷益歸順入見復封稷益爲安南國王二十四年大發兵討之命脫懽及平章奥魯赤統師送稷益平定其國水師分道合雲南兵進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等出兵舡以從日烜遣使入貢師次思明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其舟師斬首四千餘級生擒

百餘人凡十七戰皆捷張文虎次屯山遏其舟師擊之多寡不敵乃沈米於海趨瓊州餘糧舡亦多颺至瓊士卒與糧船亡失者十一脫幢以諸軍渡富良江敗其守城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入海島二十五年師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往引兵還次阯城諸將破其諸砦至三海口而糧舡不至乃還諜知日烜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邱急嶺連亙百餘里以遏歸師脫幢道遂由單已縣趨蓋州間道以出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遣使謝罪二十七年辛日燇遣使入貢招諭來朝日燇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湖廣行省益稷與焉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征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愿爲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爲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日奎遣

使奉表來朝尋入寇廣西僤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三年世子日曉遣使入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煙遣使入貢皆不稱王思討也按陳天平自稱曰烜之孫天明之子葢有名天明者傳至日煙本朝洪武元年冬上遣漢陽知府易濟賫詔往諭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爭之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邇悟好不通肇基江左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遠邇相安於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遠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年日煙遣使入貢請封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甯典簿牛諒往封曰煙爲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十月至其界而日煙先卒其從子日熞嗣遣使告哀具請封上自製文遣翰林編修王廉充弔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封日熞爲安南國王併使取前使張以甯

等所請印及賜物界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阯立銅柱爲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祭之三年秋八月廉等至安南日燭與陪臣出迎於郊奉御製文彩輿迎入別設日煙靈位使者南面宣之日燭率其臣再拜俯伏以聽成禮而退翌日唐臣等奉詔印授之日燭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人惟以長揖爲敬至是始行稽首頓首禮自表謝後歲常入貢

謹修臣職國初設鎮南關於憑祥宏治己未安南陪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密奏爭貢路欲專由龍州不允

日燭尋爲其叔伯明所篡五年二月叔明遣使入貢御之七年叔明遣使入奉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詔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尋表稱年老以弟煓代視事許之八年六月煓遣使請朝貢期詔三年一朝貢若王立則世見十一年正月遣使告煓卒弟

煒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煒入貢詔諭與占城平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阿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其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　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耶何其舍長久富貴而其貪高位致富貴若草芥之朝露昔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故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然既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矣且天地之廣長民者之眾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而難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鑒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必妄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也爾如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宜悉朕意毋有忽十三年叔明屢遣使入貢方物　詔戒諭之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庚午煒爲其國相黎季犛幽於城外大陽城坊尋弑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二月遣

使以叔明死告哀　上以叔明篡弒得國諭禮部曰叔明慢奸
梟詐殘戕其主不義如此庸可與平若遣使弔慰是扶亂臣而
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
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三十二年革除建文元年季犛殺其主日焜而立
其子永未幾復弒永而立其幼子　尋復殺之大殺陳氏宗室
而奪其位季犛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蒼更曰胡蒼自謂舜裔
胡公滿之後改國號曰大虞改元元聖季犛僭稱太上皇蒼爲大虞
皇帝陳氏十二世共一百七十年　永樂元年夏四月遣使奉表賀卽位具
稱陳氏之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遣行人楊渤往察
之閏十一月蒼遣使隨渤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謂實陳氏
外甥遂封爲安南國王蒼僭號如故改元和成　二年八月陳氏舊陪臣裴

伯耆潛入京師奏季犛父子弒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幾老撾宣慰司亦送日烜孫陳天平至　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廩餼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　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三年春正月遣使賫勑責之奄上表謝罪上使行人往諭奄迎還天平以君事之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奄奏請迎還如命四年春正月廣西總兵官征南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受　勑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僉事黃中等討之待天平至送之還安南三月送天平將至芹站伏發劫天平殺之時大理寺卿薛嵓謫廣西中舉以輔行亦自經死四月報至　上大怒發兵討之七月戊子遣使祭告岳鎮海瀆

之神遂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副之宥黃中俾立功贖罪時賊得志改元開大九月師出龍州能以病薨冬十月輔等率師至隘留關大破之賊皆散走輔傳檄數其大罪二十永陳氏子孫復其王爵兵自芹站以西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沐晟軍至白鶴遣將往會沿江築城立柵相連亙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守之朱能訃聞　上命輔充總兵官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師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逆終建大勛爾等宜取法前人殄除逆賊仍調兩廣江浙荆閩兵八萬從征師至多邦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南賊接戰驅象當前以畫獅蒙馬翌以神機銃象傷於銃箭皆退走突城長驅而進

廣雅書局栞

遂克之賊蹈藉及被殺死者不可勝計於是循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使復業左右參將李彬陳旭擊西都城賊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來降是年權遙祥知縣李昇子慶清仍故父職以伺察賊情　五年正月輔合兵自往江濟軍籠箐壽江柵破之又攻萬劫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賊將殺之餘黨潰散盡得其舡仍使降人陳封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使皆安業於是郡邑聞風相繼降附得諜報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舟於寅江遂水陸並進至木九江賊舟膠淺遂大敗殺賊將阮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三月甲子南策州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一百一十人

詣軍門言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無可繼承願復古郡縣郎日遣人馳奏　上聞追賊敗之於富良江生擒僞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將軍胡射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溺死無算黎賊父子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元覽等及將兵來降五月己未我師至自南州出奇羅海口生擒黎季犛復擒其子澄於海口山中乙丑安南士人武如卿等於永盆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苒及其子孫弟姪僞梁國王黎澈等幷賊將僞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安南平壬午平安南捷奏至羣臣稱賀　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羣臣復以開設三司郡縣請降　詔行之六月癸未朔詔天下以安南平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立官

分理境内高年頑德有司即加禮待窮民無依者立養濟院以存卹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上叙用仍降勑褒諭輔等休息士馬俟天氣清肅即班師復勑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絶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阯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黄中爲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黄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黄平爲左右布政司前河南布政司左參政劉本右參政劉昱爲左右參政前江西按察司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左右參議前河南按察司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爲按察副使前太平府知府劉有年爲按察僉事別選辦事官發去可於府州縣等

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銓註合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兵部尚書劉儁量才給與勘合授職開設十五府交州府領州五縣二十三本府領東關慈廉二縣威蠻州領山定清威應平太掌四縣福安州領保福芙蓉清潭三縣三帶州領扶隆安郎扶寧安樂立石示郎六縣慈廉州領丹山石室二縣利仁州領清廉平陸古楊古者古禮利仁六縣北江府領州三縣七本府領超類嘉林二縣嘉林州領安定細江善才三縣武寧州領仙遊武寧東岸慈山安豐五縣北江州領新福諒江府領州三縣十五本府領清遠古勇鳳善誓安越三縣山郡岸陸郡五縣諒江州領清安安寧古龍保祿四縣南策州領南林至靈平河三縣上洪州領唐濠唐安多錦三縣三江府領州三縣七洮江州領山圍麻溪清波夏華四縣宣江州領東欄西欄虎岩三縣沱江州領隴拔古農二縣建平府領州一縣九本府領懿安安本平立大灣望瀛五縣新安府領長安州領威遠安謨安寧黎平四縣

州三縣二十一 本府領峽山太平多翌河瑰西關五縣東潮州領東潮古費安老水棠四縣靖安州領同安支封安立安和新安大瀆萬盆雲屯八縣下洪州領長津西岐同利清河四縣 建昌府領州一縣九 本府領俸田建昌布眞利四縣快州領仙昌施化東結扶苗永箇五縣 奉化府領縣四 美祿膠水西眞順爲四縣 清化府領州三縣十九 本府領古藤古宏東山古雷永盆安定梁江七縣清化州領俄樂緜江安樂扈江四縣愛州領河中統盆宋江支俄四縣 新化廷縣九眞州領古平結撫緣覺農眞四縣 鎮蠻府領縣四 河古闌神溪涼山府領州七縣十六 本府領新安如敎丹巴邱溫鎮夷四縣涼山府領州七縣十六 迷董七縣七源州領水浪琴臨容坡平六縣上文州領標蘭慶遠陣三縣餘下文萬崖廣源上思朗下思朗五州無縣 新平府領州二縣九 本府領福康衙儀知見三縣政平州領政和古鄧從質三縣南璽州領丹崙左平夜度三縣 又安府領州二縣十二 本府領衙儀丕祿古杜支羅眞福士油渴江土黃八縣南靖州領河黃磐石河華奇羅四縣驩州領石塘東岸路平沙南四縣 順化府領州二縣十 順州丹巴閭利調安仁三縣化州領富良七縣 太原州領縣十一 領富良司農武禮洞喜永通宣化美石大慈安定感化太原十一縣 以演

州領千冬芙蓉芙蓉州領曠當道文安平原底寧興州領龍州蓄瑞林四縣宣化州領收物大蠻楊乙九縣嘉興州縣蒙縣四忙歸化州領安立文盤文麻籠芙三縣廣成州領良二縣直隸布政司振水尾四縣

後又設升華府領州四縣十一十二年三月以黎賊所取古城地設升華府領升華思義四州升州領黎江都和安備三縣華州領萬安眞熙愷弟三縣思州領持平白烏二縣義州領義純鵝柘溪錦三縣其餘衞所大率與府州縣兼設云九月乙卯張輔等遣都督僉事柳升賫露布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鴻等命有司給衣食益入交阯有三道一由廣東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卽交州潮陽鎭尙書黃福議交阯萬寧縣接云屯海口幷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衞或撥彼處衞所官軍或撥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於南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嘉靖申

知府張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廣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是陳氏所築過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寧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又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菊東朝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經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土黃經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齊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繼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派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兩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蓋自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阯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砦在州東南控寶哈灣至海口水路東南轉海至雷州遞角場

州西南邊有水口六潭家水口黃標水口藏涌水口並入海西陽水口大灣水口大亭水口之路皆置卒守焉一由廣西至宋始關廣西路亦分爲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由思明府入邱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

關雲南路分爲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后隴由張萬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十月至平原州然皆山迂難行張萬發兵憑祥沐晟則從蒙自以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者用夾攻之策以決勝也論功行賞進封輔爲英國公晟爲黔國公六年輔晟等旋師六月丁亥至京獻交阯地圖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宴賞有差八月乙酉都布按三司奏逆賊簡定聚作亂（僭號改元興慶）命晟爲征夷將軍由雲南往征之十二月戰於生厥河敗績七年春正月命輔爲征虜副將軍率廣西等衞兵四萬會晟行事廣東都指揮范英程塲初以畏葸獲罪至是宥死從征時簡定稱僞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僞皇（改元重光）謂爲陳氏之後六月輔進兵慈廉等州大破之十一月獲賊首簡定遂班師仍奏留范英等聽沐晟調用

廣雅書局栞

八年十二月陳季擴請降復反九年春正月復命輔討之令戶部全支將士俸糧十一年三月始獲季擴於老撾并阮師等械送京師餘黨悉平十三年十月交阯叛寇陳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適輔兵至捕賊敗走追至天關鎮赤土縣擒之械京而誅其黨十一月勑命還京十五年二月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阯時鎮守中官馬騏貪黷誅求盜賊蜂起閏五月獲陸掛縣賊人阮貞等奏請於本境徇眾俾人知警懼從之冬十月又捕獲楊進等悉斬以徇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判僭稱平定大王彬遣兵討之不克布政司右參政王人莫遂與賊戰死令其子嵩襲職食祿而不任事十七年八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僚亦以馬騏非

理凌虐遂反集紅衣賊千餘人迎敵官軍破之傒等逃入老撾十二月安老縣妖僧范玉聚衆作亂僭稱羅平王改元永寧彬大敗擒之二十年正月彬卒　七月仁宗卽位遣中官山壽齎勅諭黎利赦其罪以爲淸化知府利不從遁入老撾復還盤化州召馬騏還洪熙初復往交阯關辦金銀珠香　上止之會宮車晏駕竟往爲叛賊潘僚黎利請降　宣德元年春二月命總兵官黔國公沐晟等捕利於雲南邊界詔發廣東馬步等赴交阯仍諭黎利潘僚來歸悉宥其罪復其職役夏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利五月丙申詔赦交阯利攻又安城勢益盛九月王通帥師至交阯賊利善三道攻城尚書陳洽死之十月通進兵擊賊大敗十二月癸亥遂傳檄棄淸化等州

地與利乙酉以賊猖獗命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由廣西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討之調廣東兵從征二年二月利攻交阯城通出兵與賊戰敗之其眾奔潰諸將請乘勢過江擊之賊必成擒通猶豫經三日不出兵賊覘知通怯復集餘眾四出攻掠四月攻昌江城知府劉子輔等死之戊辰利復攻交阯城通欲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遂遣人同利進表及方物九月乙未柳升師至隘面關利具書詣軍門罷兵息民立陳氏之後主其土地升等受書不敢封遣人奏聞時賊立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夷關知入無人之境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事尚書李慶皆病郎中史安主事陳鎬見升辭色皆驕以璽書戒諭當防賊設伏慶強起言之升不為備又至獨馬

坡橋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陷泥淖中後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於是右參將都督崔聚斂兵餘豫是日梁銘病死明日李慶亦死又明日聚率衆進至昌江賊大驅象以助勢兵隊遂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安鋪是日皆死賊百計强聚降終不屈遂殺之冬十月戊辰成山侯王通大集軍民安吏出不咱河立壇與黎利盟誓約退師遂晏利且遺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爲謝庚辰沐晟師至水尾縣之高寨賊於水陸拒守道梗不通晟乃督兵造舟遣人分哨逐程而進壬午行任鴻臚寺進利與柳升書言求得陳氏之後日昌者實安南王頊三世嫡孫竄身老撾益二十年乞循　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一國之人蒙

廣雅書局栞

戴天恩於無窮也癸未黎利遣人進表及方物隨王通人至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朕亦奚恤人言其與
之十一月乙酉朔命行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
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永遠爲副使賫詔往諭前安
南王陳氏子孫令頭目耆老具實來聞即遣使冊封朝貢仍遵
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官軍各回原衛所交阯都布按
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
官內使悉皆回京癸丑參賛機務工部尚書黃福聞柳升死奔
還至支稜關交人送之出境遂至廣西龍州三年三月召沐晟
還閏四月戊申王通還至京師文武羣臣劾奏通及弋謙馬騏
等違命擅與賊和棄城潛師之罪命府部法司等同鞫之悉下

錦衣獦籍沒其家五月壬子朔李琦等還黎利遣人奉表謝恩且言陳氏孫嵩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並絕國人推利謹守其國以俟朝命四年春二月羅汝敬等還黎利及耆老遣頭目貢方物并代身金人尋入貢方物六年夏五月利復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往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卽僭號稱制建東西二都（僞東都在交州府富良江之南卽古龍編城漢置交阯郡唐置安南都護府皆在此其外大羅城乃唐所築古嬴隣縣地也僞西都在淸華府乃古九眞郡治之地）分十三道嘗陷雲南臨安之寧遠州亦幷屬焉分寧遠乃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取士（分集國爲十三道每道設承政司按察司總兵使司仿中國都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承政管十一府曰京北承政管四府曰山西承政管六府曰海陽承政管四府曰安邦承政管一府曰諒山承政管一府曰太原承政管三府曰明光承政管一府曰興化承政管三府曰淸華承政管四府曰義安承政管八府

曰順化承政管三府曰廣南承政管三府欲示其土地之廣強分析爲都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爲府如慈山淮仁之類或承政只管一府如安仁諒江之數於舊名多有更改割裂猥多不能盡記學校之士皆名爲生徒循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用七言律宣德八年利卒李文鳳越嶠序錄利僭號改元順天竊位六年死僞謚太祖九年十月命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正統元年六月詔封麟爲安南國王賜塗金銀印七年十一月卒黎龍僞名麟自是麟皆有二名蓋其國習於欺誕自宋元陳威見已然不獨今也僭號九年改元者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僞謚太宗八年麟子基隆以名濬紹封天順元年六月奏乞賜衮冕如朝鮮國王例上不許寶錄名濬三年十月庶兄宜民弒之而自立四年以名琮紹封國人誅之臺隆僞名濬僭號十七年改元者二太利十一年延寧六年僞謚仁宗宜民僞名琮封諒山王僭號僅九閱月誅改元天與降封屬德侯四年四月基隆弟思誠麟第四子也僞名灝僭號三十八年改元者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僞謚聖宗子鑓

嗣十二年紹封十七年五月卒鎔僞名鎔諱僭號七年改元僭統僞謚憲宗　長子濬嗣十二月卒弟濬嗣正德二年紹封四年十一月阮神弒之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等討平立思誠孫晛濬僞名謨僭號甫七閱月未及請封改元泰貞而未紀年僞謚肅宗濬僞名誼寵任母當阮伯勝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親鴞弒祖母國人詛怨种等怙寵專權漸不可制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逼濬自殺國人討神等明而誅之濬僭號四年改元端慶降稱厲愍王僞謚威穆帝

七年詔封十一年夏四月社堂燒香官陳氏與子茂昇作亂弒晛自立僭號仍稱大虞改元天應自詭爲陳氏後晛臣都力士莫登庸叛降昌壽復與黎氏大臣阮宏裕起兵攻昌敗走獲其子昌及其黨陳瑧等誅之昌與昇奔諒山據長慶太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其臣共立晛子譓思誠第五子鑌僞名琚生子瀅僞名晛濬被弒無子國人立晛僞謚父鑌爲德宗既紹封恣行不道爲陳昌所弒僭號八年改元其順降稱靈隱王後僞謚襄翼帝十二月譓請封因國亂不

果行以登庸有興復功僞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兵柄旣在掌握潛畜異志十三年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譙擁虛位乃立其族子酉楊攻其都城譙出奔登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捕西榜殺之逼納譙母乃迎譙歸國十四年登庸自稱爲太傅仁國公十六年八月登庸率兵攻陳暠暠敗走死嘉靖元年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弒譙譙母潛告譙譙與其臣杜溫潤間行得脫居於淸華登庸立其庶弟慮四年六月譙遣使間道求貢幷求封爲登庸所阻六年三月己卯登庸使其國人范嘉謨僞作慮禪文遂篡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爲僞皇太子尋殺慮九年春正月丁酉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齊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方瀛僭稱大號改元大止秋九月黎譙卒如故

於清華諫實名椅僞封錦江王灝之子思誠之曾孫也初封涪江王嗣育爲已子椅立僞諡其父灝哲宗嘉靖元年出奔清華借號六年改元先治被逐後以夏卒或曰登庸襲虜以歸鴆殺之　慮實名椿爲登庸所立改元統元登庸篡位後鴆殺之僞諡恭皇帝黎氏傳十世歷一百十年　十五年閏十二月己未譓子盎差頭目鄭惟憭汎海至京歷奏登庸僭逆之罪　盎實名椻嘉靖元年譓死於清華故臣立之僭改元元和十二年登庸攻清華盎奔廣南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復立其弟憲以拒登庸僭改元光照十五年六月廣知盎所在縣倡討賊將軍僞福興侯鄭惟悅等迎盎而歸清華惟悅者惟憭之弟也蓋志在復仇以續黎祀而竟滅比矣　十六年春二月命咸寧侯仇鸞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軍務改太子賓客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尋以黎寧未審眞僞且令地方官員從宜撫勦夏五月辛卯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潘旦還南京佐理部事以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蔡經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代之先是旦疏謂莫氏奸惟之賊黎氏亦逆利之裔律之以中國之法固皆非所宜立處之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疾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爲之主彼既未定我誰適從蓋其意欲靜以觀變也尙書毛伯溫恐其忤已故奏易之尋勅兩廣雲南調集兵糧十七年六月蔡經奏言水陸進兵其路有六計兵姑以三十萬爲率以一年爲期合用糧餉已該一百六十二萬石而造舟買馬犒勞器械諸費又大約用銀七十三萬餘兩十八年七月莫方瀛上表乞降十九年春正月庚午方瀛率登庸以其子福海嗣方瀛少爲縣庠生知書頗有籌畧嘉靖十八年秋自將襲叛人巴廣殺之歸而病死登庸立其孫福海僭號改元先華三月仇鸞毛伯溫至廣東省城移檄諭之尋與蔡經督兵往南寧冬十月召鸞還京以鎮守總兵官安遠侯柳珣代之冬十一月己未登庸面縛銜璧繫組降於南鎮關歸欽州漸凜古森丫莒金勒四司其姪莫文

明代賞登庸降本至京言黎寧實阮淦之子詔收安南國王印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二十一年六月登庸卒勅諭以莫福海襲職二十二年六月福海遣使表謝自是來貢不絕二十五年五月福海卒其子宏瀷幼國內爭襲交兵先是登庸以后宮人阮敬爲義子僞封西寧侯敬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爲壻通於方瀛妻武氏因得專兵柄福海卒宏瀷方五歲敬挾宏瀷自恣登庸次子正中與文明避於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諸人亦各還田里既而阮敬以兵侵海陽遂逼都齋莫正中阮如桂諸人共集兵禦之不勝遂各犇散或云登傭福海之死皆敬鴆殺之也　二十六年三月有黑石隕於廣州懷遠驛時安南莫正中莫文明莫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避難至欽州投訴解赴軍門提督侍郎張岳總兵平江伯陳珪奏發韶州肇慶清遠安插給米有差石殞於驛者三中斷爲大占析曰外夷分崩離析之象也七月軍門解送欽州投訴安南國人莫正中及其從弟莫文明等至驛軍門收其行李銀兩封固之使人護送暫居

於此然後安插
此后頒之兆也　二十七年安南范子儀范子流等自厭欽
州官兵執誅之子儀子流僞稱矣伯副參等號歸舟師擁眾至
欽州詐稱宏瀷已亡以助莫正中嗣職爲名圍
城劫村殺傷官兵提督侍郎歐陽必進奏改稱建指揮僉大猷
爲廣東都司督調漢達土兵一萬員名禦之生擒范子流俘斬
一千二百名顆子儀乘風遁　廣州知府胡舜舉平安南遣黨牌
還既而宏瀷擒之面首軍門
二十八年安南莫敬與討子儀餘黨盡誅之護送宏瀷至鎮南
關勒明奏令襲職三十年以宏瀷襲安南都統使　宏瀷襲職後
在阮敬掌握
中原爲登庸臣黎伯驥所攻出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關領職而
貢使亦不能行矣　李文鳳月山叢談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
人或云本廣州東莞縣蛋民其父流寓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
齋社社長名之曰萍葐無定迹之人葐戲語也萍生登庸及撅
父子以漁爲業登庸有勇力黎瀅以爲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
一年從陳暠作亂弒瀅暠敗登庸復降暠死登庸復襲殺其子
昇潛爲不軌謀不能制尋遍納謀毋矯命自封以至篡位而終
爲義子阮敬所鴆天道豈無知者哉莫文明告變則敬之弒逆
明矣黎氏故臣如武文淵居交阯地近蓮花灘據上流擁强兵
福海嘗以兵五萬攻之大敗而歸若雲南師出討敬以文淵爲

先鋒嚮導我師爲殿順流東下直抵龍編勢如破竹耳者毛伯溫上疏謂黎寇無是人欲截去思閭矯序錄黎氏爲名寇之說後思承乏臨元得武氏碑文仍稱元和十四年詢知寇尙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爲阮氏立一敵也包茅不入王法必討夫兵豈患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二萬又取湖廣士兵六萬各衞兵四萬江西廣閩召募八萬卽可得三十萬雲南兵五萬武文淵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衆當橫行越裳之地敬不足平矣罪人旣得之後詔分析其地以畀有功如交阯故城仍以莫氏爲都統使武文淵有功卽以爲淸化路宣撫使寇若存亦畫割地授之其餘分授比之麓川老撾等例我中國一無所私焉務使犬牙相制大小適均都統與宣撫知府各不相轄使各得自選其屬三年朝貢各得專達則人人喜於得地得官必當恭事中國矣

疆域東至海三百二十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南至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廣西思明府憑祥縣界四百里自其國至南京七千七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五里一統志宋五經總要交阯路自州西南陸行取馬援路至瀼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緣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寶以前陸行凡二十驛一說南渡轉江西南行經驩廖五州至變州約六百里安南城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

四百十六里至長州界靖江鎮百五十里西北至峯州界論江口水路百五十里東至宋鳥界小黃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太平興國中伐交州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帥三將安屯笆州路進師未入所紀未得其要領不如一統志據舊版籍之得其眞也故特書於此

按洪武六年春正月廣州衞指揮僉事楊景討平海北諸盜令番州衞千戶王清等進捕逋賊羅已終於潘浦乃會海南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十二月討已終於欽州得安南報乃還或報已終逃往交阯楊景即命王清同海南千戶周旺汪滿等捕之獲賊從黃三舍等五百八十三人又獲廉州府石頭昆城大廉賊沈三秀等四人遂據頭目李福等獲已終同伴叛首僞千戶蘇稱高等四人及雷州衞僉事朱宣武欽州沿海巡司昌廉縣報於龍門七十二逕等處捕獲已終賊伴云已終先於三月二日爲賊所殺賊衆潰散并安南國云屯海鎮經畧使關報相同景乃率原部州師還衞　云屯海鎮在交阯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番賈舟舶多萃於此永樂中設市舶提舉司其山摩空直逮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發舡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寧山自

海寶北行水程三百里取雜瑯門入雲屯鎮就此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永樂七年八月廣東巡海副總兵指揮李珪奏交阯賊船至欽州鮑洪村劫掠百姓燒燬房屋官軍追至交阯萬寧縣海上遇賊船二十餘艘官軍奮擊敗之殺賊及溺死者無算獲藤步船一艘梟賊首於海上械送賊首范牙阮邊等并家屬男女至京命法司鞫治如律是時我兵全盛彼方敗滅尚肆劫掠由此觀之欽州乃彼此寇賊往來之衝龍門江諸要地不可以不防也莫登庸入鎮南關時翁萬達暗使畫工圖其形貌幅巾大面似有福者毛伯溫嘗出以示人廣東左方伯楊鈐後對人云此必僞爲彼登庸安肯來蓋夷情詭詐大抵類此

安南貢獻方物有金銀器皿熏衣香降眞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扇角象牙紙扇舶便帶至廣州

唐土貢金銀琳琅璧龜皮大檳榔鮫革蚺蛇胆翠羽藤器白蠟
豆蔻紗紵孔雀尾金箔黃屑象齒犀角宋土貢緞絹玻璃七寶
裝交椅銀粧異獸馴犀馴象
金珠沉水香良馬金銀香物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九

崑山顧炎武撰

海外諸番

王惲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之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百十有五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中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祕監趙良弼通好次對馬島其國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攻合浦縣西岸入東海行約二百里過拒馬島又千二百里至吐剌忽詰倭俗呼島爲詰又二千七百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浦口又二

百七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羣峯環繞海心望之鬱然爲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栁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君房徐福字海中諸嶼此最秀麗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邱瀛洲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巨鉅於魚其背鬣矗然山立彌亙無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既捷轉戰而旋呼聲動氣海山震盪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前宋時朝獻僧裔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黃金爲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極犀銳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爲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

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爲髑髏卽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大小船艦多爲波浪揃觸而碎惟句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往返凡十月損大帥欣都副察灰汝李都帥宰山次寨降將范殿師文虎總六十三萬一千三隋唐以來出師之盛未之見也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二十二世彦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强源宮仍以倭爲號迫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

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迫唐咸亨初賀平烏麗稍遂更音麗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二支正北望躭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其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幾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十八四州其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岐伊豫土佐六州其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其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佐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其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

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其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其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其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伊岐島對馬島多祕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如新羅百濟皆屬焉洪武四年國王貢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卻之其貢僧入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爲訓絕不與通三十五年復大詔定爲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州高國强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誼興强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又值嗣立

幼沖不能制大內誼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州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窟波港互相詆毀宗設謙道等雖殺宋素卿件從追至紹興地方騷動二十七年起益肆猖獗閩廣浙直偏受其害

倭奴隣三韓而國故名韓中倭後自惡其名更號日本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地方數千里爲畿五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十三郡爲道七曰東海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州共統一百十六郡曰南海有伊紀淡路河波讚岐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曰西海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曰東山有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曰北陸有若佐越前越後加賀能登越中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曰山陽有播摩美作備前備後備中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六十九郡曰山陰有丹波丹後但

馬因播伯者出雲石見隱伎八州其統五十二郡爲畺三日伊岐曰對馬曰多褒各紀二郡總計三千七百一十二都四百二十四驛八十八萬三百二十九課丁　土產白珠青玉金銀銅鐵瑪瑙硫黃丹土野馬山鼠諸物大倭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筑紫宮其子號天村雲尊自後皆以尊爲號傳世三十二至彥瀲尊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徙大和州疆原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自後世次皆不可考復徙山城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足尼襲諸名後各道分置刺史王以天爲兄日爲弟黎明聽政日出而罷云委我弟也其誕妄若此用法率尙嚴急果於殺戮或戕剝肢體其初刻木結繩以紀事魏晉以後得五經佛教於中國於是緇衣沙門之屬得習文字其俗男子髡額文身短衣無

袖以袴裏束衣肩背處繪染草木花蟲之狀以別尊卑履無約
組以底之長短別貴賤女子披髮跣足衣如緯幔從頭頸貫之
居無城郭惟國王處以樓觀其餘富者屋版貧者覆茅不識拜
起之節以蹲踞爲恭搓手爲悅分器而食或用籩豆性極貪鄙
詭譎好兵行以刀鋸自隨不知嫁娶男女相悅卽爲夫婦渡海
則令一人齋戒不櫛沐謂之持衰不利輒殺之元世祖至元中
以舟師征之敗績終元之世竟不入貢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
寰宇薄海之外罔不臣僕惟倭奴未至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
招之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國倭王良懷對使者曰昔蒙古以戎
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使趙姓者詆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
也今天子帝華使亦姓趙得非蒙古之雲礽乎亦將詆我以好

語而釁我耶秩曰今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中華帝葉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後汝若背逆即我我禍不旋踵矣王屈服乃更禮秩夷僧十人隨我入貢是年三月寇蘇州之吳明太倉守禦指揮翁德督舟師剿捕遇於海門之上帮斬獲甚眾五月復寇溫州中界山永嘉玉環諸處五年　太祖謂廷臣曰東夷固非北邊腹心之患亦猶蚊蝱警寤自覺不宜與誠意伯劉基等議其俗尚禪教宜遣高僧說之歸順乃選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寺僧無逸往使日本宣諭勑旨隨遣夷僧來獻馬匹盔鎧鎗刀瑪瑙硫黃帖金扇諸物七年倭賊至近海靖海侯吳禎督舟師追剿至琉球洋多所斬獲俘送京師十二年來貢驗無表文發雲南川陝安插明年復來貢亦無表文仍發安插

又明年來貢驗有前年來貢人船各籍檄至京師賜宴遣歸十五年使臣歸廷用來貢備倭指揮林賢交通樞密使胡惟庸計擒還夷使誣爲寇盜私其貨物中書省奏其罪流賢日本十六年六月夷船一十八隻寇金鄉小漊寨官兵敵御之明年胡惟庸僞差廬州人李旺充宣使以還林賢率倭兵四百人與僧如瑤來獻瓦燭中藏火藥兵器圖謀亂逆比至惟庸被誅朝廷治其逆黨處賢極刑夷兵發雲南守禦降詔切責倭國君臣詔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羶凡有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爾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肆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肆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百寶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搆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仍著訓典曰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爲

不軌故絶之命信國公湯和經畧沿海設防備倭和於東南邊海悉爲展佈城池增置衛所巡司關隘寨堡臺堠尤嚴下海通番之禁一十六年八月夷船一隻寇小尖亭明年二月夷船九隻寇小尖亭二十四年九月夷船六隻寇蒲岐所茅硯山永東黃花諸處　我祖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隻寇穿山百戶馬飛興死之尋寇蘇松諸處是年　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賊二十餘人倭賊即治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鍋猶有爐灶遺址在蘆頭堰降勑褒奬曰爾雖身在外海實心朝廷古之東王未有賢於君者給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制限進貢方物　馬　鎧　硫黃　貼金扇　牛皮鎗　盔　蘇木　塗金蒙彩屏風　劍　瀉金厨子　瀉金手箱　瀉金木銚角盥　刀　瀉金文臺　描金粉匣　描金華匣　水晶數珠　扶金提銅銚

瑪瑙

隨命俞士吉充都御史賫金印錦誥賜倭王勅其國鎮山爲壽安山御製碑文勒石其上四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與倭寇値於沙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無算九年以後貢者僅一再至而其寇松門寇沙園諸處者不絕如十九年犯遼東之馬雄島爲總兵劉江盡殲於望海堝是年五月望日倭賊二千餘人登犯馬雄島總兵劉江乃犒士秣馬令百戶姜隆帥壯士焚燬賊舟以斷歸路指揮徐剛伏兵山下約日見旗舉砲響則起明日賊逼望海堝下江披髮當先執旗麾伏兵張翼而起賊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圍之有欲奮攻者江弗許令開西壁縱之仍令兩翼夾攻悉擒斬之及追諸將請曰公臨敵安閒惟飽士馬披髮衝陣圍而復縱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之此爲治力賊陣有似長蛇我以眞武勢壓勝之雖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亦足以壯我軍之氣賊入堡而縱之此圍師必闕之法也衆皆悅服遠聞於　朝二十二年寇象山縣丞宋眞持竿擊賊而死敎諭蔡海罵賊而死蓋其罔懷　帝賜祭諭不精固進江伯爵將士陞賞有差

其常也　宣宗朝入貢踰額復增定格例船毋過三隻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千把八年倭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十年嗣王上表謝恩正統四年五月夷船四十餘隻夜入大嵩寇襲破所城轉寇昌國亦陷其城時備倭等官以失機被刑者三十六人惟爵欲所官兵擒獲賊首一名畢慶善誅之七年夷船九隻使人千餘來貢朝廷責其越例然以遠人慕化亦包容之八年六月寇海盜仁浦諸處十月復寇壯士所景泰六年寇健跳官軍城守不得入天順二年遣使來貢成化二年賊舟僞貢備倭都指揮張翥帥舟師逐之十一年遣使周瑋來貢勑諭倭王自後宜恪遵宣德中事例宏治八年來貢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來貢請祀孔子儀制朝議弗許素卿者即鄞人朱縞其家鬻於夷商湯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貢

重賂逆瑾蔽覆其事蓋縞在倭國僞稱宗室苗裔傾險取寵輔庶奪嫡爭貢要利實爲釁始嘉靖二年四月夷船三隻譯稱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使宗設謙道入貢越數日夷船一隻使人百餘復稱南海道細州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貢導至寧波江下時市舶太監賴恩私素卿重賄坐之宗設之上且貢船後至先與盤查遂致兩夷讎殺毒流廛市宗設之黨追逐素卿直抵紹興城下不及還至餘姚遂掣寧波衛指揮袁璡越關而遁時備倭都指揮劉錦追賊戰沒於海定海衛掌印指揮李震與知縣鄭餘慶同心濟變一日數警而城以無患賊有漂入朝鮮者國王李懌擒獲中林望古多羅械送京師發浙江按察司與素卿監禁俟旨法司勘處者凡數十次而夷因竟死於獄倭奴

自此懼罪遁誅不敢款關者十餘歲十七年五月夷船二隻使
僧后鼎周良來貢求還前所遺貨法司論以事已經亂貨應入
官且無從索之良等沮不能言朝廷復申十年一貢之例責令
送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遵照入貢二十三年四月使僧
釋壽光等百五十人來貢驗無表文且以非期卻之二十六年
四月夷船四隻使臣周良等四百餘人來貢仍以非期發外海
山停泊一年期至方許入貢先是福建繫囚李七許二等百
餘人越獄下海勾引番倭結巢於霧衢之雙嶼出沒爲患　上
命巡撫都御史朱紈調發福建掌印都指揮盧鏜統督舟師擣
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有蟹眉浦黑番鬼倭奴俱在獲中　餘黨遁至福建之
浯嶼鏜復剿平之命指揮李興帥兵發木石塞雙嶼賊舟不得

廣雅書局刊本

復入然窟穴雖除而東南弗靖徽歙姦民汪直（即汪五峯）徐惟學（即徐
澹）先以鹽商折閱投入賊夥繼而竄身倭國招集夷商勾引而
來棲泊普峴潛與內地姦民交通貿易而鄞人毛烈（即毛
海峯）質充
假子時廣東海賊陳四盼等亦來刼擾汪直用計擒殺而關獻
捷乞通互市宣司弗許壬子二月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關奪舟
福建捕盜王端士帥兵敵卻之直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
程數十里而逃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夷舟遍海為患孔棘
是年四月賊攻遊仙寨百戶秦魁戰死已而寇溫州掠台州
黃巖縣東南震動巡按御史林應箕告急於朝朝議設巡撫都
御史提督軍務兼制閩浙而各設參將統帥兵眾於時巡撫都
御史王忬命參將湯克寬捕斬賊首鄧老等六月賊陷霩衢城

癸丑四月賊薄省城指揮吳桴宣率僧兵禦之於赭山力戰死之賊陷昌國城百戶陳表持兵相拒斃賊數人死之觀海衛指揮張四維追賊於崎頭洋斬首五十級夷舟衝至直隸登埠皆依烈港之賊爲窩堵參將俞大猷以舟師擣之弗利賊亦尋遁至別島鼓煽餘凶逞其毒螫是月賊復攻陷臨山城六月賊復寇嘉興寇海鹽澉浦仁浦寇直隸上海吳淞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寇蘇州寇崑山太倉崇明或聚或散遍於川陸凡浙直之地所經村落都市昔稱人物夥繁積聚殷富者蕩爲邱墟而栖林八團諸處晉作巢穴矣時官兵進勦屢剿參將湯克寬督率邳兵戰於葉謝港斬首五十餘級海道副使等文進參將俞大猷督率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郭杰百戶鄧城等兵船追賊

於蘆花洋甲寅二月參將盧鏜與賊戰於史家濱盡焚賊舟斬獲無算三月都司劉恩至指揮張四維督舟師追賊至三岳山斬首二十級尋與指揮潘亨會兵進勦生擒三十餘徒賊由赭山錢塘至曹娥涉三江歷海餘姚直走定海縣之王家團復有盤據浦陀山焚刼海鹽龍王塘仁浦長沙灣嘉興嘉善縣諸處盧鏜與把總指揮劉隆潘鼎邀擊於后墩洋斬首二百餘級是月賊攻崑山城又攻蘇州城又攻松江城九月賊奔蕭山縣分寇臨山瀝海上虞縣又攻嘉興城官兵與戰於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死之賊走嘉善縣參將張淙張鈇都司周應楨指揮王堯相楊永昌等分兵追斬各有差賊徒四千餘突至百家山百戶趙軒踰戰死賊寇沈家河智和山黃灣諸處

都司周應楨戰死六月賊寇蒲門壯士所指揮王希禹率兵追斬四十級七月賊舟遁出金山洋指揮任錦要擊於銅山俘斬三十餘級十月夷船三隻突入松門闕薄於靈門台州知府宋治與把總劉堂太平縣知縣方輅率兵襲焚其舟擊斬有差十一月賊徒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直趨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於紹興柯橋村署海道副使陳應魁同俞大猷率會稽縣典史吳成器帥兵剿除之復有賊眾二千餘又焚刼嘉善縣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已卯四月賊寇常熟僉事任環帥湖廣土兵戰禦之先是劇賊徐惟學（即徐碧溪）以其姪海（即明山和尚）質於大隅州夷貸銀數萬兩而惟學竟歿於廣東之南（蓋為守備指揮黑孟楊所殺）其後夷索故所貸於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首新五郎

聚舟結黨而來衆數萬寇南畿浙西諸路至乍浦巡按御史胡宗憲令人載藥酒誘賊賊中毒死者過半餘衆數千擁王王江涇宗憲督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等兵大戰悉擒斬之聚屍三千封京觀更名其地滅倭涇賊復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總督尚書張經督兵追擊之而麻葉土酋保其前所殺賊得獲珍寶戰乃不力重以不得地利大敗亦經坐重譴賊復寇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參政錢洋率兵禦之被害賊復寇無錫寇宜興官兵敵卻之已復攻圍江陰連月不解知縣錢錞死之賊復寇唐行鎮遊擊將軍周潘迎敵死之別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峩突七里店敵殺盜波衞百戶葉紳由甬東走定海崇邱鄉復折而趨鄞江橋歷小溪橋村

敵殺盜波衛千戶韓綱走通明壩渡曹娥時御史錢鯨以便道南還適與之值遂遇害已而過蕭山渡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縣盧鏜先以勁兵出油口溪截之賊奔太平府渡采石江道南京外郭京營把總朱襄蔣陞戰死官兵追捕殲於蘇州之木瀆復有賊千餘由掘泥山登犯觀海慈谿龍山定海縣諸處六月復有賊數千自柘林走海盜直抵杭州北關門屯聚刼掠賊首觀海開洋者備倭都指揮王沛督率把總閔溶張四維李興等兵船要擊於霍山洋悉衝沉之先是巡按御史胡宗憲具奏遣使諭其國王以弭邊患是年八月　朝廷以宗憲有才畧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復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合奏申前事報可乃令福浙藩司檄宣德意生員蔣洲陳可願充

市舶提舉以往九月賊徒二百餘人登據舟山之謝浦復有賊數百由海門登劫仙居黃巖官兵追之賊奔奉化走鄞江橋出四明山據紹興之鄞山胡宗憲親督盧鏜處州梁高山等兵擊斬之十一月賊眾二千餘乘舟遁出南匯口復有攻犯溫州瑞安者守備都指揮劉隆戰死隨流劫仙居天臺至嵊縣清風嶺胡宗憲督容美兵盡殲之又有福建流賊由台溫至鹽海抵奉化之楓嶺敵殺慈谿縣領兵主簿畢清義士杜文明與象山流賊合夥突過四明山攻犯上虞渡蠔浦港寇蕭山縣壁于錢清胡宗憲督兵備副使許東望等統麻陽土兵進勦斬首五百餘級盡擒之餘孽復由諸暨出東陽臨海至太平蒲岐巡檢司得舟而遁丙辰二月使夷生員陳可願偕毛烈及夷商松柴門善

妙等七百餘人乘舟進泊於馬墓港自言直抵倭島遍諭豐州馬肥前平飛蘭諸島悉已禁止寇掠然無稽之語漫不足信開市之議私相許諾納款請罪之表未至而福浙沿海告警者踵接據華人自日本來者云大倭王懦弱不制諸爵各擁強爭據王直所竄卽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薩摩日向大隅九州其所稱曰前平曰馬肥曰飛蘭曰花腳踏曰烏淵曰太村津何馬屈沙他家是卒之毛兒沉馬美美空居止通明亘甲廟里曰高諸處皆筑肥豐州之地總轄於豐後州王大隅州懸隔一海亦爲聽命山口王居日向薩摩之間亦漸併於豐州王矣九州入大倭王畿內越斷港而東水陸之程邁於旬月舟行而西止五六日而已入我浙直界矣　天朝頒賜勘合貯

肥後州亦有貢由陽道周防州者各道入貢必納貲請取勘合而行頻年寇邊實九州島夷也時徐海久據柘林是年二月將寇南京浙西諸路出嘉興至阜林遇遊擊將軍宗禮帥驍騎五十人突之殺賊無算明日復戰死之賊攻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窘甚時胡宗憲新受總督軍務兵部左侍郎之命舊兵不滿千人度其勢未可驅殄乃用計稍陰賊至四月下旬圍始得解賊乃別遣夷船二十二隻賊眾二千六百登劫鳴鶴場夷船八隻賊眾千餘登劫臨山三港越數日兩賊合攻觀海龍山城突入慈谿縣治焚劫慘毒長吏負印而走縉紳齒刃死者則副使王鎔知府錢渙也賊出丈亭港欲窺郡城盧鏜帥兵乘輕船沿江上下用鳥嘴銃擊賊賊疑退屯海口後王者則拾其遺貨是月

賊衆五百餘由福建莆田之白頭登岸流劫而西入據仙居縣
時阮鶚始出桐鄉圍中胡宗憲行鶚統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參
將盧鏜台州知府譚綸指揮伍繼統等進剿盡殲賊於仙居而
宗憲自以身獨當海乃數遣死士入海營中爲反間令自縛其
黨陳東等八十餘人而海自以身乞降佯許之許徽兵且至乃
與工部尚書趙文華密謀進剿大殲於沈家莊海遂自溺得其
屍新五郎帥餘黨乘舟遁至烈港參將盧鏜要擊之俘斬三百
餘新五郎與麻葉等匹至京師獻俘告廟剉屍梟示　上命儒
臣紀頌功德云賊據定海巨家洋阮鶚與俞大猷盧鏜合兵圍
守數日賊甚窘而我兵不戒遂夜遁圍踰桃花嶺渡李溪走鄞
之西鄉由元貞橋走奉化窟海與官兵戰於台州之兩頭門把

總范指揮死之遂從鹽海走温州至福建得舟而遁謝甫之賊夥據吳家山自秋及冬屢攻弗克胡宗憲發桑植麻寮兵三千檄張四維歲除乘雪夜襲破其巢悉斬之丁巳正月賊眾數千登自福建之三沙遍掠沿海至鹽德縣備倭都指揮劉炯死焉時領兵指揮千百戶陣亡者二十八人三月賊眾復千餘與三沙賊合搶劫洪塘焚毀新造戰船一百餘隻四月賊寇通州海門縣突流揚州廟灣港盧鏜追擊衝沈其五舟斬首四十餘級賊出安東縣復依船爲巢池河守禦劉顯擊破之斬首百餘級餘黨遁去復有賊舟漂至沈家門約百餘人胡宗憲遣朱尚禮誘至定海關悉斬之七月生員蔣洲與倭酋德陽左衛門善妙松柒門等五十餘人乘舟進泊舟山胡宗憲上其事於朝九月

汪直毛烈碧川等亦偕夷商水手千餘夾舟進泊岑港毛烈自
詣軍門乞降求市胡宗憲令烈還舟候旨機會大猷統督浙直
兵船爲戰備檄盧鏜至舟山撫諭宣布威德直進退無據遂就
執戊午三月毛烈率其夷兵與松柴門等合巢於岑港山四出
劫掠總兵俞大猷統督參將戚繼光張四維劉顯丁侶等兵圍
之久而弗克賊舟繼自豐州島來者爲烈應援宗憲督張四維
以舟師擊於韭山洋斬首百有奇其一支壁於朱家　環而攻
之俘獲三百有奇自是岑港之賊絶援矣賊有寇溫州者其部
致仕僉事王德率鄉兵禦之殺賊數人次日復領兵出戰德陷
賊杖而死其他寇楚門寇台州寇樂清臨海仙居及象山之文
綰者衆至萬五千人時惟台州民兵前後俘斬數百而已六月

岑港之賊毀其故巢遁於柯梅山官兵攻圍至十一月復乘舟夜遁張參將追及於鎮下門衝沉其一舟斬首二十餘級烈遁至悟嶼復移於南　轉而東奔己未三月倭賊千餘登犯象山金井頭諸處海道副使譚綸督兵剿之斬首百餘級賊流至盤海與先犯桃渚海門黃巖諸賊相合總督胡宗憲復檄譚綸同參將戚繼光帥兵追剿賊趨新河所復奔太平之南灣山官兵斬首七百餘級又賊一枝據寧海之后馬林譚綸同副使劉存德參將牛天賜又奉總督之檄剿平之復有夷船大寇揚州通泰諸處四月夷船二十隻賊徒二千餘人漂至三月沙副總兵盧鏜督帥遊擊楊尚英等兵船擊斬百三十級餘孽移據三沙官兵前後斬獲二十級七月遁至江北復寇廟灣蒙李諸處總

督胡宗憲都御史李遂督發參將曹克新都司倭本源等兵悉
剿平之十二月法司奏讞汪直罪遊遂即誅巢首定海關

太倉使往日本針路見渡海方程
及海道針經

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更者每一晝夜分爲十更
投海中人從船面行驗風之迅緩以焚香枝數爲度以木片
定更數多寡可知船至某山洋界吳淞江用單乙針及巳卯針
一更平　寶山到南匯嘴用乙辰針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沙泥
地是正路三更見茶山茶山水深十八托一云行一百六十里正與此合　自此用坤申
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小七山灘山在東北邊　灘山下
水深七八托用單丁針及丁午針三更船至霍山　霍山用單
午針至西後門　西後門用單巳針三更船至茅山　茅山用
辰巳針取廟州門船從門下行過取升羅嶼廟州門水深急流　升羅嶼

用丁未針經崎頭山出雙嶼港升羅崎頭俱可泊雙嶼港用船崎頭水深九托雙嶼港口水流急孝順丙丁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雙嶼港口水流急孝順洋水深十三托泥地亂礁洋水深八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四邊有礁打水行船宜仔細一云亂礁洋水深六托泥地九山用單卯針二十七更過洋至日本港口打水七八托泥地南邊泊船

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卽至日本若陳錢山至日本用艮針

福建使往日本針路

梅花東外山開船用單辰針乙辰針或用辰巽針十更船至小琉球小琉球套北過船見鷄籠嶼及梅花甁彭嘉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用乙卯針或用單卯針或用單乙針西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乙卯針十更船取釣魚嶼釣魚嶼

北邊過十更船南風用單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或用乙卯針四更船至黃麻嶼　黃麻嶼北邊過船便是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東南風用單卯針西南風用單甲針或用單乙針十更船至赤坎嶼　赤坎嶼北邊過船南風用單卯及甲寅針西南風用艮寅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十五更船至古米山　古米山北邊過船有礁宜知畏避南風用單卯針及用甲寅針五更船至馬齒山　馬齒山南風用甲卯或用寅針五更船至大琉球　大琉球那壩港泊船七宮把守港口船至此用單卯及甲寅針行二更進那壩內港以入琉球國中　那壩港外開船用單子針四更船取離倚嶼外過船南風用單癸針三更船取熱壁山以行　熱壁山南風用單癸針四更船取硫黃山　硫黃山南風用丑癸針五更船取田　山又

南風用丑癸三更半船取蘆加剌山南風用單癸針及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　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萬者通七島山用單寅針五更船取野顧七山島內谷叫兵之妙是麻山嶼野顧山用巽寅針二更半船但爾山用艮寅針四更船取亞南山　一云野顧山對面行六十里有小山四五箇取畏避在北邊過船用艮寅方行一百五十里至旦午　亞南山在平港口山用艮寅方行一百四十里至亞南山

其水望東流甚急離此山用艮寅針十更船取亞慈理美妙若不見此山用單艮針二更船又艮寅針五更船取沿灣奴　一云沿渡奴

烏雀眉山沿渡奴烏雀眉山用單癸針二更船若開時用單丁針一更船至西是麻山　西是麻山南邊有沉嶕名套嶕　一云名佐沉長嶕

東北邊過船用單壬針一更船是正路卻用單子針

四更船取大門山中　大門山移西邊門過船用單五針三更船取兵衛港　兵衛港循本港直入日本國都

周宏祖日本論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棚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匏盧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眞現三道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即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珍積好開廣糖漢青衣麻葛絲羅緞絹川廣藥材鋼鍋鼎銑又酷慕鬼神每招納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

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減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
覓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惇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
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
可以寧東海之征沿邊征發官兵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
慣熟固願返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袁顏大帥建州
四衛互相表裏爲遼東蔽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
抵新羅轉達濊貊沃阻福餘可以規制袁顏收復大帥以爲
京師　陵寢磐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渤海高
麗之徒遼有大帥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邊弓馬偏長而不
敢行舟南方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關異日有事大帥薊門遼
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擣福餘所謂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

及掩耳者兒敢利於市船民力不費費勢於新羅百濟兵卒猶
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琉球
琉球一島僻在海外如黑子彈丸耳然自我　明之興其奉貢
惟謹則來享來王之國也　今上丙子琉球以嗣封請　上命
戶科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持節冊以往杰吳桄人也歸言
琉球有日本館羣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與爲市其人出入
挾利刃琉球心懾之疑不可嚮邇云越辛卯又以嗣封請於時
倭犯朝鮮海氛弗靖議令琉球自齎　詔冊以歸使臣罷弗遣
更十餘年朝鮮使解琉球堅以往例陳　乞　上嘉其爲不叛
之臣復許之甲辰命兵科左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又持

節冊以往兩年冬子陽竣事還私向余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國若不聞焉其所以事

天朝至褻鮮也操縱伸縮惟是諸陪臣與吾之通事表裏爲姦區區兩使臣處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異時者再啣

朝命恣飽其壑　國彌甚君其識之余聞給舍言愴然有感於心乃今數年日本狡焉啟疆而琉球之君爲虜臣爲僕矣且陽借修貢之途以陰待假道之計撤我藩籬窺我虛實日引月長將何以固吾圉乎玉關之謝柳其未耳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當事者勿泄泄焉而視之若桃蟲然則幾矣

古城國古越裔民界本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其地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東濱滄海西際徐狼今爪哇南接

扶南(今直徼)北連九德(今安南)東西五百里而嬴南北千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郎湖浦口有秦象郡墟城猶存)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因植二銅柱以表漢界(馬援北還留兵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至隋有三百餘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衣服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記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岸東臨大海屆膠道里記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按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銅柱在欽者唐馬總所植)漢末大亂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謂之林邑國吳時遣使赤烏十一年交州取其區粟大戰於灣浦數世後其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傳子逸晉建興中夷奴范文教逸制造城池宮室兵陣器械王愛信之咸康二年逸死文篡位都與衝去海岸四十里(水經注林邑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接天部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郍遠界一重長洲隱山繞西衛北迴東具嶺南開澗小源淮

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衝迴東合淮流以注典衝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遶城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西南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向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峩但制造壯拙耳　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盡日南郡並貪殘臺遣夏侯覽爲太守尤侵刻又貪日南肥沃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民十八九永和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眞太守灌邃討佛走佛之乃請降隆安三年佛孫胡達復寇日南九眞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其孫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死子咄立復名陽邁　宋元嘉二十年使振武將軍宗慤與交州

刺史檀和之討之語在和之傳其後遣使朝貢奏梁陳時或不賓服
隋遣大將軍劉方及欽州刺史寧長真代之語在事紀其王梵志遣
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唐貞觀中其王頭黎死子鎮龍被弒國
人更立頭黎女爲王國人不服立頭黎姑之子諸葛地爲王妻
以女其國乃定至德後以國在環州界更號環王王所居曰占
城又以占城名之元和三年犯安南時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
遣兵擊走之白居易草制勅於陵省狀所賀安南賊環王函賊
凶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既同於山藪安
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愜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南都護張舟責其朝獻不至執僞都統斬首三萬級虜其王子
獲戰象舸鎧黃巢亂後嶺海多虞史亦絕書五季周顯德五年
其王釋利因德漫遣使朝貢表以貝多葉書之始自稱占城國

云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税褐印茶遣使者訶散朝貢即前二次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税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來獻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乘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伐交趾水陸象馬數萬黎桓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旻日歡遣使獻方物且訴爲交州所侵掠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夷人百五十餘口來歸分隸南海清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

稱新坐佛逝國遣使來貢訴爲文州所攻上賜敕桓詔令各守境尋賜其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敢侵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且言本國流民三百散居南海蒙旨放還今猶有在廣州者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隨其船舶歸國上從之復賜白馬二疋遂爲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晉俱毗荼室離入貢再至乃詢知其避交人奔於佛逝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嗣王施離霞離鼻麻底得金毛獅於三佛齊四年來獻天禧二年嗣王尸嘿排摩喋遣使入貢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卽累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奉表進鳳八年嗣王陽補孤施離皮入貢慶歷元年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隣百餘人在占城命

轉運司選使臣賫詔書器幣賜其王購隣致闕下餘黨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刋卜施離値星霞弗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蒲息施琶貢方物還至太平舟沉失行禀明年正月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修武備以禦交趾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從之熙寧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於廣州置驛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年子鄒時闍巴嗣封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來貢爲大食所訴遂不議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教以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得馬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憤怒大掠而歸知吉陽

軍林寶慈奏聞淸熙二年嚴禁不得售外番二年占城歸所掠生口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眞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眞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眞臘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眞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今其國近瓊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曰新洲港所居屋宇門牆俱甃以灰甎雕鏤堅木爲猛獸狀外周磚垣爲城以兵甲藥鏃刀鏢守之元至元十五年旣滅宋遣人至占城還言其至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迭瓦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七年其王保寶旦孥囉耶卬南詼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以其國王孛由補剌者吾旣內屬卽其地立省而其子補的負固不服遣兵征之自

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互通其國入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四回回三稍砲百餘座又木城四十里建行宮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等三道攻之以萬人建旗鼓出木城拒戰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報苔者來求降官軍復駐城外既歸款終無順志然本朝洪武元年其王阿答阿者遣使入貢二年春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賜以璽書曰今年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他人竊據百年遂使戎馬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既以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茭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乂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歷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於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寶鑒之王其勉圖勿怠九年三月遣使

者入貢萬壽聖節論其勿與安南交兵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六月其王占巴的賴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方物且言安南侵掠請降勅戒諭者再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往其國賜以絨綿織金文綺紗羅而勅安南胡奎令其息兵修好尋賜鈔幣幷賜勅諭曰王復奏安南侵擾等事已再勅責胡夷王亦以修德務善以保國人如奎冥頑不悛曲在於彼朝廷自有處置　四年七月初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之具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八月遣內官馬彬等賫勅諭以伐安南賜以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幷錦綺紗羅等物占巴的賴遂出兵助征復遣太監王貴通賫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二十表裏五年五月奏言克取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謝

恩 詔嘉獎之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楊該奉表貢象及方物謝
恩比還賜黃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羅紗五十疋
綵絹百疋且賜勅嘉勞之七年八月遣使奉表謝恩貢犀象等
物八年九月復遣使濟標等貢象并金銀器物仍遣馬彬送濟
標還國就賫勅以文幣賜之十三年四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
奉表貢方物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言初時黎賊及陳季擴
之時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來助然實懷二心圖唇齒相依徘
徊觀望延期不進及進至化州乃大肆虜掠以金帛戰象資季
擴季擴亦以黎蒼之女遺之復納季擴之臣陳翁挺及鄧鎔之
弟瑕等男女三萬餘人又侵奪升華府所隸四州十一縣地驅
掠人民厥罪季擴一等爾夫有罪必討請發兵征之 上以交

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遠夷但遣使賫勅諭占巳的賴日爾久罹安南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郡縣其地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爾土若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前爾其鑒之自是屢貢惟十一年遣行人往勞餘如番夷常例十五年侵據升華府傳至摩訶賁由景泰末死其弟盤羅悅天順初遣使入貢請封遣給事中江朗行人劉寔之賫勅往封之諭其祇嗣臣節賜以彩幣而已盤羅悅遣使奉表入貢即遣其使通沙婆剌賫勅并賜彩幣自是屢爲安南所侵財用兵力日以衰耗成化中其王爲安南兵所逼使居赤坎邦都即遣使請封而安南陪臣據其國都使臣馮乂等誤封之嗣王古來航海奔至廣州投訴表文以來朝爲辭督府屢牘委參議姜英勘實護送至京時安南納其叛將而助之虐爲申言古來不當

嗣于是古來西廣州力辨其冤慵從僉議謂冊印有古來名宜
奏聞畀諸古來遂移文諭安南數其不能卹隣之意折其奸萌
道之順逆安南聽從不敢肆其兇狡乃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南
頭商人張宣領之護送古來至新洲港得反其國宏治十八年
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詔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
賫勑冊往封爲占城國王十二年來朝貢嘉靖二十一年再至
男日抵齋

震澤紀聞吳惠字孟仁東吳人年二十運餉至京途中日歌
古詩或言於縣令令奇之召爲弟子員舉永樂甲辰進士洞
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奉命使占城還至七州岸
大風舟幾覆正使給事舒某泣不知所爲惠爲文以祭祝融

與天妃之神俄而開霽還陞桂林守義盜岡鐘楊氏結苗人爲亂藩臬議進兵征之公止之曰義盜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餘人入其崗山石攢峭如劒戟猺人跳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於其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屬父母也宜聽吾語衆唯唯惠因爲陳順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諸屯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盜岡主爲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人至義盜羣猺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遥拜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盜計遂沮迄惠任羣無敢騷竊者天順三年十月陞廣東右參政支正三品俸卒惠別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莞次日過烏

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交趾洋有亙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礙之即靡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塡咽旌麾掩靄氈衣椎髻前後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於國門戴金花冠纓瓔珞環帳列戈戟以羣象爲衞旣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請賞烟火爇沉香燃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以還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土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其人極弱夜鼓八更爲節

按占城之先本林邑一縣屬日南郡漢末迄晉侵郡地范文

攻破扵國幷之永和三年攻陷日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以求日南北嗣橫山爲界後九眞太守討佛追之走至其國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郡名日南蓋始於此疑吳晉以後所致日南郡乃其屬縣其後侵暴諸郡兼幷扵邊疆域日南延袤至三千里或曰千里兼强蓋乍强乍弱不可定也要之實有日南郡三之二非復舊縣矣漢書所謂日南徼外者益日南徼內則皆漢地也

占城貢獻方物有象象牙犀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沫身香龍腦薰衣香金銀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木香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蕃蓋番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帕兒羅錦

被洗白布泥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眞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一日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道通一日吉篤又名甘孛智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唐書作驃北近九眞南瀕海距廣州十日程其王姓剎利日漸强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邓貞觀初遂併扶南而有之唐人虬髯客傳謂兼扶南疑爲寓言并扶南即狼牙脩國九眞郡水東南流逕船官口下江大浦之東湖七日水長丈六七二日後日夜分爲兩潮水長一二尺四時高下一定水無盈縮也是日海連兼名象浦一日象水也是爲徼水之夷皆躶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雖習俗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嗅金更知好惡明朝曉視皆如其言蓋自徼外皆然不獨扶南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柳音聊葉調國其南有徼國人名混浩來化葉柳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躶教著貫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令千漫也其後天竺僧橋陳如有其國教國

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咒故易世既久眞臘重僧云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婦女多有白者生女九歲請僧誦經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爲吉利名曰陣毬十歲卽嫁

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飾其中皆以金當國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白塔洲金盤金椀飲食諺云富貴眞臘也永徽初并有鳩密富那迦仁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後復合而爲一迄宋通貢不絕及滅占城號爲占臘從泰半里登陸眉道明蒲甘等國爲虞國所領聚落大十餘處方七千餘里元元貞中遣使諭招之乃始臣服見永嘉周達觀

眞臘風土記　明洪武初國王忽兒卽遣其臣柰亦吉郎等表獻方物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斛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招諭卽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蓄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非復裸國矣其所屬國猶有裸者見有衣服人卽笑之法有剔則刺配犯盜則斷其手足民殺中國人則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貴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昆牙遣陪臣將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錢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眞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柰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　上曰中國人自適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豈樂處此

爾禮部給之衣食與道里費還眞臘僧書李至剛等言昆首
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
曰遣詐不用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昆牙
死命序班王汝往祭之封其長子參昭烈平牙爲王賜之綵幣
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貢馴象方物
按眞臘疆域一統志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布北抵占
城國似與古不同
眞臘貢獻方物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蠟犀角烏木黃花木土
降香寶石孔雀翎使回合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又名莆家龍在眞臘之南海中洲
上舊唐書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宋史
東至海一月汎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

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北至海四日西北汎海十五日至渤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暹羅國又十日至紫歷亭抵交趾達廣州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等國亦爲城有文字知星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元嘉九年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闍婆遷於婆露伽斯城宋淳化五年其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元時始稱爪哇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放還　本朝洪武二年三月遣行人吳用錫爪哇國王璽書曰中國正統他人寫據百有餘年綱常既墮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倪只某于前奉使於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歷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保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能圖之勿怠二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朝貢納元所授宣勅二道封爲

國王八年二月令三佛齊爪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旣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十三年十月其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使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者畱月餘遣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人之治天下四海內外皆爲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人之心朕君主華夷撫御之道遠邇無間爾邦僻處海島頃常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喜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爲姦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敢肆侮如是與今使者來本欲拘畱以其父母妻子之戀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已自修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無及　三十年諸番阻絕無商旅以三佛齊爲爪

哇屬國命禮部移文暹羅轉達瓜哇知之後分爲東西二國永樂元年九月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賀表朝卽位貢五色鸚鵡孔雀及方物賜鈔幷襲衣文綺表裏一年十月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方物具奏請印章命制鍍金銀印賜之幷賜鈔幣三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貢方物時其傍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國各遣使以方物同來朝貢俱賜文綺襲衣四年三月西王復來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三月東王遣使貢馬俱賜錢鈔及幣有差四年閏七月西王遣使朝貢且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降　詔切責五年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復立孛令達哈之子從之六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臣言所償金尙負五萬兩宜下法司治之　上曰朕於遠人

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貢金悉免之仍遣使賫勅諭意并賜之鈔幣八年十二月都馬板遣使上表貢馬及方物十一年九月遣使來貢及還　勅諭都馬板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荅事朝廷禮待勅使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勅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愼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十三年更名楊惟西沙遣使謝恩十六年十九年皆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已爲所并矣天順四年八月其王都馬板遣使奉表朝貢方物賜宴賞賚之仍命其使賫勅并綵幣表裏歸賜其王及妃自是不可考

按爪哇疆域一統志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國南抵古大食國北界占城國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稀甲兵藥銃爲東洋諸番之雄佛書所云鬼國卽此

地也其港口入去馬頭田新村屋店連行爲市買賣商旅最
衆三佛齊爲其所并名
舊港以別於新村
瓜哇貢獻方物胡椒蓽茇蘇木黃臘烏爹泥金剛子烏木番
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
血竭肉豆寇藤竭阿魏白豆寇蘆會波藥大風子丁皮番皮
鸚子鬧虫藥椀石蓽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鐵鎗撚
鐵刀苳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
角象牙龍筒黃熟香安息香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暹羅瓜哇
之間所管十五州其屬國有單馬令凌牙斯逢豐登牙儂細蘭
等國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

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其王悉利胡天霞里遣使朝貢淳化三年冬廣州上言其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自京回聞本國爲闍婆所侵即爪哇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舶至占城遇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大酋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珍珠龍腦徹殿元豐中使至者再廣州受其貢獻方物表入言俟報乃護至闕下廣州舊志治平中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囉入貢遇大風船幾覆至囉囉禱於天有老翁見雲端風浪息待值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覩之即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伽羅即遣思離沙文詣廣購材鳩工重建落成請道士羅盈之爲住持僧德順爲監臨施錢十萬置山田於番禺龜塘以充常住鑄大鐘覆以樓費錢四十萬又施錢四十萬增置田於清遠蓮塘莊明年地華伽羅殁翦其爪髮送道士葬之塘至今祭焉南渡後入貢不絕明朝洪武二年二月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四年趙述還國王馬哈剌北八剌卜遣

使隨迹奉金字表文來朝貢賜大統曆及織金紗羅文綺六年復遣使賀正旦并貢方物八年復遣使從招諭佛林國朝使來貢九年其王卒遣使奉表乞紹封請印綬命鑄駝鈕鍍金銀印賜之十月　詔封其嗣子麻郍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詔畧曰朕自混一區宇嘗遣使詔諭諸番爾三佛齊國王相麻沙郍阿者即稱臣入貢於有年今秋使者賫表至知恒麻沙郍阿者薨連爾郍麻者巫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於朝可謂賢矣朕嘉爾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三十年六月以胡惟庸謀亂乃生閒謀紿我使臣命禮部移文暹羅達於爪哇俾貢取焉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眞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泥彭亨百花蘇門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齊乃生閒謀紿我使臣至彼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佛齊禮送還朝廷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廷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

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之我待諸番國之意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圍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下禮部備述朕意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令醫診之　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諸國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蕞之土欲與中國抗衡黨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恃奸於眾國之中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節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於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之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成禮遇之如此勿自疑也　其後爲爪哇所廢以其地爲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市易永樂三年正月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州逃民梁道明勝受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爲臨桂縣丞永樂元年二月壬子以政最召爲監察御史後

以事降行人至是遣勝受及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南海逃民梁道明等以勝受乃其同鄉故也時道明挈家居於彼者累年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爲首指揮孫鉉嘗使海南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來奏　聞遂遣勝受等偕二奴賫勅往招諭之十一月勝受等還以道明及鄭伯可等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及鈔百五十錠文綺十二表裏紗絹七十二疋其副頭目施進卿遂代領其衆　上以勝受奏事稱旨陞浙江按察使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遣人招諭之祖義等詐降潛謀要刼和覺之整兵隄備祖義兵至與戰大敗之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等械送京師悉斬於市諸番聞之莫不警服是年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壻周彥誠朝貢　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後卒二十一年子濟孫遣彥誠請襲且言印爲火所燬遂命濟孫襲宣慰使賜紗帽銀金花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令中官鄭和賫往賜之自

見朝貢不絕

按舊港不復爲國轄於爪哇順風八晝夜可至中港口入其地土沃倍於他壤民故富饒俗喜好嬉水戰甚慣其朝貢自廣東以達京師

三佛齊貢獻方物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錦被氎布白猯羅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洪武中使同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永樂後改宣慰使司至廣州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地古赤土及婆羅刹也在占城極南北直廣州循海北岸連於交趾暹國土瘠不宜耕藝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至今訛傳爲赤眉遺種後改曰暹元元貞

初暹人嘗遣使入貢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而合爲一國本朝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昆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　詔賜大統歷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本國令其同奈思里儕剌悉識替入貢云年八月舟　烏豬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降香兜羅錦等物來獻省臣以奏　上怪其無表狀詭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卻之　詔申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年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

斛眞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命遣吉典而行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後其子參烈實昆丐思哩多羅祿紹封九年九月其王遣子昭祿羣膺奉貢象及方物賜詔褒諭之諭暹國王詔君國於民非　上天之明命　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賜祿位世世無閒矣爾多羅祿自嗣王位以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況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多羅祿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推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時踰暹國之即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二十年七月暹羅斛國貢胡椒一萬觔蘇木十萬觔二十八年十一月　詔遣內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故王參烈實昆丐思哩多羅祿賜嗣王蘇門邦王昭祿羣膺文綺四疋羅四疋毬絲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羅四疋毬絲布十二疋勅諭之曰朕卽位以來命使出疆用於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

三十六聲聞於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國爲最近邇者使至知國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永位有道物至其國罔失法度罔淫於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

永樂元年遣使朝貢賀卽位自是其國正稱暹羅國二年其王昭祿羣膺昭曜諦剌遣使坤文現表貢方物遣內官李暹等賫勅勞之并賜文綺紗帛四年二月復遣使奈必表貢方物　詔賜古今列女傳且乞量衡爲中國式從之七年正月遣使奉儀物致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九年九月復遣使坤文現等表貢方物賜幣遣之時南海人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文現歸　上令諭其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逋逃以取罪戾并賜其王金織紵絲紗羅絨錦八年遣使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并賜綵幣十年十二月復來朝貢十

三年五月昭祿孳膺哆囉諦剌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剌的賴紹

封十七年十月遣使諭暹羅國王俾與滿剌加平敕諭三賴波磨札剌的賴日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爲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剌加國王亦思罕荅兒沙嗣位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鬬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況滿剌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隣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十八年四月遣使入貢方物賜之鈔幣仍遣中

官楊敏等護送還國仍賜其王錦綺紗羅等物十九年三月遣

使奈懷等六十人貢方物謝侵滿剌加國之罪賜鈔幣有差十

九年七月復入貢以後入貢猶如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

成化迄今大率六年一貢近惟嘉靖三十二年八月遣使坤隨

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象　斃遺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鑲金起花牙首大五寸七分鑲后　子十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長　寸鑲金鋼鑽一顆金盆內貯白象尾毛爲證又象牙一十九枝其三百五觔烏木三十七枝其二千六百觔樹香六百觔藤黃四百八十觔大楓子五百八十觔紫梗三百觔遠香二十一株其八百五十觔木香三十觔白豆蔻六十觔胡椒八百一十三十七年八月遣使坤應命等貢觔蘇木一萬四千二百觔　方物象牙三百觔樹香六百五十觔藤黃一百五十觔速香三百一十觔白豆蔻三十觔蘇木一萬三千二百觔胡椒四百五十觔烏木三千八百觔大楓子五百觔　其眠舊獻頗似

按赤土疆域正與邏羅同東波羅婆羅娑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隋時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雞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從是南達鶏籠島至於赤

土之界林邑今占城星槎勝覽云自占城順風十晝夜可至是也暹羅貢獻方物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暈筒六足龍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棟腦油腦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眞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椀石紫梗藤蝎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豆蔻華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芝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剌布紅地絞節智布紅托花頭布紅邊白時花布乍連花布烏邊慈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皮面織雜絲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使回令赴廣東布政司管待滿剌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嘗通中國後爲頓遜所羈屬

頓遜在海奇山上地方十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
南可三千里東界通交州去扶南卽古哥羅富沙也其西界
接天竺徼外諸國其國城接閻婆故又名大閻婆今稱重迦
羅東有吉里地悶
故其處舊不稱國自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山孤八
少受羈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爲稅本朝永樂三年其王
西利八兒達剌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十年命正使太監鄭
和等統舟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艘往諸番夷開讀
賞賜詔封爲滿剌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且建碑立界遏羅
始不敢侵擾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九
百四十八來朝　上聞之念其輕去鄉土跋涉海道卽遣中官

海壽禮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勞之復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奉表入見并獻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金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帷幔裀褥賜王妃八兒迷連里及其子姪陪臣傔從文綺紗羅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拜里迷蘇剌辭歸錫宴於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等賜勅勞王厚賜之并及其妻子陪臣　勅曰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佑朕與王相見甚歡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眷念之懷今賜王金鑲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匹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銅錢一

千六百貫錦綺紗羅三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又賜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兩鈔五千貫錦綺紗羅絹六十疋金織文綺紗羅衣四襲賜王子姪冠帶其陪臣等各賜白金鈔錢綵幣有差

復命禮部宴餞於龍江驛仍賜宴於龍潭驛十二年國王母來賜宴加王妃二十年三月其王西哩麻剌率其妃及頭目來朝貢方物以父殁新嗣位故也宣德九年國王復來天順三年國王無荅佛哪沙卒其子蘇丹苑速沙請命復遣使冊封自建國以來朝貢至今不絕

按滿剌加疆域在占城國南其朝貢由廣東以達京師

滿剌加貢獻方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白

鹿鎖祇金母鶴頂金鑲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施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眞香紫檀香丁香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蘇門答剌國古大食也一日須文達那自滿剌加順風九晝一夜可至其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中每至春間羣龍交戲於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爲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以准中國銅錢九千文　星槎勝覽採之或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一手揖之而得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亦覺魚腥焚之清香可愛貨於蘇門答剌

之市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枚一觔則一百九十二枚也遊官記聞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不下五六十千乃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出草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守之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入香合和能收斂腦麝清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眞者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或言涎沫有二品一曰泛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則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氣味盡滲於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漬惟泛水者可入香用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奉　聖諭你部裏作速訪買沈香一千觔紫色降眞香二千觔龍涎香一百觔即日來取就今在京訪買已得

沈香降香進訖尚有龍涎香出示京城採買未得奏行浙江等十三省及各沿海番船等處收買本年八月戶部文移到司又奉撫按牌案行催再照前香每觔給銀一千二百兩三十四年巡撫鈞牌發浮梁縣商人汪宏等到司責差綱紀何處德領同前去番船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兩差官千戶朱世威於本年十月送驗會本進奉聖旨既驗不同姑且收入今後務以眞香進用欽此欽遵行司又據見監廣州府斬罪犯人馬那別的等告送龍涎香一兩三錢褐黑色及有密地都密地由夷屬採有褐白色六兩各夷說稱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又據密地都周鳴和等送香辨驗眞正共一十七兩二錢五分責差千戶張鸞送香辨驗眞正在三

十五年八月　聖旨這香內辨是眞留用欽此

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并方物國名須文達那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官尹慶朝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給印及誥五年嗣王鎖丹罕阿必鎖遣使阿里來朝并貢方物宣德六年復來貢十年復請封其子爲王初太監鄭和奉使至蘇門答剌僞王蘇幹剌方謀殺宰奴里阿必丁以奪其位且怨使臣賜不及已領兵數萬邀擊官軍和率衆及其國兵與戰蘇幹剌敗走追至南勃國并其妻子俘之以歸永樂十三年九月斬於行在以大逆不道伏誅諸番朕服

按大食國域在古城之西洋中南接目連所居宵童龍國東北接雪山葱嶺皆佛境也西北與大秦相近爲其統屬宋初

與占城通貢南唐遂達於宋淳化四年舶主蒲希密得廣州番長寄書招諭遂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元化以慰夙心今則雖届五羊之城猶睽雙鳳之闕則是射利寓廣今色目蒲姓者是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朝入貢陸路由沙州恐為西人鈔畧乃語自今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自是朝貢不絕熙寧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銀錢助修廣州城不許歸國被誅見蘇黃門龍川志畧其後分部領為勿斯離弼琶囉勿跋等國蘇門荅剌則出龍涎香者也布那姑兒則產硫黃者也又有層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熙寧四年始入貢順風行百六十日經

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多產香藥其風俗語音與大食同

蘇門荅剌貢獻方物馬犀牛龍涎香撒哈剌梭綿布寶石木香丁香降眞香沈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刀番弓石青回回青硫黃使回令於廣貨賣回賞待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也自蘇門荅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中有高山上產鴉鵲寶石每遇天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隋常駿至林邑極西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爲錫蘭因名相傳釋迦從窒藍嶼來嶼在龍涎西北五晝夜程登此山猶存足跡山下有寺中貯釋迦涅槃眞身側卧及舍利子

狼牙修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

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恐卽此國

明朝永樂七年詔諭其王亞烈若奈兒遣太監鄭和等賚詔勑金銀供器綵帛施於寺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有差亞烈若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和卽潛備先發制之使衆衘枚疾走夜半聞砲則奮擊而入生擒其王永樂九年歸獻闕下　上命擇其支屬賢者立之禮部言詢其國人皆謂耶巴乃邪賢十年九月遂遣使賫詔及誥印封之　誥曰朕統承先皇帝鴻業撫御華夷嘉與萬方同殊主治錫蘭山亞烈若奈兒近處海島素昔禍心毒虐下人結怨隣境朕嘗遣使詔諭諸番國主錫蘭山其亞烈若奈兒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惡遄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

命簡賢能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邪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封爾爲錫蘭山國王於戲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隣爾其欽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墜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

時羣臣皆請誅亞烈可汗兒　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深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爲王詔諭使遜位

十四年十一月偕古城爪哇滿剌加蘇門荅剌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古里木骨都來溜山洋喃勃利卜剌哇阿丹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使貢馬及犀象方物遣鄭和等賫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王正統十年國王遣使耶巴剌謨的里啞等來朝貢方物天順三年其王

葛麻生夏剌昔利靶交剌葛復遣使來貢

按錫蘭山疆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南以別羅里爲界自別羅里南去順風七晝夜可至溜山洋國十晝夜可至古里國二十一晝夜可至卜剌哇國柯枝接大小葛蘭二國山連赤上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可至木骨都東國自古里順風十晝夜可至忽魯謨斯國二十晝夜可至剌撒國二十二晝夜可至阿丹國又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至天方國乃西洋之盡處也天方舊名天堂又名西域有回回歷宣德中朝貢

錫蘭山貢獻方物象寶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乳香木香上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蓆盧會硫黃烏木胡椒椀石使回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

佛朗機國在爪哇南古無可考　舊志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三月程其王姓憍陳如隋大業中遣使入貢

又　投和國在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可至其地正相對古之狼徐鬼國分東西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卽此國也佛朗機亦與相對云永樂十年九月南勃利國王馬哈麻沙遣使貢物或亦婆利之更名但皆疑似無他證據姑附於此

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船突至廣州澳口銃聲如雷以進貢請封爲名布政使兼按察副使吳廷舉許其進貢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泊東莞南頭徑自蓋房樹柵恃火銃以自固有至部者不行跪禮朝見欲位先諸夷御史邱道隆何

鰲前後具奏皆言其殘逆稱雄逐其國王似是喃勃利逆臣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剌加國遣禮使臣風飄到澳往來窺伺熟我道途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剌加國王奏其奪國讎殺等情屠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即驅逐嚴禁私通仍將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拆燬重加究治買賣工匠人等以私通外夷之罪 詔皆從之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命撫按檄守巡備倭官軍驅其餘黨出境海道副使汪鋐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遁去

月山叢談佛郎機國在爪哇國之南二國用銃形似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國銃小國人用之甚精小者可擊雀中國人用之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一臂銃制須長若短則

去不遠穴須圓滑若有歪斜滯碍則彈發不正惟東莞人造之與番制同餘造者往往短而無用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後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云在其國惟國王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迨所食無算其法以巨鐵煎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鐵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遠近患之海道汪鋐以兵逐之不肯去反用銃擊敗我兵由是人望而畏之不敢近或獻計使善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汪鋐由此荐用後爲南贛巡撫以進甘露召入總督倉事久之轉吏部尚書

會北吉　虜入寇鋐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邊鎮凡城鎮關隘墩臺缺口皆用此以禦寇詔從其議下所司施行至今三邊實賴其用然鋐奏疏詞語諄復可厭兵部郎中吳縉雲卿見而笑之鋐聞之怒黜為銅仁府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

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船雜諸夷中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遊魚洲諸快艇多掠小口往賣之三山疊窖背底水等鄉村以至諸澳拐誘惡少日繁有徒甚至官軍商紀亦與交通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二十

崑山顧炎武撰

海外諸番入貢互市

廣州舶船往諸番出虎頭門始入大洋分東西二路東洋差近周歲即回船有鶴頂電龜筒玳瑁等物西洋差遠兩歲一回船有象牙犀角明珠胡椒等物宋於中路置巡海水師營壘在海東西二口闊二百八十丈至屯門內二百里洽鮫魚入海戰艦其地南至大海四十里東至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思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今爲東莞縣南頭城東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門山水皆淺日可行五十里乃順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一作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勞山在占城東二百里海中占城投罪人於此又南二日至陵山星槎勝覽作天山其山峻而方有泉環繞如帶甚甜民居星散結網爲生業皆占城境地陸行至賓

廣雅書局栞

真臘國一月程東去麻逸國二日程一名蔗逸去渤海三十日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今名麻逢凍水行一日至東西竺二崑崙洋唐書作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甘國則眞臘也王號甘屈又半日行至奔陀濆州自眞臘西五十程至丹眉流國其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又三日行至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番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一名羅斛今名暹羅南岸則佛逝國占城屬國又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今爪哇南中州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抄暴乘舶者多畏之疑此即其北岸則阿羅國一名阿羅陀今滿剌加阿羅西則阿婆利谷羅國一名阿羅單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婆露國一名阿魯又六日行至婆那國一名西文達那伽藍洲一名翠藍嶼又北四日行至獅子國在西海之西隣多獅子故名昌黎詩貨通獅子國疑即大秦也其北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自

伽藍洲行二十日至楊葛朝國即西天竺也一曰西印度乃釋迦得道之所海口有察地港番商於此抽分云天竺之西一千五百里有狂輦國至宋大中祥符八年其王羅茶羅仁始遣使入貢其使言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日歷那勿丹山磐里西蘭山至古羅國（以古羅山得名）又行七十一日歷加八山占不勞山舟寶隆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日度蠻山水口歷大竺山至賓頭狼山之黃西王母家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日度羊山九畏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　今按天方國有四方寺宋史臣輦國有四城佛寺但狂輦入朝貢真珠以珠撒殿與天方獅子麒麟（麟）不同或云天方即獅子國不可知也

雷州控入海水路　東至海二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六十里海路從海州東北陸行一十五里抵談源汎海至羅揚接吳川縣通江水從吳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

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從州東至海三十里渡海抵化州界地名崗州通閩浙從州東南陸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諸番國從州南陸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遞角汎抵南海汎海一程可至瓊州從州西陸行一百五十里汎海水路至安南國故諸番舶雖東洋琉球等國被風飄多至瓊州瓊州東至海有一百二十里其南崖州去海最近云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唐堯南撫交趾三苗來賓

虞舜時焦僥氏來貢汲冢蠻夷率服禹貢甸服之外侯服之外五百里侯服綏服四面皆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接於侯服則使諸侯揆文教以治之非全無武備也二百里奮武衛接於要服則使諸侯奮武衛以治之非全無文事也以武爲主綏服以文爲教二百里奮武衛四面皆二等三百里夷夷爲東西南北之外夷也之外五百里要服分北則冀州島夷皮服東則青州嶋夷既略萊夷厥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南則揚州島夷卉服西則梁州和夷底績二百里蔡蔡放也蔡蔡叔放罪人於夷境如後世安置及安插之類輕於流者也要服之外五百里荒服四面皆三百里蠻八蠻謂天竺吃首焦僥跋踵穿胷儋耳狗軺傷泰二百里流流如水之去而不返也後世罪人有長流者視蔡爲重夏成五服外迫四海南海魚革珠璣大貝商伊尹正四方獻令正東漸越文身斷髮東吳亦如之故曰正東令以魚皮之鞞鮫厥利劒爲獻鞞刀鞘也厥與盾同鮫魚皮以飾劒口正南甌鄧桂國子產里損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也甌與漸同甌駱也鄧曼姓荆南蠻尚也桂林八樹在番禺東損

子產謂食首產於蠻也里音黎今呼爲俚人百濮見左傳九蘭未詳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

羽菌鶴短狗爲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正西崑崙狗國枳

已闟耳貫胸雕題漆齒禹貢織皮崑崙今西洋之達葱嶺狗國犬戎也枳與軹同疑八蠻之雕狗軹也

闟耳即離耳也貫胷一人皆胷有中竅題自南而居西洋者漆齒一名黑齒國今以丹青白旄紕罽龍

角神龜爲獻丹青於南海會丹青於西海有文毛氏有紕罽毛衣也龜龍亦出西海正北空同大

夏莎車代翟匈奴樓煩月氏此皆西北胡虜並見史記兩漢書今韃靼回回色目之屬今以

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物產在此者見書傳湯曰善

成周王會甌人蟬蛇今臨海永嘉即東甌也可見蟬蛇不出南越於越納納貢也從言凡物皆

有於越自浙至江右皆是且甌文蜃今廣西駒越之北伊尹朝獻已上東甌則甌人也又正南甌則駱越也謳甌通

用文蜃大蛤也共人元貝吳越之蠻曰共人元黑也貝海大虫也今之海肥海陽大蟹海水之陽今產

蝤蛑之地蓋刺州以東入閩也自深桂自深南蠻名海今出桂州韶州會稽以鼉鼉皮可以冒鼓蠻陽

之鸞揚州之鸞倉吾翡翠鸞翠皆所以取羽翠鳥羽青而有黃
南人致倉者皆北向南南越也五嶺之南至
尤爲楊粵今廣東地
漢時朱崖南有都元湛離甘都盧黃支等國近者十餘日遠至
四五月程其俗畧與珠崖相似其州境廣大戶口蕃滋多異物
漢武帝時帝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
物賞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廩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夷夷珍貨流入中國始此市船錄劉向曰蜀艫船深五十餘肘
三木船深十五餘肘西越以肘爲度
後漢光武時交阯日南徼外蠻來貢馬援建銅柱後西屠夷亦
改國名哥羅屬於扶南自是各國名易屢矣曰南象林蠻屢叛
復命而區憐一作區連竟據林邑以象林之邑名背違中國習俗文字漸與
婆羅門同而佛書遂致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國皆由

南海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於揚粵矣其貢玳瑁象齒古貝樹名芸葉盛時如鵝布抽以績紡作布深白

沈水香 土人欲斷積以歲月而心節朽爛獨在置水則沈故曰沈香不沈者

琥珀 松脂入地千年乃成獸則馴象元犀猩猩之屬多不可殫

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番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數百國泰立記傳謂之扶南土國曰蒲廬中曰優 曰橫跋曰諸簿曰北擄曰濱那專曰烏乂曰斯調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歎洲曰軋蘭洲曰巨延洲其後歷代更變非復舊名矣

晉武帝平吳林邑扶南入貢之後曰牟羅曰橫盧曰末利曰卑離曰滿都曰纏余曰沙樓曰蒲林皆昔所未聞者也

宋齊至者師子毗加梨千陀利闍蒲婆黃阿羅陀阿羅單婆皇

狼牙修盤盤頓遜等蓋有十餘國

梁武帝時婆利丹丹毗騫始通毗騫王身長有三丈頭長三尺自古以來不死知神聖未然之事其子孫則生死如常人隋使通赤致羅刹其在國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佛書所謂長身金剛夜叉羅刹即此物也他如投和邊斗之屬貢於隋者益多其貢大抵金寶香藥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羅門之教故也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爲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爲三百舶次曰牛頭舶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邊得三之一貞觀十七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

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分武后時都統路元敬冒取香
酋貨物酋不勝忿殺之開元初市舶使周慶立與波斯僧造奇
巧以進勃籠又譯遺使者之南海求珠翠者　開元四年有胡
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且言南舶之利又欲往
獅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媼致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
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
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
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媼豈宜
置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
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
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命之

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商事宜以聞　文苑英華裴次元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臣狀奉某月日手詔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開奏臣六月日謹具某官歸本道事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奏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紫霄明命廣於滄海榮深感極寵洽心驚周章失措懽暢交集顧臣鄙陋忝寄藩維無補涓埃累更涼燠矧茲地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其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撫事逾等列喜遵恒情伏以軒車一違歲次三變謬職愧深於星琯荷恩思拜於彤庭厠清列於班行簪冠劍於何日守炎荒之遐服甘瘴癘以嬰身懷死節

之丹誠願生還於絳闕每承存諭之命更切攀戀之忱臣不勝感恩懽躍屏營之至

是時諸番多所更改邑號環王而陛眞臘亦號文單皆嘗犯邊元和中安南都護張舟擊敗之乃復銅柱以正疆場於是貢琛溢於王府其後節度使馬總又鑄二柱以繼之貞元時波斯波羅二國入貢多珍物節度使王處休奉宣威德撫令市易常供外一無所取乃爲使院圖表進其言曰海門之外隱若敵國資忠履信貽厥將來時稱得體其後以軍興漸加市稅太和中文宗下詔除之

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　凡諸番之在南海者並通貨以金錫緡

金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鎖鐵鼈皮玳瑁瑪瑙硨磲水晶
番布烏樠蘇木胡椒香藥等物太宗立榷務於京師詔諸番
貨至廣州非出官庫不得私相貿易其後又詔非珍奇物皆
聽市後又詔他物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徵其什
一而給其餘價值歲入以數十巨萬計縣官經費有助焉
太平興國二年李昌齡知廣州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
守淳化三年代還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
以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如價給之苦者其賣
勿禁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以爲市易司擾之故令提
舉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呂逾以闌取番物劾免後以言者罷杭
州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

選官權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罷帥臣兼領大觀元年復置廣浙福建三路市舶提舉司杭州仍復置司又增司於泉州也三年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始諸國法船舶司粥所市物毋得過二分官吏市者有禁政和四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珍珠犀角象齒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近自今以後篤耨香指甲瑞龍腦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皆置於法惟賜臣寮象笏犀帶可者量令輸送舊法番物分粗細二色龍腦珍珠之類皆爲細物十分抽一後又博買四分麤色十分中抽二又博買四分抽買既多商人多匿其細者非實舊法細色以五十兩爲一綱麤色以萬斛爲一綱每逢一綱則有腳乘贍家

錢一千餘緡其後部運者每以象犀紫檀之類以脚乘而貿

十一綱至分爲三十三綱多貿腳乘贍家錢三十餘貫

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隆興中臣僚以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罷博買乾道初臣僚又言福建廣南貨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乾道七年詔組色貨物以二萬觔爲一綱加耗六百觔依舊支破水腳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

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

元世祖嘗立提舉司尋罷至英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東番貨

乃復立之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順帝元統六年罷廣東提舉二司至正二年復立廣東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三年縱海商貿易歸征其稅　羅鄂亭筆記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其興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歸占城賓之而不臣敬之竟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南老鉅卿春風颺泊爲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那個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坏黃土蓋香名莫魂好還東流水莫向邊隅怨不平云占城以島夷知重節義如此及元主中國四夷抗矩雖屢征不貢倭奴猶曰汝夷也我亦夷也何貢之有我朝龍興歸順恐後夷狄之有君信哉

明朝除元亂大一統諸番例當三年一貢世見來王可以互市

立市船提舉司以主諸番入貢舊制應入貢番先給以符簿凡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僞乃送入京若國王王妃及陪臣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五其餘官給之直暹羅爪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賫貨物入爲市易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奸民往往有椎髻耳環效番衣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爲奸因緣鈔掠傷海甚苦之　舊志凡東洋交易各用絲紵倭國尤爲凶狠商人畏之因易鶴頂等物西洋交易多用廣貨回易胡椒等物其貴細者往往滿舶若暹羅產蘇木地悶產檀香其餘香貨各國皆有之若沈香之黃沉烏角沉至實者蠟沉削之則捲嚼之則柔皆樹枯其根所結惟奇南木乃沉之生結者犀角有烏犀花犀通天犀復

通犀花犀者白地黑花通天犀黑地白花復通犀則通天犀白花中復黑花此皆希世之貴也鶴頂龜筒玳瑁見說可合爲帶犀角不苟合故公服以玉與犀爲帶貴其不苟合之義也

洪武三年五月遣使頒科舉詔於安南占城以通其中國文字也諸番莫不畏威懷德自是朝貢不絕亦有不及期而貢獻者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諸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而設公館於城南水濱後改建於郡西仙湖今爲分守道

三年九月大理寺少卿聞良輔初爲湖廣副使坐事降行人至是奉使西南諸番暹羅爪哇以至西洋古里諸國還京奏事稱

旨擢廣東按察使內臣侯顯鄭和等偕行人往返番土皆厚禮之四年六月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諸番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稍暇日假令自春而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卻令運赴南安諸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八月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蜆子步舫房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舶市所提舉司然內官總貨提舉官吏惟領簿而已有常由福建而被風漂舟至者如渤泥　本闍黎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爪哇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

去占城三十日程永樂四年其王遐旺來朝

琉球　在大洋大海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隋大業中遣將卒兵自義安浮海擊之義安今潮州也洪武中分大小

琉球朝貢甚恭官生常入太學受業

每加收卹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舶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貿貢鄰國風漂至香山港守備當以海寇欲戮之以爲功格不可爲之辭奏還其貨而遣之番夷頌德　近年琉球客商有漂瓊州者送至廣州城會事經彥加審意存卹遠人感之成化宏治之世貢獻至者日盛有司惟容其番使入見餘皆停留於驛往來設宴管待方許入城衣服詭異亦有帽金珠衣朝

霞者老稚咸競觀之檄木鋼數萬指實石溢於庫市番貨甚賤
貧民承合博買多致富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
貢突入東莞縣火銃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衆食小兒海道
奉命誅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廩入貢諸番亦鮮有
至者貢舶乃往漳泉廣城市貿蕭然非舊制矣於是兩廣巡撫
都御史林富稽　祖訓會典奏　上得允於是番舶乃通焉
臣惟巡撫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　朝廷
下有益於民生者利也上有損於　朝廷下有損於生人者
害也今以除害爲民并一切之利禁絶之使軍國無所資忘
祖宗成憲且失遠人之心則廣之市舶是也謹按　皇明
祖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瓜哇彭亨白花三

佛齊勃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行詭詐則擊卻之其後趨通又按大明會典惟南安滿剌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使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又　勅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迎往來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盛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爲之奏　聞此則不考　成憲之過也厥後猾校章聞　朝廷准御史邱道修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攝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紮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驅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

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公設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知中國之利益鐵爲大山川水煙仡仡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敷舊規番舶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　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推解外節充軍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征發即措辦不前雖折俸折米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數萬兩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加價給之其次負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

握椒展轉交易於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耳此其爲
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就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
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以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
者或病外夷闖境之爲虞則臣又籌之暹羅眞臘爪哇三佛
齊等國洪武初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年間渤泥入朝沒齒
感德成化中占城被纂繼絕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
常性百餘年來未有敢爲寇盜者近時佛朗機國來自西海
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在漳閩者亦未聞
小有驚動則是決不敢爲害亦章章明矣況久阻忽通又足
以得歡心乎臣今請於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
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及備倭都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

舶之來出於　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密伺得實許其照舊駐
紮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如佛郎機省即驅逐出境如
敢抗拒不服即督發官兵擒捕而几所謂剌哈番賊必誅權
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踈虞則官軍必
罪如此則不惟足興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伏乞　皇上特勅該部熟議將臣所陳利害逐一參究如果
可行乞行福建廣東將今番舶之私商駐紮者緊行逐去具
有朝貢表文者許住廣州洋澳去處俟官司處置如此庶懷
柔有方而公私兩便矣
灣泊有定所　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并該目官下甘蒲
丹　坤州與滿剌加順塔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塭廣海

望尚或勒金奇潭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
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
抽分有則例　布政司案查得正統年間以迄宏治節年俱無
抽分爲正德四年後鎮巡等官都御史陳金等題要將暹羅
滿剌加國年結闘國夷船貨物俱以十分抽三該部將貴細
解京麤重變賣留備軍餉至正德五年巡撫都御史林廷選
題議兩廣各項貨物著變賣存留本處以備軍餉正德十二
年巡撫兩廣都御史陳金會勘副使吳廷舉奏欲或倣宋朝
十分抽二或依進貢事例十分抽三貴細解京麤重變賣收
備軍餉題議只許十分抽二本年內占城國進貢將附搭貨
物照依前例抽分至正德十二年滿剌加國奉佛朗機本國

及進貢詐僞議禮部議行鎮巡等官遣發出境嘉靖五年又該姚都御史奏稱暹羅國進貢將陪貢附搭貨物十分抽二以備軍餉方物解京表請六年該國副使仲思閭者宋的利等奏稱上船並無抽分該禮部查得會典內該國例不抽分行回將原抽貨物退還交貨修船歸國遵行到京令俸糧折色椒木兼支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止係都布按三司文武官員及在省文職官吏本司備行廣豐庫於庫貯抽四胡椒蘇木計算各名下折色俸銀每一兩內折八錢折蘇木一百觔尙餘二錢胡椒五觔八兩六錢八分其餘衙所武職官吏與夫境外各屬則無折支椒木之例

嘉靖中夷之市舶內臣船至澳遣知縣有廉幹者往船抽盤提

舉司官吏亦無預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二十終

崑山顧亭林先生著作最夥而經濟實學莫切於天下郡國利病一書原序云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閒及章奏文冊之內有得卽錄其成四十帙雖云初稿而先生裒集是編可謂勞矣惜未鏤板傳寫多訛育學問譾陋未能一一更正且苦卷帙繁多難以就正四方博學曾於嘉慶十四年用聚珍板排印閱春秋一易得書一百二十部非敢以訛傳訛竊以博雅君子閱之詳加釐訂則亥豕魯魚之疵得此而正先生經濟之書亦得彰明於世惟前印之書早完僅存校正底本確知願有此書者不少自揣無力不能付梓特就家居重復排印以冀廣播第其中仍不免有未盡善者倘荷垂教俾成完璧是則育之所仰望者也育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仲春月成都雙堂龍萬育謹跋